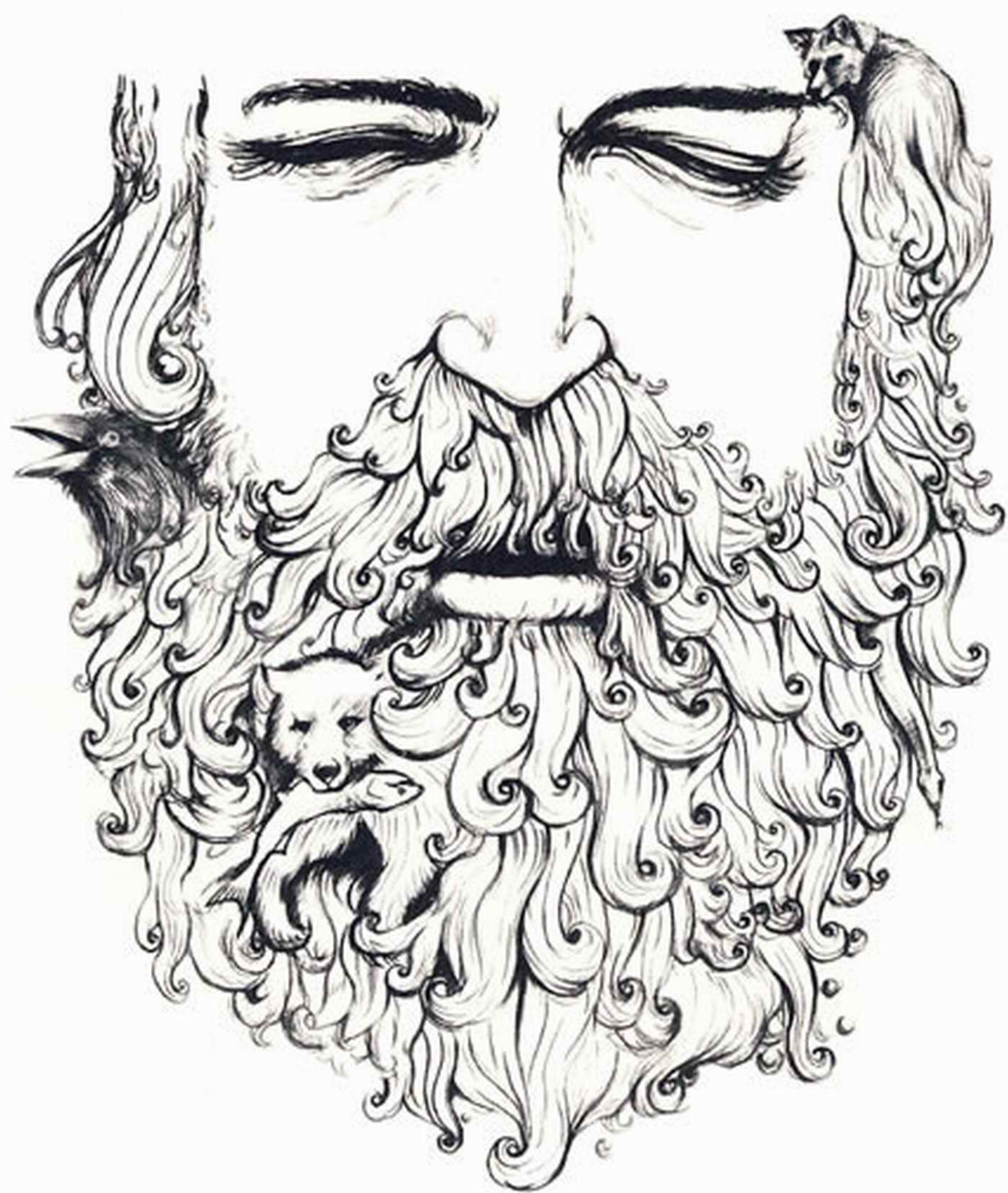
荒野猎人

The Wild Hunter

文泽尔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荒野猎人

文泽尔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野猎人／文泽尔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225-725-2
Ⅰ. ①荒… Ⅱ. ①文…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4730 号



荒野猎人

文泽尔 著

策划编辑：心 弈
责任编辑：褚 盟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谜·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1230 1/32
印　　张：13.25
彩　　插：8
字　　数：318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725-2
定　　价：29.00 元

谨以此文向享誉全欧的已故推理小说大师夏哀·哈特巴尔先生的名作《荒野猎人》致敬

- 向并不存在的伟大虚构人物和伟大虚构之作致敬
- 没有人在这本书中被谋杀
- 这本书中有令人备感惊异的谋杀方式
- 全文是一堆排列有序的主观碎片，没有上帝存在
- 你很想知道案件发生在哪里——不在地球上，但你能找到它
- 你永远不会知道主人公是谁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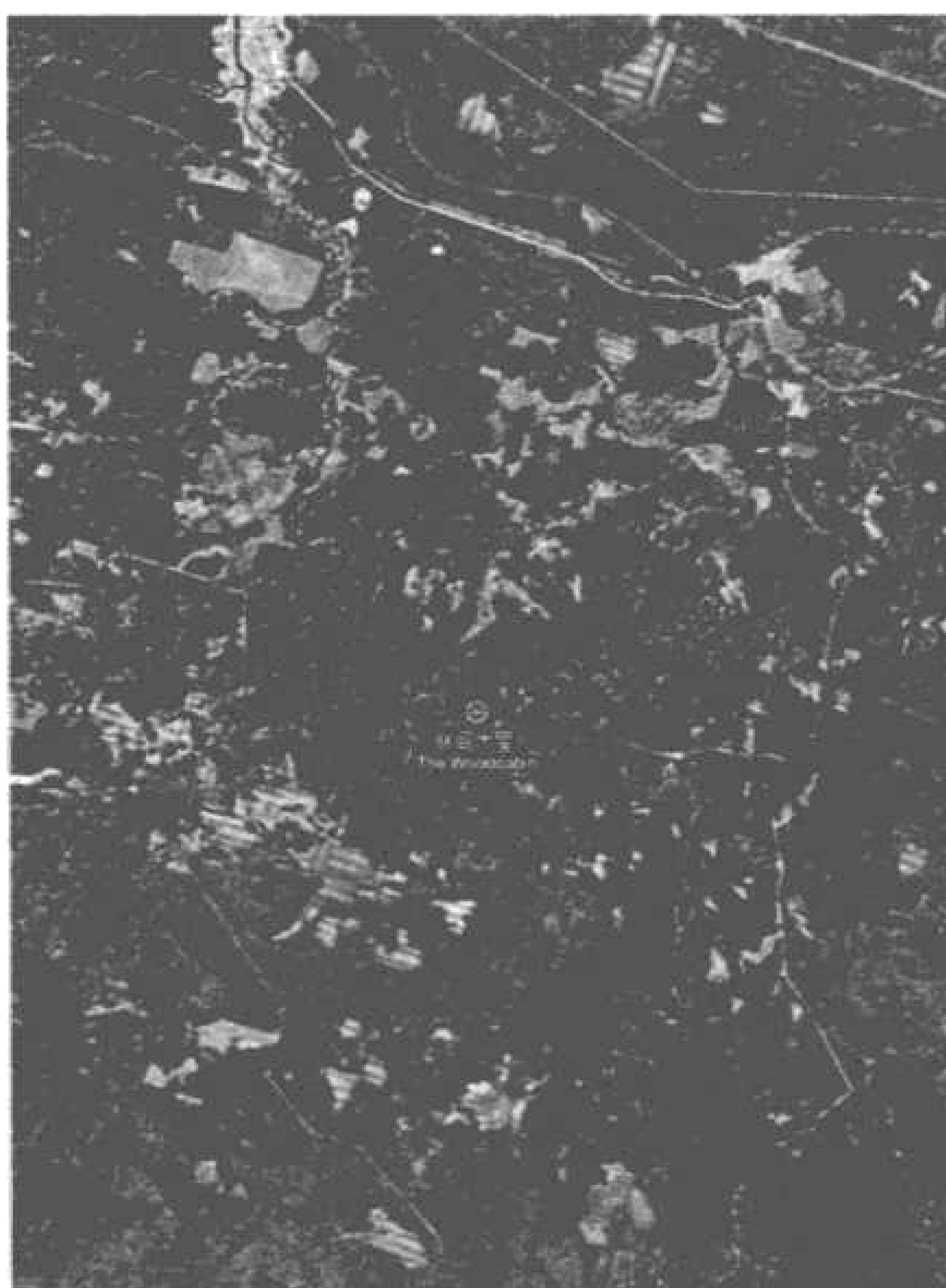
我将以夏哀·哈特巴尔先生的名义、通过同名小说创作的方式来展现他在自由意志市的世界中所达成的壮举——这是严格遵照我数年前所拟定的写作计划的。在完成了相当数量的准备工作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的推理作家在我脑海中那美妙平行空间里的地位，以及他在那里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已经出乎意料地被安置到了一个令人感到惊惧乃至窒息的位置上。

以上事实使我在安排每一个情节，思考每一个段落，甚至挑选人物名字时都不由得感到压力巨大、诚惶诚恐——这项任务对我自身的要求，已经远远超出我的自知之明所能接受的层级，使我在撰写本文之前就已面临一个三难选择（这显然不是一个经典的“Trilemma”）：倘使勉强去完成，写作于我就不再有趣，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一件事情；或者砸碎偶像，将文章降低到自己目前的水准——我却不是摩西，这样敷衍完工的作品难保不会使我在某天夜里收到来自某个空间的、署名“S.H.先生”的起诉信（内容大抵会围绕着因“拙劣剽窃”带来的名誉

受损问题之类)；当然，我也可以借“提升自己”为由，将本文无限期拖延下去：这对于一个生活无律、身体欠佳又懒散成性的写作者而言，可并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难题直到最近听 Dennis Crouch 等人合奏的 *The Steel Guitar Tribute to Lynyrd Skynyrd* 时才找到一个取巧的解决方式——那张完美的老歌演奏碟是大师们献给多灾多难的前 Lynyrd Skynyrd 乐团的致敬之作：神一般的 Steve Gaines 不会再生，但由Gary Smith 主音的吉他，却或多或少能够触摸到故人的灵魂。根据《无弦小提琴》中的叙述，我暂时假定夏哀先生确实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显然日期不能再是大魔王降临的一九九九年七月——这和另一个目前还不能揭晓的事实恰到好处地串联起来，成为一切和自由意志市相关的作品中最有趣的浪漫主义反讽之一)，如此一来，我便可以用“致敬”的名义来完成这篇文章——即使依旧使用夏哀先生的署名，也无需背负过多的压力了。

另一方面，既然不再是“文泽尔”(或者应该说，不再为侦探文泽尔的表现负责，笑)，我也就不再受到系列固有写作模式的约束——在《荒野猎人》中，不会再有复杂难记的人物名字，也不会采用纠缠反复的叙述结构：这将是一本每个人都能读，并且可以从中获得趣味的小说。我希望一句由衷的“好看”，会是这个淘气小家伙能够在广大读者们那里获得的最高评价。



参考图 1：文中林间木屋（The Woodcabin）
在卫星照片上的大致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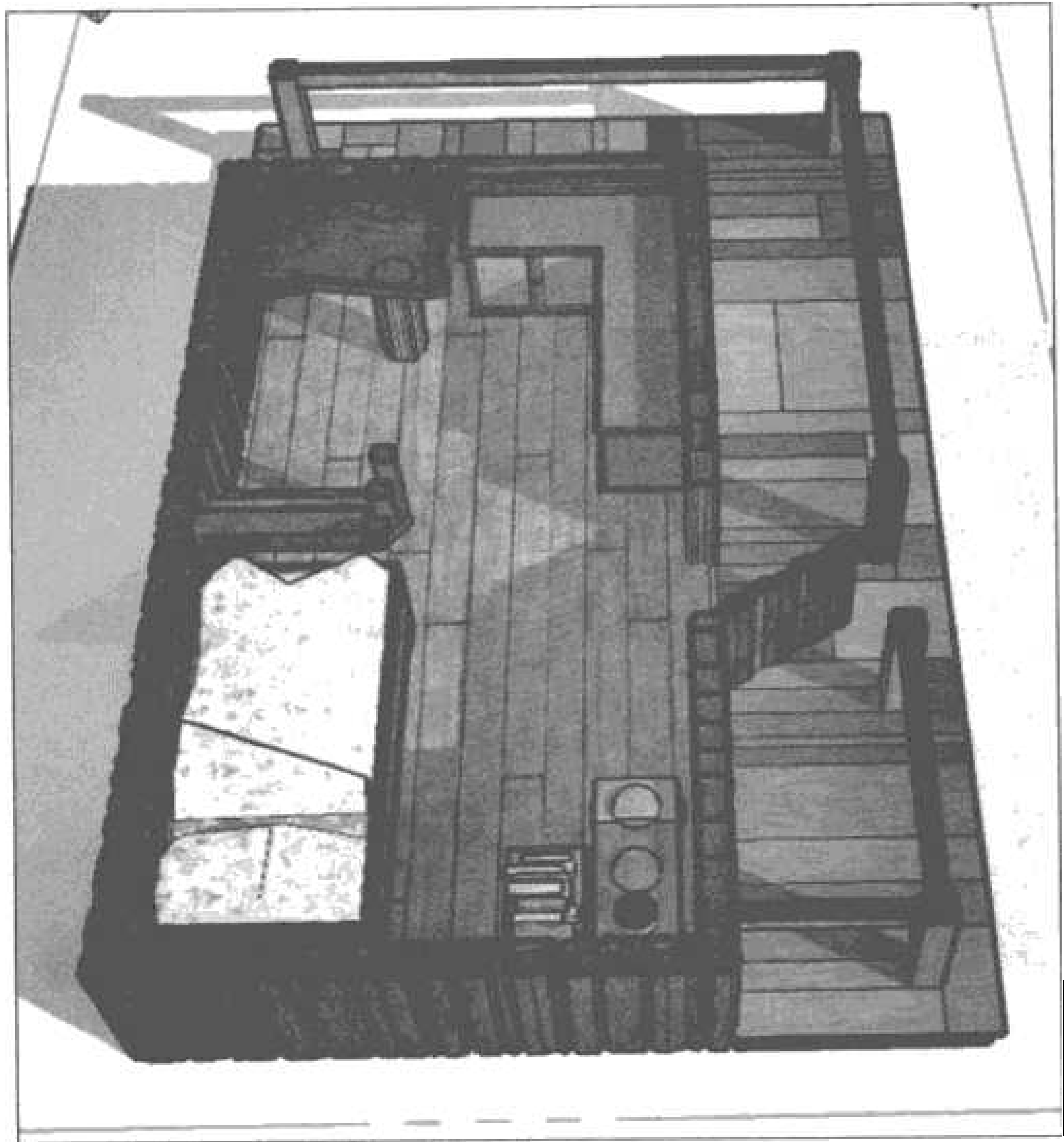
注意：照片自 GoogleEarth 4.2 德文版中截取（NASA/Dmapas/El Mercurio 数据库），相对高度（距离地面）19.31 公里。地点标示及地貌锐化使用 Adobe Photoshop CS3 Extended 德文版处理，经纬度保密。



参考图 2：文中林间木屋的 3D 还原参考图（基于 Google SketchUp 6.4.112）

来自 Google 3Dwarehouse,Lantis 总合(各家具部件来自 cwhii,baldeagle 等)。

注意：此图仅表示能够达到较高还原度的、本文中所提到的林间木屋。若与文中所描写之结构、材质、位置等有些许出入，皆以文中描写为准，上图（及与之相关的图例）仅供阅读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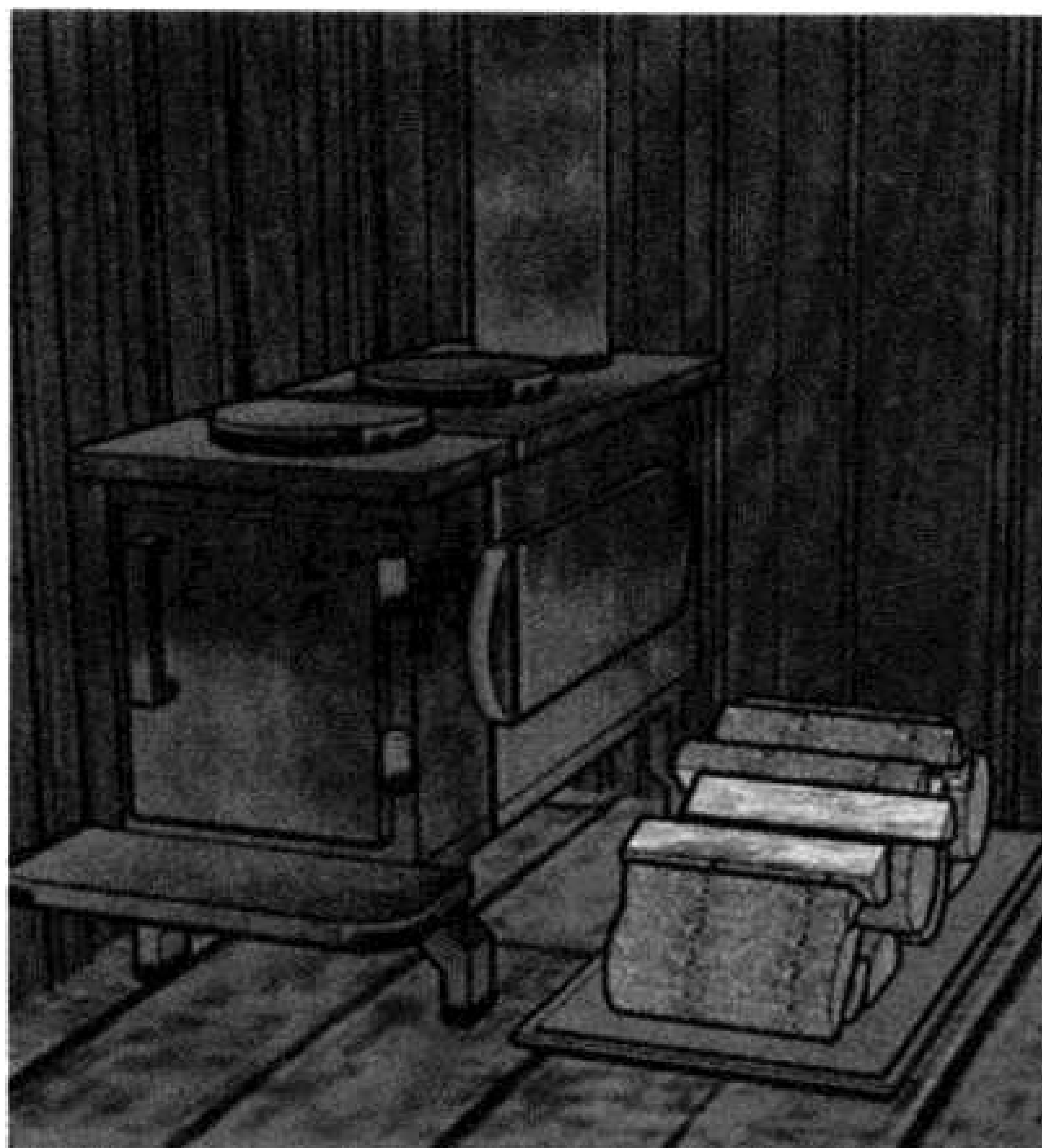


参考图 3：文中林间木屋一楼横截面 3D 示意图
（已标明窗户位置及大致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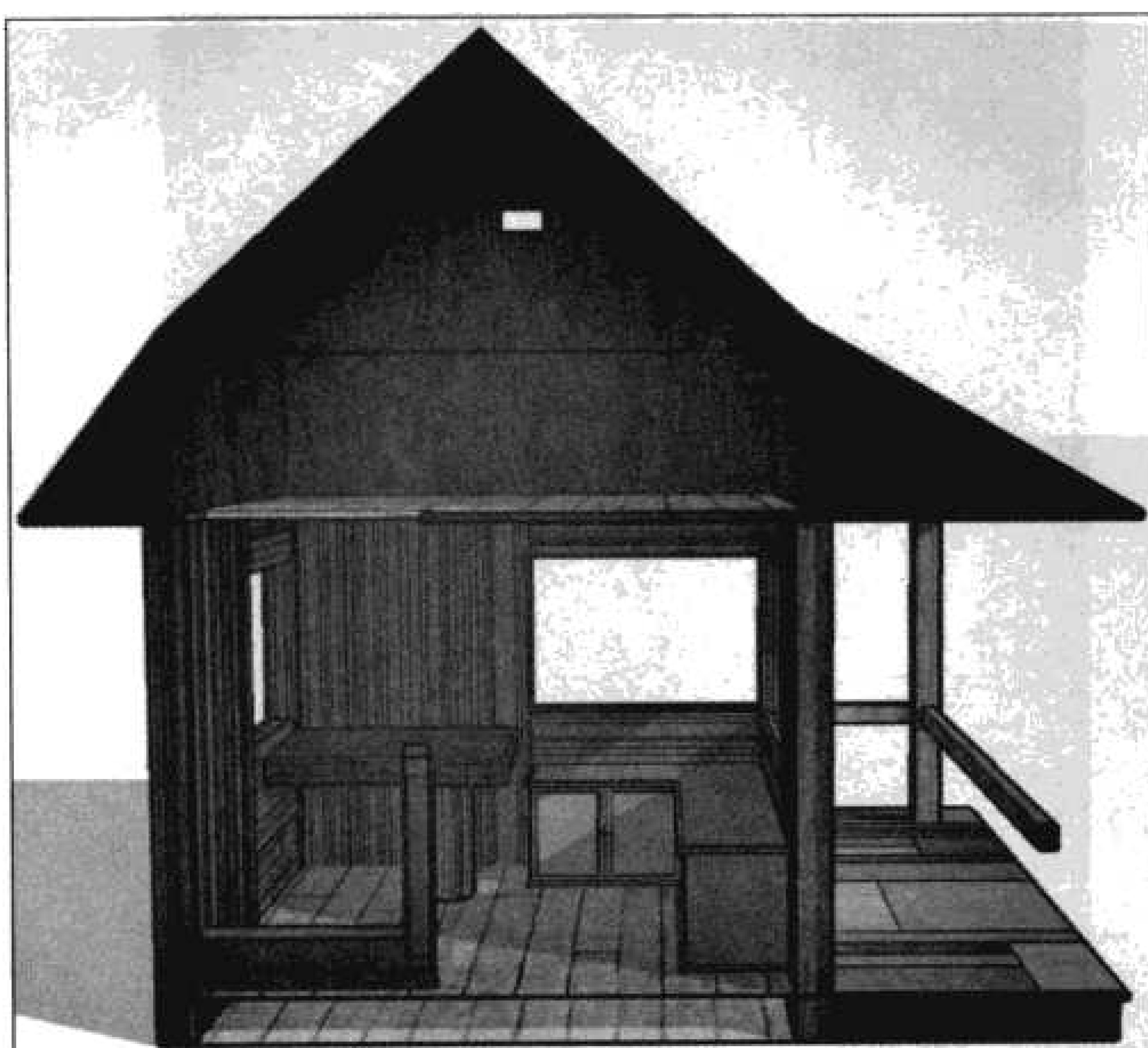
左上角：固定式杉木书桌（木椅稍后单独标出）
右上角：胶合板制储物柜
左下角：杉木制木板单人床（下嵌弹簧床垫）
右下角：简易壁炉与柴堆



参考图 4：文中林间木屋纵截面 3D 示意图（沿 x 轴，床及书桌一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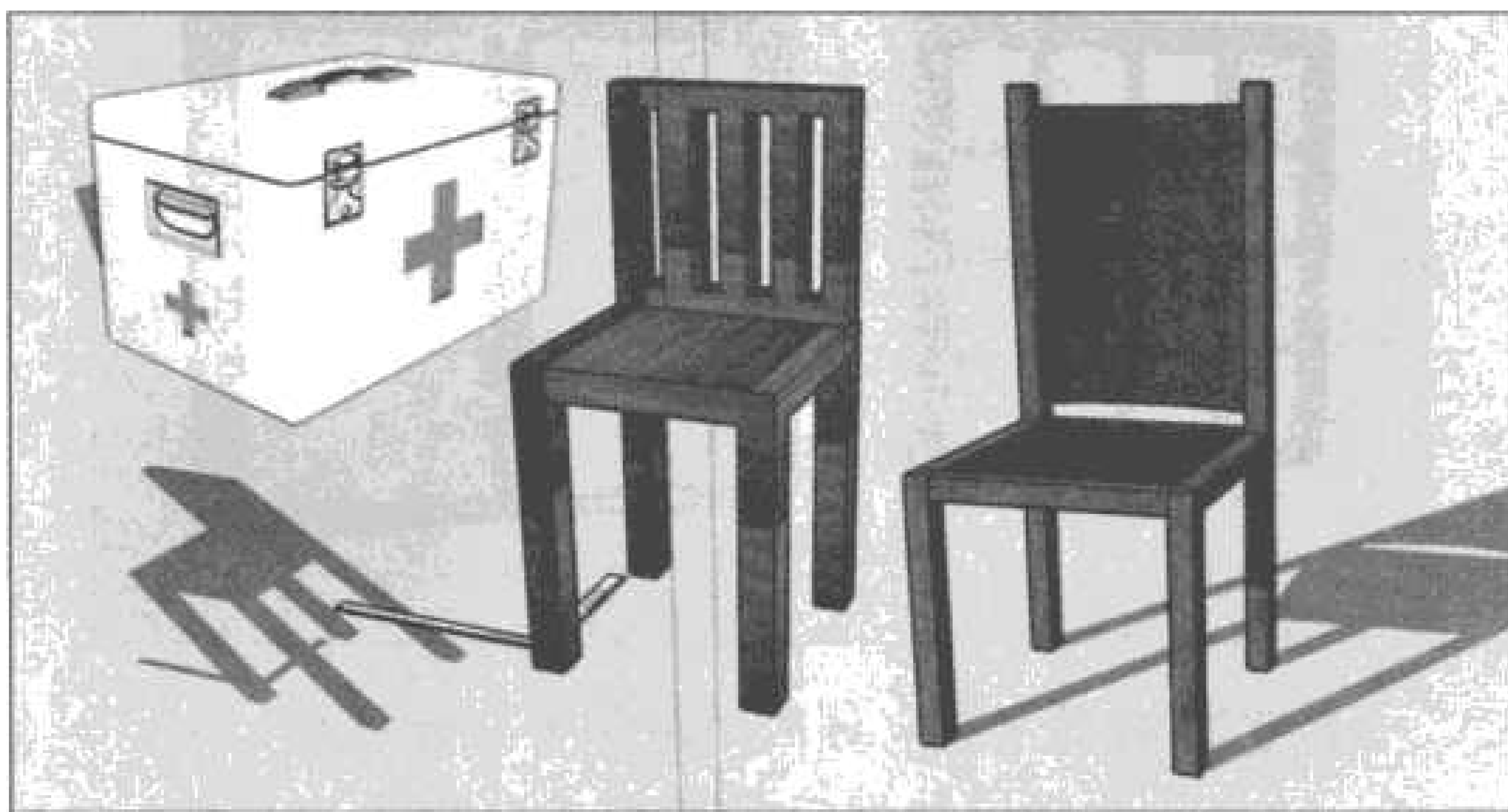


参考图5：简易壁炉与柴堆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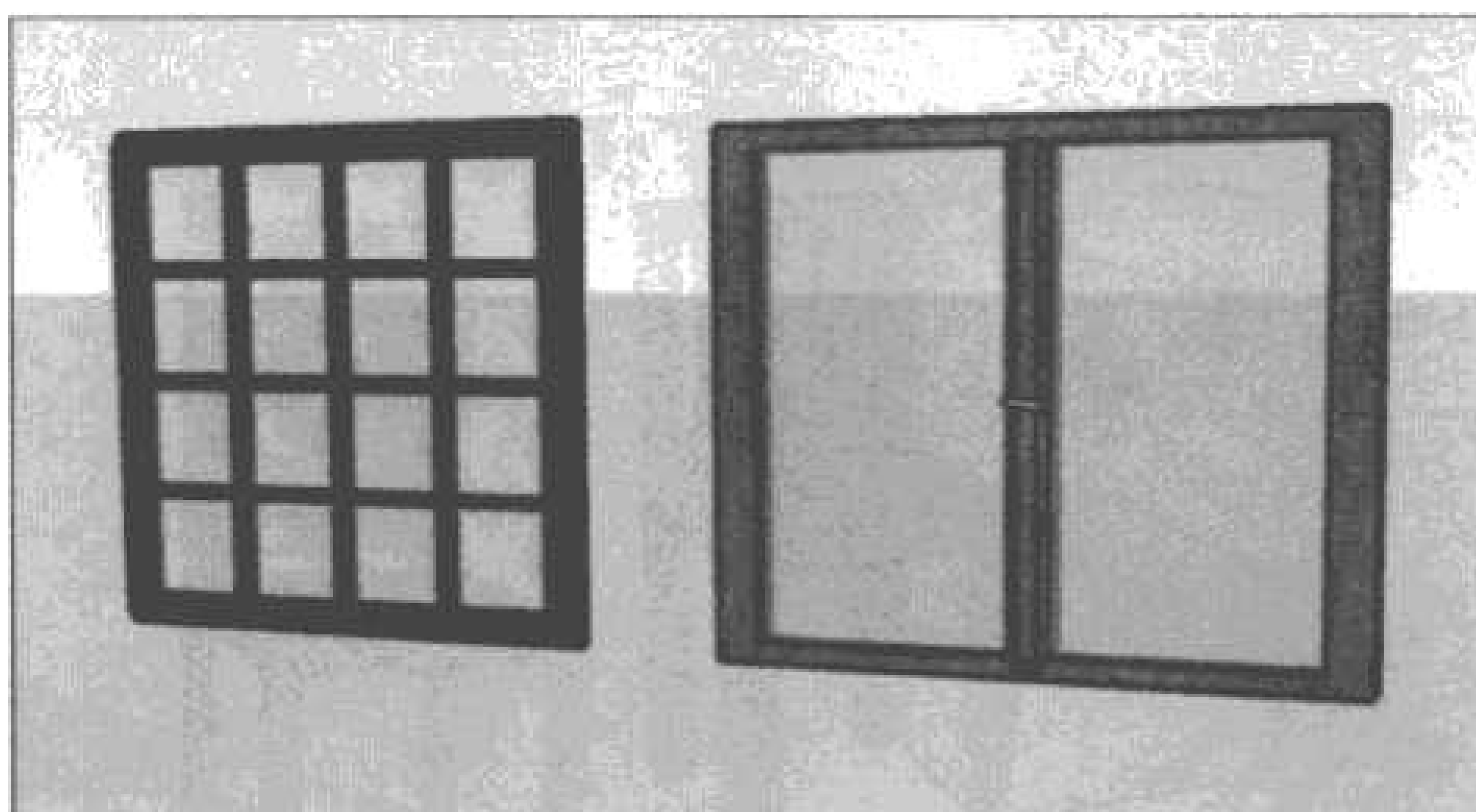


参考图 6：文中林间木屋纵截面 3D 示意图

（沿 y 轴，书桌及储物柜一侧）



参考图 7：（左起）阁楼狩猎孔左侧安置的急救箱（以上各图中未标出）；小屋中被毁坏的椅子（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被发现）；椅子毁坏后，在村民处购买的靠背椅



参考图8：（左起）林间小屋原窗户毁坏后，由村民协助安装的旧式玻璃窗（内外框结构，使用木工胶及螺丝固定。无活动构件，不能正常开关）；林间小屋原来的窗户，双层玻璃窗（向外开启），屋内扣锁

以上图中未标出的道具及其位于林间小屋中的位置（未标明数量者，均为1件）：

一、胶合板制储物柜上层（由书桌旁左柜至门旁右柜）：铁盒装防潮火柴（2盒，1000只装）、条形蜡烛（4条塑封，石蜡）、蜂蜜（750毫升装，2罐）、搪瓷带柄水杯（4只）、放大镜（8厘米内径）、德制防水罗盘、11毫米救生信号枪（2柄）、多用途小刀（2柄）、小号刀石、特制午餐肉罐头（8x500克，无防腐剂，易开包装，生产日期2004年1月9日，保质期5年）

二、胶合板制储物柜下层：5L装多用途煤油、军用手提防风煤油灯、24厘米不锈钢平底家用煮锅（双扶手，带不锈钢盖）、20厘米钛制野外锅、12厘米咖啡锅（铝制，长扶柄）、不锈钢餐具若干（锯齿餐刀、汤匙、叉子各4套）、蜡封伏特加（2瓶，波兰产，各1000毫升）、罐封精制食盐（1公斤装）、160克标准素描速写本（2本，易撕装订）、木杆炭画铅笔（一捆12只）

三、阁楼狩猎孔右侧墙角军用毡布中：伐木斧（纤维柄）、八角锤（纤维柄）、军用三折锹、卷尺、高强度尼龙鱼线（30米装）、鱼钩（8只一组，袋装）

四、阁楼狩猎孔左侧急救箱中：CAT（Combat Application Tourniquet）止血带、牵拉式止血带（半打）、漂白粉（250克罐装）、高锰酸钾（100克粉末，压口褐瓶封装，带取用匙）、简易手术用针线包、手术刀片（4片组合装加通用刀柄）、玻璃针管（2只，10毫升及2毫升）、金属针头（4只，大小各2只）、阿莫西林胶囊（200粒密封罐装，保质期5年）、磷酸可待因片（48粒盒装，联邦药厂出品，保质期5年）、蒙脱石粉冲剂（复合膜袋装罐封，25袋x5g，温水冲服）、盐酸苯海拉明软膏（125ml装）

五、狩猎孔下木凳上（无靠背木凳，亦未在参考图中标出）：德制D16_8x30M Fero双筒军用望远镜（Zeiss镜头，带亚麻布护套）

第一部分
自传记摘录

首先是湖面的倒影

然后是夜晚的森林

世界沉下在湖中央

故事也自这里开始

——《临枧集》，千禧年的无名诗人

1

常有人说从未旅行过的音乐家是不幸的，只有眼界开阔方能丰富他们的阅历、掘出天赐的才华；没有旅行过的哲学家却是大幸的，他们的思想不会被世俗所扰，总结出的文字也能够更加纯粹。

作家则介乎两者之间：是的，简直就是一个圆滑的庸人！既不愿彻底地付出，又不敢完全地封闭；感叹奇迹的时候虚情假意，面对专家时又难免尖酸刻薄……因此您能够了解，我为何对于自己被称为“畅销书作家”感到难过。不，朋友们——我不认为这是种挖苦，只是为好几座灿灿生辉的殿堂大门从此不再为我开放而备感遗憾。

但现在表述言论的是我：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显然十分关键。在我八岁那年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离家出走时——那时我就已经明白：阅读别人留下的文字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剥夺了阅读者们当场反驳的权力。

这个论点当然是有现成例子的：我在留言里写下了很多绝情的

字句，那篇歪歪扭扭的离家宣言将我的祖父当场气死了，甚至还来不及订立遗嘱——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我这个谋杀者顺理成章地接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可惜这还不是最滑稽的事情：我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并没有马上回去领取那份能够一次买下好几艘游轮的高昂稿费（那也是至今我所写过最贵的文章）。赌气的孩子扒上了一辆运货的火车，从大湖边上的故乡出发，开始向着南方前进。

旅行的方向是写在了宣言上的——因为我原本就不打算被人遗忘。我甚至还暗示我要去帝国的首都：我在信的末尾画了一位披着天蓝色斗篷的骑士，他拿着一柄长矛，矛首刺向一只火龙。可能我画得太糟糕，以至让这幅画成为了不解之谜——当然，最大的可能是：没人在意我画了些什么。这也是令已经藏在煤车里的我最为担心的一件事情。

上车时已经是晚上了。火车就像是一串安上椭圆形轮子的巨大铁皮桶，被一些未经训练的马和骡子拖动着，发出震耳欲聋的颠簸声音；翻起的煤块随着桶壁的颤动，像冰雹一样打在我身上。我双手紧扶着车沿，感觉肚子下的煤堆就像流沙，正一点点地将我往下牵引——再加上黑暗，周围一切都好像正预谋要将我掩埋。

我害怕得快死了，时间的刻度在我这里变了形——我觉得车已经开了好久，和我六岁那年去首都看父母时一样久……这当然是暗示，在八岁时我的父母已经死了。他们是政治犯——这罪行至今在我心中都是无比崇高的：我会选择离开祖父去首都，在当时看来，似乎是认为自己也将成为一名政治犯，微笑着被举起枪的胆怯者们光荣处决。

然而胆怯的人却是我，这无可辩驳的事实让我感到相当沮丧。孩

子们都是很容易动摇的，当你动摇的时候，怀疑也无可避免地袭来——在一块很重的煤块打到我的后脑勺之后，我突然觉得火车其实是在向东行进。我十分艰难地翻了个身，看到最亮的星在我左手边：对于一个想当然的观星者而言，这个结果无疑是十分糟糕的——为了不被这趟迷失方向的列车拐骗到我地理启蒙书上所说的那个"崇尚外族奴役的东方国度"，我在火车抵达第五站时翻下了车。

现在想起来，那辆慢腾腾的火车大概只开了不到四个小时，而且确实是在向南方行进的。八岁的我忽略了一个常识：火车并不是走直线到达目的地。我在生锈的车厢之间穿梭，连滚带爬地躲过值班乘务员们的电筒光，逃出了火车站。

我就站在小车站外的第三盏路灯下面，街上没有一个人。离开古怪的列车，孩子倔强的好胜心又膨胀起来——这是自己跟自己的较量，八岁孩子的世界还有大半是童话。保有英雄主义道德的我、犬儒的我……我曾经坚信，哪怕片刻的脆弱犹疑都会被藏在某处的伟大存在一览无余。为了安抚懦弱的那个我——或者说，为了安抚八岁孩子心中的伟大存在，我和自己打了个赌：我就坐在路灯下面，坐在那儿数数。

我默默宣称，要从一数到九十九（我当时只会数到这么多——这在同龄孩子里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就站在这路灯下面，从一到九十九——如果有人看见了我，我就回去，去挨祖父那狠狠的一顿皮带。管他呢！就当我被捕了，是个政治犯，只不过不在首都而已。这也没什么，那老家伙照样会抽得我脊背流血，就像宪兵用鞭子抽的一样……

我依旧是站在正义这边的。

我数着，从一开始，一直到九十九。我数得不能再慢了。谁都

知道，孩子就是那样子——看上去虔诚坚定，随时准备对伟大存在派来的救援者显露出傲慢和不屑，借以表达自己维护正义的决心；心中却暗暗祈祷，打算等到适当时候，就毫无条件地对现实妥协……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就看轻了孩子们的毅力——可惜，那种力量终归和成年人们所看重的不同：它的周期性太过明显，耗散得又实在太快。只有一点，最关键的——妥协往往需要一个过得去的借口：这就是那场赌博！噢，请原谅我在这里表达得这样烦琐，在我的童年时光里，这实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甚至，说它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毫不为过——这次事件的每一组片断：祖父的死、登上火车、在那一站下车、路灯下的赌博……其中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促成了今天的这个“我”。我反复强调那时候的感触，因为此刻的我依旧对另外的可能性感到兴奋莫名：那时候究竟来了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许是严肃的中年人、悠闲的乞丐，要么是年纪相仿的女孩、推着婴儿车的母亲，甚或两个到小城镇里碰运气的诱拐犯……这许多诱人的选择、缤纷多彩的未来，至少——如果我搭上了六小时前的上一趟车的话，就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搭错车的我，却只能迎来一个无聊透顶的结局：

没有一个人看见我，即使我从九十开始喊叫，也没有谁理会我。我为那决定命运的“九十九”叫破了嗓子，却连肯定有人值班的车站里也没走出一个人来。

即使到今天，我也依旧想不通这件事。或许是记忆告诉了我错误的答案，有人经过——甚至喊了我——我却畏缩不前、转身逃开；又或许我当时并没有叫得太大声，而那些路灯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以至附近没人注意到我。反正，如果我现在再去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夜巡的警察肯定会将我铐起来，某位神经衰弱的臃肿主妇

或许还会赏我几个种着鸢郁金香的花盆，作为我在此无意间为童年所为撒谎的惩罚。

无论如何，至少在这里的叙述中，这场赌博的结果是唯一的——我数到九十九，没有人来；我又等了一小会儿，还是没有人来……于是，为了兑现我向伟大存在许下的承诺，我只好再次背起我的小帆布包，漫无目标地将我那并不情愿的流浪生涯延续下去。

哈！谁想得到呢——我一生的传奇就是在这时拉开了序幕。

2

我印象中的儿时故乡，要比现在寒冷得多。那里一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早上起床拉开窗帘，便能马上看到结冰的池塘。似乎还有这样一两个月，大湖里的水会渐渐变得微甜。到这个季节，面容已全然模糊的父亲，会雇一艘白色的水翼艇，自有游船停泊的码头出发，带着全家驶向湖心的岛群。

出航时的天气很好，我看到巨大的彩虹自水天交接的深色线条旁跌落，父亲融化在波光中，而我正坐在母亲的膝上，对着眼前无比广阔的世界放肆地哭叫着……

这就是我最初的记忆。

随祖父搬到拖拉机厂之后，我便有机会从点着永不熄灭火焰的广场出发，沿着林荫路走到有名的“柱子饭店”。我总是记得那个饭店：“白色柱子像人的肋骨，红色墙壁似人的血肉”——这是在工厂学校里流传的童谣，我总共也只记住了这么一首。因为，我实际上并未在学校待上超过一周的时间：当那老家伙发现我每天都没去学

校，而是像我刚说的那样四处游荡时，他就不再允许我出门了。

这也是我被迫要杀死他的理由之一。

“柱子饭店”在主道上。继续走下去，先经过电影院，再经过大学的四层主楼，就可以来到带着漂亮尖塔的米黄色火车站——那作为我故乡的一景，在我心目中比皇帝金碧辉煌的离宫（在我的时代里，那地方理所当然是一座博物馆）还要清晰。

在我八岁的脑中留下故乡火车站的最后映像之前，祖父正打算用皮带逼迫我去一个遥远的邪恶国度——这个国家我现在也常去，看过即知：它并不比这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要糟糕多少。

但在当时，这整件事却是被伟大存在所唾弃的。祖国的舆论引导了八岁的我，让我选择了一种正义：我对背叛正义的人投去仇恨的目光。

我知道，那个结实的老头，他表面上也是维护正义的：我看到许多人这样，但私底下却总是另有一套。这是在讲述英雄故事时最常运用的手法——先是对你亲近，消除你的戒心；一拿到完全的信任，就用利斧从背后砍你的脖子。

真正的正义在政治犯那里，在我父母那里——只有他们是完全正直的。而伪善者们害怕失去伟大存在的庇护，只得谋害了他们：将他们押往首都，封住他们的嘴，当着伟大存在的面处死了他们。

我痛恨这一切不公平：现在回想起来，凡此种种或许只是对祖父那鞭子般的皮带抽打衍生出的反射性逆反，借用选择成为伟大存在无名使者的方式来逃避残酷现实而已。孩子一旦相信自己拥有某种力量，便会对此深信不疑；如果是诞生了某个古怪的结论，也定要想方设法去证实它的确凿无误——在故乡的那段时间里，各种各样的自我安慰充斥着我的童年，将我催眠为一个坚信自己与众不同

的孩子。为了满足被压抑的成长需求，我履行着阴谋论式的推理，假设父母是被祖父告发，同时幻想着属于自己的英雄故事。

我偷看工厂的账簿、翻拆贴着斑斓邮票的信件、检查书柜里每本书的夹页（掏空的书里可能会有把黄铜钥匙，页码和页码之间也许夹着一张联络信函——天知道呢！）、向看上去十分友善的厂房守卫和公文秘书打听自己祖父在言行上是否有可疑之处……由于我的缺乏手段和自以为是，这类疑似间谍的古怪行动很多回都被逮个正着，或者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人毫不留情地揭发。结果就是皮带越抽越重，我也越来越坚信这个恶毒的老工厂主——我那时唯一的亲人就是谋害了我可怜父母的元凶。

伟大存在的敌人。

现在也有些说不清：究竟是因为我的叛逆导致祖父的凶恶，还是祖父的凶恶诱发了我的叛逆，抑或两者相互影响、交替成长……即使是在为自己的童年辩护，我也得说：至少在最开始，那陌生的老人是对我不够好的——请原谅，因为我的记忆此刻依旧十分固执地肯定这点：在我最渴望得到安慰的时候，他却将我当做了他的儿子，赏了一顿结结实实的皮带。此种暴行显然触怒了伟大存在。或许祖父觉得这不过是跟小孩子玩的角色交换游戏，但我从来没有将它们儿戏。

这是场一个人的圣战。

先是哭泣，接着叛逆，然后诅咒，很少有孩子会将仇恨付诸行动。但我既然受了由祖国教育那里得来的，和伟大存在时刻紧密相连的流毒，就无法不去痛苦地承担少年们应尽的责任，“勇敢地站出来，我要和这些道貌岸然的恶人们搏斗”——即使他们的首脑是我的祖父也决不例外。

相信我：我那两年宝贵的童年时光，全都消耗在了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先天而来的人类道德、对于血亲的天然依赖以及物质生活的相对优渥，全力对抗着无上正义和伟大存在赋予的使命感。说到使命感，以及责任、社会道义等等相似的配套词汇，现在我认为，这些都是既看不见，又不能得到切身好处的空洞概念——这样解释当然很容易招致不满，但既然是在写一本自传一样的东西，就最好不要有什么不诚实：这是我在荒野中求生时养成的习惯，也可以看做是对儿时背负的过重使命感的反弹。说实话永远都是最轻松的，这样你在再次开口的时候就不会总是有所顾忌了。

3

很多时候，小孩子就像是有人饲养的家猫：这种动物一方面孤寂高傲，蔑视随时随地摇尾乞怜的憨狗；一方面又碍于寄人篱下，不得不放下架子，用“喵喵”叫声和时不时的撒娇来博人欢心。狗总是表里如一的，猫却知道自己口是心非——家猫不自由，野猫又活得短。由这种动物进化成的人，难免会养成乖张的性格。

儿时的我若不是有猫的智慧，可能就会一直忍耐着背脊上的剧痛，长期停留在哭泣的阶段上，慢慢变成一个石头般的成人。现在你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这又得感谢当时在我心中扎根盘踞、牢不可破的伟大存在。我说过，孩子在赌气时蕴生的力量，可以描述为一个耗散的过程。伟大存在托付给我的使命感，极大地抑制了逆反支配力的减弱速度：坐火车去首都，这是其他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们总是在哭泣和少许叛逆之后过早放弃，这反而培养了他们成年后的奴性。

我也说过这力量有周期性——否则我不会只坐几站就下车，也

不会从一数到九十九。

好了，然后就没有太多选择了。我开始走，先是沿着大路，接下来就沿着河。有三条河在这小城中交汇，它们可能都是来自故乡的大湖，也可能是从另一个更大的湖那边流过来。在那些清早和傍晚都会起雾的、看上去就像内海一般的源头，有数千条河流进进出出。有些河流会在森林里迷路，找不到合适的栖身之所，甚至还撞个满怀——就像我身边的这条一般：它肯定是迷路了，我却指望它来给我指引方向。这实在是件十分滑稽又可怜的事情。

路灯的光远去，星光逐渐亮了起来。城市被抛在脑后，身体愈发感觉寒冷。我的记忆给了我两个关于寒冷的版本：一个下着小雪，雪花飘了少许到河水光洁的肌肤上，向四面八方反射出星星的明亮，随着波光一并翩翩起舞；另一个就是纯粹的寒冷，星和月亮都结了冻，显出死板的青白色，就像是鳀鱼的鱼鳞。

我就沿着河走——这是最清晰的：河水往前往后都没有尽头。层层叠叠的林木看上去过于漆黑，夜反而显得耀眼。我走了很久，河水就像条喝醉了的长蛇，不停地领着我左拐、右拐、左拐……机械的重复让我忘掉了一切前因后果，只是裹紧那件下摆拖到地上的旧皮袄子，一刻不停地走着、走着。

我的整个旅途，如果用直线路程的平方来统计，十多年后再看看地球仪——走过的面积尚不及地球表面的百万分之一。但从八岁的我的眼中看去，却已经是从一个星球前往了另一个星球：水泥浇筑的盆地与针叶林起伏的海洋、笔直的灰色街道和蜿蜒鲜活的河流、人心的冷漠残酷跟大自然的热情博大，决不可能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存在，即使往返的路程只是以八岁孩子的步长来计算也一样。

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年里，我们似乎总能够相信：神所设下的巧

妙障碍越多、那些充满诱惑的考验越使人烦恼万分，选择正确后所获的喜悦也就愈发超出想象、惹人神往。不过，谁会希望选到一条错误的路，甚至一错再错呢？——这时我又看见房子了：是个小村子。那些挂在屋口柴扉旁的煤油灯，好像突然使得这无尽的夜色和寒冷有了个出口似的：这诱惑拍打在我的胸口，停住了我的脚步，让我情不自禁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它们又冻又干，陌生得可怕。

是我的直觉、生存的本能、甘于乞讨的奴性、孩子气的懦弱：我愿意敲任何一家带着热气的房门，在那儿脱下靴子，舒舒服服地过一晚，然后回家。

等等……等一下！

——回家。

现在哪儿是我的家呢？

我的脑中突然响起了自己的声音。那声音毫无感情，正读着后来证实是气死了那位残暴祖父的、我亲笔写下的离家宣言；声音在夜的洞窟里回响，就像是伟大存在在我背上抽着鞭子，每一声都清晰异常。

我摘下手套，用暖和的双手拍打自己冰冷的脸颊。连着拍了十几下，直到那里热起来，甚至有些发烫了，我才将手套再次戴好。

这举动惊醒了身旁几棵桦树上栖着的渡鸦。它们呱呱叫着，注视着我，翅膀扇了扇，却并不飞起来。更远些地方有角鸮发出的呜呜声，由远及近……渡鸦们又开始叫了，像是在响应来自荒野的召唤。一只巨大的秃鼻鸦从我头顶掠过，挣脱从煤油灯的光线里氤氲着的、那最后一点点城市气息，瞬间便遁入到森林黑暗又温暖的怀抱之中了。

现在我开始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疼痛了。拍打太过用力，手指肚

也隐隐约约地肿胀起来。缺乏睡眠导致的偏头痛、胃和食道通过灼烧感表达的强烈抗议、沉重乏力到抬不起来的酸麻双脚……脑海里的朗读声逐渐被身体各处传递来的有力感觉驱散之后，自我就清晰得如同刚从浮沙中掘出的鹦鹉螺壳上的暗金色螺纹一般缕缕分明。这么个强大又傲慢的自我，怀着那抽象到难以言喻的圣洁信仰，便能够轻而易举地藐视来自瘦小躯壳一切领地的警告——我得说，僵化的身体和奴化的灵魂永远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疲累不堪的孩子向这些等得不耐烦的聒噪看客们点了点头，鼻头抽动了一下，便改换了方向，接受荒原的邀请，头也不回地向着黑暗前行。

即使是作为对小部分人的警示，这段小插曲也不可在这本书中省略。何况，曲折的童话显得深刻——选择妥协或抵抗、光明或黑暗、温暖或寒冷、平庸或冒险……我看重那时的抉择——那实际是这场冒险中最后一个真正艰难的决定，明显充满了启发的价值。此刻的我当然知道，当时的选择已经是无法回头、毫无余地的了。但是，必须强调，即使那时的我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一无所知，我的决定也绝对不是侥幸为之。那戏剧性的转折和艰难决定的过程，使我对“多彩未来近在眼前”之类美好理念的无条件信任、向不可知挑战的顽强精神以及成年之后的人生追求有了概括式的感知：

恣意的生活，优雅的疯子；我像个瞎子，无惧于黑暗。

4

我猜，现在已经有几位读惯小说的读者看得烦了（我得重申：这是我的自传，并非自传体小说）。鉴于之后的旅程——直到奇迹发生的那一天——同之前的叙述相比都显得乏善可陈，我打算将它们尽可能地简化，以平铺直叙的形式安排在下面的几个段落里面，尽快带过。

抛弃了迷路的河流之后，我也很快就迷了路。天亮之后我来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湖旁，湖里有漂亮的疣鼻天鹅——那些家伙见到我也不逃远，只是慵懒地叫了两声，声音比我从厂房守卫的故事那里听说的还要沙哑（它们并不怕人，可见那湖也还是常有人来拜访，不至于到渺无人迹的地步）。我在那儿取了水，吃了少许自备的干粮，恢复了些体力。根据太阳的方向，我估计了首都的大致方位，开始继续行走。

但森林却越走越密。夕阳斜落之后，在密林中分辨星星相当困难。我提心吊胆地快步走着，努力想维持直线，但身体却老是东跌

西撞，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耳畔时不时传来悠长凄厉的狼嚎声，此起彼伏如同行军的号角，让我像上足发条的铁皮玩具一般行走不停。

一个孩子能有多少气力呢？踉跄前行让我几近虚脱，野狼的呼声却似乎越来越近。直到我看见巨大的黑影自头顶压过，碎絮似的星光从林间缝隙中倾洒下来——被什么吞食也都无所谓了：在心中闪过这个念头的同时，我就仿佛是被谁抽去了骨头一般，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再次睁眼时我看到两只蛇一般的黄色瞳孔，还有短毛猎兔犬似的湿润的黑鼻子正蹭在我脸上：仔细看时，却是一只漂亮的大尾巴赤狐。我伸手想抓住它的尾巴，它却敏捷地蹦到一旁，和它一位正翻着我小帆布包的同伴一道，朝着我嗷嗷叫了两声，就转身窜进了树丛里，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我并没有打算追过去——并不是我不好奇，因为我发现了一件比满足好奇心紧要得多的事情：那两位穿着华丽的不速之客，它们将我的干粮偷吃殆尽了，甚至连水壶的瓶盖也被它们用利齿拧开。看看瓶底，水只剩下了那么浅浅一层：勉强还够喝上一两口。

很好，很好……这又是新的考验吗？

我想放声大喊，但嗓子却干涩得发不出一点点声音。欺骗、嘲弄、惊吓、折磨……这所有施诸于我的卑劣手段，让我逐渐察觉，自己正在被伟大存在抛离。这当然无害于他的至高至圣，一切都是源自我的动机不纯、立场不稳：我这样想，但不坚信——只是小小的想法，无需忏悔……这些杂念很快就被抛弃，我天生愿意成为塔罗牌中的倒吊者，苦难才能助人成长。

于是，我只是抿起嘴，握紧双拳，以此表达稍许的不满。我的

脚像是被整个截掉了，能够缓缓迈动，踩在满地的碎枝枯叶上，却没有一点知觉。这已经是林子的深处，身旁满是高大茂密的赤松，很难弄清楚太阳的方位，也不知道此刻的时间，只好任凭感觉牵着我慢悠悠地乱走。林间群鸟的歌唱不能愉悦我，磨出血泡的脚趾使我心情烦躁，迷失方向的恐惧感紧攥住我的额头——我想着“再走走，快天黑了——就走到天黑为止”，但那被层层叠叠树冠树枝遮住面容的天空，却依旧不怀好意地明亮着。

没办法，既然止步不得，我也只好尽量选择走在明亮些的位置上：因为黯淡和潮湿会更快地消磨人的斗志。森林里总有无法贴切形容的腐败味道——那是种什么味道呢？它不断刺激着我的鼻腔，虽然难受，却能提神，就像是一剂振奋精神的苦药。我的感觉逐渐敏锐——它不再让我的步伐散乱，而是循着气味的来源。就这样，糟糕的气味愈来愈浓烈，我的脚步也变得愈发轻快：感觉回来了，血泡开始刺痛，关节的酸麻也在每次抬脚时一阵阵地传上来。

我被这味道治愈了：这是如神迹般的奖励——谁都清楚它应归功于谁。那是种什么味道呢？可以肯定：它不是森林里常有的味道！不是死去的红松鼠或其他小动物尸骸散发的尸臭，也不是山林泥土的天然腐臭。那味道……就像是某种强劲力量的象征，是防止领土被侵犯的预设警告——哈！这自然是事后才讲得出的俏皮话：我现在已经牢牢记住，闻到那种味儿意味着什么；但八岁时……那就全然是期待见到更大奇迹的诱惑。很遗憾，我只在气味的源头——数块层层叠摞起来的、布满苔藓的巨型青色花岗岩石块的缝隙之间找到了一些令人恶心的褐色圆团。一眼即知，它们不是伟大存在颁发的奖赏，只不过是某种动物刚刚留下的粪便罢了。

我背过脸去，扶着石堆的一角，低头干呕了两声，有些酸水沿

着嘴角流下来。我的手陷进湿湿软软的厚苔藓里：那给人错觉，仿佛整个世界是软的——或者是，正开始变软。染上奇幻暖色调的梦境正在下陷，而我马上就要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虚幻世界跌回现实。

但这就是现实，软绵绵的，却残酷无比——被再次愚弄的愤怒才刚刚抬起头，就被眼前景象带来的无比惊诧随意镇压了下去。

石堆后面，有一只硕大的脑袋正探出来。

那是……熊！

棕熊——这几乎是这片森林中最庞大又最残暴的动物了。它的鼻子和嘴长得像狗，比例上却要宽上一些，有很明显的棱角，侧看有些像阿拉伯马的嘴。鼻头和凸出的下唇都是黑色的，鼻孔的位置和野猪类似。头很圆，耳朵也是短圆形，前背上有一块隆起，四肢粗大有力，虽然看上去笨拙，奔跑起来却不见得比野狼慢上多少。

我现在十分熟悉这种生物，熟到可以用炭笔画出它在任意季节、任意地点做任何事情时的素描，而无需在眼前安置一只庞大又不安分的模特——它也是我最期待获得的狩猎游戏奖品之一。一卷从头到尾足有三米长的阿拉斯加棕熊皮毛制成的起居室地毯是每一位玩弄猎枪者的梦想——不过，我敢发誓：当这么一件意外的奖品像一座山一样矗立在八岁的我的面前时，我是一点都没有将它的漂亮裘皮外套留作已用的野心的。

或许是因为它的视力欠佳，这头庞然大物对我这个小不点似的陌生人丝毫都不感到意外。它那双深棕色的小眼睛在我周围扫来扫去，嘴角抽动着，喉咙里时不时地发出猛兽特有的那种沙哑、低沉又短促的“嘶嘶”喘息声。

这时它已将整个身躯从石堆后面挪出来了——好个大家伙！简直跟一台新出厂的四二六型拖拉机一般大。虽然巨大，但它看起来

却似乎很和善：这是外貌给人的感觉，因为它的眼眶外侧有一圈黑，从孩子的角度仰视过去，上侧稍稍扬起，像是人得意时眉毛的形态。小眼睛、圆滚脑袋搭配毛绒绒肥胖身体的憨厚形象，无论怎样拟人化，也都难以让人觉得凶恶可憎——文学故事中有关熊的描述，譬如格林童话中的熊、米切尔·恩德的《出走的绒布熊》，甚至米尔恩笔下的维尼熊，它们从不像狼那样容易伤人，也不像狐狸那样善于欺骗，虽然不见得都很善良纯洁，最坏也不过扮演强力却愚蠢的受欺者角色；至于普希金未完成诗作《母熊的故事》中为孩子牺牲的母熊，福克纳小说中庄严死去的老熊——它们早已成为伟大存在的具象图腾，作为"自然与人文生态"的鲜活例证在哲学和文学课上被征引和讨论了无数次。

看看，这就是文艺害人的最好例子！我——代表八岁时的我，一个从未见过真正野生棕熊的孩子（当然，很多人一生也未曾见过一次），差点因为那些不负责任的文字和漂亮图画造成的错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的生存本能被道听途说的童话和寓言故事书给彻底扭曲，一厢情愿地将一头熊的情感放在了和它的猴子朋友们等同的高度上。是的，我没有立刻转身逃走，也没有选择装死——我完全抛弃了天生应有的戒心，对看起来微笑着的巨熊微笑，并且还打算伸出手去，抚摸它那看上去柔亮又平顺的浅棕色皮毛。我几乎要将这只轻轻挥动前爪就能致人死命的怪物当做一只会动的法兰绒布偶了，直到它突然张大了嘴，露出满嘴的尖利獠牙，一瞬间发出比山谷中的雷鸣声还要震耳，比维奥尔琴调弦时还要低沉的吼叫声。

还好，虽然读来让人感觉是荒谬麻木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求生的本能也还并没有随随便便死去。我那疲劳过度的双腿，它们拽着还没反应过来的我的身体，开始没命地奔跑起来。

我从没跑过这样快，快到树的影子都模糊了，地上的光斑像加热过的乳酪一般融合在一起。整座森林如同沙漠，地面好似地底，空气是看不见的岩浆，我正在恐惧的地狱里狂奔，死亡与我只有咫尺之隔……

但我也无法确证这段回忆：棕熊到底是打算认真驱逐甚或剿灭我这原本无意威胁它所掌管地盘的入侵者呢，还是单纯想找点乐子——熊发怒时的样子，我现在已经是一清二楚，可惜记忆将这头因为微笑而显得行为反常的熊给拟人化了：这是写作者们常犯的毛病，我现在也知道熊只是看起来像在微笑，就像红眼睛的北美树蛙和刚出水的黑海海獭一样——外表友善不过是一厢情愿的错觉，记忆却由于少许的扭曲偏离了真实，并随着岁月流逝越错越远……反正，我在此记录下的脑中印象是：它穿行在树干组成的迷宫之中，带着不知真假的古怪微笑迈着欢快的舞步，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后，让我体会自有记忆以来最深刻和最持久的恐惧——它们每一秒都在累积，哪怕已将我完全吞没，亦不愿松动半分。

当然，也可能只是无边际的妄想害了我：可能熊并没有追赶，甚至并不存在——我却一定是在奔跑，快得像在梦中，身体那么轻，仿若飞翔。

不，真是在飞翔，就如在梦中时常遇到的、那种难以控制的感觉：一双翅膀毫无必要，全凭意志的力量将身体托起。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脚下踏空，仿佛随时都会丧失勉强掌握着的微妙平衡。我的手脚摆动不停，肺腔压出的粗重喘息声使我焦躁不安，频繁又剧烈的身体摇晃快要令我昏厥——即使这样，我还是被剥夺了灵魂出窍的快感，和沉重累赘的身体一道轰然坠落……

那是光滑的湖面被重物击穿的回音。

以上充斥奇幻风格的描述，完全是基于我当时自身的感受，若选择从较客观的角度去看，过程就显得相当乏味：我跑得太过专注，以至于完全放弃了对周围环境的观察，结果从一处滨湖的悬崖上冲了出去。我在空中还跑了好几步，然后就落进了湖里。

缓慢，从疾驰化作缓慢，湖面是转换的界面。当视线随头部没入水中，世界那开阔的不确定就变成了带来双重压抑的某种包容。落水声、熊的咆哮、沉重又急促的脚步声、胸腔的悸动、坠落的风声，连同踏空时那短短数秒之内的不安定感……瞬间纠合为优雅的沉寂。那感觉，像是一个平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在最紧张和致命的时刻逃离了梦魇，顺利回到自己的床上：而他邻床的同伴带着受了惊吓的神情指责他——说自己从未听过这位先生如此喊叫，像是盗用了别人的声音，气氛诡异非常……

是的，诡异非常，但未必不是种享受。我面朝着湖面，注视着即将逝去的世界。周围变得越来越黯淡，只有远处还有一些律动着的光线，是另一个世界被扭曲过的倒影。我觉得，自己比一块石头沉得还快，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都在极速远离。八岁的我对此满意，甚至备感欣喜——死亡拥抱我了，伟大存在则向我微笑。一切并不似想象中那么可怕，甚至还很舒适，充满不可知的惊喜。看看，我终于可以停下脚来休息了，在这个从高空望去形如沙蝎角须的湖底——这当然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如果是当时的我，那就是在伟大存在特意为我开放的庇护所里——那里有一扇门，是回到我记忆源头的唯一方式。虽然我背朝着它，看不到它，但我能看到自己陈旧灵魂的远离——这代表我正接近这理想中的世界：那里有我要去的首都。政治犯们穿着天蓝色的斗篷，长矛放在脚边，手牵着手，等待着我的到来；在那里，我的父母开着白色的水翼艇，向我张开了

双臂。那儿，那个神圣地方，一切敌人都已被打倒，是最终的安息之地、重生之所，是所有善良的愿望和正义的梦想都赐福的地方。我清楚感觉到过去的远离，对这结果深感满意。我将绷紧的肌肉慢慢放开，双眼闭上——这样我就看见了过去是怎样在远离：先是模糊、短暂、破碎的画面，其间夹杂了婴儿的啼叫、父亲的斥责、母亲的哭泣；然后是成长的见闻、所遇不同的人、所持各样的嘴脸……凡此种种，如同将死之人对一生之深刻印象的回顾和总结，离现在愈近就愈加清晰；但那些最近的却被放得过大，近在眼前的就大到可怕，以至变形。记忆被拆散成各种元素，在一片混乱和无序之中任意地改造组合——这些尚在人世之中的最后记忆、现实的游离，或者说是梦境——它们现在已经胶着在一起，概念不再重要，一切也皆合理，就像是些无意义的荒诞剧：我在那里，舞台正中，既是观众，也是主角。

我像只熊被困在小屋里
我成了蛇爬行在天花板上
我化为狐狸守在窗前
我是渡鸦贴着墙取暖
我变回我，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这就是那些画面，最后的画面。我彻底地丧失了意识，连这些怪异的画面也统统远去、消失。

时空在那瞬间便不再存在：一个无法形容的场面，超越了一切的感觉。

挑战读者

参考图1及以上的文字已经给出了足够的线索，请您据此推断林间木屋（参考图1中标记处）在现实世界中的所在地。

答案将在本人向夏哀·哈特巴尔先生致敬的另一部小说《吸血馆与穿刺公》中公布。

第二部分

自日记摘录

在面对谎言和背后中伤时，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毫不在意呢？

即使时光飞逝，学到教训，不会再去犯同样错误，

但两人之间的关系终究是无可挽回地变了调。

在这个笃信因果律的世界里，我们从小便被训练得吝于宽恕。

轻易宽恕的结果，反而可能使我们自己深受伤害。

——《编织》，穿越时空的孤独旅者

第一章　春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晴

根据这帮家伙在样书投递这个环节上所拥有的丰富经验，他们肯定是挑了周三傍晚、总站邮局下午第三次清理邮箱之后，才派人去签发了这封挂号件。然后，邮件在周四上午才被运去分发——因为狂欢节临近尾声，为了迎接下周“狂欢三日”[①] 的盛大游行，很多人选择将一拖再拖的邮件放在本周投递。这样一来，邮局的效率就会被拖慢一天。他们十分清楚：除非作者特别要求，否则邮寄样书不必标记“加急”；相反，为了不耽误要事，很多提早发出的公务邮件则会以多付百分之二百邮费的代价作此处理。因此，考虑到最后

---

① 指二月末的“玫瑰星期一”、“狂欢星期二”及“圣灰星期三”这三天，基督教国家的传统节日。

一个工作日下班期间堵车的因素，快到周五黄昏，这封来自大城市的挂号信才能被邮车运到本区的小邮局。它的“加急”伙伴们会被挑选出来，和上午送来的一堆平信和邮包一道，由我们等得不耐烦的老邮差先生用他那漆成铬黄色的小四轮推车运抵目的地。而我那可怜的样书，则不得不在邮局的分栏柜里寄宿一晚，直到昨天上午才被送到我的手上。

这样，由于休息日的缘故，就算是马上发现正式出版内容和审阅校对的终稿有如此显著的差别，我也没办法立即联络经纪人和出版社方面交涉。按照针对一般出版社的公休安排，下周的前三个工作日也因为假期报废。我和他们合作过七八本书，他们十分了解我的脾气——我向来都是一个会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某些赌博式的决定、然而与之对应的决心却又少得可怜的人。我并不是天性不坚定，可能是我已经丧失了孩提时代的信仰……事实是，当我昨天发誓要当着总编和文字编辑的面撕毁出版合同的时候，就完全没料想到——当我此刻动笔写下这篇日记时，对这件事情，心里已经感到很无所谓了。

再过三天，对于我所递交的校对稿中整个第十六节不给任何原因就被删除这则奇闻，虽然谈不上遗忘，但我一定会逐渐转变为信服他们将要婉转给出的理由，并以微笑隐忍的姿态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到时候我恐怕早已忘记，我究竟将自己的写作尊严下降到了多么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不夸张，他们和我都不是第一次这样做，我们总能够以琐碎无趣的方式达成心照不宣的美好配合。

好了，为了帮助遗忘，我得先暂停这些无谓的牢骚。我猜这次删节的真正理由，是为了迎合女性读者——为了证明这点，我会将一份原稿第十六节的打印件附在这篇日记的最后面。这样，我在哪

天翻开这本日记时，就会记得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催促他们出版一个完整版本——那时候他们多半又会将这可怜的弃儿捧到天上，用它来吸引那些实际上从不阅读文字的父权制拥护者们。这很有趣，只要有必要，那帮家伙能够将一本书的稿子拆成十次出版，并且每次都能够根据版本间的差异挖掘出不同的噱头来。

看看，我不用看邮戳就知道，这帮为掏空买书者口袋而生的守财奴们心里，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

但他们这次错了，因为我对待不同文字的底线不同。如果只是一部如《吸血馆与穿刺公》[①] 那样以唬人为乐趣的小说，只要不过分触及核心，大可以任凭他们删改——甚至篡改核心也无甚紧要：因为它的功用无非是唬人而已，内容这样那样也都一样。这本却是我的自传，篡改文字意味着篡改我自身——这就是无法容忍的了。我岂能任由自己受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操纵呢？

书将在下周四摆上书架，第一版的四十万册，已经没有可能回厂重印了。因为这件确凿的事实，我已经写好一封正式的委托信给我的律师，附上预先备妥的校对稿及出版合同影印件，请他全权代理相应的赔偿事宜；两个合适的新闻稿版本，也已安排到那两位值得信赖的报社文化编辑手里：这当然不代表我不再打算与目前这家出版社合作——只是让他们知道分寸。庭外和解是彼此都能接受的结果，律师楼和出版社对这种形式的抗议以及配套的处理方式都是心照不宣的。虽然这不按牌理出牌的举动，会让没得到通知的家伙们心存不满，但想到稍加处理过的诉讼消息，能够将图书销量提高

---

① *The Vampire Mansion & Vlad the Impaler*，文泽尔笔下另一部独立的长篇侦探小说，二〇一〇年面世。

四到六成这点，相信他们还是愿意另起一份版税率更高、要求也更加宽松的出版合同的。

我期待出版社方面用“抱持纯粹利己主义”的恶意来揣测我，并以此标准作为今后与我交涉的准则——他们和我合作没有超过四年，也没有派出哪个编辑来同我进行什么“真诚交流”。我原本指望他们在认真审稿后能够注意到我自嵌入此种世界格式之后依旧坚持着的习惯，但这帮人却始终只考虑到如何取悦消费者——从他们的角度看去当然是无可非议，我却不能容忍这样的忽视。于是，一则是作为效用有限的小小惩罚；二则是为我的重要日子腾出时间——我当然可以不通知任何人就离开。因此，一场高曝光率的有趣官司也可以看做是由于强行取消原定巡回签售会及电台采访等宣传活动而给出的有力补偿。想想看，如果那帮家伙里面真有个稍精明些的，能够先好好盘算一遍利害得失，然后坐下来仔细思考一番，认真通读一遍我的传记，他或许就能体会到我的真实用意。

但愿我的繁复句式没有将未来某日里正在读这篇日记的我自己绕晕——为了防止这情况发生，我得为以后的某个时刻将这件事写得更直白些。是的，稍微一个能够运用逻辑的人都可以看出（比如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出版社的精明小伙子）——实际上，是我预先安排了此次的修改。这次删节的真正理由，其实是为了迎合一位由我本人所冒充的、并不存在的年轻小姐在一封特意寄给我那可怜的自传责编的、关于我上几本书中“一些隐含有种族歧视内容”的信里表达出的“少许疑惑和担心”。为了强调此种虚构的感情一旦不被重视的后果，我还准备了一些和调查报告相关的小把戏，并用少许金钱让一位正需要现金周转的出版社朋友在适当的时候推那位唯一有权决定、却又总是犹豫不决的老家伙一把。

这就造成了今天这个看上去符合一种笼统的因果关系，实际却符合另一种精确的因果关系的有趣现状。关键是，每一种的结果都令我满意——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我曾想过直接在日记中书写私底下运作的真实过程（毕竟日记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属于相当私人的文字），而非费心修筑那些为应付

公众的道德高度而捏造出来的文字壁垒，但这里却依旧使用一个中途逆转的折中格式。因为这本日记——它可能会和其他的很多本日记一样，在今后的某一天里被结集出版。我可不想让到时候那不可避免的改写工作因为日积月累的私密内容变得繁琐异常。这样便照顾了我与我之外世界双方的感受，唯一的不足之处，不过是在多花时间书写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少许精神分裂的错觉而已。

况且，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想法，之前也是如此。不过，倒似乎是第一次在“另起一页的今天”里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总之，就像是两个不同的我所书写的日记，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历史。这当然十分有趣。

我记下以上的想法，正是打算要忘掉它们——我不想让这些无谓的琐事干扰到我所定下的严格戒律。二月二十九号马上就要来了，四年一度，我却不再如以往那般心潮起伏：神圣的责任变成无可奈何的义务，甚或是远离喧嚣、放松心情的借口。这个多出来的受难日子，在恺撒历中最不吉利的月份，承载着由儿时的奇妙经历构筑成的伟大信仰，正不可避免地随着年华老去逐渐沉沦。我的坚持是我的反叛，仪式化的纪念恰好成为遗忘的证明——啧，这又是文艺化的说法。我厌恶这不自觉的感性腔调，特别是在每个周日的晚上。

那么今天的日记就到此为止。

十六节订在下一页上，我也该开始准备行李了——要记得带上样书。在完整版本出版之前，我会先将这本放在小屋里。

16

十月，巴黎，偏东风。

二月，多云，布拉格。

岁月是记忆的天敌，它就像是一条倒流的溪水，牵引过去记忆的咸味，将那些深埋的画面越冲越淡，最后汇入索然无味的淡水湖。

我们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世上，遇到的人触发了我们的思考；在漫长一生当中，我们遇到无数的人，他们总带来些更有趣的问题，让我们一再思考——比如在接近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考和女人相关的问题。一些具体的探求，在前面数节里已经以插叙的方式集中表述过了。从事例来归纳，我是一个“反西蒙·波娃主义者”。专栏批评家们一看即知，我使用了这个硬造的生词来避开“男性沙文主义”以及“男性中心主义”这样的敏感词汇——那就不妨说得明白些：我是相当赞同男性天生优于女性的观点的。此种立场无需隐瞒，也无需推脱给我久别的伟大故

国残留在我灵魂深处的民族根性，或者儿时在祖父那里受到的皮肉之苦，因为道理太过简单，仅取最基本的论据，无需像傲慢的法国人那样紧咬细节。农家女贞德、十二世纪的“骑士爱”乃至都铎王朝的那三个女王，以及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她们作为历史给出的特例，显然不是什么“傲立于男人之中的女性”，而是“部分性格男性化了的女人”。人类历史的开源，从根本而言，就是由猿到人。而在作为猿人的过渡期积累下来的、雄性猎人的优势，较之在氏族社会第一阶段那以逆流形式存在的、薄弱的雌性优势更为优胜。历史是延续的，由良好生活条件孕育而成的美好道德也不足以掩饰由于身体条件的先天差异造成的、分工上的不平等。在大的文化背景已被限定的情况下，这局面是势必要形成的，也不会因为目前生产生活上脑力占优的状况而简单改变——或许哪天，当道德和科技达到了足以左右人类进化的地步，神学也不再隐晦地表达男尊女卑的思想了：到那时候，我的后人们大概会想办法纠正我这个有趣祖先的武断想法。可惜那也只是个幻想，因为——按照目前人口统计展现出的规律来看，白痴才会留下自己的血脉呢！

看看现在的某些女性，她们已丧失了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本性，不再安于端庄、勤劳、贤惠、内敛的本分，却发展了她们虚伪、贪婪、肤浅、易妒的弱点。她们罔顾生育的重要意义，花费精力去追求所谓“精神意义上的平等”。且不论这种提法本身是否合理（这是值得反复讨论、并且很难得到确切结论的话题）——其实这原本就不重要，因为她们的野心实际是放在母系社会的复辟上，要做的也只是在少数女人们身上锻炼出具有领袖气质的男性特质而已（这就是女性领袖们多半痛苦的根源：

拥有本不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平等的概念，充其量不过是过渡性质的存在罢了。

但另一个极端也同样可怕——“占有”的对立面莫过于“牺牲”。这世界上有一种虚妄的情感，能让年轻女性彻底丧失心智。事业、学业、亲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随意抛弃。爱情，年轻人总是对这个流传千年的骗局嗤之以鼻，但又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我在十四岁那年曾经疯狂地喜欢上一个来自冰岛的古怪少妇：她满脸雀斑、皮肤苍白、毫不漂亮，甚至连身材也完全走样。

由于性格内向，我那时还并不能够很流畅地用第二故乡的语言和人对话，书写倒是毫无问题，但不顶用——她在这个城市算是个哑巴，因为她只懂得说那死气沉沉的Íslenska[①]。我会迷上她，大概是因为她对我十分和蔼友善，穿着虽然朴实无华，但总是很得体：很多时候我觉得她很像我的母亲——至少是感觉上。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不怀好意者给我贴上“第二恋母情结”的标签，说我从小缺乏母性关怀。我的回答是“请随意”——因为暗恋无需理由。她是管家雇来的保姆，负责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当时我靠变卖祖父遗产得来的那一大笔钱，在市中心买了一些公寓出租。我则住在一个独门独户的、不怎么大的两层别墅里，管家就是祖父的公文秘书——再次强调：他是个十分精明的人。投资房产，靠收租支撑生活就是他的主意。我当时十分倚仗他。

请这么个女人，完全是管家的推荐：他说她出生在芬兰的农家，性格很好，很容易培养忠诚——而当地请的厨师和家庭

---

① 冰岛语，是北日尔曼语支中少有的、数千年来没有太大改变的语言。

教师看上去都凶巴巴。不管祖父的老朋友怎么说，我都只好完全信任这位湖边长大的女人。

她帮我缝补衣服，教我画画，对我说的一切可笑话语报以微笑。到了晚上她经常将我搂在怀里，用我完全听不懂的喃咕语言给我读插画本的《莎乐美[1]》。她每周会为我洗两次澡，那时候她会拨弄我的小卷发，将泡沫抹遍我全身，自己在那里咯咯偷笑……

写到这里我都要开始怀疑，当时她是否在勾引我。我迷恋她，离不开她，完全不在乎她的年龄比我大上整整一倍。我像是着了魔、受了诅咒，身体和灵魂都完全倾注在她的身上。我故意大声对她说话，向她发怒，掀她的大摆裙，甚至……每晚等她睡着了，就肆无忌惮地将手伸进她的内衣里，肆意发泄我的欲望，任凭道德沦丧的恐慌在黑暗中将我淹没。

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都是聪明的——她甚至打一开始就知道。我和她这样同床共枕了六个月后，她看我的眼神逐渐变得躲闪且暧昧。在我十五岁生日那晚，在仅有六个人的庆祝宴上，当着厨子、管家和两位家庭教师的面，她突然放声痛哭了起来。

我吓坏了，认为她会将每天晚上发生的一切都说出来。短短时间里我想了无数个借口，但最终也只是低着头，什么都没说。不过，她也什么都没说（其时她已经能够和大家流畅沟通了），只是推说身体不舒服，提早离席了。

当我忐忑不安地推开卧房的门，看见她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时，长期积累的负罪感一瞬间便烟消云散了……

---

① *Salomé*，王尔德作品，此处指带有比亚兹莱插画的译本。

这是最好的十五岁礼物。罪念就像《创世记》中的索多玛与蛾摩拉城，被耶和华的硫磺与火燃烧殆尽——我的心被释放了，本已污浊不堪的灵魂得到洗涤，感到无比的轻松与宁静。到第二天，管家在上天文课之前将我拉到楼梯口，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说："十五岁的大孩子，不可以再跟保姆睡在一起。"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哭泣，可她当晚就辞工搬走了，我连一句"保重"都没来得及对她说。

我很怀疑这是否是我迄今为止唯一接受的一场恋情，现在我更怀疑这种超越理智的情感本就未曾发生过：她走之后，我表现出长达一个季度的烦躁，和任何人交谈时都心不在焉。我猜管家一定知道我做过什么，家庭教师们或许也知道，厨子也难说……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仿佛身边每个人都知道，又都刻意隐瞒，不随便透露一句。这太复杂，我懒得去管。我想着她，但又不愿花点心思去找她。这之后许多年，有那么一天，我又回忆起她来，却只剩那陈列在床上的裸露身体，面容无从分辨，只记得她是在笑着——是如照片一般的静止画面。

那时我已将占有与牺牲混作一团：我模糊地认为，针对爱情的牺牲不过是种独特的占有方式，一切的牺牲也都能通过不可抹去的记忆得到双倍的补偿；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种更加隐晦的利己而已。于是，我抛弃了这本质自私的愚行，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研究者——但这并不表示我将对女人们敬而远之，压抑本性，仅通过对文学及现实的旁观来充实我的理论（那就太过枯燥无味了）。为了创建一个"实践的设准①"，需要先将女人

① 康德语，指无法证明的前提。

剔除到灵魂的范畴之外，仅根据外貌来归纳她们的性格与行为，以及交互派生出的少许“智慧”——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所要恪守的规程是：明确客体，而非陷入到爱中去。

这是极为冠冕的表述。换个通俗的说法，尤其是从本不具备美貌、抑或是因为年龄或者不良的习惯而丧失美貌的女人们口中说出来的，就该是“玩弄感情的劣等骗子”和“铁石心肠的卷发怪物”；倘使是位曾经热爱文艺的女士，可能就变成“丢了弓箭的菲比斯[1]”或者“卡萨诺瓦[2]二世”了——我尤为中意后者：那对我而言是褒多于贬。如果有机会，您可以当着我的面叫我“亲爱的卡萨诺瓦”，而不必直呼本名——前提是：您是位符合我审美要求的漂亮小姐，并且对我抱有好感和强烈好奇。不必记挂着智慧，也不必用高雅的空话来保护自己——牢记女人只有策略，没有灵魂。

或许这世界上有一半人会认为这纯粹是流氓逻辑，另一半人则悄悄享受被人点明心事的快感。反正，我毫不介意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这套听起来十分激进、极端的想法——我只是说实话罢了。换个少有人用的范畴而已，又有多可悲呢？生命本就是埃斯库罗斯[3]导写的一部山羊剧，青年时的我就已看清了这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人天生愿意追求美好的事物，又因为事物变得不再美好而离去。你若说事物有它的主张，即使颠覆了逻辑和理性，也不会变得歇斯底里、不知所措——这想法本身也是美好的，但事

---

① 指雨果作品《巴黎圣母院》中的 Phoebus Châteaupers。

② 指意大利人 Giacomo Casanova，一个传奇人物。后常被用来指代花花公子。

③ 古希腊的悲剧诗人，被誉为“悲剧之父”。

实却总教人失望。我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那些苍白可笑的空口狡辩不可能用来说服人，反倒会惹人敌视。在此，我本着最符合科学精神的态度，从我所做过的众多相关社会学实验中向大家举出一些例子来——我谨以我的人格担保这些事例的真实性。不过，也请那些看完后只会反复叨唠"绝不可能"的朋友不必怀抱过重的负担：毕竟，这是个由"相信"构筑的世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如果读到这里您觉得整本书荒谬透顶，直接扔进垃圾桶就是。

统计学虽然似是而非，但总算不会骗人。我所做实验的种类和数目之多，就算用最简洁的话语在与这本书同页数的一本排字紧密的书中列举，也需要至少二十卷才能勉强完成。于是，这里需要做一些取舍，以让大家了解概况，并且有机会自己作出较准确的推断。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举自杀的例子。这种了却生命之无限可能的荒唐举动——短小精悍、触目惊心，引人注目又发人深省，足可成为最有力度和效率的佐证。

以下列举五个案例：五个女人，年轻、美丽，魅力十足却为我自杀——这是此分类中全部的例子，因此不存在刻意隐瞒造成的印象偏颇。鉴于社会学引例的基本常识，这里隐去她们的名字、年龄和一些对事件本身而言无关紧要的细节。因为她们恰好来自不同的国家，我在此便简单地用国名来对她们进行指代。

一、法国小姐和我相处半年，策略是刻意试探我的底线，然后不停进逼。我在此例中饰演一个性格懦弱的中产阶级，每次都在犹豫再三之后，满足她所提的要求。她逐渐暴露出傲慢的本性，相处时的交流也由原本的互相聆听，慢慢演变成她的独角

戏。她在公众场合对我颐指气使，在床上又经常敷衍了事；她对一切男人的殷勤照单全收，对我略显踌躇的提醒却充耳不闻。

在这年情人节前夕，她毫不客气地提前向我要求一套价格离谱的首饰和上百朵一束的红色玫瑰，并且要当着她办公室同事的面送到她的手上——以下跪的姿势。

我知道是时候了。我表面上唯唯诺诺地答应，到了那天，却两手空空地过去，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给了法国小姐两个结结实实的耳光，对她说："从我的生活中滚开！你这个四处勾引男人的荡妇！"

所有在场的女人马上就投来令人心寒的、打量异类的目光，那轻蔑和暗笑伴随着虚情假意的叹息传到她的耳中；男人们说着"原来如此"的色迷迷表情也被她的泪眼尽收眼底。我斩钉截铁地说出一些听上去道貌岸然的男人名字，捏造出一些听起来真实可靠的偷情故事。她连一句争辩都没有，脸几乎要变成灰色。当天晚上，她就自杀了。

法国女人的方式是跳楼。但可惜，为了减少在空中时的临死恐惧，她只爬到四楼就往下跳了。她没死，但成了白痴——这当然不比她原来的智商好多少，只是可惜了她那封据理力争的遗书：她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反而竭尽全力地举出一些我压根没听过的名字，用各种想得出的方式，试图证明她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她大概是住在巴黎的一家疗养院里，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二、波兰小姐满腹狐疑。她成天检查我的衣兜、钱包、号码簿和银行账单，将我的现金全部没收，关于烟酒桥牌等的不

良嗜好悉数禁止，参加任何社交活动都得向她报告——这毛病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但也是随着时间增长就莫名其妙地滋生出来，如夏夜蚊虫一般惹人讨厌。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尽力展现我正直的天分，一点把柄也不给她找到——这并不难，因为她不能二十四小时不合眼地监视着我。她很漂亮，但自己并不清楚：童年时的自卑一直延续下来，使得她平时一贯都是唯唯诺诺默不做声。不过，在那些事情上，却又格外坚持原则。她骗人虽然没有保险推销员那么频繁，但全部欺骗都一定是针对我那子虚乌有的罪过，仿佛这就是她一生追求的事业——她一会儿骗我说怀了孩子，一会儿又谎称自己得了绝症；有时号称她有个美艳绝伦的妹妹，有时又宣布自己曾犯下过杀人罪行……这些荒谬绝伦的话说起来时，她脸上原本的纯洁无瑕顷刻间就荡然无存——我对此感到厌恶，一度忘记了实验的客观，还没等到更激烈的表现显形，就将她最害怕又最想看见的场景展现在她的眼前。

那天，我和一位妓女有幸参与了这次演出：那小姐年轻又火辣，演起这种戏码来，效果实在是好得不行。波兰小姐在颇为意外的情况下看到这一幕，惊讶得几乎死掉：这是我的疏忽，我承认——我认为她如此热衷于窥探我的隐私，一定对这画面早有了心理准备。

为了赴死，她准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最后她选择了卧轨——我去现场看过，那是相当难看的死法。我现在早忘了她活着时是什么样子，但死态始终都还是铭记于心。我对后来认识的每一位女孩旁敲侧击，宣扬卧轨的种种坏处，就是担心她们哪天遇到什么事，也去选择这种让人心情沉重的方式了结生

命——这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可都不是件好事。

三、匈牙利小姐既贤惠又冷静，不但聪明而且内敛。我不说的她从不过问，我问她的统统认真回答；她从外表到心灵都是诚实可信，活泼调皮也掩饰不了骨子里的沉稳端庄，就连撒娇耍赖也是点到即止；她对我的失误总是宽容原谅，我要她做的样样都能办得漂亮、得体。这么好的姑娘，换了谁都会赞不绝口，但我不——我知道她肯定得犯些只有女人才犯的毛病，否则哪儿还称得上是“女人”呢？

我折磨她，当着她的面和别的女人调情，甚至做些更露骨的事情——但她依旧隐忍；我故意疏远她，辱骂她的亲人，对她最亲的哥哥难得一次的到访毫不理睬——她只是摇摇头；我打她，像我的祖父抽打我那样抽打她——她一言不发，只是在我放下鞭子，坐下来喘气时，稍稍回头，轻蔑又无奈地看着我，仿佛是在可怜我一般。

就在我几乎要承认我赢不了她时，她怀孕了。

这消息几乎要让她崩溃、发狂：按照自小恪守的教义，未婚先孕的罪过，几乎可以抹煞她活着的全部意义了——这对于习惯曲解的小地方教团而言，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

她哭着，跪在地上，手扶着我的双膝，样子像个凄惨的女仆——她央求我和她结婚，条件是她的一切，但事实是，她丢弃了骄傲就一无所有；而我并不需要一无所有。我找到了突破点，但是并不太高兴，因为这完全是上帝的施舍。我拒绝了她，她又求了我几次，我每一次都拒绝掉了。这样隔了近一个月，她又一次来求我。

我们约在乡间无人的田间道上，她的手里拿着一把枪：如果枪口对着我，我很可能会屈服，和她交换戒指，一道接受神父有气无力的祝福。但她却将枪口对着自己的脖子——她说“不结婚我就自杀”，我在心里笑了，转过身向着田间道另一头走去，背对着她。她开始泣不成声，大声说：“我数三声，你不转头我就自杀。”——这等于将她自己逼上了绝路。我犹豫了一下，思考她会不会开枪，但没有结果。这时她数到“三”，枪声响了，一群惊起的鸟雀从我头顶叫着掠过——我就不用再想这件事了。

我也没再回头去看那具尸体：想想样子就很可怕。有波兰小姐的教训在前，我不会再去折磨自己。

四、美国小姐生性小气，为人极端吝啬。她将“爱你”挂在嘴边——这不要钱的甜言蜜语，不过是要讨些好处。一遇到跟自己钱包相关的事情，哪怕是放长线钓大鱼的买卖，也绝不松口出一分一厘。她对于积攒金钱这件事，并非出于购买某样贵重物品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囤积的欲望。我为她的一切开支买单，她便回报给我她自产的那些好处——她认为是等值的，或者，是我赚了她很多：基于后一种想法，她黏着我不放，想方设法地要从我身上将那些她应得的压榨回去。无论是圣诞夜、复活节、生日或者情人节，美国小姐一概要求所有与时令不符，她却“碰巧”看上的东西——这些礼物多半是金银首饰和陶瓷器，而且必须附带收据，以便她私下里能够马上将它们折价退掉，或者转手给典当商，换成白花花的铜板；而她回报我的千篇一律——甜蜜的香吻和一夜的温存，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可给

出的了：金钱对于她而言，都是不动产。

她的贪欲广阔无边，令人胆怯：我的实验无法探知那种可怕欲望的极限会停留在哪个位置——我想，恐怕给了她整个地球，她也未必满足。对症下药，我和一位对金融熟悉的朋友用账面数字的魔法打劫了她，怂恿她去买一种很快就会血本无归的基金，她被短期高回报率说服，像无数其他对投资一窍不通的女人那样上了当。

起初我们还担心她会疯狂报复，直接用尖刀刺我和那位朋友的心脏——但她什么也没做，在她眼里除了她的金钱其他都仿若尘埃。

就是基金跳水的隔天，她沿着高速公路默默走了三天三夜。路警将她送回家后，她又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眼睛几乎一眨不眨。然后，她放了满缸温水，在浴室里割腕自杀了。

她被葬在新泽西，那里可没有金矿。

五、英国小姐皮肤白皙、鼻梁高耸，眼睛像夜晚的航标灯一样闪亮。她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表现得像个假道学家——用粗鄙的话讲，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假正经”。她习惯站在道德至高点上，对一切新颖的观点和对她的不认同嗤之以鼻：她特意避开那些鲁莽易怒的壮实男人，背地里称他们为“野兽”；一开始就以唯唯诺诺的姿态出现在她面前的男人也不被她喜欢，因为她觉得和这种人相处降低了她的身份。她中意将举止文雅，思想和言语上却带着攻击性的自大男人调教成她的奴仆。成功率多少我不知道——据她来讲是很高的。“几近完美”，这位女性至上主义者惯用这样的形容——这里面还留存有少许表达谦虚

态度的字眼，反而更为完美地证明了她的“假正经”脾气。

她的各种表现都是符合女性生存于世、谋求平等所应具备的手段的：她在交际中回避体能上的差距，并且明确宣称自己“终身不愿被小孩子围绕”——这就将性别上的弱势完全否定了个干净。她既然用如此的标准来挑选异性对手，进入她视野中的男人在和她争辩时就总逃不了一个决定性的为难之处：淡化性别的差距来和她理论，却无法攻占她用精心组织过的凌厉语言和先发制人的绝对自信构筑成的道德至高点；而一旦谈及性别差异，便违背了讨论存在的前提，瞬间便从这场争论中被淘汰出局。

我当时就知道，英国小姐必定对她论战中的败绩采取选择性遗忘的应对方式——因而攻占她城堡的唯一办法，就是否认掉她在立论中一贯坚持的原则；而且，是用不容辩驳的强硬方式：这是男性应时刻牢记的、天生便拥有着的最有力武器。

为了做到这点，我先是在一场激烈无比但又留有余地的争辩中博得了她的欢心，成为了她长长异性交往列表中最靠前的一位。相处之中，我凡事都像奴仆一样顺着她的意思，满足她的支配渴求。她逐渐信任了我，好比国王信任他的弄臣一样，将乱七八糟的琐事都交给我来打理。终于有次她到外省，命令我为她挑选饭店——我花大价钱买通了一家偏僻小旅店里的全部人，要求他们对英国小姐入住那天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然后，就在那天，在为她准备的房间里，我一言不发，用最原始的雄性暴力占有了她。我录下了整个过程，并且强迫她做一些她想都不曾想过的屈辱事情。我还扬言要将一切都公之于众，警告她不要妄想报警——事实上，她也丢不起那种人：这位假正经宁愿死，也不愿承认世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她在遗

书中对这件事一个字没提，只说对无聊乏味的生活感到厌倦，想体验一下死亡的乐趣。英国小姐到死也还要假正经，可惜她没有死成——她竟然没选择服用整瓶安眠药、或者一氧化碳中毒这种优雅的死法，而是简简单单地打算跃下站台，被进站的列车撞死。万万不幸，有人拉了她一把，这救了她的命，但却让她失去了修长的双腿。

她从此不再说话，将自己关在家中，并且辞退了所有用人。就算她的家族过去再怎么辉煌，也无法阻止她被人们迅速遗忘的命运——她就在那里，但却像从人间消失了一样。不过，倒听说她有了个孩子：那没准是我的血肉，但我可决不想被小孩子围绕。

你们认为我坏透了吗？打算控告我犯下的这些罪行吗？——那么你们便中了文字表述者的圈套了。我现在否定之前的话语，并且再次强调：这是我的自传，不是社会学专著。我从以我人格担保的众多例子中抽象出了五种典型的女人，用牺牲我公众形象的表述方式，对她们的特点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绘。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自己“绝对不是这其中的某一种”，但，哪个女人不是多少带着上述五种中的某些呢？傲慢、自卑、盲从、贪婪、虚伪……只是没例子中那么极端罢了。

我在议论和叙事时用了两种不同的口吻，希望读者们能够明白我的用意。正教宣扬教义，邪教迷惑教徒；文字的意义在于阅读者，理念的接受与否则关乎信仰。我无意惹来一群茨威格[1]们的嫉妒，只是让大家看看缺少灵魂的恶果：这些例子，因

① 茨威格抨击过卡萨诺瓦。

为你们都曾从别的渠道有所耳闻，甚至就在你们身边发生过——它们对“现实”的概括不容置疑。

好了，我想，大家现在应该都已十分明白我所持的观点，并对我这个人对待女人的态度有了一个基本的评判。那么，我再紧接着讲我如何爱上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一定就会让你们抱持最大的好奇心，一字不漏地仔细读下去了。

是的，我原本并不打算让什么东西来束缚无名指，现在却开始有些认真考虑了。对于某项事物，为什么我们只能爱它或恨它呢？应该还有一种有别于这两者的感情，可以用来描述某时某地某处某物。它对我一生的影响，那些特殊之处，不会因为如此单纯而显得庸俗。

这就是我将在下一节书写的内容，那已经不是这节的“我”了，但却包含在这整本书的“我”之中。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晴

今晚暂时寄住在这里，宿屋主人给我端上了红菜汤和黑面包，但我完全没有胃口。我拿了一瓶白兰地，放在前台上——但这小地方的宿屋也无所谓什么"前台"、"房卡"之类城市里的概念。递上一张钞票，一切都可以商量，是小地方最大的好处。

木屋受的损伤，早上只是大略检查了一下。房前的长护栏断了，门前的两根支撑柱斜倾下去，右侧的瓦片有些损坏，但屋顶并没有塌，可以说是万幸。

我到的时候门是半开着的，依然反锁，但没有坏。我用放在木质地基活格里的公用钥匙[①]将锁打开，门还能严丝合缝地关上。我猜，大概是这蠢东西进屋时将墙壁压变了形，门被硬生生地挤开了。

---

① 山间小屋上锁主要是为了防止动物进入，在小屋的某处藏有钥匙，遇险的旅人或迷路的猎人找到小屋，只要用心找找便能拿到钥匙进屋取得补给。主人猎期来住时将钥匙收好即可：这是猎区独有的公共道德。

最大的那扇双层玻璃窗[1]坏得不成样子，为此我预请宿屋主人帮我联系了村中的木匠，让他连夜帮我造一扇木格窗。书桌前的短靠背椅被踏得粉碎，替换品我已向村长买好，是他自家用的椅子，靠背和椅座都选的是上好杉木，虽然没有用皮，但弧度削得刚好，因为已用过的缘故，坐上去十分舒适。

胶合板制的储物柜门有少许损坏，但板材都没有断（里面储存的东西也完好无损），只是有不少抓痕；书桌上也有明显的抓痕，不过杉木很厚实，并不妨碍使用——这些抓痕都很新，可见那家伙是刚进去不久就遭遇不幸。但房子里的气味却着实是难闻得要命：尤其是木床那一侧，可能是不够通风的缘故，味道浓烈得使人想要呕吐。不过，床和简易壁炉倒都没有损伤，楼梯也没有坏——可能那位猎人在熊刚进屋子时，就用猎枪洞穿了它的额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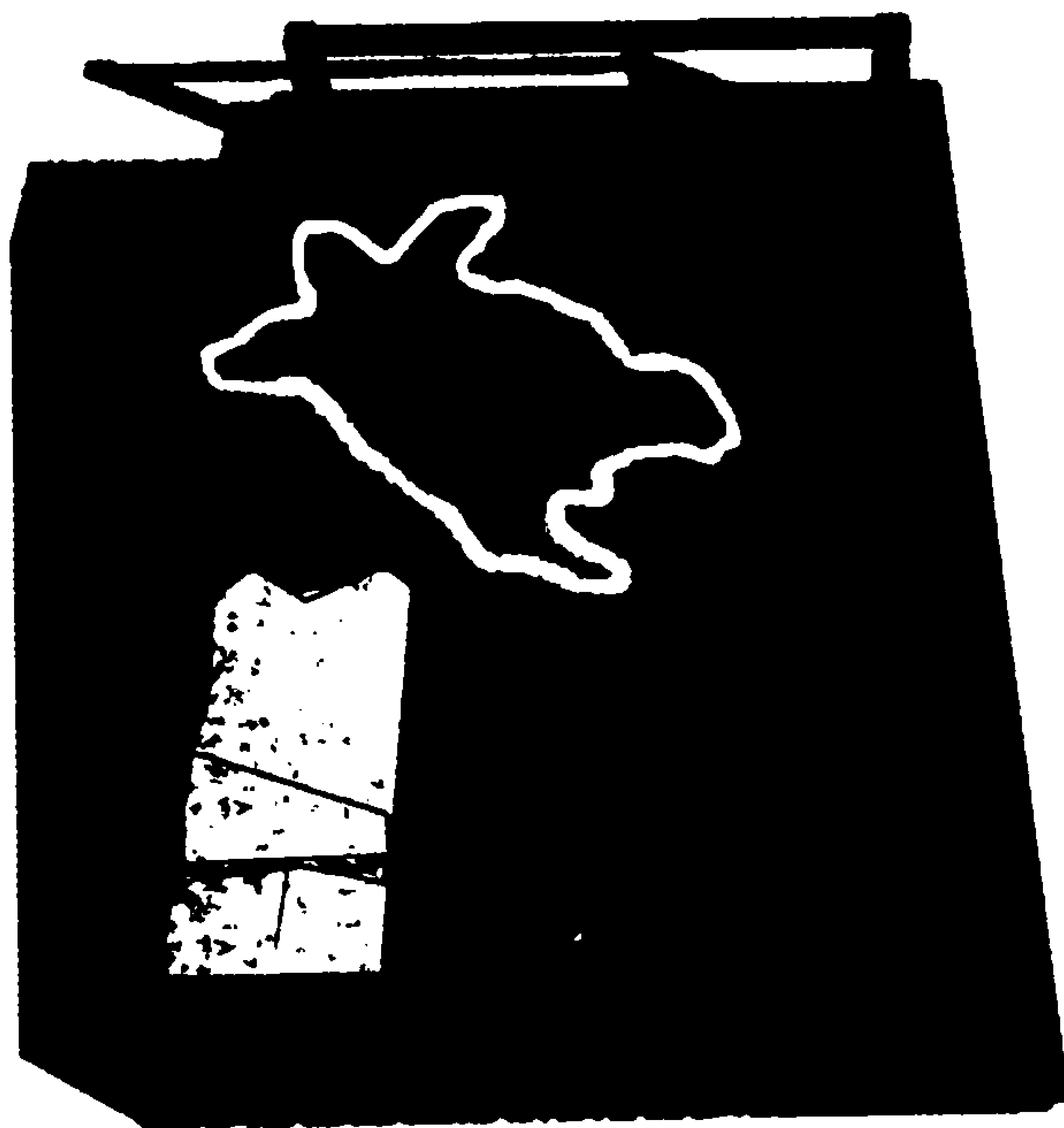
但这家伙也实在是太庞大了，明天恐怕得叫至少八个人过去，才能将那头棕熊抬出去——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在小屋里就地剥皮卸肉。一来地方太小，根本就不好弄；我也不愿意让本来就气味很糟的小屋再添上血腥味，那就实在太糟了！

但有件事使我相当在意，那是我在艰难爬过窗户，从棕熊尸体堵死的那个储物柜里取出午餐肉罐头和水杯时注意到的——我那时已经是饥渴交加：车寄存在村里，走过来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消耗实在太大。

想到这点，我就顺便取了速写本和炭笔，给现场画了一张简单的素描。这奇怪之处，用语言描述太不方便——我将这张图夹在日记本中，将来回忆起这件事来，肯定要直观准确得多。（见参考图9）

---

① 指和门在同一面墙上的那扇窗，见参考图2及图3。



参考图9：猎人的素描——小屋中的熊尸位置示意图

如图所示，那张带肉的熊皮几乎占了半个屋子的空间。它的头搁在书桌上，一只后爪趴在储物柜上；右前爪垂下，左前爪好像是要打开窗户，以便从死神的召唤中逃脱。它显然是刚进屋就遭到了狙击，但这里却有一个大问题：

熊头的朝向。

我已经说过，小屋结构上损坏的部分只有前门的窗户，棕熊也是从那里进来的。它当然没有完全闯进来，否则木床和壁炉那边也应该有爪痕。但是，另两扇窗户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弹孔，并且从里面反锁。虽然可能有人曾开过门，但事后搬动熊尸绝无可能——就算熊头对着的窗户先是打开的，有人在射杀熊之后再爬上熊尸过去关窗，也必然会留下痕迹。我仔细检查过那两扇窗户，它们绝无被人打开的可能——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们四年都没被人打开过！

那么，猎人是从哪里举枪射击的呢？

从虚无中射出的子弹？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算了，今天实在太累，我懒得去细想这个麻烦问题——或许我遗漏了某些关键的地方也说不定。我问过宿屋的主人，他告诉我这段时间都没有其他地方的游猎者过来。明天去抬熊时，村里的三个猎人都会过去，那时候就会有答案了。

明天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村民在小屋里抬熊时，我得紧盯住他们：如果放任他们顺手牵羊的习惯，我的储物柜一定会被他们给搬空。

又及：两本速写本之一的第一页上，被人十分整齐地撕掉了巴掌大的一块方角；另一本则被撕掉了整个第一页。十分奇怪。

二〇〇八年三月一日，星期六，晴

今天真是噩梦般的一天！

我和三个猎人——其中有一位是人称“巴萨卡”的老猎手，传说他曾经徒手和熊搏斗过，是猎熊的专家——以及木匠、村长和书记官还有四个农夫一道，带着四匹从宿屋租借的运输马，走了快四个小时，才再次回到我的小屋。

众人惊叹于这头熊的体积，并再次向我确认：我对熊皮、熊肉和熊胆全无要求，完全赠送。村长和书记官在出发之前合拟了一份手写的保证书，我看也没看就签了字——这让他们很满意。当村长发现所得超出想象之后，当即宣布可以额外省去我在宿屋造成的一切费用：包括之后再向宿屋提出的合理物资要求，以示他处理事情的公平公正。

和其他人激动万分的表情形成对比，那位老猎手对这场面并不稀罕。他对我说这是他看过“第三大的熊”。然后，他仔细检查了熊来时的足印，宣布他的猜测属实，并且当即预估了熊的重量和熊皮

的大小，这又引得在场那些能分到东西的人不停地咂嘴。他说熊是来自那个沙蝎角须形的大湖旁，因为那一处的山丘上有几处他新发现的熊洞，脚印的来向也证明这点。

他推测熊是我到小屋的前一天下午被猎杀的，但他也明确表示，这头熊并不是他打的。为了防止这头庞大的猎物被某个不怀好意的猎人独吞，书记官立即为他出示了不在场证明：这位老猎人，他二十八号一早就去城里搬运修建花园栅栏的铁料，牵了宿屋的两匹马，直到傍晚才回来；而二十九号一整天，他都在家里造栅栏——全村的人都看到他了。

“我去城里那天根本就没带猎枪，我的老婆孩子可以作证。”憨厚的老猎人补充道。

另一个年轻猎人很有些不甘心，因为他前两天都在外面，今天刚刚回村。不过，他显然是现在才想到自己有机会独占猎物。但是，谁知道呢？没准这只熊真是他一不小心打的——他作证说他昨天就在这附近不远处埋伏，预备狙击一只他跟踪已久的赤狐。他还没说出他“可能走火打死这头熊”的可能性，村长就满脸愤怒地打断了他。书记官替他告诉我，这个子矮小的家伙，长处就只有猎狐，别人都叫他“猎狐犬”。不过，他从来没有打过哪怕一只熊崽！换句话说，他完全没有面对熊的经验，未见得敢开枪。但这位“猎狐犬”立即申辩，说这一带原本就不是棕熊出没的区域，他对这一块了若指掌，打死一只困在房里的熊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身为野外猎人，他的胆子可不会小到那种地步。

这时候最后一位猎手说话了，是个女人。老猎手悄声告诉我说她只会打鸟。她宣称自己没有杀这头熊，但同时表示“猎狐犬”也不可能杀这头熊——他这两天的埋伏地并非在这附近，而是在离这

里数小时步程的那片灌木茂盛的林子里。她说她二十八号那天恰好在那里打鸟，看到他在那里埋伏。并且，她还表示那里有他新铺的草堆，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

“猎狐犬”生气了，他冷笑着说那女猎手根本不可能在那一块打鸟——因为那边树林太密，凭她的技术，根本猎不到飞禽。他还同时宣布，那一带密林里也已经没有狐狸了——它们警惕性很强，上个月他去过那里之后，赤狐就统统搬家了。而那草堆，就是他上个月留下的。他还要求书记官作证，他可以马上带他们去看他昨天在这附近露宿的地方。不过，他同时表示，那地方可能已经被另一头熊踏平了。“熊最喜欢到人待过的地方玩耍”——他说得好像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熊专家一样。

我没有提那两扇由内反锁的窗户造成的矛盾，任他们几个贪心鬼吵得火热。

但这时老猎人提出，村里还有一个人可能会做这件事：虽然他不是个猎手，但他使弩箭的功夫并不比他们扣扳机的准头差。

为了证明不是这位弩箭专家所为，就有必要去看看熊头上的洞眼里面到底是一粒子弹还是一根旋尾钢弩——这件近在眼前的事情倒使他们安静下来，连那几个农夫一道，挤到小屋中验尸去了。我赶紧跟过去告诉他们：不得在我的木屋内解剖。他们也发现那地方很不合适，伸一双手握住熊头都异常困难。商量一番之后，大家决定先将熊给弄出来。我协助他们，将那两扇锁住的窗户也打开了。农夫拿来了粗粗的绳子，猎人们负责捆绑，我则和木匠一道将绳索固定在那几匹马身上。

为了防止压坏储物柜，我吩咐他们将两套柜子搬出来（中途当然是紧盯不放）。木匠将预备好的厚松木垫板搬过来，一端送到熊的

身下，一端固定在坏掉的窗户沿上。碍事的支撑柱和护栏也都清理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书记官让两个农夫去吆喝马。四匹马一齐向前，巨大的棕熊尸体很快就被拖到了垫板上，所有人都在等着尸体从窗台上落地的“咚”一声响，但那声音半天都没响起。大家回头看看马，发现它们只是拼了命地动脚，却无法向前一步。

我这时突然歇斯底里地对赶马的车夫大喊了一声：“快停住！”

马停住了，大家都万分诧异地看着我。我一言不发，用手指了指木屋的那扇窗户：那里，那头熊被卡住了。如果那几匹马再没命似的拉个两下，这间木屋就会被夷为平地了。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那扇窗是整间木屋最大的入口，但它显然不足以让这头熊通过——实际上，这头熊连挤进去的可能都丝毫没有：在场所有人都能作证，它根本不可能从那扇窗户所在的空洞中被运出来，它实在太过庞大了！

大家都默不做声。木匠拿了工具过去，将窗下的几根横木全部卸下，将那扇窗临时改成了大门——在做这项繁琐工作的漫长时间里，大家都没怎么说话。显然，所有人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这头熊到底是从哪儿闯进去的？

我还要同时思考另一个问题：

面对着封闭的墙角和紧锁的玻璃窗，它是怎样被人用猎枪或弩箭击穿额头的？

所有人都是愁眉不展。这是理所当然——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这是两个逻辑上全无可能的问题：两个“不可能”，究竟应该如何解答呢？

当然，有一道曙光就在眼前——如果忙碌的木匠先生可以证明，窗下的那几根横木最近曾被人卸下过；然后，正对着棕熊脑袋的那扇窗户，如果也曾被人整扇下下来过：这样，这两个“不可能”便可以顺利解决了。

可惜，木匠先生拆到第三根时，像是也想到了这个方法——他停下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一边嚷嚷一边将思考的绝望带给了我们。

“这些横木，材质一样，接口和镶钉每一处残留的痕迹都完全相同。自建成起到现在，我敢以我作为木匠的职业生涯担保——没有人拆过它们。”

我们胡乱应和了一番，又默不做声了。这时，村长用有些拘谨的声音问道：

“那个，我的木匠先生，你来这边看过吗?”他这样说，“这木房子建得不错呢！没准是你当年造的——作家先生付了你不少钱吧。”

可惜，他想错了：虽然从这唯一较近的村子找木匠来造这所房子，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是最合算的，但我请的却是正宗的意大利工匠——最好的木建筑设计师，最出色的木匠和刨工，负责全程的路费，以及大数额的完成奖金。我十分愿意在日记中不停地强调这点——木屋是我精神上的庇护所、童年的乐园、回忆中的圣地，我不会让它稍经风雨就变得破破烂烂的：这可绝不能马虎！

“我可以造，如果您要一座一模一样的小屋的话，这不难！”木匠答道，“难的是使您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这屋子的嵌木设计十分复杂，手艺一般的木匠连个下手的地方都难找到——这不是我在夸口，但就是这附近，邻近的所有村子，甚至城里，要像现在这样弄出个门来，也只有我能办到！”他这样解释，“不过，我连猎枪怎

么用都不知道。如果是我和某个玩枪的合谋，将这家伙给弄进去的，就应该作证是某人干掉了这大家伙——这样，我私底下能分到的好处，也绝对比现在的要多得多！”

村长显然为自己未经思考脱口而出的话语后悔了，他唯唯诺诺地赔着不是，反复强调自己一贯的公平公正，说自己是被这难题弄晕了头。几个农夫也过来作证，说木匠这半个多月都没有离开过村子，不可能有机会过来拆出个缺口，再在熊被杀后将它堵上。

就在这样一番热闹的场面里，木匠卸下了最后一根横木。大家不再光动嘴皮子，几个人还是各就其位，马儿呼哧了几声，大家伙终于被从屋子里面弄出来了。

书记官马上开始检查起皮毛上的擦伤，打算给这块地毯估个准价。几个猎手围在熊头边上，老猎人取出了匕首，打算将进去的东西撬出来。村长赶紧凑过来，示意他小心点皮毛，别让口子过大。他很可靠地点了点头，准备动手。

他将左手掌向上，小心地伸入熊嘴内，打算托住熊的上颌。但这时他突然皱了皱眉头，左手退出来，手掌里竟然多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团厚纸。

村长将纸接过去，甩了甩上面的血水和口水，将它展平。

我一眼就发现了：那是其中一本速写本第一页上缺掉的那巴掌大的一块！

上面写了些什么呢？

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村长将内容给念出来，但他，还有围着看的三个猎手，却什么都没说。他们直勾勾地盯着那张纸看，像是发现了某件中世纪文物。

我有些不耐烦了，一边向着他们走去，一边开口问道：“写的什么？”

村长却满脸尴尬地回应："看不太懂……"

他将纸条就近给了书记官，书记官瞟了一眼，转头对我说：

"不是本地话，还是你自己看看吧。"

我满腹狐疑地接过那张黏糊糊的厚纸片。写的是我第二故乡的语言，内容很少，字迹歪歪斜斜，像是孩子胡乱涂写、练习拼字的小纸卡。

上面写着：

像只熊被困在小屋里

来自费城的问候

亲爱的，请在六月三十日再度归来

我感到血液冲上了头顶，几乎要在这里再添上一具躺倒的尸体。

这不是我自传里提到的内容吗？“美国小姐”，我记得清清楚楚：她正是在费城出生的。确实是这样设定的——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

这是怎么了呢？我在撰写日记当中好像又经历了一遍今天：一切都是这么荒诞离奇，好像梦境一场。我现在将它们都写下来，详细具体。如果明天一觉醒来，这些内容都从笔记本上消失了的话，我就大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这些经历都不过是我的南柯一梦罢了。

但如果不是梦，那就是场复仇——这很明显，因为十六节里的五个例子，只有我清楚：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美国小姐”，她不是已经死掉了吗？

莫非是我那些狡猾出版商们的复仇？啧，为了一段已被删去的第十六节和一次毫无意义的争吵，他们千辛万苦追到这里，施下了一个猎熊的不可能魔法，一次完美的障眼法，一场骗局！哈，除非伟大存在真的存在，否则，谁能告诉我，这匪夷所思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又该怎样办到呢？

但我心中还存着一个疑问：或许只是样书漏印了内容，我之前对出版社的猜度只是险恶的误解，他们为了不影响同我的合作，在我以威胁撕毁合同的激烈方式提出抗议之后，临时为四十万本书加印了一本标题为“附赠第十六节，仅推荐男性读者阅读”的小册子，并且连夜雇人插进每一本印好的书中；又或者，我收到的样书和他们的论调，都只是一个无事生非的玩笑而已——就像测试男人们底线的女人那不负责任的谎言——在二月二十八号一大早摆上书店货架的书其实都是一字未改。这样一来，如果旧出版社里某些深知我习惯的朋友不慎暴露了我的行踪，或者是有人对我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就不能排除存在那种狂热的读者，想要用极端的方式来和自己喜欢的作家产生互动：不是有一个作家因此而断腿的例子吗？

虽然事件发展和发售时间之间存在矛盾，但并非不可攻克——预订并且率先付足书款的读者能够提前两到三天拿到书；书评家们早于发售时间数周便已经通读过全文；有些手腕的资深书友，也能通过各种台下运作的渠道读到付印之前的定稿。只要那些人有心做这件事，就必定有空子可钻。

至于字迹，显然是用储物柜里的炭画铅笔写下的。昨天取笔时，我发现有一支的笔头折断了。当时我以为是棕熊进屋时造成的破坏，但细想想，捆成一捆的铅笔，如果是被棕熊这种庞然大物进入木屋时给储物柜带来的震动折损的话，应该不可能只断一根。断口是新的，这说明不是之前有旅者或者猎人进来使用过——那么，就只会是有人在二十八号那天进入过我的木屋，用某种方式弄进来一头在附近出没的巨大棕熊，杀了它，并且在它口中给我留下了亲笔书写的预告函。笔迹歪歪扭扭，似乎是用非惯用手写字造成的结果，目的是不想被人认出写字的人来：这可能是在暗示，我和这个作怪的魔术师打过交道。那家伙用掉了一段笔芯，或许本打算用旁边的小刀削回原样，但却发现所有预先削好的笔都是一样长短，将短一截的笔放进去反而显得不自然。于是只好将笔头给弄折，伪装成是棕熊进来时非人为的破坏。

我想着这些时，老猎人已经将沾满血和脑浆的致命物从棕熊的硕大脑袋中取了出来——看上去，那应该不是小型的钢弩，而是一粒从猎枪中射出的金属弹头。

还好没出现什么更怪异的事情——至少这桩猎熊怪案所使用的凶器还算正常。

不过，等等，为什么那三个猎人现在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呢？莫非凶器上有什么异常吗？

我走到他们几个身边，老猎人先开口了：

“你背着的枪，能给我们检查一下吗？”

“子弹有问题吗？”我反问道，很配合地将背包里的枪盒拿出来，递了过去——因为同行有三名荷枪实弹的猎手，为了省事，我就没有将枪预先组装好。

老猎手拿过盒子，看也没看就说道：

“杀熊的是你，对吗？”也不等我反问，他就马上将推理的过程告诉了我：

“你的枪太重了，和我们用的不可能是同一种。村里和城里的猎手，用的基本都是军队淘汰下来的老式步枪，纵使有各种改装，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一侧光线稍好点的地方，将盒子打开，略微看了一眼里面的组件，接着说道，“这枪管显然占了很大的重量——为了追求准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将那截枪管单独取出来，放到鼻子下面嗅了嗅，“火药味还在上面呢……”

“我在出发之前试过枪。”我回应道。

但事实上，我说谎了。用惯的枪，要求不严的话，预先检查下组件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先试后拆——那是新手才干的事情。

“哦。”他面无表情地应对了一声，接着说道，“熊头里的子弹，这附近绝对没有猎人会用——无论是村子里，还是城里：因为没有枪能够匹配。”

我哑口无言，没有办法辩驳。如果说是有其他人也随我过来了的话，完全没有证据，是不可能有人信的。就算这里能够检查膛线（实际上，这边那所谓“城里”的警局，也根本没有检查膛线的仪器，因为他们认为那东西全无必要），也难保不是有人趁我不注意，将我的枪管给调了包。二十八号深夜，虽然疲劳，我在宿屋睡得可是相当警觉。我敢说，如果有人将用完的枪管换回来，我肯定会知

道。但是，既然我睡着过，就不能否认被换回来的可能性存在。随之而来的、宿屋主人的共犯嫌疑也不确定——前台值班的主人和村里的守夜人一样懒散，有人趁机混进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从老猎人手中拿回枪管，检查了上面的编号：型号代码无误，生产日期是○一二一[1]，六位尾数[2]也相同，证实那确实是属于我的。过来的数天旅程中，我的猎枪盒一直都同我形影不离，不可能有人在这段时间里将配套的枪管换走。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一开始就将枪管替换掉了：这虽然也不太可能，但毕竟我家里没有安装红外监控和摄像机，有人愿意就可以做到。关键的不可能在于——将枪管换回的时间。

“二十八号晚上，说不定……有人换下了我的枪管。我的意思是，有人在我动身之前就将我的枪管调包了；前天用完之后，又趁着那天晚上我在宿屋熟睡，将真正属于我的枪管给换了回去——这也可以证明，有外人到了这里，是那家伙杀了这头熊！”我给出了一个十分合理的假设。

“那不可能。”检查完皮毛的书记官说话了——看他脸上的表情，就知道毛皮状况很完美，能够卖个了不得的好价钱，“宿屋主人那晚身体不舒服，加上您这位贵客来访，为了保障您的财物安全，我特地让守夜人和邮差两个人过去守着出入口。您知道，那晚宿屋只有您一位客人，房间是封闭的，您晚上应该也记得上锁。出入口是唯一的，唯一的备用钥匙由两个人一同把守；况且，宿屋入口的拉闸门晚上也会拉上，过道的通风窗安了铁栏，不可能有人进得去。”

“开拉闸门的响动很大；通风窗铁栏和建屋的钢筋焊在一起，每

① 指二〇〇一年第二十一周烙标出厂。

② 指军品特征码，各生产厂并不统一。

一根都封在水泥里，无声无息地拆掉是全无可能。”老猎人补充道，“而且，我的两个儿子昨晚也结伴去了宿屋，他们四个打了一晚上牌——除非那位杀熊的家伙会穿墙术，否则根本不可能在宿屋房间里偷换掉您的枪管。”

想想看，前台有个专用的厕所，只要没人中途离开，就根本连到达走廊的人都没有，更别说进入我锁得严严实实、还特地插上门闩的封闭客房了。

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好几位猎人没打算深究这件事：反正这头熊给他们带来了切身的好处，谁打的也都无所谓——我承认与否，对这帮人也造成不了什么利害冲突，反正我已经签过保证书了，这头熊的尸体处理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足够了。

“嗯，您的水平不错，一枪致命，射距也不近。”老猎人见我不说话，便认为我已默认了他的假定，“进到三分之二，大概……隔着两条河的距离。射击的位置，应该是那边凸出来的山头上。”

他指了一个位置，那里离小屋大约是五十步远——从那边望过来，确实能够透过两扇反锁的窗看到木屋内的一部分，是个狙击的好地点。

“我将射距估得比平常高些，因为用枪同配弹和我们惯用的不同——您的枪，显然比我们的要好不少。”他解释道，“但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对话到这里就中止了，没人再去穷究是谁射杀了熊。即使答案似乎就在眼前，也没有哪位再多说一句话——他们或许认为确实就是我，便懒得将谎言揭穿了。我的目的他们毫不在意，将眼前的工作快点完成，拿到应得的那份才最重要：这是工具主义者们该有的觉悟。

书记官将估出的价钱和村长讨论了一番，他们招呼猎人们过去，农夫帮着这几个行家，开始剥皮卸肉。木匠过来问我安装新窗户的事情，我就请他顺便帮我检查一下木屋还有没有别的损伤。他答应了，也不谈额外加钱和可能牵扯到的维修费之类细节，说先要帮我将刚刚卸下的横木重新装上。他称赞这间木屋设计得外表朴实、内里实用，并希望我有机会能够介绍造房子的工匠给他认识。我开玩笑说他们语言不通，但仍然允诺了他，他便十分高兴地过去做事了。

带着厚重土腥气的熊血气味逐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老猎人将醋精兑了水，拿一只小锅在熊尸旁边煮着。惹得人鼻子发痒的酸醋气味快速侵袭过来，盖过了血腥味，感觉却是说不出的难受，反而让人觉得血的气味还要好一些。大家都清楚，这是为了防狼——假如狼群凭着熊血气味记住了木屋的位置，就比单纯忍受难闻的熏醋要麻烦得多了。

我百无聊赖地检查着储物柜中的储备：罗盘很灵敏，小刀需要再磨，放大镜、煤油灯和其他三只水杯都没坏，食盐和信号枪也没有受潮，炊具齐全。伏特加的封口完好，蜂蜜没结块，余下的七个肉罐头肯定也没问题。

塑封的蜡烛少了两条——有可能是前天晚上，那位猎熊者在这里用掉了，因为装火柴的铁盒也被打开了一只。

至于阁楼上的物资有没有缺少，现在还不知道。虽然那位木匠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我仍然得提防着点：楼上的军用三折锹和军用望远镜可都价值不菲。

正这样想着时，那木匠便推开了木屋的门。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被藏在那件漆迹斑斑的工作服下面。他已经将卸下的横木和替换的格窗都装好了，其他小的损坏也帮我复了原。

“先生，能开的窗子我先都开着，屋子里的味道实在是太糟糕了，得散一散。另外，新装的格窗刚封了边——那窗户是不能打开的，我再提醒您一遍。”

“谢谢。屋子的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依旧指望能从木屋结构上攻破那两个不可能。

“没有人动过那房子：房顶、地板、墙壁、门窗……我全部检查过了——不可能有人卸下来过。”他回答道，“那头熊到底是怎么进去的，我是全无头绪，这就像是一场华丽的魔术。不过……”

木匠回头看了木屋一眼，又看了看聚拢在那糟糕气味里处理熊尸的那群人，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

“这种事情好像曾经发生过。我检查过了，你的房子符合那些条件：逆阿格里帕之咒……那可千万宣扬不得。”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围着熊忙得不亦乐乎的那帮家伙。

我了解他的意思，便也悄声回话道：

“如果您愿意，明天到木屋来吧，我们可以详细聊聊。”然后，我将说话声放开，接着说道，“现在，木匠先生——您愿意帮我将村长的靠背椅抬进去吗？还有这储物柜，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挪动它啊；屋子里的清洁工作，一个人也不容易做。”

村长和书记官听到我的抱怨，马上就察觉了自己的失礼。村长立即对我说：“作家先生，我这就派两个人过去帮您——看看，这儿的麻烦事儿太多，冷落了您那边，实在是不好意思。”

书记官叫了两个农夫的名字，看他们的表情，显然为能够避开尸体、过来做轻松活儿感到高兴。他们一边走过来，一边对木匠嚷道：

“我们刚刚正在聊熊魔呢！正好有机会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符咒——你看过熊嘴里掏出来的那张纸，能确定那真不是一套什

么符文吗?"

好了，之后的事情就乏善可陈了。我简单打扫了一下木屋后，便到外面继续观赏这帮技术精湛的手艺人们的卸熊表演；木匠则继续帮我将储物柜的柜门修好：原来的凹槽已经错位，打开相当费力。请示了我的意见之后，他替我在柜门下加装了一套现成的木滚轮——我检查了完成的效果，相当不错，适当增加工钱之余，也不忘对他的手艺大加赞扬。

写这篇日记的地点，还是在村里的宿屋——我已经和木匠约好，明天一早和他结伴去趟木屋。表面上是要请他帮忙将木床加固，实际则是打算和他深入聊聊关于"熊魔"的传说。

遭遇如此诡异的事件，反倒令我担心起不在身边的那位可爱小姐来。噢，先不提那个——请原谅我在日记中将发生的事情写得像小说一样：平实的对话、不受控制的时间线和因果相接式的行文……这便是小说的要点——用大量的对话让读者相信人物的真实，用极富画面感的描写让读者相信场景的真实，用学究气十足的引用让读者相信背景的真实。任何读者都会因真实感到震撼，即使只是借助文字来营造一种气氛，也可使阅读者的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我蔑视詹姆斯·乔伊斯所谓"作品是与外界事物绝缘之独立自足有机结构"的可笑论点——相反，我认为一切的文字皆是写作者的观念表述，与之精神不可分割，素材的改造并没有"形式化"；对写作本身而言，更不存在"艺术化"这样的说法。我只为我自身所思、所见、所闻而写作，并且乐意接受个人经历、社会环境和历史沉积的协助。文体约束对我而言形同虚设。总之，我选择某种技法的唯一原因，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述观点。

当然，在适当时候，如果我打算将这段经历改写成常见的小说形式，这样的记录格式就拥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的大部分，已经是常见的“小说形式”了。

如果要在我的修订本自传中再添上一笔，这些相比之下又显得朴实的记载则正好作为原始素材。

因此，关于这和“熊魔事件”相关的一切，自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起在小屋发生的一切古怪事情，我都将在日记中以阅读者们习惯称为“典型小说”的格式来记录。不过，依照我写作的一贯风格，紧接下去的文字应该也不会受此说明所限——这都要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我所选择的、认为与之匹配的记叙手法。

呵，撇开谜题不谈，连我自己也慢慢开始变得期待起来了呢！

页脚注释：逆阿格里帕之咒，是与黑魔法和死灵法术相关的吗？

我好像曾在哪里听过这个词……

是哪里呢？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日，星期日，小雨

“您一定知道这个——阿格里帕之咒，指的就是这种东西。”

木匠先生坐在杉木书桌的一角，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小心对折了两次的、一看就知道颇有些年头的传单纸。他将纸在书桌上展开，

煤油灯下出现了一个正中镶有六芒星的嵌环式纹章，是用十九世纪欧洲十分流行的反色黑白版画的样式印在纸张正中的。印刷质量很粗糙，边线和纸沿有很明显的倾斜角度：这显然不是印刷机滚筒压印出来的、每次印个上万张的推销传单；而是刻板之后，一张一张手工压印成的散发资料。除了这个诡异的符号，纸的下半段还用褪了色的墨水写着四五行既潦草又令人发晕的、应该也是年代久远的笔记，字迹极难辨认，也并非用常见的语言书写——有些像拉丁文，但也可能是希伯来文，甚至是古埃及文或者如尼文[1]。对于这张纸能够作出的一个推论是：凡是暗藏它的人，若是不小心暴露了出去，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总之，这可能就是密党集会时小规模散发的手印传单，研讨内容很可能是关于黑弥撒、死灵法师和招魂术之类的诡秘主题。(见参考图 10)

阴雨天、煤油灯、晦暗的荒野、充斥着腐臭气味的木屋、浸过血的木桌……而且，三月二日，三位罗马教宗和阿雷夫教[2]的创始人都在这天出生——在如上种种元素的“呵护”之下讨论关于符咒的问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耶和华（JEHOVA）为上帝之名；伊曼纽尔（EMMANUEL）是犹太教所认定的弥赛亚；‘神圣四文字’（TETRAGRAMMATON）源自希腊语，即 YHWH——这个词在《圣经》之中重复了数千次，以《诗经》及《耶利米书》中为最多；JEIAH 是异音译法，应该是 Jesa-ja 或者 Isaiah——也就是以赛亚之名。”我向木匠先生叙说着我所知的、关于这个符咒的少少内容，“AGIA 乃是神圣之意，MESSIAH 弥赛亚是救主，ELOYN 当然是 Elohim 的变体，依旧是上帝的别称……阿

① Rune，古代北欧使用的文字，常用在符咒上。
② Aleph，即原奥姆真理教。



参考图 10：木匠展示的阿格里帕之咒

格里帕之咒，是借了屋大维手下天才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将军在设计上的灵动，以表示对神之敬意的魔法阵——先生，我也去过罗马的万神殿[1]，并非对此全无了解。”我将这张对方故意弄得神秘兮兮的符咒递回去，“善与恶向来都是严肃的论题，而非只在称法上存在少许差异；符咒和魔法阵，也不是简单倒转过来就马上产生反效果。我的木匠先生，如果你随便拿个什么就打算糊弄我，那可算是找错人了！我对神秘学和黑魔法可并非一无所知——就像你在路上对我说的，你是研究黑魔法的业余爱好者，我恰好与您志同道合。”

我见过不少冒充的黑魔法师和死灵法师，他们总是以敛财为设计符咒、咏唱咒文的根本目的——当有人看上去比他们懂得多时，为了避免受到正宗巫术的诅咒，他们会立即施展自创的隐身术或者瞬移术离开。因此，此刻，在见到一个出现场合不太准确的魔法阵时，我必须先弄清楚眼前这位是不是个只想趁机捞一笔的冒牌货，再选择能否将在此论题上的信任托付给他。

“这巧合使我备感荣幸——不过，黑底并不省墨。我想您大概没注意到，这样的印刷方式特意安排了保护信徒安全的隐语：具象化的黑魔法阵，在这张纸诞生的那个年代里，一被发现就会被处极刑；倘使假借上帝之名，就算集会被捕，也可以有办法向教会求助——虔诚者得救赎，临时的也不例外。”

木匠先生对我的话并不吃惊，他已经预备好了回答。就像那些成天以精确算计来谋求生活幸福的小气农夫和吝啬村长一般，像下国际象棋那样去算出一项行为的下几步，可能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① Pantheon，由阿格里帕设计。

“没错，作家先生，您对阿格里帕之咒相当了解，知道属于它的每一个元素——如果您的参考资料是朱庇特出版社那套《与露西对话》中的第三卷《天地之沟通》，那您就还会知道符咒的绘画顺序、场地道具选材要求以及这个符咒的目的：实际上您已经知道了，所以才会觉得自己受了愚弄。”

“我确实看过那本书。”我有些尴尬地回答道，“相关的不止一本，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条件反射——我对神秘学和不可思议事件的好奇心，向来都十分强烈。若不找出不可能事件的答案，或是找出的答案不合理，我会感到寝食难安的。”

我转过头来，环顾了我的小屋一眼，接着说道：

“您昨天提到的那件事——我的房子符合条件——如果不能先向我展示这点，我恐怕很难相信关于‘熊魔之诅咒’的空谈。”

木匠先生明白了我的态度。他沉默了片刻，从桌子上下来，向着木屋唯一的门走去。

“噢，也不必这样……”

我以为他要走，就随便抛出了言不由衷的挽留辞令。虽然这样说着，却连从椅子上起身、再同他多说两句的打算都没有——如果他竟这样走了，所谓的诅咒就一定是信口胡说，根本没有在这个方向上浪费时间的必要。

他却只是走到门边，蹲下去，用不知从哪里变出来的一柄木工凿向地板上的某处挖下去。

这令人大感意外的举动使我不知该如何应对。我看着他一言不发地挖着木屋的地板——更令人惊奇的是，门口的那处地板一凿就开，就好像这座精心设计的木屋实际上是格林童话中巫婆的糖果屋一样。

还好，这种好似被施了幻术的感觉并不持久——我很快就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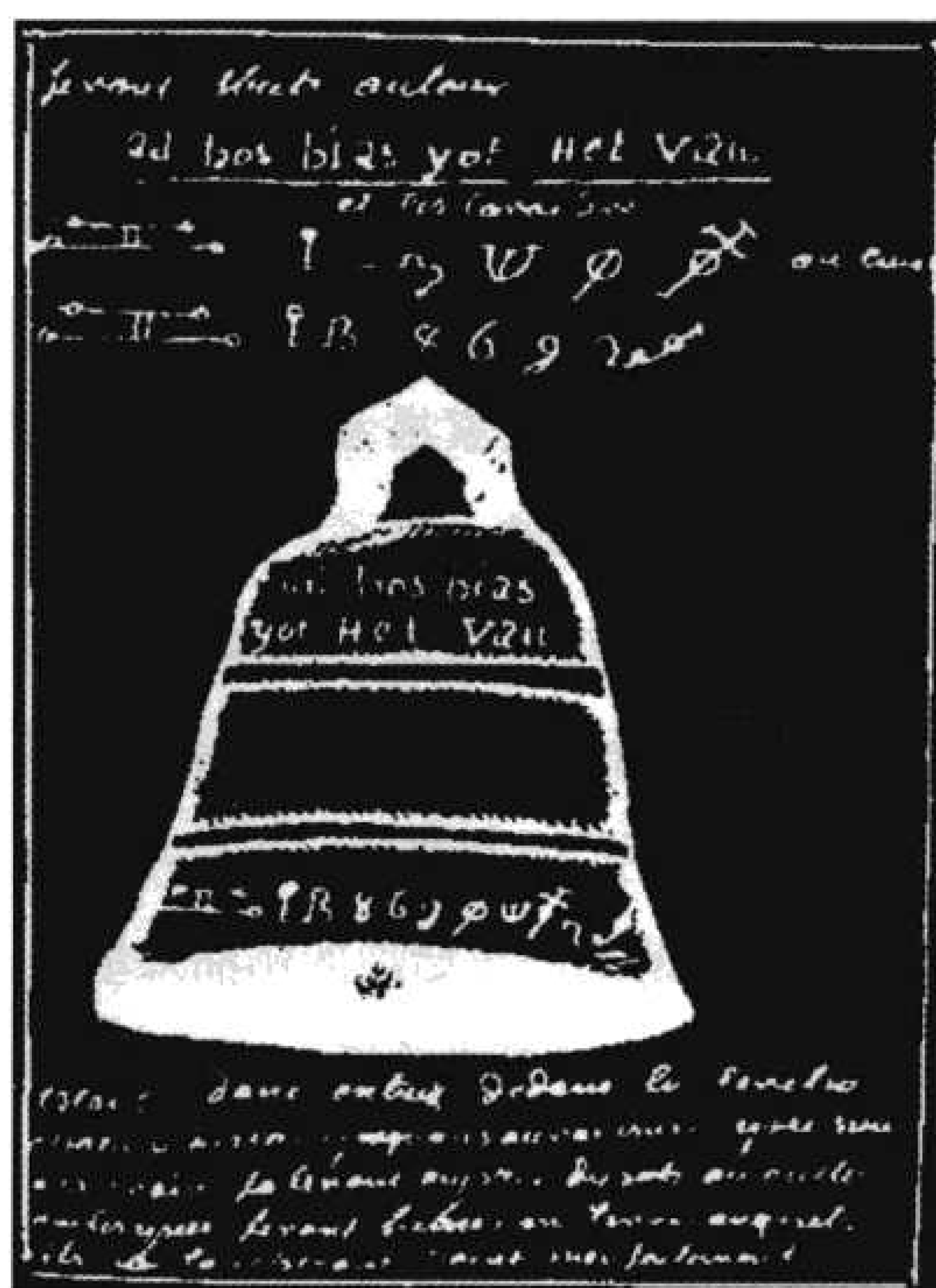
那一处的嵌木地板上，其实是藏了一个圆形的浅坑。有人用什么东西将坑洼给填了起来，并且将凸出的部分铲平。浅坑并不大(准确点说，大概有食指和拇指比成的圆环那么大)，填充物的颜色和光泽也不明显，乍一看会让人以为是木材上原本就有的木痂。不仔细俯身观察的话，很难发现其中的奥妙。

“我昨天发现的就是这个。并且，我趁着当时屋里没人，稍微挪开了那边的木床，将靠墙一侧的某处地板给挖开了——取出来的是这个。”

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了些东西递向我，我赶紧上前去接过来。一张细长的纸条：用的显然还是我素描本上的纸——这回应该是从另一本里缺掉的那一张上裁下来的。除了一处显眼的血迹之外，纸条上还有填充物的痕迹残留，这些污迹使纸条的部分位置摸上去光滑无比，就像专门处理过的蜡纸——是的，填充物就是石蜡。看着木匠此刻正小心挖出的那些碎屑，我更确定了这项推测——如无意外，这个人就是用小屋里丢失的那两根蜡烛的蜡油来填平这些浅坑的。

纸条上等距画着七个和刚刚传单纸上圆形符咒样子相似的小魔法阵，仔细看看，每一个嵌环内的文字都不相同，中间芒星的角数也有不同：从外向内分别是——七芒星、六芒星、五芒星，依正中间的魔法阵成镜像排列。正中间魔法阵的中心，是一个三边均向内弯曲的三角形——恰好和著名的勒洛三角形相反——各边上都用古怪的文字写着一个看不懂的短词。与其他芒星不同，三角形正中放置着一个古怪至极的图案，上面写着一些像是用骷髅排成的文字。

“这个图案……莫非是盖罗帝俄斯的死灵钟?”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几乎是死灵法师必用的符咒元素之一。换句话说，熊的血祭，很可能是在召唤恶魔。(见参考图 11)



参考图 11：木匠展示的盖罗帝俄斯死灵钟

"就在我的小屋内？呃，实在是难以置信……"

我并没有用母语咕哝这些可怕的发现，但木匠先生显然也听懂了那个词。他停下手中的活儿，直起身来赞扬道：

"Колокол Жирардуса[①]——您是个用心的爱好者，应该读过《巴克兰德巫术全书》或者《恶魔史诗》之类畅销书，但我所说的绝不止那些。这是实实在在的禁忌之术，很多人知道这名字，无聊的时候很感兴趣，但却认不出来，更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就像村里的那些农夫们知道逆阿格里帕之咒和熊魔的事一样。"他又从口袋中摸出一张和刚刚那印着阿格里帕之咒的传单纸一样的、折了两次的纸片给我。我展开它，上面是一盏和那纸条正中的图案极为相似的盖罗帝俄斯死灵钟，以及一些完全看不懂的符号解说和笔记。

"这是比上一张更古老的一页讲义。我知道您现在肯定是满腹疑问——'这个木匠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似乎是来自秘密社团的古旧传单'。那么我就直接告诉您，作家先生——这是村中木匠的传统，拿着刨子的同时也必须是巫术师。如此结下的契约，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泄露秘密，一代传一代。"他自嘲般的叹了口气，"我还以为，到了我这一辈，就只剩下些理论；到我的孩子，契约便也会自动作废了……"

"并不是件太糟糕的事情，不是吗？"

我对事情的发展并不感到太意外——此刻就开始揣测设下咒术之人的目的，未免有些大惊小怪了：毕竟眼前就有位通晓咒语和巫术的先生。如果他的话语和能力都是确实可信的话，至少会对找到真相更为有利。

① 俄语，"盖罗帝俄斯之钟"的意思。

"看看，神秘的魔法阵序列，还有献祭的棕熊，都能证明您所学不虚。我也愿意成为眼前这位难得一见的巫术师的委托人，同他一道调查这件事情。"我笑道，"说不定能够找到另一位巫术师——只要这一切不是您召唤出的亡灵跟大家开的玩笑。您知道，现在那些关于不可能情况成立的证据，可都是您给出的。"

在来小屋的路上时，我已经向他提过"射杀棕熊的不可能"——他当然知道此刻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的确，只要有人在木屋上动过手脚，那两个'不可能'就会瞬间土崩瓦解；而且，目前也只有我看起来对这些禁忌之术较为精通。"木匠重又蹲下，继续挖掘门口的那张纸条，"但是，您想想看，暂且将我全无猎手技艺和下咒动机这两点抛开不提，如果我真和猎熊的巫术师有什么私下里的联系，也就没有必要专程过来为您讲解和破除这个将要摄您魂魄、唤醒神魔的诅咒。如果您仍怀疑'木屋完全没被人动过'这点，大可以去城里组织一个木匠小组过来仔细检查一番。我只是要告诉您，那样您就会离真相越来越远。当然，信与不信都是您的自由，作家先生——我可无权干涉。"

他列举的事实虽不算充分，但在现阶段也勉强可信。在调查取得进展之前，和他合作确实是最佳的选择，即使他说了谎话。和一个同事件有关的人合作不就更容易知道真相吗？就算风险未知，也值得去冒险试试——这是我一贯的行事准则。

"你刚刚说'摄我魂魄、唤醒神魔'，是指之前提到的熊魔吗？"我选择用提问来表明我的态度，"这里已经有一张纸条，是在木床靠墙那侧的地板下取得的。那么，你现在正在处理的，也是相似的东西吗？"

"熊魔只是个本地传说——依据中线魔法序列的排列来看，应该

和那家伙无关；纸条大体上是相似的。"他表情严肃地答道，"您看到了，那些小魔法阵比刚刚纸上的大魔法阵少一个嵌环：每个逆阿格里帕之咒的双环上都包含七个各不相同的'禁忌之名'，每张纸条上都有七个逆阿格里帕之咒，并且洒上一滴新鲜的熊血，一共是七张——分散在七个选好的位置：组成一个大魔法阵，也就是所谓的'终极矩阵'。"

也就是说，除了木匠正在弄的这张之外，还有五张这样的纸条在房间里。

"我只是听过这个名字，并且知道它是个极其神秘、但又作用广泛的大魔法阵。"我将那张纸条拉直，像看摄影底片一样隔着煤油灯的光线观察它，解读着上面的那些单词，"里圈的名字，有赫卡忒（Hecate），作为巫师的守护神；有 MANZAZUU 和 ETEMMU 的拼法，作为'死灵师和亡魂'的对应，是古巴比伦语的音译；有伊比利斯（Iblis），《古兰经》中提到的恶魔之名；路西法、塞缪尔、巴力和阿巴东——虽然不全，这七位有名的撒旦应该也是少不了的。外圈则有埃及术士契安楚吉（Chiancungi）、资深死灵法师艾丽丝·吉忒勒（Alice Kyteler）女士、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约翰·迪（John Dee）博士和瑞典圣人碧尔基塔（Birgitta）……这一张纸上的四十九个名字和特定拼法当中，我能认出的只有一半不到。要完成这个魔法阵的三百四十三个选词，可是一项相当庞大的工程。"

"说得没错——里圈和外圈的文字要素决定了魔法阵的性质，也就它能够起哪个方向的作用：白魔法、黑魔法、灰魔法，还是死灵魔法。芒星的选择在大魔法阵中，特别是在使用古代语契约的召唤魔法阵中，配合严格的大仪式，将对整个施法过程起到稳定和调和的作用。这同单一咒印时的要求完全不同，务必得小心设计。"

这时，木匠已经将这个孔洞中的蜡屑基本清理掉，纸条上附着的蜡迹也被小心除掉了。他将纸条展开，稍微观察了一下其上的元素组成，就将它递给了我。

"左起第二张——这回我们有约翰·浮士德（Johann Faust）博士、'玫瑰十字架[1]先生'和大魔法师赫本狄尔（Herpentil）了！"

我将纸条接过来，两张同时展开，马上就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这张新找到的纸条上，除了首尾两个小魔法阵正中画有七芒星之外，其他全都是六芒星，但同七芒星相接的那两个六芒星，却各向两侧偏移了一个小角度。

"你是怎么判断位置的？"我问道，"芒星的排列规律吗？"

"这是最简便的方法。当然，如果愿意的话，按照三百四十三个名字的分配来划分也行：外圈的按照年代和区域，里圈的则根据大魔法阵的具体要求——这就要等到收集全所有的纸条才能下判断了。"他将两张纸条取过去，在书桌上展开，"昨天找到的那张中心序列是最重要的一张。找全全部四十九个小魔法阵后，你就会发现——三角形和盖罗帝俄斯死灵钟是唯一的，位于大魔法阵的中心位置：钟倒扣，三角形底朝上。这表明大仪式遵遵咒印的安排，是一场死灵召唤仪式。"木匠耐心地向我解释，"为了和主题契合，所有的五芒星全部指向死灵钟，并且全是倒挂的姿态——这是第一阵列，逆五芒星绕死灵钟围成一圈，个数是八个；六芒星用类似的方法再包裹一圈，第二阵列，个数是十六个；最外层的七芒星是所谓的外围阵列，个数是二十四个。"

"这只是大魔法阵的讲究。还有其他的要点吗？"

"要点很多……对了，您那儿有木屋的平面图吗？"木匠坐回到

---

① Rosenkreutz，指玫瑰十字教会的创始人罗森克洛伊兹。

书桌上，“一个基础要点，用图样来解释会更直观一些。”

我将前天晚上画的熊尸位置素描递给了他。

“我恰好画了一张，需要笔吗?”

“不用，我这里有。”

他从口袋里取出红色的标记笔，在那张素描上小心仔细地标出了所有藏有符咒纸条的填蜡浅坑的大致位置。(见参考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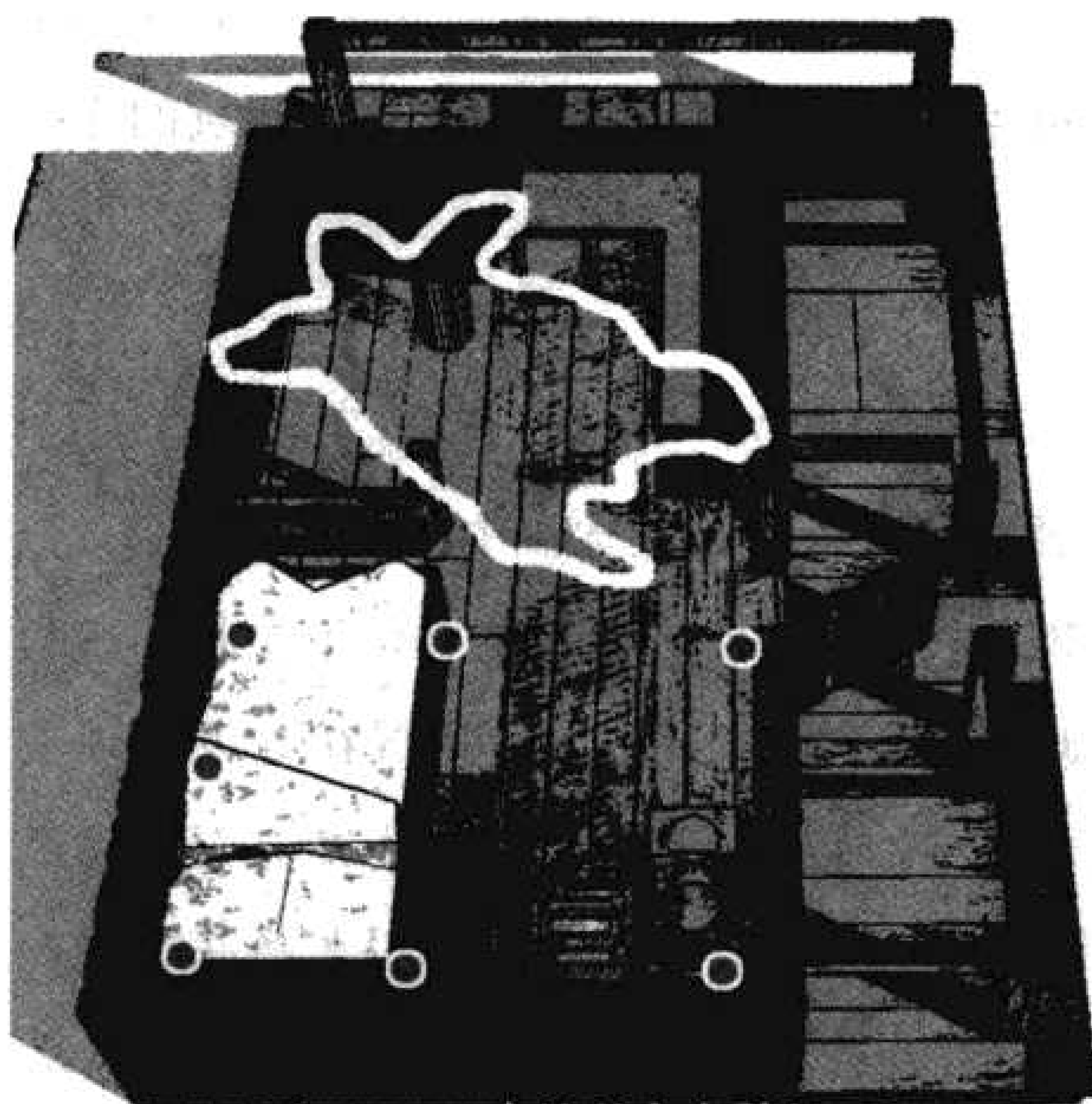
“这样就可以弄清楚魔法阵的安排了——浅坑的连线组成了字母U，指向东方。这两个要素分别表示‘终极魔法阵’和‘撒旦降临’之意。”

“‘路西法’本就是‘光之使者’之意。”我点点头，“这是常识。”

“含有死灵钟的纸条在U底端正中的位置被找到，这也证实了它在大魔法阵里的中心地位；拼合后分别位于左起和右起第二的那两张纸条——即两侧阵列的中间序列——放在U字的顶端两侧，这样是为了在主要中心和次要中心之间取得平衡；五芒星最多的两条安置在离死灵钟稍远的地方，而全七芒星符咒务必安置在死灵钟的两侧，并且遵循‘五逆位相对’的原则。也就是说，全部用逆位朝向死灵钟，据说这样能让‘召唤式大魔法阵’的力量最强——反复用到的数字七，实际是故意亵渎耶和华创世的完美周期。毁灭与再造，是死灵法师施法的根本原则……”

他已经不用再说下去了。现在，仅凭我到目前为止已知的细节，就可以大致推断出这套精心布置的大魔法阵运行时的情景了。

或许是三月三日清晨，也就是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小雨在昨晚就已经完全停了，我平躺在木床上，头脑清醒，双眼圆睁，视野中收获的黑暗无比深邃。在第一缕光明肆虐前的那一刻，黑暗所占有的世界最为强盛之时，我受到来自脑海深处某个神秘声音的牵引，



参考图 12：添加过符咒埋藏位置后的参考图 9

向着不安的东方侧了一下头。

虽然那方向没有窗——那是无所谓的，因为黑暗向来藐视一切形式的阻隔。身边七道血红色的咒火骤然升起，我观察到呈吞噬状的火柱排列，以及恰到好处的强弱安排。在这一秒钟我可能会意识到——这是罕见的大招魂魔法阵，包含了环咒，却并不对芒星禁锢。奇妙的调和，开口朝着撒旦挟持光明前行的方向，底部则装着脆弱卑微的灵魂。

就在那个瞬间，第一缕光明到达了我的面前。我看到一团模糊却光亮的影子，幻化成魁梧的魔神。他先是让我注视着他，在我差一点点就能看清他面目的时候，却一口就将我整个吞下。

光明的内里全是黑暗，无边无际、却又狭小局促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坠入黑暗我就明白了，那是撒旦：这符咒引他吞噬了我的灵魂，征用了我的肉体。这场崇拜恶魔的召唤，让一个不明就里的人无辜受难——那个人是我，别无他人，因为陷害者盗用了我庇护所中所有能用的：蜡烛、火柴、纸张、炭笔、小刀……完成大召唤仪式所需的一切，没有一样取自这小屋之外。一切的集中凝聚了无限的力量，机敏又完美的方式，甚至破解了逻辑设下的咒术：一头由恶魔之奴仆化成的熊，从天而降，又蹊跷死亡。熊血做了献祭，为咒火的点燃充当引子；而我才是真的贡品，活着进入了炼狱，灵魂和肉体分离。

这全是撒旦的刻意布置，或许是地狱里有人在憎恨着我。

也或许，这只是凡间有人在做着什么安排……

六月三十日，我必须再回到这儿——我必须看清这位撒旦，究竟长着一副怎样的面容。

挑战读者

以上内容已经给出了足够的线索，请您据此破解“不可能入屋”及“不可能射杀”这两个不可能诡计。

答案将在稍后的“第三部分”中公布。

第二章　夏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晴

我缺乏对这个城市夏天的印象。还在旅途中时，随意凭着对初夏的经验硬造了一种印象，今天到达之后却发现——那印象和亲眼所见全然不同。我的硬造是徒劳的：因为这城市依旧和春天在此逗留时一样。路上看不到一个有点精神的人，树和房屋全部灰蒙蒙，汽车的声音沉闷，鸟也飞得缓慢，半天才扇动一下翅膀。

或许这个城市四季都是如此，时间在这里就只意味着一天的重复而已。对于那些已经定型了的人生而言，生命就一直停留在某个点上，剩下的全是重复再重复——或许有些意外发生，能够让生命再向前走动，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我认为能够察觉到自己的生命并未被无尽的重复所束缚，总归是幸运的。

如果不是有那张预告函，今天我会做的就是另一件重要的事

情——那也是重复再重复的一个例子，其中却有蕴含着希望的喜悦。但我现在却将自己置身于旅途当中，放弃了那一个方向的全部可能。这其中的决定因素或许是出于无奈，但另外的部分却令我感到兴奋无比又紧张莫名：这次在小屋又会发生什么呢？

那次之后我没再写过日记，并不是因为我的生活和这个城市一样乏善可陈，而是平日实在太过忙碌，完全没有整理思绪、并且一一记录下来的闲暇。那本缺了一节的自传卖得很好，算上下个月底的第三次印刷，印数就要突破百万了。作为本年度预料之中的“最畅销自传作者”，我成天奔波于各种采访和签售活动之中，这次不辞而别，出版社方面应该又会感到头疼了吧。

不过，现在能够证实的是，我在前几页的日记里提到的一个假设仅仅是阴谋论式的臆想——我收到的样书和书店里贩卖的版本内容完全一样，销售时的封装里也没有附赠额外的第十六节。

如此一来，在小屋里发生的一切，就不可能是某个提前拿到书的狂热读者所为了；预告函中提到美国小姐来自费城，这已经超出了仅被少数人阅读过的第十六节中包含的线索，因此来自阅稿编辑圈子中的极端女权主义者的嫌疑也可以毫无问题地排除掉。

那么就只能是某位十分了解我过去的人——或者就是十六节中提到的五位自杀女性中仍旧存活着的某一位，甚或两位合谋——执行或操控了这个计划。我曾向大多数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女人零零碎碎地讲过我的童年故事，或许也讲到过少许关于这几个自杀女人的事情。自传第四节末尾的五行诗——那其实是某个在遥远过去中存在的女人听过我的故事之后，在我耳边即兴呢喃出来的诗篇。

那是在多少年以前呢？那部分的画面夹杂在无数张美丽的面容、无数种卧房的摆设、无穷多种对话组合当中，已经模糊到了无从分

辨的地步。关于那个女人，只有一个影像还清晰地刻划在我的记忆里：她用一种看不见面容的抽象表情对我摇了摇头，在叹息声中转身离去，仿佛是在鄙视我。

好了，停住这一切对于遥远过去的幻想式回忆吧——否则我的笔又会收不住了！

既然再次动笔写日记，不如将上次日记里遗漏的、关于那个事件的后续补全吧。

三月二日那天，我和木匠将七张纸条都找了出来，并以盖罗帝俄斯死灵钟为中心，依照芒星排列的规律，将那个神秘法师设下的“终极矩阵”顺利还原。但即便如此，那个黑魔法爱好者也无法立即由里圈和外圈的全部文字要素确定这个用于死灵召唤的大魔法阵究竟打算召唤出什么来。

“路西法只是引路人。大魔法阵的解读十分繁琐，作家先生——我不可能马上告诉您准确的信息。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经由这场大型仪式所召唤出来的魔神，绝不会是能够简单应付的二流角色。”

他请求将拼接好的“终极矩阵”交给他，我没有同意。但我许诺，会为他当场绘制一份“大致相同”的临摹草图——我用他递过来的红标记笔在他随身带着的、折了三折的一张报废大幅木工设计图纸的反面画了四十九个双层的环，然后按照他对所需信息的要求，将里圈和外圈全部的文字要素，以及芒星的主要特征填充进去。在不花费太多时间的前提下，我尽量做到能和原稿保持一致。在木匠比较过两份“终极矩阵”，认为我的临摹已经能够满足他的研究要求之后，我便将原稿收好了。

当时我武断地认为，只要将这些包含大量亲笔书写信息甚至指

纹的第一手证物带回大城市，就一定能调查出一些有用的线索来。虽然不见得能够找出具体的对象，但至少能够得到大致的限定范围；联系我认识的、同是黑魔法爱好者的大学教授，也应该比那位不知底细的木匠更靠得住。实际上，我对“凶手可能近在身边”这个想法还存着一线希望，只要有办法进行笔迹分析和指纹鉴定，真相没准可以很快揭晓。

因为发生了那种影响心情的事件，我已没心思再在故国悠闲狩猎。我只在修好的木屋单独待了一天，没过夜就回村了——在那天里，我连猎枪都没有组装，只是再次用心地检查了小屋的每个角落，希望能发现些遗漏掉的线索：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找到，反而将自己给弄得筋疲力尽。

为了以防万一，临走之前，在仔细确认门窗都已锁好，狩猎和通风孔也都堵好之后，我特地将木屋的备用钥匙也给取走了。大概是想证明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人为的，而非借助了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我还将剩下的两条蜡烛点燃，用滴下的蜡油将锁住的房门底缝给封住了。小屋的房门是向外开的，堆积起来的蜡丘比房门的底端略高。这样，一旦有人开门进去，我设下的石蜡屏障就一定会被破坏。等到蜡水刚刚凝固，我马上就用随身的小刀在从上方看去呈圆弧形的蜡丘上刻下了如下的文字：

> 亲爱的巫师，你若损毁了这些字，便等同于折断了你手中的法杖。

这绝非单纯的挑衅。我故意在字体、文字大小和排列上下了些功夫，以让整句话尽可能多地覆盖蜡丘的上表面，后半句的大部分

落笔处也都穿过圆弧的边缘，并在木地板上遗留少许刻划过的痕迹——除非有人会用真正的魔法，否则，想在保留这所有刻意制造出的细节的情况下开门进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我对自己的小诡计感到十分满意，但随后在城市里取得的进展却教人失望：警方根本没可能会受理这宗跨国的、死者并非人类的神秘凶杀案；我通过一些不便透露的渠道对那个拼接出的大魔法阵进行了指纹和笔迹检验，却没得到任何有用的结果——除了一堆极难分辨的模糊指纹和指纹残片之外，能够指认绘制者特征的线索一点都找不到，笔迹鉴定的结论也是一堆废话。另一方面，我将影印出的大魔法阵分别给大学里的一位宗教民俗学教授、一位超心理学教授和一位专讲欧洲宗教史的教授过目，得到的却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结论。民俗学教授坚称这并非正统的巫术，只是某些爱好者将各种接近的仪式符号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杂糅，并非真正的大魔法阵；超心理学教授则对“终极矩阵”的存在感到震惊，并对民俗学教授的否定嗤之以鼻；宗教史教授引了《女巫之槌》中那位多明尼哥修会的宗教裁判官克拉玛对于男女差异与仪式魔法之间对应关系的研究成果，认为这个仪式——且不论是否真实有效——施法者应该是女性。(见参考图 13)

我对前两位教授对于大魔法阵真伪的争论不感兴趣，只对宗教史教授的简单结论表示认同——但当我告诉他，这位施法者很可能是五位自杀女性中的死者，或者是幸存的两位生者之后，他却无法提出更进一步的假设了。在这个方向上，我只好再找办法确认：我打电话给巴黎的那家疗养院，他们却说根本没有法国小姐这个人；我去英国小姐家族世袭的那栋房子，却发现那里其实是一家独立经营了超过二十年的超市；我设法联系上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墓地管



MALLEVS MALEFICARVM,
MALEFICAS ET EARVM
hæresim frameâ conterens,
EX VARIIS AVCTORIBVS COMPILATVS,
& in quatuor Tomos iustè distributus,
QVORVM DVO PRIORES VANAS DÆMONVM versutias, præstigiosas eorum delusiones, superstitiosas Strigimagarum cæremonias, horrendos etiam cum illis congressus; exactam denique tam pestiferæ sectæ disquisitionem, & punitionem complectuntur. Tertius praxim Exorcistarum ad Dæmonum, & Strigimagarum maleficia de Christi fidelibus pellenda; Quartus verò Artem Doctrinalem, Benedictionalem, & Exorcismalem continent.
TOMVS PRIMVS.
Indices Auctorum, capitum, rerumque non desunt.
Editio novissima, infinitis penè mendis expurgata; cuique accessit Fuga Dæmonum & Complementum artis exorcisticæ.
Vir sive mulier, in quibus Pythonicus, vel divinationis fuerit spiritus, morte moriatur. Levitici cap. 20.
LVGDVNI,
Sumptibus CLAVDII BOVRGEAT, sub signo Mercurij Galli.
M. DC. LXIX.
CVM PRIVILEGIO REGIS.

参考图 13：《女巫之槌》一书的封面

理机构，在核实过电脑资料之后，证明美国小姐的遗体不在任何一块墓碑之下；至于波兰小姐和匈牙利小姐，我连她们葬在哪儿都不知道……

说实话，我对这魔法的奇妙之处感到战栗。就像是只有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被另一个未明身份的人拿来威胁你一样。这是悬疑片中见惯了的桥段，可是一旦真正置身在如此诡异的情景之中——某个在你记忆中确实存在着的人的痕迹，突然之间就彻底消失不见。你坚信那是谎言，对所有真诚告诉你“事实”的热心家伙缺乏信任，甚至发展到怀疑自己是否疯癫错乱的地步：知道这不是屏幕上的一出好戏，也不是小说中的虚构情节，而是如此真实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就太可怕了！

我的直觉也告诉我，那是个女人——但那到底是谁？

哈，以上所有围绕那五个自杀女人的谈论，不论读来多么令您感到心生寒意、背脊发凉，我得在这里揭晓：那些全都是无稽之谈、虚妄之语——如果这些日记有一天会被编撰成书，那么这一段就算是用来考验读者们用心程度的地方之一。我在附于二月二十四日日记末尾的自传第十六节中明确提过，这些来自各国的女士都不过是我对事例的抽象，又怎么可能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她们呢？

还是撇开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浪费了大量时间却又虚浮无用的调查结果，我现在倒宁愿将希望寄托在木匠先生身上了——不知他在这四个月对草图的研究里，能够发现些什么。

未曾料到，淡季的租车店只有下午才开门——我利用在店门前等待的时间写下了这则日记。宿屋的电话刚刚打通了，但没有人接。我是不会再拨一遍的了，如果没什么意外，今天午夜前后就能够抵达村子。在这个或许依旧算是位于“遥远的邪恶国度”的那个大城市里，村子里的电话根本就拨不通——这如果不是科技上的局限，就分明是意识形态隔阂的缩影：许多年来，一贯如此，仿佛是被人

们遗忘了一般固执地存在着……

我看到租车店的伙计过来开门了，那么就此搁笔。

虽然不在身边，也想对她说声“生日快乐”。

将礼物托付给不可靠的邮局，也不知她是否能够按时收到。

这半年多来，我太过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就疏远了她。

我和她的关系，十多年来，一直都不能够公之于众。这是错误的累积——抱着“以后挑个合适时机再说”的想法的我，就连自己也知道是在敷衍她应得的名分，用逃避来满足自身的怯弱。

但明确无误的自省也无从改变现实，此刻只希望她不会因为孤单，而逐渐开始对现状感到不满吧。

我借了加油站的电话打给她，没有人接——但愿她不是在生我的气。

我将加满油的出租车停在路边，写下了这段简短的随感：下次看到这段时，记得恳求她的原谅。尽量多和她在一起，在不安产生之前，就将那想法消除。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一，雨

如果不是怀抱着记录神迹的决心，今晚我绝不会动笔写一个字。

早已不是集体癔病或是群体幻觉这种简单机械的理论所能解释的现象了——完全违背自然定律，绝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它不是如幻象般在我们面前短暂显现又立即消失，而是以像磐石般牢不可破的强硬姿态来促使我们相信，奇迹确实存在。

“神迹是经由神所造成的不平常的事件，而自然定律则是由神所造成的平常事件的通则。”

约翰·尼格尔·霍桑如此为神迹辩护——我敢担保他从未见过奇迹，因为用是否“平常”的标准，实在是不能评判那些匪夷所思的、超现实的场景。我现在认为——不！我现在坚信神迹的唯一标准就是——“不可能”，就像今天我们在木屋里所见的那个场面一样。

那是绝无可能完成的奇迹！当然，这场景或许会让天主教徒们感到遗憾：它既不是“创造的举动”，也不是“十字架的荫泽”，而是名符其实的来自异教，甚至是来自撒旦的奇迹。

成了蛇爬行在天花板上

伦敦的情人

九月四日，请在此献上一整打的勿忘我

这是在蛇口中找到的新预告函。抬头还能看见这条蛇：那是一条肥壮的极北蝰，背脊上有十分明显的深灰色菱形纹串，鳞片呈土褐色——它漂浮在天花板上，仿佛不受重力作用一般。(见参考图 14)

不，不要弄错——它并非是条长了翅膀、能够飞行的蛇，如阿佛洛狄忒给美人普赛克所选的如意郎君那样：那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记住预告函里所说的话——那也是我在童年的幻境里看到的奇异画面——蛇是爬行在天花板上的。但我所描述的，是向下沉没之时：那时眼中一切都被颠倒过来，天花板就是地面，这便依旧是符合上帝设立的重力规则；但这条蛇——它是确确实实在天花板上爬行过的：就像那些腿上长满了吸盘和倒钩的昆虫，能够凭着它们天生就有的奇妙攀岩术，在翻转过来的平面上散步。不过，这能力似乎也会随着生命的消失而离去：站在曾属于村长的那张椅子上，凑近去仔细观察——那么，你会看到极北蝰那覆瓦状的腹鳞，它们并未吸附在天花板上。

我们的脑海中立即闪现过一个场景：一条极北蝰，从靠门那侧的墙角开始，如一只胆小又敏捷的壁虎一般，先是滑上了墙壁，头朝上笔直爬行着。到了拐角的地方，只是略微考虑了片刻，就又越了过去——现在它整个倒悬在空中，像是大马戏团的动物明星，正在表演着某种杂技。准确点说，应该是魔术：因为这里看不到任何吊索或者幕布道具设置过的痕迹——它那滑溜的身体也装不上那些东西。它全凭着自身特异的能力、某种来源不明的力量，附着在天



参考图 14：极北蝰

花板上，并且故意扭动身躯，摆弄出各种姿势，得意地藐视着那位制定了普普通通、毫无惊喜的自然规则的神明。

这或许是它初次尝试自己的神力，成功之余有些得意忘形，全然忘记了有位嫉妒它力量的猎人正在暗处等待着下手的机会；又或者干脆就是来自耶和华的惩罚，对这位受诅咒的“塞彭特[1]先生”施下了归服的神咒——在极北蝰爬到天花板正中时，木屋的地板突然裂开，百发百中的厄罗斯连搭七箭，根根正中它背上的菱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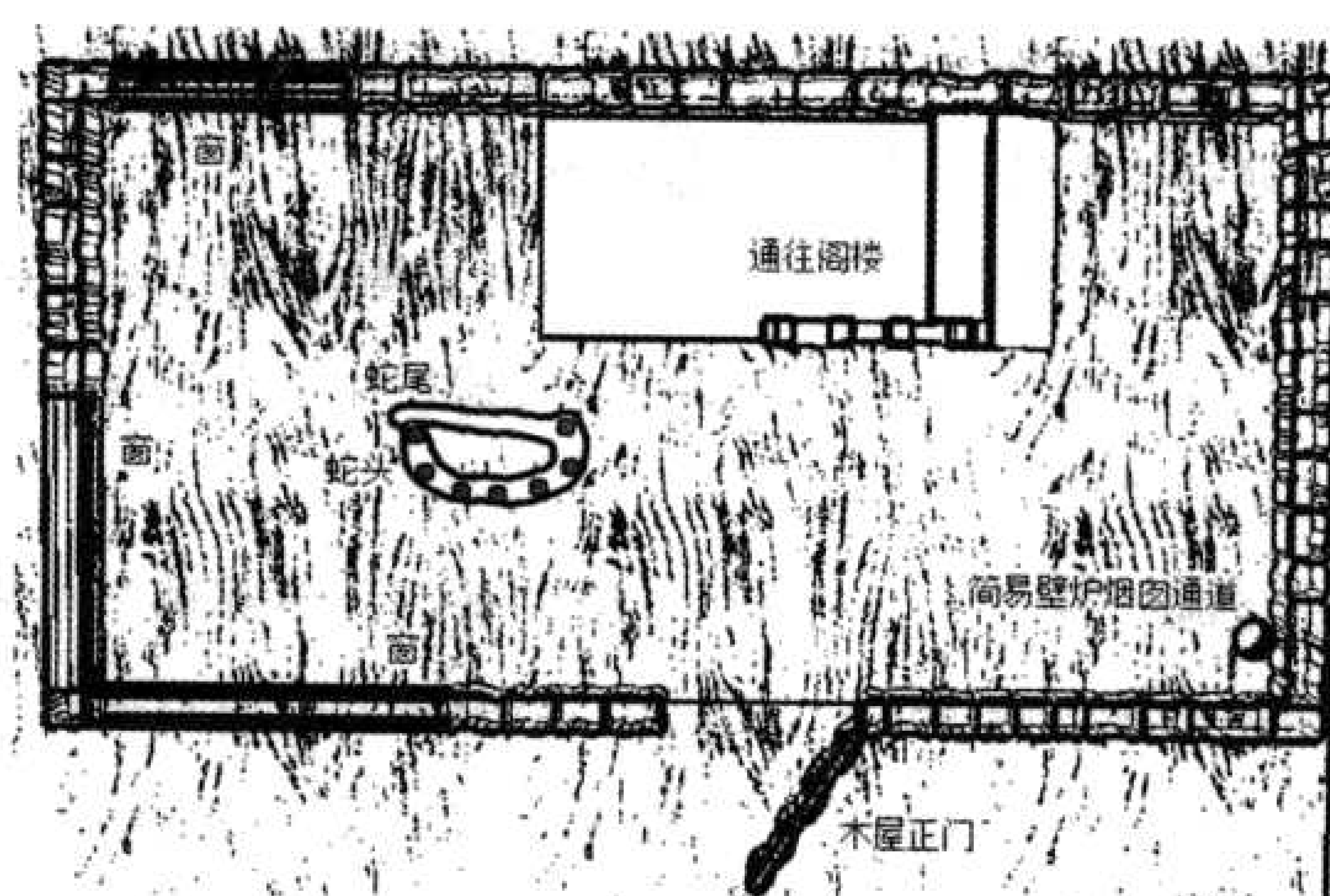
然后地面就又恢复了原状，用人类的眼睛去看，无论怎样仔细用心，也绝对找不到任何被破坏过的痕迹。

可怜的蛇，它当即一命呜呼，守着和恶魔之间的契约堕入地狱。吸附爬行的魔力虽然消失，但那些箭矢却托住了它的身体，让它保有临死那刻的姿势。

那姿势诡异极了！头衔着尾，尾尖垂下，尾部稍上略粗些的地方恰好挂在上颌后侧的两颗毒牙上。箭矢排列得很有规律，隔三五个菱花就插上一根，全部集中在蛇身的前半段。最前面一根扎穿了蛇颈，斜摁住下颌，将蛇头给牢牢卡住。七根箭矢，合理又巧妙地将那半截身体在天花板上固定成了半圆的形状；后半段一端由最末一根箭矢扯住，另一端连着头：因为自身重量的缘故，像嘉年华舞会上钉住两头的沉甸甸彩灯一样，中部稍稍垂下来些。从整条蛇的角度来看，似乎是被酷刑折磨而死，连尸体都遭受了不可想象的虐待、侮辱和毁坏。（见参考图 15）

以上的笔调极易误导人，让人感觉场景太过浮华，并不严谨。虔信的教徒们看到这里一定会说：“不过是个伪神迹罢了！”是啊，

① Serpent，西方神话中对蛇类的称呼。



参考图 15：小屋天花板上蛇尸位置示意图，红色为七根箭矢的大致位置

没人亲眼看到以上这些夸张的画面，一切都是来自对所见结果的逆推，又掺杂了不少毫无来由的修饰——请原谅我，这都是想要表达激动的心情所致：我承认，我在叙述时都有些语无伦次了！那么，现在，我愿意用清晰又简单的笔调将事实重述一遍。平复心情，补充细节，让大家知道这位神秘的巫术师是怎样又一次在众人面前展现出不可能，怎样让我抽脱一切关于过去、回忆和无端猜测的恐惧，纯粹对这件事情本身感到着迷和疯狂的。

我在昨晚大约一点前后到达村子。由于时间太晚，就直接在宿屋过了夜——今天一早，我请宿屋主人约来了木匠，以“检查上次修理过的支撑柱和更换过的窗户是否牢靠”为理由，在和那位给出了“来自费城的问候”的神秘人约定好的日子，一同前往我的小屋。

途中我向木匠询问他这数月来对大魔法阵的研究成果。他告诉我说：

“具体的情况还不能确定——因为这一整套仪式并不完整。我从《西弗·罗杰艾尔天使之魔书》[①] 的一个抄本中查到了那位巫术师在执行仪式时刻意只使用您小屋中物品的原因——那是诅咒的特殊形式。您知道，诅咒巫术中常用人形玩偶配合来自施咒对象身体的某些部分——常见的有血液、头发、指甲；也有用骨粉、血淋淋的皮肤、断肢甚至眼球的极端方式——来完成仪式。按照专业术语，这种被巫术研究者们称为‘直接连接’。因为仪式相对简单，每天都被数以万计怀着各色仇恨的人们反复运用着——其中有些十分见效。用血液作为媒介的，配合罕有的阵型，甚至能够毫不费力地取人性命。

① 即 *Sepher Raziel HaMalakh*，一本由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写就的中世纪犹太教魔法书，目前流传的各个语种的抄本甚多，内容真假难辨。一般以拉丁语版本 *Liber Razielis Archangeli* 为正本。

我听说也有仅用一根头发就能摄取灵魂的秘术，但却从未找到能够确证的例子。”（见参考图16）

“我大致能猜到怎么回事了——那么在小屋发生的，应该是‘间接连接’。我在Sacred-Magick[1]上听说过这个词；《梅瑟伯格魔法书》[2]中也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执行例子：不使用直接来自施咒对象的媒介，也能够达到等同的诅咒效果。”（见参考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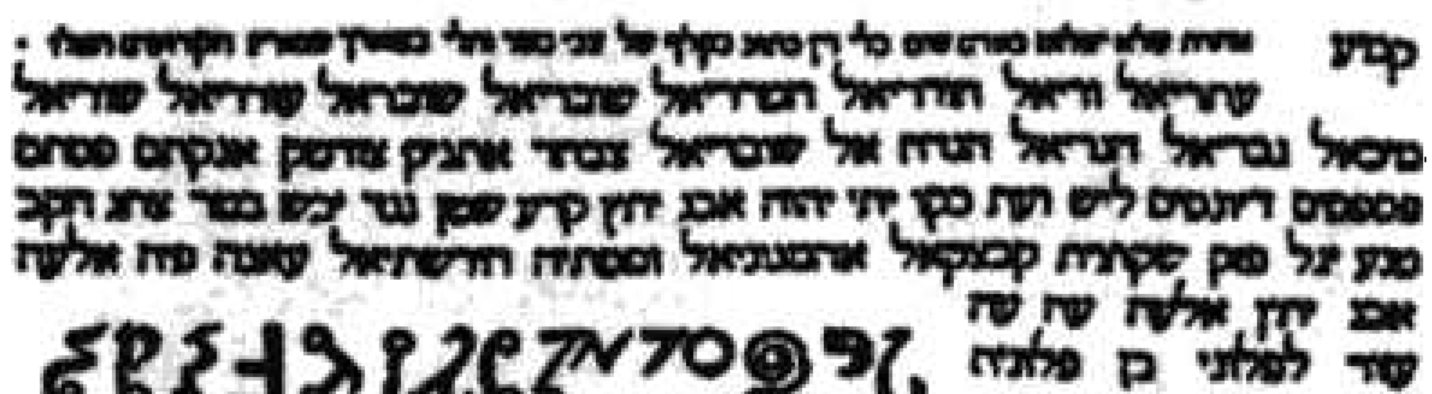
“这就对仪式本身产生了极高的要求。”木匠点点头，“单一魔法阵和单一媒介根本行不通：十三世纪时一个针对某位瓦卢瓦领主的诅咒——大概是埃莱奥诺拉，或者特里斯坦——反正，用了和他有过接触的七十三个人的血液来执行仪式，却因其中一人名不副实而宣告失败，巫术师也被推上了火刑架。您看看，这也是相似的东西：您是木屋的领主，在这里渡过的时光铭刻在您的记忆中，放置在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您亲手添置，和它们有过接触——这就符合‘间接连接’的基本条件。但媒介并非来自拥有灵性的生命，物品也不是经常接触。因此，就必须用前所未有的大魔法序列，配合特别选定的祭品，以及漫长的仪式过程来完成……对您的诅咒很可能是致命的诅咒——您能想到谁对您怀着如此的仇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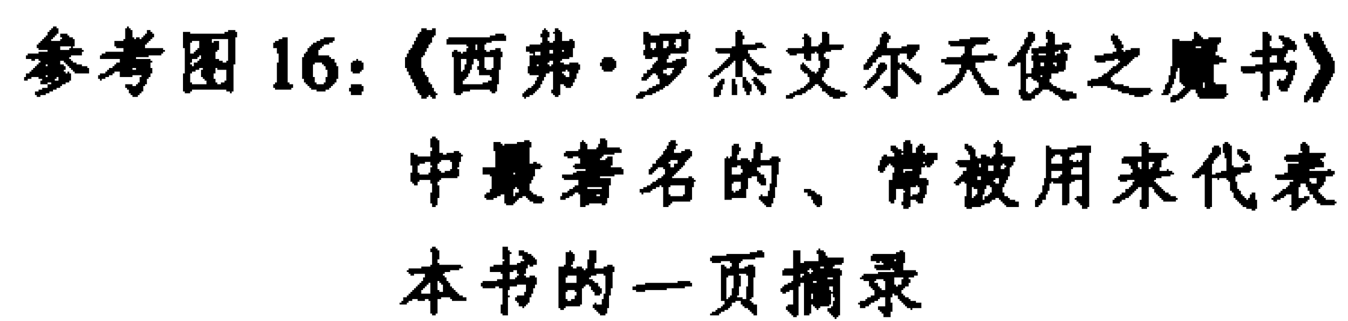
“恨我的人——尤其是女人——数不胜数。”我装作满不在乎地答道，“只是，对于这项盛大的仪式，我更为在意的是：既然这位巫术师如此神通广大、博学多才，为什么不直接取我的一根头发来完成简单的仪式，而偏要大费周章地做这许多事情。对于一个不可能魔法大师，这应该算不得什么难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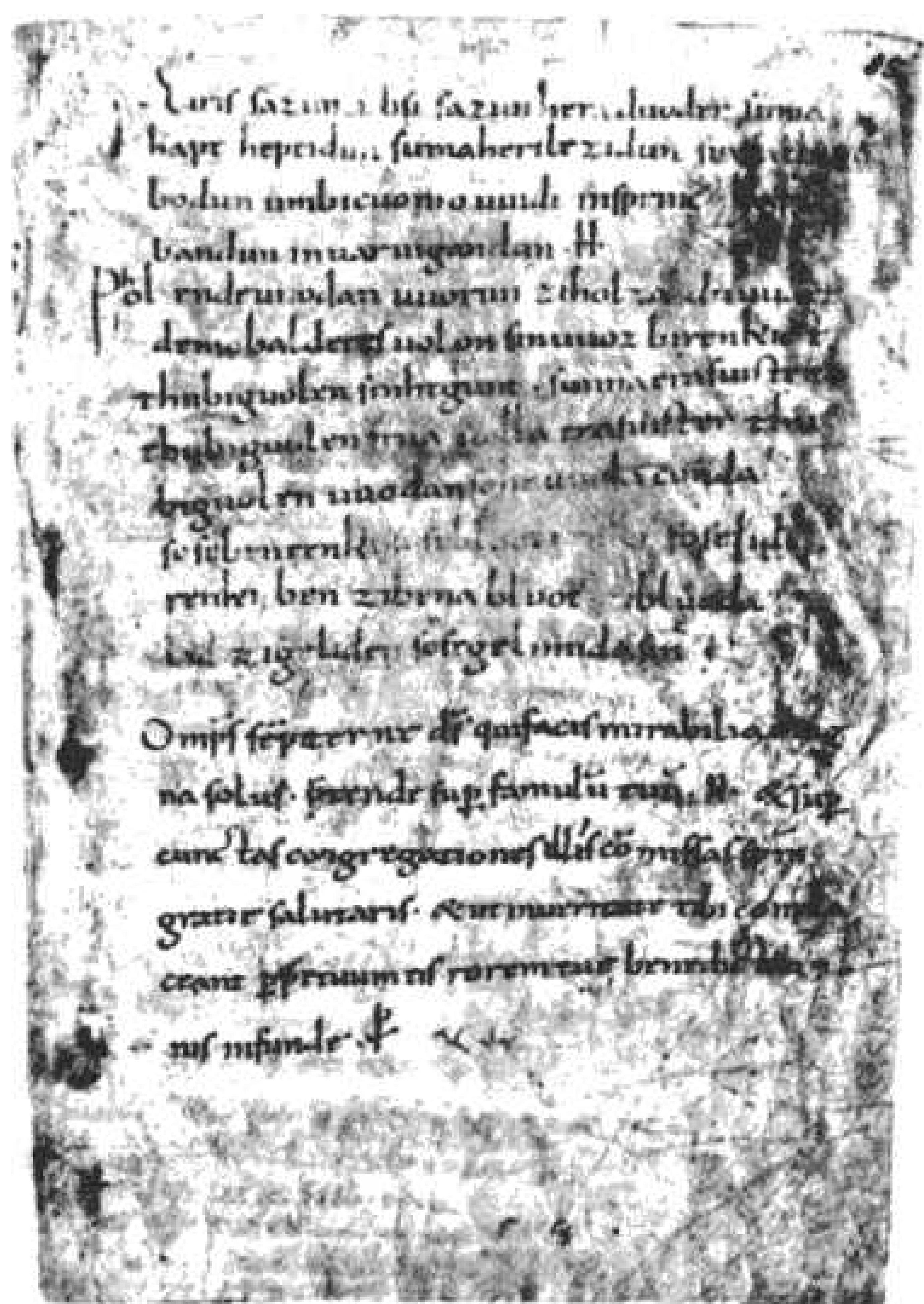
① 一个神秘学网站。

② *Merseburger Zaubersprüche*，成书于十世纪的一套日耳曼异教魔法书，用古高地德语编撰而成。





参考图 16:《西弗·罗杰艾尔天使之魔书》中最著名的、常被用来代表本书的一页摘录



参考图 17:《梅瑟伯格魔法书》的摘选，
源自梅瑟伯格圣堂图书馆

“这就得问您了。”木匠耸了耸肩，“或许是要达成特殊的效果——古希腊的魔书中有所谓‘记忆封锁之地’的说法。据说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复杂的‘间接连接’能够让被诅咒者承受比简单的‘直接连接’更多的痛苦：除了诅咒，还有具象化的幻觉，甚至陷入永不能摆脱、也不会死亡的魔境。中世纪的《影子摩西之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那里被抽掉了时间的概念，只剩下痛苦的重复’——那可是比死亡还要恐怖得多的一件事。”

我没有让这个话题深入下去，之后我问他仪式并不完整的原因。他便将我所绘制的大魔法阵草图拿出来，用其中的十四个内圈名字和二十一个外圈名字的连线所构成图案的方位和角度，以及一些晦涩的巫术符号学理论来解释。由于这部分内容太过庞杂和晦涩，并且也不完全，我就不在日记中将它们罗列出来了——这可比占星术中解说星盘要复杂得多了。

是的，木匠对这套奇怪理论的解说，一直到我们走到木屋的大门口还没结束。我只是看了一眼木屋门口的蜡丘，就笑着打断了他无休无止的唠叨。

“可惜这些精彩的理论都只能停留在那张纸上了。”我冲着他摇了摇手指，“显而易见，这回没有哪扇窗户被棕熊破坏。门窗反锁，所有可能的进出口也都堵得很严实——这可是个连灰尘都进不去的密室！”我将门口的小小机关展示给木匠看。“这是我上次离开之前盖上的封条——所有的笔划都是出自我手，边缘的划痕依旧严丝合缝，甚至积蜡的表面都完好无损。那个装神弄鬼的巫术师，就算他偷配了屋子的钥匙，也没办法应对我的挑战。这简单的小机关，这次倒起了大作用了。”

木屋的地基木板是一块一块嵌接起来的，除非将屋子拆掉，否

则不可能将蜡丘毫无损伤地移走。而所选木材的黏附力和本已存在的缝隙，还有我用小刀添加上去的、蜡与木材的衔接，同时杜绝了剥离之后、稍许加热再放回原位的可能——总之，不破坏蜡丘，想开门进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观察到石蜡依旧紧贴着房门底缝，也就是说，拆卸屋门亦无可能。木屋的窗户是不可能从屋外拆卸的，揭掉房顶更是天方夜谭——只要不进屋，这个木屋根本就无法从外部攻破！

我得意地取出唯一的一把钥匙（备用钥匙被我留在了家中），打开了木屋的房门。留在地板上的字迹随着拉开的门被逐渐抹去，我一边踏进木屋，一边忐忑不安地环视了一周屋内。

封好的壁炉、遮了布罩的木床、通向阁楼的楼梯、紧闭的窗户、空无一物的书桌、显然没人碰过的储物柜……

什么都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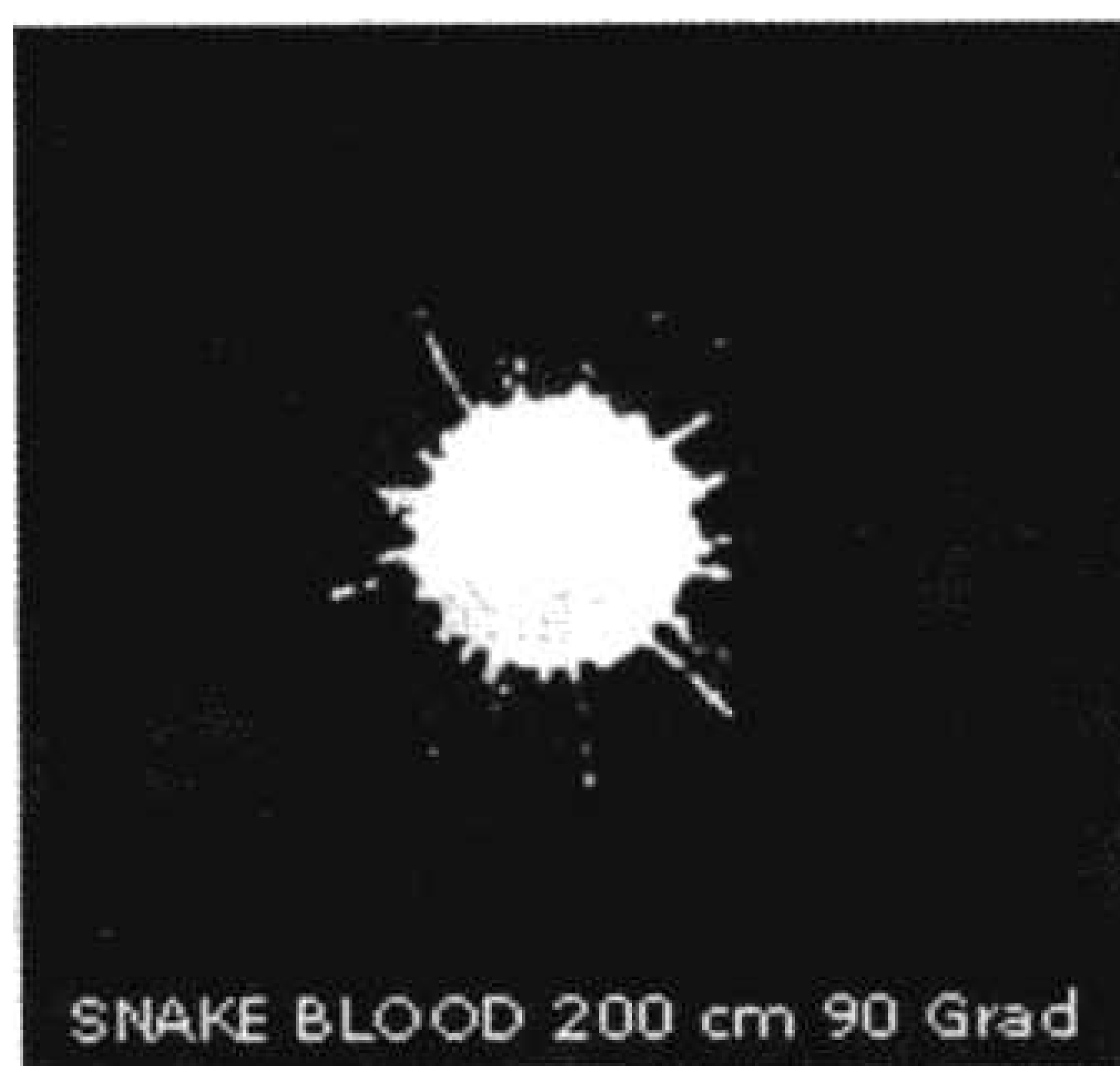
我刚要为自己的胜利而欢呼，随后进来的木匠却指着地板上的一处对我说：

“先生，是血……”

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有一摊新鲜的血迹。准确地说，也不能算是一摊血迹，应该是大量零星滴落的血迹集合：那位置到处都是显眼的血滴，仿佛行星爆炸时的定格画面，从边缘处拉出长短不一的猩红色血线，组合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幅刻意而为的艺术品。(见参考图 18)

我们几乎是同时抬头，向着血迹上方的天花板看去。

所看到的那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之前已经十分详细地叙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只摘另外几个未曾提到过的，或者未曾详细解释的细节，以分列条目的简单方式记录如下，作为这整篇日记



参考图 18：地板上的蛇血样本，原图自《法医鉴定实用全书》

的补完（鉴于口头讨论在引证上的局限性，我会在必要的地方预留空白，以应付未来可能的资料查证）——因为过度的紧张和连日的劳累，此刻我几乎不能够进行正常的思维。但愿以上及以下零乱记录下来的内容，在我重读的时候，不至于会让自己备感迷茫。

一、关于头尾相接的蛇；

首先必须说明，我们在今天的讨论仅仅针对“衔尾”这个形式，原因会在紧随其后的第二点中详述。

“衔尾蛇”，在现代，这是一种连对巫术毫无兴趣的人多半都十分了解的符号：这都得归功于荣格心理学作为流行文化的普及。（见参考图 19）

以下增补于七月九日，引《荣格全集》第十四卷：

> 炼金术士们认为衔尾蛇是一个戏剧性的标志，既能统合又能同化对立面；而经过这个自我统合同化的过程所得到的回馈，就是永生。因为衔尾蛇一方面在消灭自己，同时又在给予自己生机，孕育着自己，从而令自己得到生命。因此衔尾蛇象征着一个透过对立面发生冲突而存在的原则，这正是构成第一元素的最佳演绎。

它本身是一种魔咒，并且逐步发展为一类特殊的、并不常见的魔法阵。根据木匠的说法，“衔尾”的格式，只是作为新的魔法阵存在的依傍，具体的符文可能隐藏在没入天花板的七枚箭头之中——我对他的推测表示同意，因为今天的发现也充分印证了他之前所说的“仪式并不完整”的观点。目前已知的事实似乎表明，他确是一



参考图 19：与衔尾蛇（Ouroboros）
相关的古魔法阵

名值得信赖的黑魔法及妖巫技艺研究者。所有由他那里得出的结论，都是在存在可查证资料的前提之下得到逐步完善的。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就不会给出肯定的结论。

以下是他给出的进一步推论：

对于“衔尾”的形式，单从巫术方向上来考察，是作为大型仪式中的“净化步骤”。虽然手头没有能够查阅的资料，仍能由两次动物献祭中所用的牺牲品来推断那位神秘巫术师所计划的召唤仪式的大致流程：

仪式第一阶段，特地挑选四年一遇的闰日（木匠并没有问我，为何每四年的闰日都要回小屋——他好像对我的隐私也并不是太关心，只是为了计算星盘而询问了我的生日）。甚至，是十分特殊的闰日——根据占星术来推断，本年的格里高利闰日所代表的朔望月时长，恰好位于我生命潮汐的最低谷，即对于巫术的抵御力最为薄弱的日子。从第二千禧年向后数到第八年，经过二〇〇〇年的补闰，这是最佳的下咒时机；下一次能够对和我同生日的人使用这个诅咒仪式的时间，必须得等到二四〇八年！

我对这样的说法感到震惊，因为我也懂一些星盘计算，知道他所说的确是事实。几乎能够同时证明，那位巫师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要对我实行极为恐怖的、目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严厉惩罚。

我不想在日记里详细描述我的恐惧，因为我向来都不愿保存不好的记忆——我宁愿将自己催眠，把这关于日期选择的部分忽略掉，或者用其他形式的记忆对其加以改装。反正，此刻的注意力更应该移向仪式的祭品——那头巨大的棕熊。

作为故乡的原始图腾，棕熊象征着无穷的力量。用它的血来祭祀，能够积聚施展黑暗巫术时所需的大量灵力。巫师将第一阶段的

灵力收集起来，储存在古老墓群中最阴暗的、非正常死亡者的墓室里：因为那运用死灵钟和祭物鲜血完成的大魔法序列拥有强烈的导向性，那些被禁锢的能量迫切想要再次回到小屋，便会在墓穴中散发极为可怕的执念，将整块墓地中的死灵能量都吸引过来，让灵力的积累达到可怕的地步。

但这两种累积所吸引的能量并不是相同的类型，仪式第二阶段所用的衔尾蛇形魔法阵，就是为了对两股能量进行调和与净化，通过这一永恒融合的符号，将灵力提炼成适合使用的形式，并且顺带赋予一些新的属性。

对于整套仪式将要召唤出的魔物，结合第一阶段仪式给出的信息，木匠认为依旧和撒旦脱离不了关系——蛇是最原始的、象征撒旦的符号；泛神论中的衔尾蛇意味着世界的自我毁灭和自我创建的循环，这也符合末日审判、恐怖和极乐分离，混沌与秩序重建的指代。或许是在小范围内凸显的末世论观点，经由路西法的指引，让死人复活、灵魂不朽，在一个永恒循环的狭小空间里，在烈焰之中，上演无数次“永远的灭亡”。

以下增补于七月十四日：

耶和华的仇敌，要像草地的华美。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圣经·旧约·诗篇》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他在说这些时掩饰不住心中对仪式成功万分期待的情绪，虽然毫不考虑当事人的糟糕感受，却和一个研究者的身份相当契合。

至于应该是要在九月四日执行的第三阶段，以及可能存在的第四阶段，甚至第五阶段，木匠表示“并不确定”：毕竟这次仪式使用的符咒内容目前依旧未知（原因马上就会在第二点中说明）——要么在没入蛇身的箭杆或者箭头上，要么嵌在天花板的七个箭孔之中。当然，藏在极北蝰的体内也是有可能的。

更有趣的一种情况是：找不到任何咒文——我已经检查过两本速写本，这次并没有丢失纸张。换句话说，如果巫师在撰写符文时依旧遵循他在第一阶段时的良好习惯，并且恰巧对木雕和金属篆刻并不在行的话，在第二阶段连一丁点儿笔迹都不留下，也毫不奇怪。

二、关于阁楼上的发现；

接下来证实的是之前提到《西弗·罗杰艾尔天使之魔书》中关于建立“间接连接”的内容。那七枚箭矢，依照木匠的建议，今天暂时不取下来，让它们和蛇尸一道在天花板上再过一夜。等明天请来村中的弩箭专家，让他帮忙判断射出这些箭矢所用的武器之后再作进一步处理。照木匠的说法，那位使弩箭的好手能够通过箭矢没入材质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各种动物尸身展现出的射伤状态给出和猎杀过程相关的大量信息：比如动物在被射中之前是否已经死亡，以及弓箭是否只是用手力直接插入到尸体当中。

这些内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木匠已经检查过天花板，证实钉住极北蝰的那部分木板并没有被翻转过。实际上这检查根本全无必要：按照木屋的建筑结构，那些木板和我曾设置蜡丘的门前地板类似，都是一块一块嵌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拆掉屋顶，就绝对没办法卸载掉；

强行破坏的话，用不着他来检查，谁都可以一眼看出痕迹来。

因此，翻转天花板，将活蛇在阁楼钉死，然后将木板还原的可行性，现在就可以完全排除。要破解这个不可能奇迹，就只有证明蛇在箭矢穿身之前就已经死亡这一条路了。

虽然没有取下箭矢，无法得知可能雕刻在箭头上的符文内容，但仅观察箭矢本身，就已经可以得到十分惊人的线索：

那些箭矢全部是用小屋中现成的材料制成的！

阁楼上的军用三折锹柄被整个取了下来。那位巫术师用伐木斧和八角锤将挪威无毛榆木制的三角形手柄分成了五段，中段直柄则分作两段（两段拼凑起来的长度比原来直柄的长度短了不少，可能是巫师在制作时损耗了一部分）。虽然箭杆的长度偏短，但若是近距离使用，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箭杆的细部处理可能使用了储物柜里的多用途小刀。储物柜里的刀石磨损得相当严重，可见巫师做这些加工工作用了不少的时间。锹柄木经过严格的烘干、整形、雕磨和上漆工序，虽然具备较高的硬度，但要穿透比重较大的松木天花板，就算不是用手插入，也还是十分困难——因此，额外的金属箭头是必要的。仔细清点过一遍屋中的物资，我发现储物柜中的午餐肉罐头少了三个：这应该就是巫师制造箭头的材料。罐头的外壁是镀锡钢板压制的，处理之后作为弓箭的箭头毫无问题。伐木斧的刃尖残留有少许金属屑，这说明那位巫术师应该是用伐木斧垫在钢皮上，再用锤子将需要的形状敲击下来。他可能是将敲割下来的钢片折成了三层，再用八角锤敲打成需要的形状，最后配合锤击和刀石摩擦造出锐利的箭头——刀石的磨损情况也对应了这个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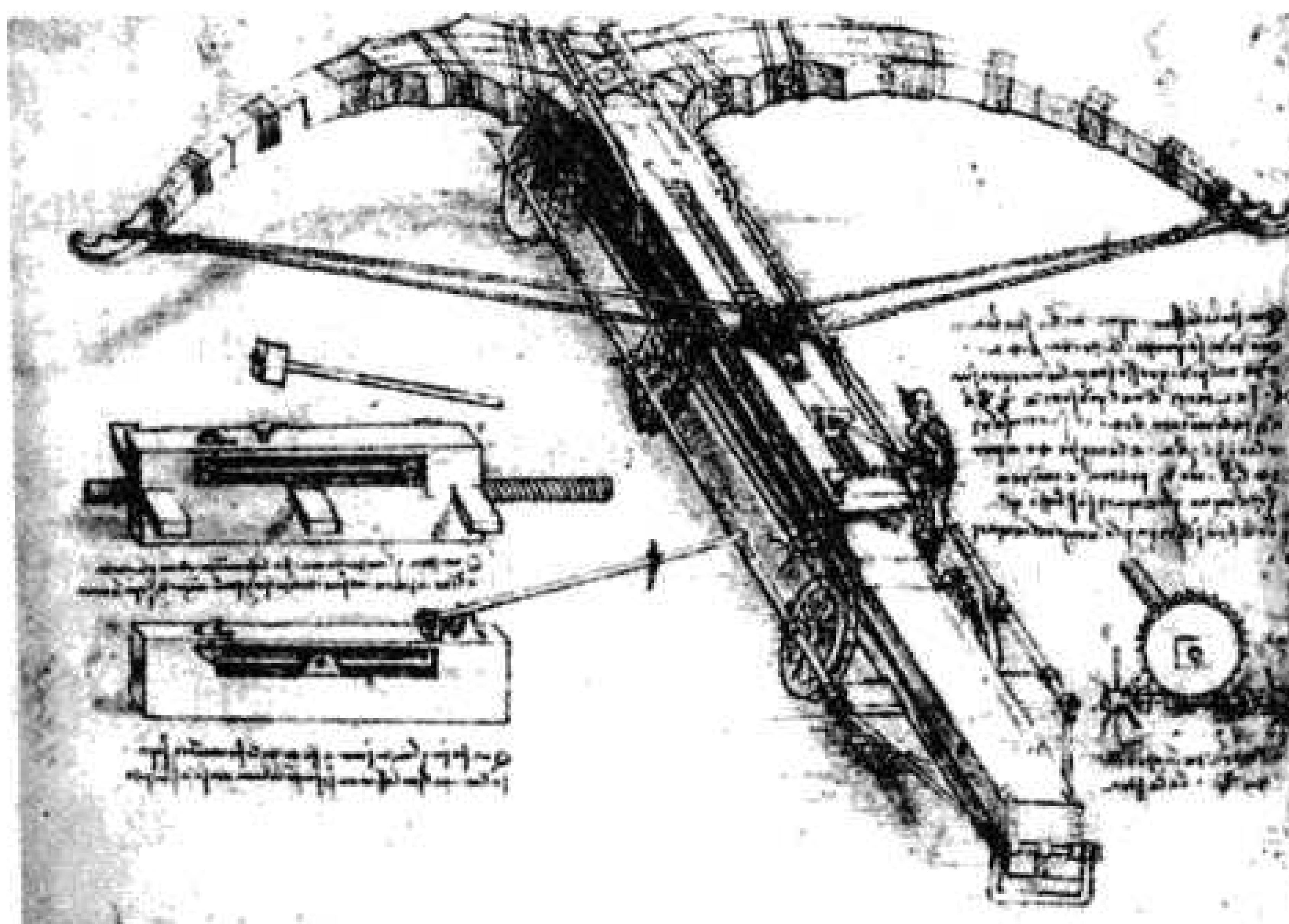
在阁楼的地板上发现了不少被金属切割、磨刮和捶打过的痕迹：

巫师大概就是在那里制造箭矢的——总共七支手制的短箭，就算是制箭的专业人员，在没有砂轮机和切割器的情况下，也一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露出的箭杆尾端并没有安装专门的箭尾，只是将后端削成了扁平的形状：这或许说明射箭者确实是在很近的地方发射的。根据常识推断——极北蝰被钉死在天花板上，大部分的箭矢都是垂直没入。如果是躺在地上用短弓射击，拉弓的手臂显然很难舒展开，力度也不能令人满意；假使射击者移动了木床，躺在床侧拉弓，蛇血可能会溅到床上——要是再特地遮上一层塑料布的话……虽然可行，但也太过麻烦了。我认为可行的方式唯有用手强行将短箭摁入，做出好像是用弓弩射入的假象。可是，以这位巫师施展不可能魔术的高超水平来看，太容易被人识破的方法应该不会被采用——不过，谁知道呢？或许正是利用了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来设置诡计也说不定。

另一种可能是使用十字弩，这样就能得到比短弓高得多的准确度和稳定性。通过工具侧瞄好之后，将弩固定在地板上发射即可。射中蛇身的箭矢位置精确，半圆形排列相当完美——极北蝰的背部覆满光滑的鳞片，如果短箭不具备相当的速度，而是仅凭手力来摁入，又要兼顾位置的准确，大概很难取得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震撼效果。(见参考图 20)

另外，留意到木匠和其他猎人所说的、那个素未谋面的弩箭专家是“村子中唯一精通弓弩的人”这项情报，也不能随随便便排除他和巫师合作的可能性。如果猜测属实，那他八成就会提供虚假的信息：将用手摁入的短箭说成是用弓或者十字弩射入，将原本已死的蛇鉴证为活着时被射杀，以让他那个合伙人创造的奇迹变得牢不可破。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我打算同时请老猎人和“猎狐犬”来木



参考图 20：达·芬奇所绘的十字弩结构图

屋监督——作为老练的猎手，即使不能通过猎物中箭的情况推断射杀的详细过程，总也能大致判断出那条蛇在被钉入时究竟是生是死；更重要的，因为多一些狩猎的行家在场，如果弩箭专家确实是巫师的同谋，他在说话时也必定会比只有我和木匠这两个鉴定动物尸体的外行在场时要谨慎得多。

没错，我确实是“鉴定尸体的外行”，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好猎手——哪怕是只对自己宣布，我也要再重申一遍：我只对会动的猎物感兴趣。

老猎人的两个儿子就在前台打牌。等到日记写完，我就去加入他们的牌局，顺便以闲聊的方式、绘声绘色地向他们讲述今天在木屋中发现的诡异场景——不可能的魔法能够吸引任何人。当他们对这个故事啧啧称奇、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时，我便可以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一句“很抱歉，我也不知道答案”，然后顺理成章地邀请他们的猎人父亲明天去木屋做客，并且允诺他们，明晚他们一定能从父亲的口中得知神奇魔术的真相——我敢以我的作家身份做担保，今天的牌局到那时就会被迫中断了。

在他们离去之前，我会请他们也顺便邀请那位“猎狐犬”朋友。或许是这样说：

“我听说，他也对这些古怪的事情抱着极大的兴趣。我很想邀请这位朋友，但却不知道他住在哪间屋子里……因此，请一定代为转告一声，麻烦你们了！”

这是容不得人拒绝的口吻。

三、关于蛇口中的新预告函；

我在第二点中提到这次没有丢失纸张，并作出了箭孔和蛇身里

不会藏有用速写本中厚纸书写的符咒的推断——在此处需要再添加一些限定：速写本中的纸张，其实还是丢失了一部分，不过马上就被找到了。

是的，就是之前被撕掉了巴掌大方角的那张纸，这次左下角又少了同样大小的另一个角，但巫师仍旧没将这残缺不全的一页撕下来——我也并不打算将它撕下，这是荒野生存务必遵循的守则：一样东西用完之前，不去动另外的。

和上次一样，纸的另一角被巧妙放置在祭品的口中，上面依旧用储物柜里的炭笔写上了扭曲的字迹，所用也依旧不是当地的语言——即便不是笔迹专家，也可以就此断定：两次的预告函均是由一个人所写。

继费城小姐之后是伦敦情人——全部是第十六节中所提到的虚构自杀女人。首句是自传第四节中五行诗的第二句“爬行在天花板上的蛇”，正好和极北蝰被钉死的位置吻合。

回过头来考虑诗的上一句“熊被困在小屋里”，又和第一阶段仪式的情况吻合。任何进出口都不足以让那头棕熊进出——它是被困而死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守在窗前的狐狸”和“贴墙取暖的渡鸦”，最后是我“死在自己的怀里”。五行诗，五个自杀女人，对应小屋中五种祭品设置的方式，以及五张预告函中的内容——这是很自然的联想，根本不可能是巧合！

但这就奇怪了：因为那五行诗并非引用了哪本古诗选集中的文字，单纯是我回忆当年落水时所产生幻觉的诗化总结。对于那位大师级别的巫术师以及在木屋中举行的、那场令人敬畏的终极召唤仪式而言，和这首未包含任何深刻背景的诗产生联系，几乎就同时意

味着丧失和古老神秘巫术之间的关联：一场仪式，无论是巫术还是宗教上的，都应具有其固定的流程和形式，否则便不能受此称呼，也不会有对应的效果。尤其是巫术，它和正统宗教带有狂欢性质的仪式全然不同，无论是诅咒、祛邪还是召唤，必定是针对具体的目的，来选用特定的、严谨且单一的施法过程。比如用十三根松针蘸小指鲜血，在念《影子摩西之剑》中特定咒文的同时将松针点燃，是为了让仇人瞎眼；塔罗魔法中，将宝剑八、金币五、圣杯七、权杖二和命运之轮以任意顺序倒扣在逆五芒星的角上，则是为了准备封印房内受虐待而死的猫的怨灵。施法的目的越高不可攀，对应的仪式要求也越严格。罕见的法器、奇特的咒文、稀有的祭品、千载难遇的时机、极难到达的禁地、特别指定的巫师血统……终极魔法仪式，限于如此繁琐具体的前提，以及不怀好意的天主教破坏者和纯属无聊的空想式文人对巫术正典的篡改、虚增、杜撰和捏造，现在甚至连找到正确无误的施法流程都如大海捞针般困难——成功完成一次传说中的仪式，在数千年巫术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本就是无数法师遥不可及的梦想。

除非与某本从未见过的巫术正典中的咒文内容暗合，我所写的五行诗显然不可能成为巫术师设计仪式的蓝本——但事实却是：某人这样做了。那么，排除掉“除非”中的微小可能，就只剩下另一种唯一的假设：在这场前所未见的终极召唤仪式中，需要依据施法对象曾写过的一首带具象描写的五行诗来安排祭品和场景。虽然我也听闻过不少匪夷所思的施法要求，但依据备受亚瑟·爱德华·维特[1]推崇的那本《阿巴忒尔：远古之魔法》中所透露的观点，在此种与

① 近代最富盛名的恶魔学学者。

撒旦级别的魔神紧密相关的召唤仪式当中，是不应出现如此不负责任、近乎儿戏的组成部分的。

相当的巫术正典中都抱持类似的观点——因此，这又是巫师在仪式理论上为我们设置的不可能陷阱了。

从仪式整体结构上不可动摇的、与数字“五”之间的关联来看，这场大型仪式将会被拆分为五个阶段——这是相当合理的推论。按照已知三个阶段的执行日期（包括第二张预告函上的九月四日）来看，第四阶段大约会在今年冬季举行；而第五阶段，如果确实存在，并且能够印证五行诗中“死在自己的怀里”这句的话——我将无法阻止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

我将会被作为最后的祭品。并且，“死在自己怀里”的场景，蕴含“衔尾蛇结构”的完整立意——无限个我、无穷次的死亡：这该也是那位神秘巫师的委托人，或者就是他本人的用意，即终极召唤仪式预备向我施加之诅咒所要达成的最终目的。

以下增补于七月十六日：

> 第五类即是，那些对灵物开诚布公、直接相对之魔法师；但也有解读梦与隐晦符号之人，坚信那些远古之灵，必得唯一对应为其占卜及祭祀之物。
>
> ——《阿巴忒尔：远古之魔法》，七分之五节

以上正式的日记中，我故意略去了勿忘我的部分——我必须谨慎处理这一点，因为那些遗忘的画面来自真实的记忆。但有关真实的记忆究竟如何，我们也无从判定。少数人知道，或者根本没有人——它们只是记忆，不是真实——这倒是能够确信的。记忆和真实之间的连接究竟能有几分相似，此刻已经无从了解。脑中的画面组合太过破碎，好些错乱的颜色掺杂其间：就如往暖色中插入数行冷色，或者在丛林间安置几座楼房。某一种过去无疑是存在过的，但那存在也仅是梦境——画面和声音，少许当时的感觉，曾经在某时某地触碰过的肌肤，以及为她采摘过的花朵……

在狭小屋子的后院里，窝在没刷过清漆、打磨也嫌粗糙的花梨木户外椅中，眼前一大片蓝色勿忘我，全是五瓣，团在一起像是天空的倒影。其间穿插水红色的郁金香，朵朵都是刚开。阳光很好，呼进肺里的空气带着泥土味。就是在那里——制造错觉的结界、记忆中的乐土、遥远的回忆，褪色的画面是都市的丛林、异地的故乡，心灵可得慰藉之地。我看到一双手：左手扶住的一摞稿纸垫在膝写板上，握笔的右手是另一个人的——是属于女人的、洁白纤细的手。

纸上密密麻麻的潦草手稿，笔尖划过无数正在接受删改和审阅的地方——仔细看，是两种不同的字迹。

那么就是两个人坐在那里，在双人木椅上：她的左手搭上我的肩，我的右手抚着她的发际。太阳近在眼前，世界模糊闪亮；眼睛看得见花香，像云雾一样将我们萦绕。

是在哪里呢？费城共济会教堂后的小区，伦敦圣雅各福群会公园入口前成排的荷式洋楼，华沙老城区离鸽子广场不远处的平顶屋……要不就是，第十八区：但那是在巴黎，还是布达佩斯呢？我在这画面中既看不见蒙马特高地，也找不到佩斯彻提莫[1]那绿松环绕的群楼——那就都不是，而是在自由意志市。我想不到了：这画面安插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在我看来也都合理。重要的是，那正在写着的小说——那是我写的，我的想法和心血，毫无疑问。但那正用心删改着的，那个女人——

她是谁？

面对此刻将要被夺去生命的压迫感，我和我的回忆慌张得像一大群乱飞的蛾子。在似乎无穷无尽的凝固过去中急切搜寻所需信息时的感觉，好像是要倒退着打开回廊里的无数扇门，每扇门之后又有更多的门，以及相似的回廊，有些还上了锁。

记忆是脑中的一台巨大机器，片刻不停地吞噬着周围的时空。此刻我扳开了回转的闸门，令它将遗忘的往事交还给我。它好似从未这样逆向运行过——我的双耳几乎都能听见时光回溯时的响声，那声音正如一整套未上油的新造齿轮咬合时发出的摩擦声那般尖锐刺耳，像无数把舞动着的镰刀，打算将这台逆转的机器，连同它运

---

① Pestszentimre，布达佩斯市的一个区。

行的载体一道切个粉碎。

我放弃了。

回忆竟是如此艰难的事情。

我放弃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星期二，上午阴，下午转晴

弩箭专家是个谨慎又带着些许傲慢的人，他在说话之前都会先考虑片刻，并且不自觉地握紧手中刚刚取下的猎人皮帽——虽然这习惯让他看上去符合“秃了顶的精明矮个子”这样一种典型形象，但却总让我不知不觉地将他当成是巫师的一个马虎同谋，必须时刻注意不要说错了话：我承认我是被从他口中说出的那些有趣讯息弄得疑神疑鬼了——这位为了一场木屋聚会而特意穿上整套并不合身的西服和耀眼的真丝塔夫绸马甲的小个子先生是猎蛇的高手和制弩的专家，甚至还是一个玩填字游戏的奇才，这所有贴在他身上的标签都不能不让我将他当做第二阶段仪式的唯一嫌疑人。

我现在几乎拿不动笔——连日的劳累、失眠、过度紧张以及昨晚的噩梦快要将我整个击垮。但我必须记录，哪怕不能思考，哪怕组织不起像样的语言，用了错误的比喻，字迹潦草到自己都难以读懂，我也得将发生的这些都写下来：文字只有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避免遗忘，前提是记录真实。一个人的过

去如果对自己失信，绝对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

鉴于以上的原因，和昨天在日记中的尝试类似，我将彻底放弃内容过渡的各种技法：连贯式、承接式、转折式……全部都不如一个编号来得更醒目和更具说服力。

一、关于天花板上那条极北蝰的验尸报告；

“弩箭专家”这个代称显然不足以用来准确概括那位博学多才的矮个子先生——那么，在此篇以及今后可能的日记中，我将改称他为“万事通先生”：这了不起的称呼当然和他的实力相配，我甚至可以在此断言，如果他定居到大城市，一定能够在大学里谋得不止一个的教授位置。

看看，虽然我、老猎人和“猎狐犬”三人都能一眼分辨出它是极北蝰，万事通先生却向我们指出——这种蛇根本很少出现在这一地带。仪式执行者大概只是看重了它是唯一能够在北极圈边缘生存的蛇种，却并不了解极北蝰的生活习性。此种毒性并不强的中小型毒蛇，因为身上显眼的菱形花纹，日耳曼人又称呼它为“十字水獭”——外观特征只能解释这俗名的前半部分，“水獭”意指极北蝰热衷于在亚寒带针叶林带的上端边缘处，那些拥有沼泽、潮湿洼地和高山溪流的区域居住，而这样的区域是不能通过建造木屋的风险评估的。

换句话说，除非它是真受了魔法的蛊惑，否则不可能来到这个小屋。

接下来证明它即使是受了某种召唤，独自从适合的栖息地爬行过来也不可能：且不提蛇行的缓慢速度和附近唯一的沼泽区离木屋有多么遥远这两点——现场四位擅长各类理论及实践追踪术的猎人在一番花费不少时间的严格考察之后，一致认为近几日内绝对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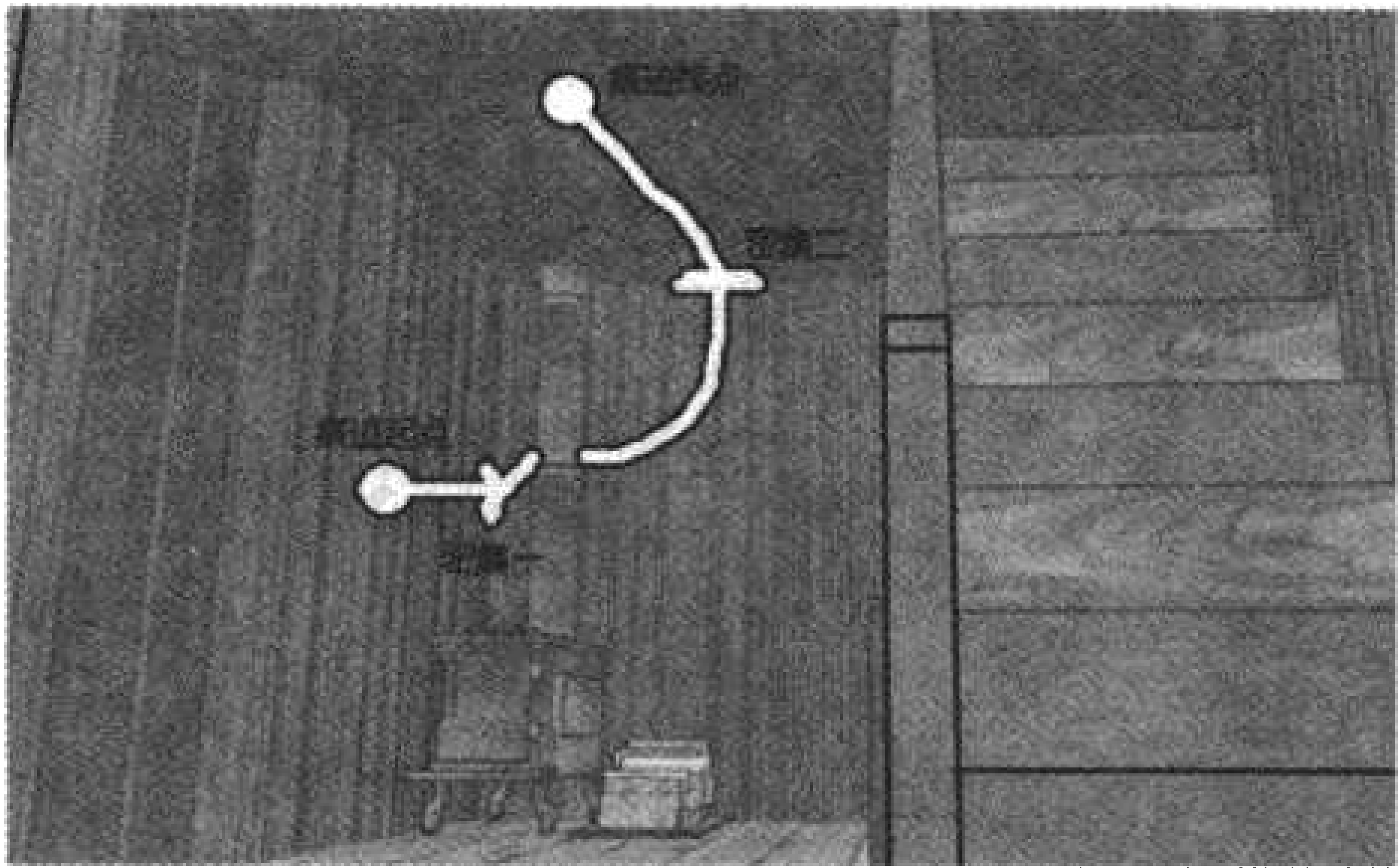
蛇类动物曾在木屋周围爬行过。更要命的是，万事通先生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找到了蛇行留下的痕迹——那是蛇在选用履带式运动方式时，被松木表面粗糙的部分刮下来的少许腹鳞。但就是这同样的东西，在木屋的地板上却完全没有找到。

这是在不借助显微工具的情况下极难分辨的痕迹，经由万事通先生的指点，我们却都能在仅使用火柴和盐末的秘法处理之后，看到这些闪闪发光的行迹——从房门无窗的那侧、离地面将近一米的位置出发，向简易壁炉所在的方向爬行，拐过墙角、绕过烟囱后斜向上，在天花板上爬到遭受钉刑的位置，被处死在那儿，痕迹也同时终止。（见参考图 21）

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是——凡是在墙壁拐角的位置，检验到的痕迹都特别密集，就好像极北蝰在那个位置爬行得极为艰难一般。万事通先生表示，蛇确确实实曾在墙壁上爬行过，即使轨迹和在地面上稍有不同：它似乎比在地面上时要更加用力，身体的扭动更为频繁，但这反重力的奇迹是能够证实存在的。

或许是不习惯恶魔赠予的新运动方式，就像是不理解为什么会突然由一个地方瞬移到木屋的墙壁上一样——木匠认为这条极北蝰被通过某种方式和木屋建立了连接：这可能与第一阶段仪式中用到的某样法器有关。我对这并没有指明出处的推断半信半疑——不过，他却用事实说服了我，让我相信“瞬移术说”至少是这次诡异的反重力爬行的可能性之一。

他举出的证据是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仪式之间，巫师通过特定步骤聚集起来的、大到近乎恐怖的能量（详见昨天的日记）。按照古希腊魔法的经典理论，世间一切均是灵力和能量的体现：这也是召唤魔法的理论根基。召唤的魔神，可以是具象化的，甚至是对物质



参考图 21：经过处理后在墙壁及天花板上看到的蛇行痕迹

世界有强大破坏力的灵体——巫术史上，受召唤的魔物破坏村落的实例，在各类资料之中数不胜数。瞬移术作为召唤魔法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和物质世界中拥有实体之物以仪式及特殊咒语连接的方式，增加一次实体到能量之间的转换过程，便能达到随心所欲改变实在之物位置的奇妙效果。

为了论证这项主张，他发展了数月前的一个论断：第一阶段中出现在地板上的“U”字连接，并非仅代表“终极”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能量聚集的一种方式。这个如喇叭般的形状将能量的连接投影到了其正对的墙壁上，即极北蝰在第二阶段仪式中被传送到的位置！

他在说这些推断的时候故意没有引经据典，甚至额外添加了多次“作家先生，如您昨天对我说的”——我当然清楚，这是他在其他村民面前极力掩饰自己作为黑魔法研究者的方式：虽然有些过于刻意。

万事通先生在使讨论顺利进行上倒帮了很大的忙——他毫不掩饰自己也是个神秘学爱好者。对于“瞬移术说”，他提出了一种听上去极具说服力的理论。

首先明确瞬移连接的概念，法师们绝不会试着在瞬间移动整体，而是向时间妥协，以创造“次元镜子”的方式节省聚集到的能量。依据常识性的科学理论，如果单纯将实体的原子打散，需要高达十亿摄氏度的高温，如此的过程会让实物彻底毁灭，重组根本就毫无可能；对“次元镜”施行的科学解释是再造，即通过对自然元素的控制复制出实体，并将原来的实体转换为再造时的信息，通过契约魔神的力量将这些信息自另一次元运送到仪式指定的位置（实体并不能通过另一次元，此处所指的“信息”也可看做“灵体”：这样就符合召唤术的理论基础了）——如此一来，原始实物的质量越小，

施行瞬移术所需的能量就越少。神奇的万事通先生，他更通过质能方程估算了所需能量的具体数值：两公斤重的极北蝰，通过“次元镜”完成瞬移再造所需的能量，根据现代科学的成就来换算，大约需要一座核电站全力运转三年的时间；若是使用神秘学中的能量，只要所选择的仪式“效率足够高”(这是他的原话)，用“一般的方式”聚灵一个季度即可。

而这正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相隔的时间。

但这终归只是猜想，随之而来的疑问则是：如果那些由好不容易得来的棕熊祭品积聚起来的能量都用在针对极北蝰的瞬移术上，整个终极召唤仪式所需的能量又从哪里而来呢？况且，如果如此强调瞬移术，那第一阶段中的棕熊同样不可能进入木屋，如果还是使用“次元镜子”，那此处所需的能量，不是需要以鲸鱼或者恐龙作为祭品了吗？巫师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呢？

万事通先生也无法解释棕熊进入的问题，对于巫师的目的，他却给出了一个有趣的参考：有一类大型仪式是必须使用召唤之物作为祭品的，从实体到灵体再还原为实体的过程，意味着“完全的净化”，这和衔尾蛇所表达的一种主要含义相符。对于能量消耗的问题，万事通先生觉得能量并非消耗掉了，而是在重塑形体之时被部分添加到了自“次元镜”运送过来的灵体当中——他举了《天下奇书》中关于创造双头生物魔法的例子，据传十三世纪有术士用其中的咒文成功再造了九头蛇许德拉，而原体仅是一只壁虎。换言之，如果咒术得当，这不但不是无谓的消耗，反而是增强能量的特殊方式。

我可从未听说过除《圣经》之外的《天下奇书》——在留意了墙壁和天花板上两处痕迹密集之处后，我向在场众人提出了一个无神论式的假设。

反重力魔术的实现，无非是使用钢丝组合、隐藏的支撑架和磁场这三样道具。万事通先生的验尸结果显示，那条极北蝰，除了尾端有少许被硬物夹持过的痕迹之外（或许是巫师在摆放衔尾蛇造型时留下的），完全没有被人碰过。经过众人的检查，木屋内也完全找不到固定过钢丝或者支撑架的钉孔及嵌扣夹痕，壁炉烟囱上没有刮伤——如果要使用前两样道具完成所见的移动痕迹，除非烟囱被拆开一条缝，否则极难做到。但事实是，烟囱和壁炉并没有人动过——我利用急救箱中细蒙脱石粉极强的吸附力，尝试着按照《猎人百科全书》[1] 中教导的实用追踪术检测了一次烟囱周围的痕迹。得出的结论是，烟囱有几个月没被人动过，没有指纹，也没被人擦拭过。这就将应用钢丝和支撑架的可能性逼入了死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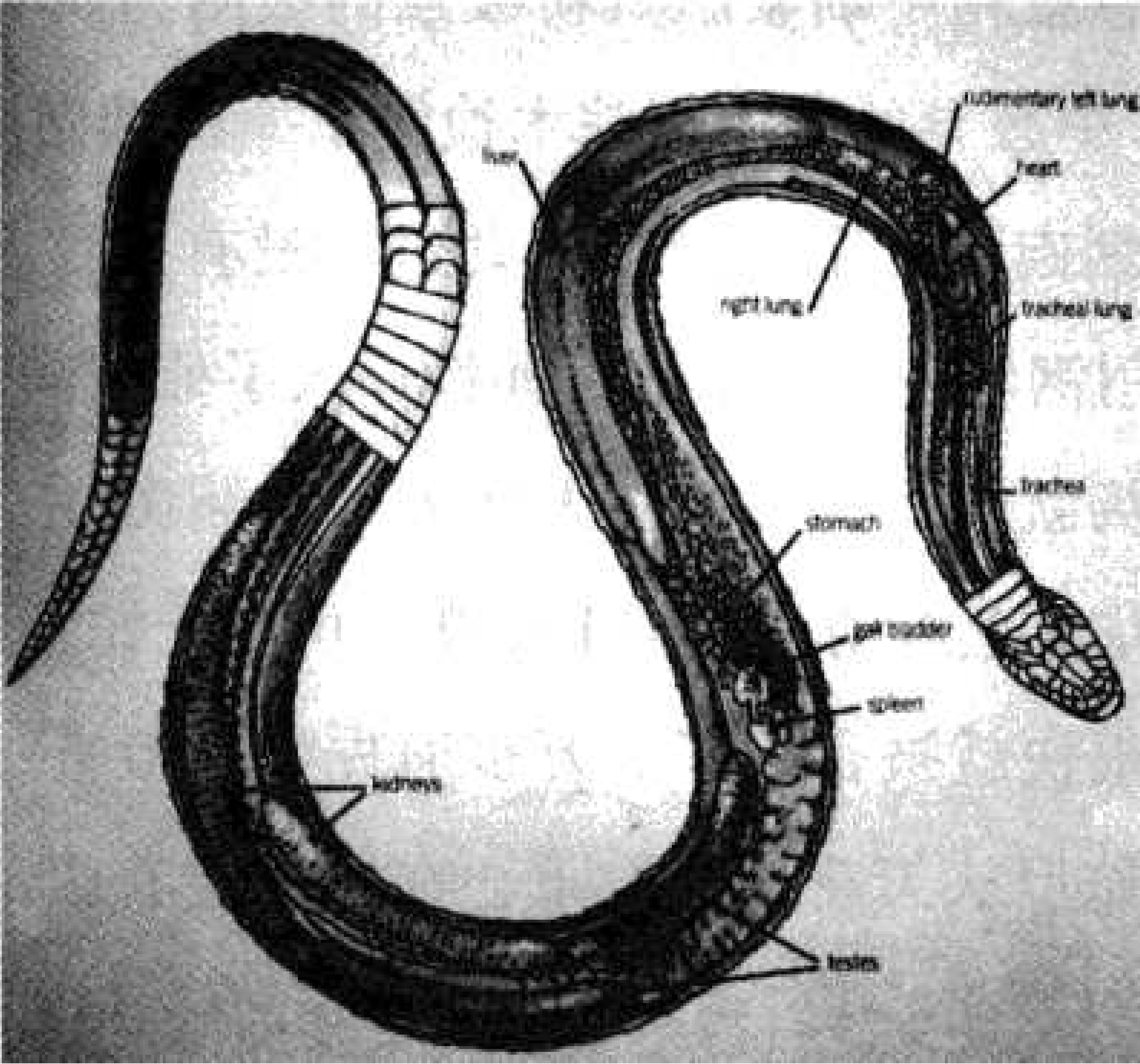
但使用磁场就可行，只要有人在屋外控制磁铁，就可以让极北蝰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运动了。至于磁铁，可以让蛇吞下去。

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否定了。万事通先生在检查过弩箭插入的状态之后，便将蛇尸从天花板上取下，在屋外沿着腹部中线剖开。大致量过身长后（顺带一提，这条雌极北蝰的体长超过了七十厘米，已经算是此类型中值得惊叹的尺寸了），蛇头被他用小斧剁了下来——测过蛇血无毒，证明蛇毒没有扩散。他说他打算用毒囊给新制的箭头淬毒——极北蝰的毒性不强，正适合打猎时使用。

他一边用小刀解剖蛇体，一边向我们耐心解说心脏和气管肺的位置，退化的左肺和发达右肺的必要性，以及蛇肝的作用。在拉掉胆囊和脾脏之后，他剥下胃和食道外层的白色隔膜，将这一部分也剖开了。（见参考图 22）

---

① *The Hunter's Encyclopedia*，一本战后出版的、厚达一千一百五十二页的狩猎指导书，内容涵盖狩猎的各个方面。


rudimentary left lung
liver
heart
right lung
tracheal lung
trachea
stomach
gall bladder
spleen
kidneys
testes

参考图 22：蛇的解剖图

万事通先生的意见很明确，我们也能够从翻开的胃和食道壁看出：除了弩箭造成的损伤外，满是黏液和污血的内壁并没有刮伤。胃中有一只没有消化完的花园睡鼠——这是极北蝰小姐的最后一餐。

“连尾大约三十厘米，在野生成鼠中算是体型较大的。”这位先生拎起那只黏糊糊的恶心东西，“文献记载的生活区域，最北端到芬兰南部，经度越过芬兰海向东就不再适合其生存了——芬兰海一带同时也是极北蝰喜爱的栖居地。鼠类如果越线生存，除了数量极少，不能长期定居之外，体型也只会比平均值小，连尾应在二十厘米前后。”

这段话自然也可作为“瞬移术说”的理论依据：极北蝰在这里是捕不到这种睡鼠的。

但这两点也并不能作为决定性证据，巫师同样可以在别处捕捉并且饲养这两样动物。虽然依旧不能解释蛇是如何进入的，但我立即就想到了反驳的方式。

以下文字将尽可能重现我们当时的对话——趁着我现在还记得清楚。这样处理除了可以省去自己对原始材料再次总结的麻烦之外，也更具有临场感。

我：睡鼠也可以是饲养的，或者在芬兰捕捉到之后再运过来，作为极北蝰的食粮。

万事通先生（以下简称“万”）：确实。但如果睡鼠是经过饲养，看脚掌和牙齿，以及胃内食物就可以分辨出来。同理，蛇的情况，我们稍后再检查一下肠内余物即可了解。目前已知它的毒牙没有被处理过：饲养者们一般不会这样做。况且，食道和胃壁没有被刮伤的痕迹，作家先生——这些证据很难支撑您所说的、“蛇吞食磁铁”的观点。

我：蛇当然不会主动吞食磁铁，那个的味道也不如睡鼠可口。据我所知，用充磁机可以制造任意形状的磁石——如果是长纺锤形的磁铁，带鱼鳍状的侧翼，就可以卡进睡鼠的腹内。众所周知，蛇类并不咀嚼，凭借强健的韧带结构，它们的上下颚能够张大成一百八十度，将猎物整个吞下，消化之后再将处理不了的残骨由口中吐出。嵌入睡鼠体内的磁铁，处理为沿长轴切面来区分南北极，这样便能通过屋外的磁铁顺利制造出极北蝰在墙壁及天花板上爬行的假象。蛇胃大概位于蛇体中部，磁铁移动到那里便暂时不能前进——因此，七支短箭的最后一根只能射到胃部前后的位置。我猜，箭的位置能够排列得如此整齐，应该也与运用了磁铁这点关系紧密。这个过程应该是——巫师在屋外安置好了磁铁后，用某种方式进入了房间，取出两只宠物，让饥饿的极北蝰吞食掉插入了磁石、已经是奄奄一息的睡鼠，然后将它移向门左侧无窗的墙。凭借强大的磁力，蛇被吸到了墙壁上，因为受惊吓过度，在那个位置胡乱摆动。但畜生就是畜生，绝不舍得放弃口中的食物。这时巫师出屋，开始移动磁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蛇行痕迹的起点部分，残留下来的腹鳞比别处要多得多：因为蛇在那里停留了较长时间。

我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木屋，上了楼梯要去阁楼。木匠、老猎人和“猎狐犬”紧跟了上来；万事通先生，他好像是知道我打算举出怎样的证据：一直等到我在楼上喊他了，才慢悠悠地出现在楼梯口那儿。他双手交叉靠着门栏，故意离得最远——那样子好像是要看什么好戏。

我：巫师在屋外使用磁铁，虽然不知道他手中握着的是怎样的样式——可能是带握把的那种，也可能是某种便携的电磁铁——这点总有办法解决。反正，磁铁贴着墙开始移动，蛇也被迫跟着“爬

动”；巫师跨过横栏时，仍尽力保持着屋外磁铁的角度和方向，让蛇的移动尽量看起来自然。但是，在移过拐角处时，两块磁石之间的距离不可避免地增大[1]，对极北蝰的束缚相应减弱。嘴里还含着食物的蛇也察觉到这个机会，就更用力地挣扎了片刻——这就解释了为何拐角的地方蛇行的痕迹那么密集。当巫师费力举起磁铁，让蛇移动到墙壁和天花板之间交线的位置时——这位先生或者女士没办法从那个位置进入屋子——就用某种方法将磁铁固定在那里，然后又绕道进屋上了阁楼，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

我拆下扣在通风孔上的麻织遮布，仔细检查了一下那处的铁栅——靠中间两根偏上的某处，有很显眼的硬物刮痕。

我：这就是证据。巫师回到这里，用棉线或者其他悬吊工具将磁铁拉了上来，继续移动磁铁到天花板上预定好的位置。他固定住磁铁，然后下楼，用备好的弩（会在第二点中说明）瞄准天花板上的蛇——因为楼上磁铁被固定住，蛇要继续吞下睡鼠，身体必定会缓缓向前移动。不过，巫师应该不会给它这样一直享受下去的机会：先是第一箭将它的头固定住，接着上楼调整磁石的位置，下楼再射箭，然后再上楼，再下楼……唯有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如我们看到的完美半圆，以及等距的短箭间距。射完七支箭，巫师就将蛇尾挂在毒牙上，摆出衔尾蛇的符号。

我隐瞒了关于蛇嘴中预告函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将这件事说出来，万事通先生一定会深究——我懒得解释这么一长串故事。即使快到第三阶段仪式，我仍认为预告函和五行诗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一个大召唤仪式的要求：这也导致我——至少在潜意识

① 见参考图3。

中——虽然好奇却依旧对仪式的真实性将信将疑。

这同时也成为我提出以上无神论假设的动机。

万：不错的想法。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通风孔离天花板的距离并不近，大约有一米二的样子，换算过来大约接近五十英寸。那条蛇加上腹内的睡鼠，手估有两公斤重。换句话说，准备好的磁铁在这个距离上必须提供至少二十牛顿的引力来克服指向地心的重力。如果用微分公式来计算①静态磁场力，则确定定点上的磁能太过困难；如果用工业上的估算公式②，在所用磁铁的长宽高均未知的情况下——既然您说磁石是从通风孔的缝隙间拖入，大致尺寸总算是能够勉强确定——粗估的结果……能够达到此种效果的磁铁，至少应是钕铁硼材料制成的强力永磁体。但这样一来，磁铁在经过通风孔下的墙壁时，会同时将简易壁炉的铸铁制烟囱牵引到墙上：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因此您的假设全无可能。

我：但这痕迹是事实……或许巫师用了两块磁铁。采用接力的方式：一块用来完成墙壁上的移动，一块用来完成天花板上的。

老猎人：那就没有必要在阁楼回收了——铁栅上的痕迹也是多余的。

木匠：先生，那个痕迹……其实是春天检查木屋损伤时，我不小心留下的——当时手里拿着凿子。因为感觉并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就没向您报告。实在抱歉。

万：很遗憾，我的先生，虽然我也知道“铁栅上的刮痕”这项

---

① 指简化公式 $F_M=\frac{dw}{dx}$。

② 指 $F_M=0.58\cdot M^2\cdot c\cdot\sqrt{ab}$，其中 M 为材料静磁性常数，a、b、c 为磁铁的长、宽、高。

证据到目前为止已经很站不住脚了，却还要给出一个无可反驳的证据，来表明您给出的有趣想法的错误——我的朋友们，我得说，在阁楼回收无可厚非：如果进入这屋子的方式异常麻烦的话，巫师便也不会想让第一块磁铁在屋子外面待得太久。或许这位站在无神论观点下的凶手并不想要在铁栅上留下痕迹，或者根本就没在意那个痕迹——这也是有可能的。这情况下，从阁楼回收根本就是最方便最有效率的方案；至于木匠的证言，可以解释为新擦伤盖在旧擦伤上，那就和作家先生的假设并无冲突。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问题——作家先生，我能借用这里的手术刀片吗？这是向您展示决定性证据必要的工具——如果您不打算将自己的手弄脏的话。

他将自己一直握在左手上的东西展示给我们看——那是极北蝰胃中的睡鼠。我立即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早已知道答案了——如果睡鼠肚中放有我所说的磁石的话，重量上和普通的睡鼠相比，就会有明显的差别。只要将那黏糊糊的东西拿在手中稍一掂量，我那听上去颇为合理的假设就会因为缺乏证据而土崩瓦解。

我点点头，不多说一句废话，打开急救箱，取出刀片递给了万事通先生。

万：来看看肚子里有什么——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没有磁铁……然后，蝗虫的碎片、细细的甲虫腿、少许幼鸟的羽毛、从满是刺的果荚中好不容易剥出来的山毛榉果残渣。另外，爪子部分也表现出长期主动觅食的表征，这些都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只睡鼠的野生身份。

他将解剖完的尸体从通风孔铁栅的缝隙之间扔了出去。

万：在万分无奈地舍弃掉您那无神论基调的假设之后，我们必须承认——瞬移术的观点，其实已经有大量的佐证了。关于仪式，

还需要额外留意的一点是，那位值得尊敬的法师，严格遵守了《西弗·罗杰艾尔天使之魔书》中的教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箭柄、箭头、造箭的工具……所有用来完成仪式的物品，都是来自这间小屋。原本不存在于此的磁铁，显然不可能被用到。而且，这种刻意的模式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您的木屋刚好存在于一个特殊处理过的结界当中：一切复杂的限定，都是为了完成一次伟大的召唤。远不止是撒旦级别，如果结合衔尾蛇符号的蕴意去大胆猜想——可能会是大瘟疫，就如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一般受召唤而来；也可能是来自地狱的永火，甚至就是地狱本身！我的先生，不仅是您的情况危急——或许您只是符合仪式条件的一剂药引。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楼下，我踩在那摊蛇血上，面对着违反自然律的极北蝰曾经爬过的那面墙——所有认真读这些文字的人都应该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有多么不好。

不过我依旧不愿放弃自己的主张——谁愿意先相信上帝，然后承认自己是必定要坠入地狱之人呢？否定掉奇迹，便可以将那位巫术师拉低到和自己等同的地位上，这当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我此刻的焦躁和恐惧。

是的，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要反驳万事通先生的观点。哪怕只是微小的瑕疵，我也得拼命留意，马上指出。

我：原本不存在于此的，并不仅仅是磁铁。看起来，您也遗漏了一项您亲口确认过的东西——那柄发射短箭的弓弩！因此，我得说，对于这套奇迹般仪式存在真实性的论证，也并非完美无缺！

万：不，这就是完美无缺的！整个仪式的完成只是时间问题，人不相信奇迹只是因为没有亲眼见到。如果亲眼见到还不相信——先生，我只会怀疑您的气量是否真和身份相符。我知道那些崇尚真

正人生体验的人，对一切发生过的和即将发生的有包容心，是不会为地狱是否真实存在感到惶恐不安的……

我很不愿意记录下如下的场景，不仅因为这些内容有失一位写作者的风度，更是因为它所导致的后果简直就是诠释“自食其言”这则成语的最好范例；但我又不得不说，因为这就是发生了的事实——如果让记忆换一种方式，如此积累下来，一定会得到迥然不同的结论。

或许是无意的言语挑衅助长了我的狂怒，脚下和死亡紧密相关的污渍令我在瞬间变得暴躁又嗜血。那些在我看来刻薄无比的话还没有听完，一股无意识的冲动便驱使着我，让我大步冲向前去，双手用力扯住那个用听上去不可辩驳的、让人感觉傲慢的、故意冷嘲热讽的、处处针锋相对的话语在众人面前毫不留情地驳斥我的那个秃顶矮子的衣领。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显然让另外三人吃了一惊。木匠和老猎人只是呆站在那里，“猎狐犬”为了避开撞过来的我，被迫往后退了一步。他完全忘记那里放着我的木床，结果一个踉跄摔倒在床上。

意外将我们的目光齐聚过去。或许开始只是条件反射般的一瞥：因为大家都清楚，他显然不会出什么事——床上有厚厚的床垫，还有特地蒙上的防尘布，没有一样东西是尖锐和易使人受伤的。但我们的目光再没从他身上移开，甚至我也主动松开了万事通先生的领子。

眼前发生的事——突然出现、无可争辩的隐藏事实，当真是比重重打在脸颊上的拳头还令我感到沮丧。

床垫变形了，“猎狐犬”整个陷了下去。老猎人和木匠上前一步拉起他后，很有默契地将弹簧床垫掀了起来——大家很清楚地看到，

床下用来支撑垫子的上好桑木横梁和活动杉木板，被人卸掉了中间的部分。

万事通先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万：这就是制造弓弩的材料来源——先生，我能体谅您此刻的心情……请让我为之前语气中的冒犯之处向您致歉。

我在处理上述对话时，已经尽量将自己抽脱到整个事件之外。但即便如此，那位矮个子先生的语气还是被我刻划得很惹人讨厌——也可能只是我读来觉得讨厌，回想起来觉得讨厌，就将那种情绪不自觉地安插其间了。

关于为蛇验尸仍要补充的是：事后大家都没再提到我当时的鲁莽和冲动。万事通先生将极北蝰下段一团团的肠子清理了出来，老猎人向我借了木屋的盐、蜂蜜和煤油。壁炉旁的干柴也给了他们。他们在屋外生起了篝火，将展开的蛇肉烤来做了午餐。

那些拖出来的肠子也被剖开了，里面是野生蛇喜爱的食物勉强消化干净的残渣，“猎狐犬”从里面找到了几颗睡鼠的牙齿——并不是所有的蛇都能将不好消化的硬物吐干净，这对它的肠胃可没有好处。

没有人对这些新发现的、同样能够支持“瞬移术说”的证据再多说些什么。在我表现出那样的不冷静之后，所有人也都容忍了我因糟糕情绪而带来的愚蠢。我没有吃那些来历不明的蛇肉，而是独自去了不远处的湖边散步。

深山中仅属于一人的湖畔是神秘、奇异又宽容。在这里，天空的湛蓝、花丛的淡蓝和湖面的深蓝：一旦这三种连续又独立的蓝色将你包围住，就像是自然施放的魔法一般，不论之前存着怎样的烦心事，也都能不费力地放下，进而从旁观者的角度，发现过分执著

于一件事情时的荒唐可笑。对着这样的蓝色深吁一口气，再放肆地喊叫两声，心情也会再次变得如森林所恒有的那般开朗。

这里是我唯一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并且愿意坦率承认的奇迹。

我累了，接下来的部分到明天再补充吧。暂时搁笔。

勿忘我是蓝色的，野生的多半开在湖边，这是我选择去湖畔的另一重目的——这可能会有助于我想起留预告函的女人究竟是谁。自杀女人们的事情，在曾拥有无数个女人的卡萨诺瓦式人生中，无疑是零散发生的：她们和另外的哪些人有牵连呢？她们的姐妹是否因为打算复仇而接近过我，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从我口中发掘出其他为我而死的女人的例子？我现在仍然活着，那么可以认为：这些女人终究因为我对待每段感情的真诚而暂时放弃——当然，在她们认为的“抛弃”发生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地调查我的过去，处心积虑地挑选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残酷刑罚，让我接受比死亡痛苦得多的制裁。

但这样的想法中似乎有些不合理之处，或许是昨天想到的那些破碎画面，那个帮我修改小说的女人——那场景给我的感觉是如此温馨，甚至感到无比怀恋。虽然真诚会让人愚蠢，但那怎样也不应是一个对我抱有某种目的的女人留给我的印象。就算经过记忆的改装，也不会影响到直觉——对于那个一同面对勿忘我和郁金香花丛的女人，就像曾经的冰岛少妇一样，制造出的是一切能够被铭刻于

心的美好回忆。

还有那首五行诗。是她，还是另外的“她”在我耳旁的呢喃呢？如果这两个是同一人，她是否是两个自杀未遂的女人中的一位呢？

我的思绪紊乱，脚步沉重。带着这样那样的猜想接近那个从天空俯视就像是沙蝎角须的湖。沿着我在八岁时或许曾走过的路径回溯，某一步或许正踩在过去留下过脚印的地方——无人的森林和这样的想法仿佛令我回到童年：我想起自己没带猎枪，又想起过去和最近出现的那两只熊，心跳的频率不由得加快了些。

但这时眼前出现的画面让我的心跳加快了一倍。

就在湖旁，那本应杳无人迹的荒野地方，竟然有一个女人站在那儿！

是一个头发很长的女人，因为距离还远，看不清她穿的什么。她蹲在崖边平坦的岩壁上，应该是背对着我，头发垂下去，像是在地上寻找掉落的东西。

那莫非就是她——那个大巫术师？那个女巫？

没有恐惧，只有想了解真相的冲动，渴望解决问题的驱使，引领着我，向着她的方向大步跑去，好像害怕她会消失似的。

然后，一步比一步看得清楚，脚步就慢下来。她并没有消失，甚至都没注意到我——她在那儿，太过专心，但显然不是我要找的“她”。

那还是个孩子，从背后看去是满头金发，穿着湖蓝色的纯色连衣裙，干净的白布鞋，手中拿着粉笔在岩地上独自画画。

我松了口气，也可以说是失望。但仍走过去，想看看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在地上画着怎样的画——同时也打算叮嘱她，告诉她这附近有熊出没，让她快些回家去。

就这样一直走到她身后很近的位置，她仍没发现我，但我却已经可以看清她所画的画了——那幅画相对孩子来说显得很巨大，由极规整的四重嵌环组成，每层环中都写着不少古怪的文字。图画正中画着四个孩子，孩子身边的文字好像是表明了他们的名字，然后每个人又都说了一句话，各自将实体化了的话语举起，凑向图画正中一个花蕾一般的规则图形。（见参考图 23）

这难道不是……某种魔法阵吗？

从村子走到这里，我已经说过，成年人也需要走上三个多小时。如果不是住在这里、熟知地形的人，根本不可能轻松来到湖边。

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莫非这附近还有我不知道的聚居地。

她画的魔法阵是用来做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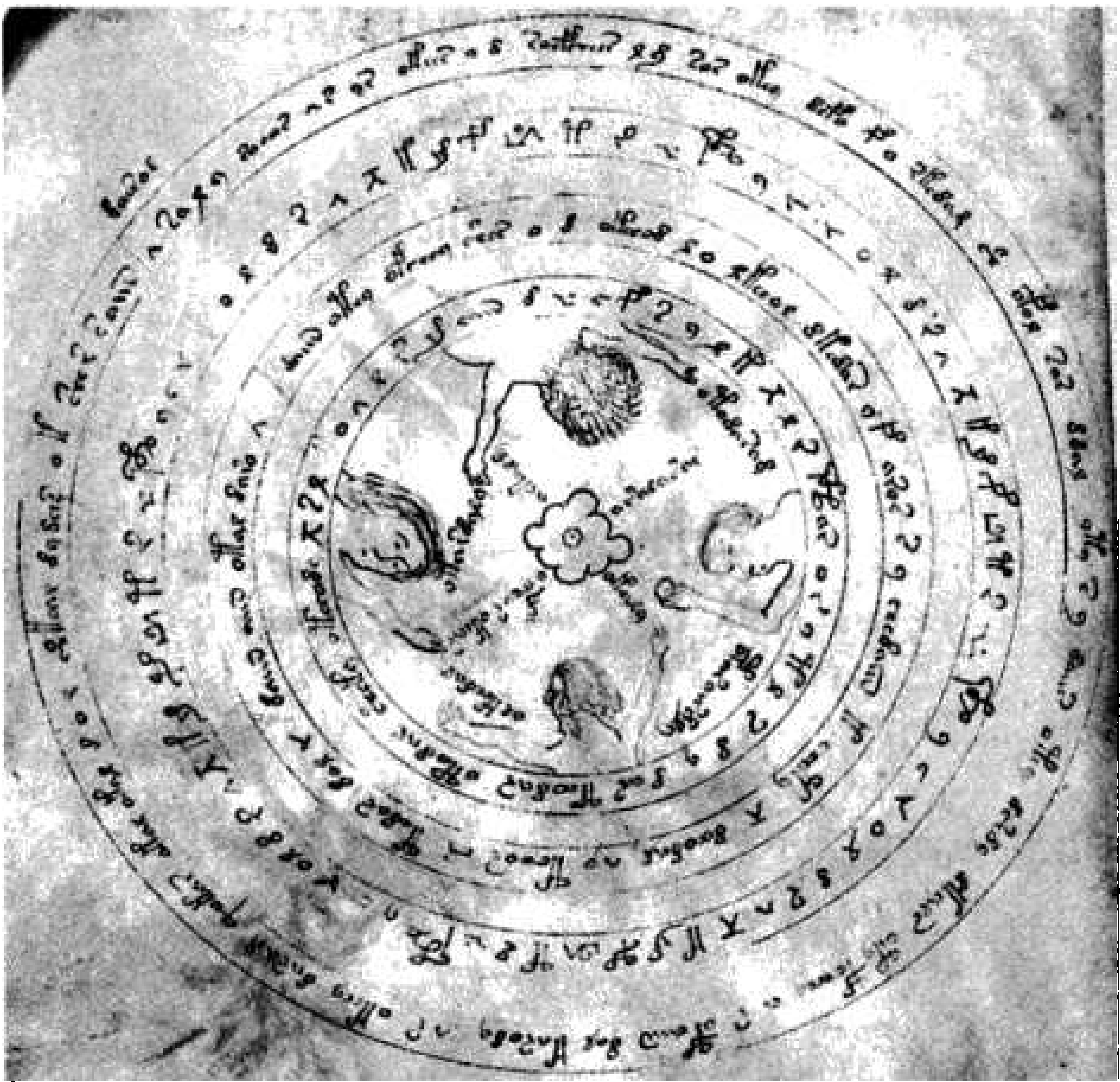
她是谁？

她和举行终极召唤仪式的女巫有什么关系？

无数的疑问让我心生胆怯，但她好像已经发现我了。她站起身来，粉笔丢在地上。我的目光随着她的起身而上移——这时，我无比惊愕地发现，在她身后，之前我跑过来时未曾注意到的、被勿忘我花丛遮掩住的那一大片地面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的、直径几乎相当于孩子身长的大魔法阵。

在经历过一连串的仪式事件后，谁都会被那个诡异怪诞的场面给惊呆的。等到我回过神来时，小女孩已经跑远了。

我身上没有任何可供记录用的东西，只有那支遗忘的粉笔，却又不能将这里的全部内容画在身上。我想到要马上回小屋，至少将木匠，或者还有万事通先生拉过来看看——请这两位行家立即解释一下这堆魔法阵的作用。仅凭我大量阅读和黑魔法相关的通俗书籍的印象，其中不少嵌环中的符号和文字是和古埃及秘法相关的。我



参考图23：女孩的魔法阵

曾粗浅读过那本不到百页的《符号和象征性：古埃及、科学和意识进化》，依稀记得其中部分符号的含义。女孩画的魔法阵中、依法老文字反复出现的几个符号及符号组合[1]是：



拉和阿努比斯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中反复出现，并非什么罕见的事情。使我在意的是那个四符号组合——那是死灵魔法中常用的符号组合，放在一个小女孩所绘的魔法阵中，究竟代表了什么含义呢？

之后发生的事我现在也不太想写，我很累了——甚至写到这里都开始怀疑是否只是我自己神经恍惚，产生了幻觉。春天里喝剩的白兰地，宿屋主人又给我递了过来：是她特地为我留下的，很好。我真得搁笔了——好好喝上一杯，然后安稳地睡一觉。所有的事情都留到明天再想。

---

① 第一组符号是古埃及的太阳神拉，国际编号 C1；第二组符号是古埃及的引导亡灵之神阿努比斯，国际编号 C6；第三组符号代表天空、界限、阴间之水及山之巅。

之后我还是只带木匠去了湖畔，三位猎人则结伴先回去了。因为心存疑惑，我往返都走得很急，一共也不会用到三十分钟。

但那里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女孩、粉笔、地上的魔法阵——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仔细检查了女孩曾经蹲下画画的地方，那儿连一点点残余的粉笔画痕迹都没有。就算是用水泼洒，湿的岩面半小时内也不会干。更何况，那么大的面积，哪个正常人能够这么快就将它们清洁干净呢？

这肯定又是魔法了。

我感到相当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请当时也在的万事通先生过去。对于那位能够找到硬表面上隐藏的蛇行痕迹的高手，找到被擦去的粉笔痕应该不成问题；但后悔的同时我也在想——是否刚刚看到的女孩和那些魔法阵都只是我的幻觉呢？大量的魔法阵自不必说，我不分日夜地想着那个在我耳边说出五行诗的女人：她的面容现在和那个仅见过一面的女孩一样模糊。这是否是潜意识在暗示我，我是将想象中期盼见到的人物以一个孩子的形象在幻觉中重建了呢？

还好木匠并不在意陪我空跑一趟，他对我说："人除了记忆就只

剩下虚幻，这就是为何魔法和巫师的世界永不毁灭，能够召唤的恶魔永远存在的原因。”

然后他建议我下次来时找个好点的除魔师；或者提前数天来，取梵蒂冈的圣水，在木屋里画一个隐形结界：东方写拉斐尔之名，以针刺之；西方为加百利，需在写好的名字上撒一勺盐；南方为米迦勒，得沾一点焚烧羊角的灰；北方则是天使长乌列，要用罗马斯卡拉圣地[1]的一捧土——这样应该可以破坏即将举行的第三阶段召唤仪式。

他没说防魔结界的出处，我对这理论是将信将疑——或许是安慰多过实用。但其中实用的部分也并非没有：至少他提醒了我，下次我可以早些到。这样或许能和正在施法中的巫术师撞个满怀。

① 即圣乔万尼大教堂之外的耶稣受难圣阶。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日，星期三，晴

今天的天气不错。大概是因为酒的作用，昨晚什么梦都没做。良好的睡眠给人以精力和勇气：我或许已经能够坦诚接受这件事，在继续寻求解答的过程中，也不需再去过分强求合理性了——就算是巫术和魔法也可以，我需要的仅是支撑它们的适当理由，以及那个藏在身后的巫师对我这个被诅咒者的要求。和魔鬼谈判，以挽救自己的生命及其他不可放下之物，对现在的我而言，也并非不可接受的事情。甚至，我现在觉得这观念应该是相当合理的。

谁知道呢？可能是与一大早就开始写日记的心情相关。宿屋的早餐很丰盛，有热牛奶麦片、煎蛋、自制的白面包、上好甜牛油、新鲜的鲟鱼卵沙拉和一点点煮过的甜酒：大概是几位好心的猎人说起了昨天的事，并请宿屋主人起码在饮食调理上更照顾一下我的情绪。难得现在心境会变得平和，到了明天——想法可能又会变化了：谁能承受那么多冲击固有观念和以往成见的“不可能”呢？我此刻

的看法是：就算明天森林中的树木全部枯死，河流中流动的水变成血红色，我也不会太过惊奇了。

因此以上想法便也有记录下来的必要性。

下面继续七月一日的日记里中断的内容。

二、关于钉住天花板上极北蝰的七枚短箭；

此处需要倒过来解释发生在第一点之前的检验。从这里开始的续写让我的记忆有些难以接纳——我回过头去看了一会儿昨天的日记，总算能够找到一些头绪，让此处的归纳不至于过于重复，甚至前后矛盾。

以下文字中和制箭知识相关的内容，以及以下第三点中和制弩相关的内容，均是出自万事通先生之口。我在日记中做的只是转述，但可能不会再反复提到他的绰号：这样能够让行文简单不少。流水账式的提出、讨论、分析、解决问题的叙述方式，同时消耗了写和读的精力，除了能在文字上给人以更多的身临其境感之外，根本是全无必要。

首先由没入天花板的深度，以及极北蝰的伤口判定，全部的七枚短箭都是用弩射入的，用手摁入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也不存在事先钻好孔再将箭放入的可能；极北蝰是被这些箭射死的，并非在第一支箭射入之前就已死亡，然后被人摆弄了尸体。

罐头的钢皮并非重叠了三层，而是用了四层折叠，并且反复打实。如果要造成四棱或者三棱锥形，对手工的要求太高，并且会让箭头过重，垂直射击的速度损耗过大，显然得不偿失——制作者的选择是简易实用的半柳叶形，杀伤力一流，但再利用度却不高：这就正适合在祭品上一次性使用。

箭镞的打磨十分地道，从蛇身的伤口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干净利落。锹柄木相比一般的箭杆要粗，因此尾部的处理十分重要。这点那位工匠也做得很完美——连短箭穿透蛇身后，能够没入天花板的距离，以及卡入极北蝰体内的长度都被计算过。箭杆略带弯曲的平尾，不仅能够达到所需距离内最高的稳度，还为杆部的减重作了很大的贡献。尾部拉出一个长弧度，军用锹手柄的圆直径由上至下递减，到达后端时已经不到原来的一半，整枚箭体呈现出近似梭鱼的形状。

咒文并没有被雕琢在金属箭头上，而是直接用小刀刻在了箭头和箭杆的交接处。每支箭上都只有一个哥特体字母，由钉在极北蝰尾部的那支开始，依次是：

IORAMAS

此种粗笔划的“老英式文”字体是哥特体中的一个庞大支系，也常常被称为“教会体”——这种字体常被用在墓碑和各种魔书、咒文之中，用以表达与协调的学院美感完全决裂的态度。

这个“IORAMAS”组合，将“I”去掉，然后拆开成各三个字母的两部分来看——“ORA”和“MAS”是葡萄牙语，分别是“此刻”和“但是”之意；葡萄牙语中“我”是“Eu”，但用“I”这个英文惯用法作为“我”也可——这个咒语组合的意思就是：“我此刻但是”——这样的思路似乎并不太对。

另一种思路是倒过来读，即“SAMAROI”。如在填字游戏中出现这样的碎片会让人觉得是某个日文罗马字词在其他组合中被拼错了(如SAMURAI)，但更容易令人想到的则是意大利人希尔瓦罗·萨马诺

里创造的极品纯麦威士忌[1]。实际上，如果一字不改地按读音来转换成俄语拼法的话，应是鼎鼎大名的鲁博（NUBO）酒厂生产过的、一种曾经十分有名的瓶装啤酒品牌。(见参考图 24 和 25)

但这样的信息除了暗示巫术师可能是个酒鬼之外也没有其他更深的含义。如果是要在酒神节召唤巴克斯[2]，这些费尽心思的仪式就变成了一场闹剧——现实可荒诞不到这个地步，就算是小说也是完全的不负责任，蒙骗读者。

在这里我必须提一次我们的万事通先生。在关于箭杆字母的分析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学识和机敏是对得起这个名号的。尤其是，当他提出要结合衔尾蛇构成的字母“D”来处理这个字母组合时，大家都为他的智慧感到惊叹（而作为玩弄文字者的我，瞬间就变得黯然失色了）。

“D”和“IORAMAS”的组合方式，马上就能令人想到的一个英文词便是“DIORAMAS”——“西洋镜（DIORAMA）”的复数——这个词的词源来自古希腊语的“διοράω”，意指“我看穿过去”。那些画面会使人联想到“伪造的真实”或者“再造的世界”，是比之前的那些填字方式更符合“终极召唤仪式”谜面的一种解答。(见参考图 26)

当然，仅仅是利用到尸体构成的造型这点，还不值得让在场的所有人叹为观止。更难得的是——“DIORAMAS”本身是一个回文词！这表示它同时符合祭品的符号含义，以及在那本《高精灵雷托普·伊拉之书》中反复强调的、所谓“意若思镜式咒法”的神髓。那具雕刻

① The Unique Pure Malt Scotch Whisky，Smmaroli。此品牌下的名酒（如 Caol Ila-Samaroli-Coilltean），每升售价在德国达到三百欧元以上，是一种较高档的威士忌。

② Bacchus，罗马酒神。



参考图 24：Caol Ila–Samaroli–Coillltean，一九八四年



参考图 25：SAMAROI 之酒标



参考图 26：德国常见的西洋镜展品。由图可知 DIORAMAS 是实体模型和平面背景结合成的观赏作品

在逆十字架上的、号称能够召唤撒旦的咒语就是：

REDRUM DOG, LIVE RATS, NURSES RUN[①]

这句以如黑弥撒执行之方式故意颠倒过来的咒语，按照逆转过来的顺序去解读，则是“乳母们奔跑，星之恶魔，刺杀上帝者”。高级精灵们认为在召唤另一世界之魔物时，必须使用和在神之管辖范围之内完全相反的阅读方式——这也是能够使恶魔们听懂的唯一方式。召唤咒语的全部意义在于连接，而回文句和衔尾蛇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模式——它们的作用如同镜子，其格式象征了地狱和人间的沟通方式，因此成为魔物召唤的重要媒介。

字母雕刻方面，手工略显粗糙，收尾和转笔处的线条描绘得并不地道，甚至笔划的粗细都不能很好把握。万事通先生对刻字水平和制箭水平之间的显著差距持嘲讽的态度：“弩匠没有雕工，可是一把都卖不出去的。”

这可不仅是爱好相近者的相轻，它毫无疑问地证明那巫术师不是个专业弩匠。考虑到弓弩和短箭都是在木屋内打造而成，并且相当耗时，而且这还是一个除了使用魔法之外不可能进入的密室——那么，巫术师显然是为了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才去学习了弩匠的手艺。仪式执行对雕字技艺的要求不高，只要能达到将所需的回文词雕刻在箭杆上的水准就够了。

不过，如果我是个侦探的话，那么我的天职就是疑神疑鬼：我当即赞同了他的言论，并请他也雕一个相同的老英式字母给我

---

① 意为“瑞德拉姆狗，活老鼠，乳母们在奔跑”。

看看。

这是我那天在小屋做的第一件愚蠢事情，即使其他三位村民都表示这位先生确实是位一流的雕工，我仍然坚持请他展示他的手艺——万事通先生精通巫术史和弓弩制作，又是个不错的猎人，这样的人在村子里可找不到几个。如果他的雕工又恰巧很糟糕的话——甚至，恰巧和箭杆上的雕字水平一致的话，就很能说明些问题了。

逻辑并不严密的冲动推断很容易就会被驳倒，理所当然：万事通先生随便取了一支巫术师的短箭，简单清理了一下表面，随手拿了检查过后放在书桌上的多用途小刀，一边和我们继续讨论，一边将巫术师留下的八个字母的逆序雕在了箭杆上。

"SAMAROID"——同样的字体，但大小只有箭杆上原来字体的四分之一。虽然字小，雕工却毫不马虎：笔划的勾勒、节点的选取、位置的安排……全都在对话进行的过程中完成。他并非只是聆听，同时也能针对当前的主题说出自己的主张。甚至，说句会令我感到不服气的话——他同时也用大段的推论和引用主导着谈话。

完工的评价并无赘述的必要，仅从以上的论述即可大致推断了。事实是我的想法并不成立——就算将万事通先生的双眼蒙上，让他在木屋中做和巫术师同样的事情，他也不会留下一堆只是"说得过去"的雕工：这个人有些存在骨子里的骄傲。我猜，如果请他故意将自己的水平降低，也是极难做到的。

对于"SAMAROID"的说明是——这是个生僻词。一般人在提到枫树或者榆树的果实时，都会用"SAMARA"，而非这个纯粹为了满足回文条件而挑择出来的、除了研究植物的专业人士就没人会去在意的词汇。

对应的植物果实形状能使人十分直观地想到属于恶魔的无羽蝠

翼，这种通过牵强附会的联想将两样事物加上联系的方式在中世纪魔书中可谓屡见不鲜。箭杆上留下的回文词，无论正读逆读都很符合咒文的要求——查证过后必定能找到记载过此种咒文的巫术书。因此关于八字母组合之推测的正确性应该是无需怀疑的。（见参考图27和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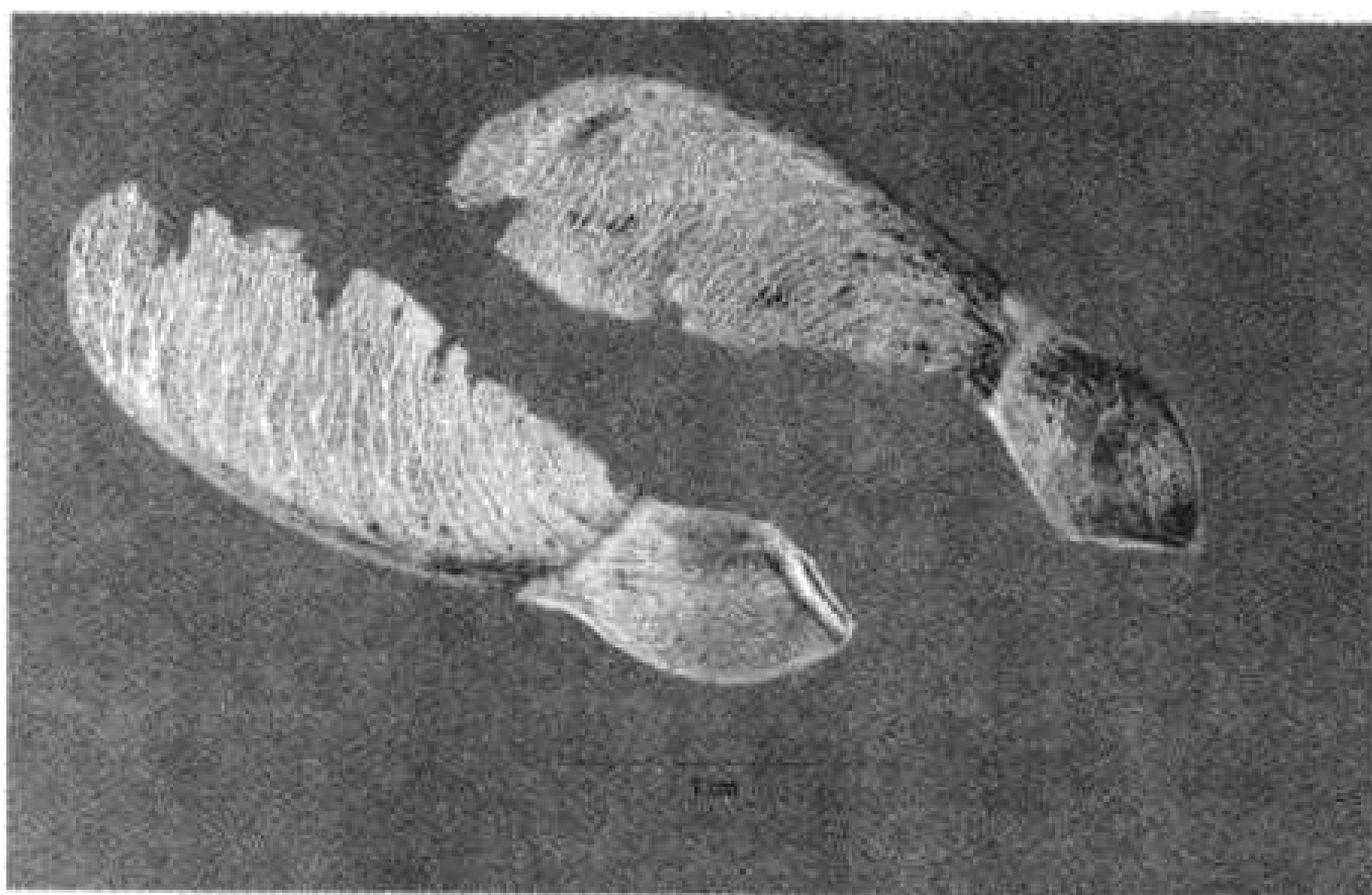
三、关于所使用的弩：

由箭身没入天花板的深度，结合短箭的用料和结构，推知所使用的应为手工十字弩。制弩的地点，和短箭一样，同是在木屋阁楼上留有痕迹的那个位置——制弩时不能在阳光下，那里刚好符合条件。从木床下选取的两种木料，杉木用来制作弩身，算是勉强合格，因为它并不特别硬。但横梁的柘桑木修整之后用来制作弩弓却是十分合适——虽然在作为床横梁使用之前已经经过工厂的预处理，不再是合格的坯料，性能下降了不少。在经过合理的再加工之后，柘桑木的性能仍能达到这里随处可见的黄杨木的水准。

如果不是巫术师的运气特别好，那就是他根据这些材料选择了使用弩箭的方式将极北蝰固定在天花板上来完成仪式的要求；也或者，是仪式要求使用写有符文的短箭。无论是哪种情况，一把精心制作的十字弩似乎并不必要。必须使用这种可以在改装后精确控制短距射击的时机和落矢位置的武器的理由，从无神论的角度来考虑，似乎是因为需要能够在阁楼以某种方式操纵蛇在天花板上位置的同时，也可以用棉绳远程操作扳机发射箭矢。作为一个人完成这项诡计的可行方式，虽然想象起来合情合理，但执行上显然是困难重重——从在木屋里展现出的结果来看：巫术师仅造了七枚短箭（军用锹柄上可供使用的木材已经全部用到了），发射了七次并且每次都



参考图 27：Gustave Doré 绘制的圣经画《落败之撒旦》，恶魔的蝠翼清晰可见



参考图 28：干枯的翼果类果荚和恶魔之翅极为相似

正中目标。在使用遥控操作的方式下，这已不是仅有运气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只能用魔法和奇迹来解释了。

最后，因为有制造弩箭这件事，说明巫师这次并不是如第一阶段仪式时那样，留下的是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的仪式痕迹。那家伙用某种完全不破坏木屋的方式进入，带入了一条能在天花板上爬行的蛇，并且利用这里现有的材料制作了仪式道具，将蛇钉死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这一切需要大量的时间，巫师可能在这里住过不少于一个月！但是，我的木屋里却完全找不到有人哪怕住宿一晚的痕迹。除了那些巫师需要的东西之外，其他的物资也完全没有人动过；况且，木屋附近也不可能长时间无人经过，现在恰是猎季，村中的猎人们在入山打猎时，偶尔也会从这里路过——光是老猎人和“猎狐犬”就表示，每个月中可能会路过这里一两次。虽然不会特别注意房内，但如果有人居住，甚至有人在阁楼里使用八角锤和伐木斧这些必定会发出很大响动的工具，凭着猎人的直觉，总归能嗅出些不对劲来——而他们根本没察觉这屋里曾经住过人。

那么这根本就无法用常理解释，只有巫师使用了传送魔法或者次元魔法才能够说通。或者整个阁楼都被设置了结界，外界无法得知在其中发生的任何事情。

算了，想到魔法我就又开始头晕目眩了。明天一早就要启程，今天我打算在村子里再好好打听一下。我将木屋的钥匙给了木匠，他会帮我用尽可能好的木材修理木床，并将极北蝰留在地板上的血迹清理干净。

那些活儿最少得要三天，我不打算在村里等到这些弄完。出版社的访谈节目以及《自由先导报》的专栏已经拖了整整一个月了，

我必须尽快回去。

我打算九月四日一大早就到木屋持枪守候，为此应在九月三日就到达村子，并且冒险在午夜出发。如果巫师打算在那天施法的话，无论如何我应该都可以好好跟他聊一聊。

除此之外，我还要请两到三个熟悉木屋周围环境的猎人，让他们提前一周就开始留心那里的动静。一旦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务必要“友善地”请那人到宿屋里、我为他专门指定的房间休假数天，直到我再次回到村子——那样我就不必被迫在简陋的木屋用搪瓷杯装的伏特加和快过期的冷午餐肉罐头招待客人，而是可以请他一道共进下午茶了。

我嘱咐木匠将用完的钥匙交给宿屋主人，并打算请她监督猎人们的工作。虽然村长提到宿屋的一切免费，但就算为了那瓶白兰地，我也愿意付双倍的钱。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日，星期四

老猎人、“猎狐犬”和之前听说过的、那个擅长打鸟的女猎人愿意接下我的活儿，我当场支付了定金，并许诺下次来时给另一半。所付的数额，比雇他们陪猎一周的价还要高，这让他们很高兴。

那位女猎人倒不像是个猎手：她的皮肤很白，身材娇小。穿着和打扮都证明她是个一看就知道十分向往城市生活、尽力效仿电视和报纸上的打扮但又怎么都学不像的土生土长乡村姑娘。这个在收钱时掩饰不住兴奋之情的猎人，有着看上去让人感觉善良的瞳距。

木匠说她一直都和脚有残疾的母亲住在一起，又是家里唯一的

孩子，因为开销较大才逐渐为金钱所吸引，因此还是很可怜的。他还告诉我，这位猎人十分擅长模仿鸟叫声——特别是百灵鸟的叫声，简直比真鸟还要动听。

实际我对他提到女猎人时，并没有丝毫责备她那少许拜金倾向和对舆论主导产生盲目虚荣心行为的意思，但木匠先生的反应显然有些过激了：因此我假设这位地下巫术研究者暗恋着那位小姐——“木匠和女猎人”总觉得不太合衬，那么以后我就称呼女猎人为“百灵鸟小姐”。

这名字和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很相配。

私下向宿屋主人、万事通先生、老猎人、木匠先生、百灵鸟小姐、邮差、铁匠、书记官、村长、“猎狐犬”以及另外四个农夫（换句话说，几乎所有打过交道的人）打听在湖畔遇到的那个女孩的事，他们都说村里没这样的女孩子。

或许确实是我的幻觉，过于疲劳和紧张的缘故。

最后一杯，我想我现在就该睡了。

挑战读者

以上内容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提示，请您据此破解“进入全封闭密室”及“反重力”这两个不可能诡计。

答案将在稍后的“第三部分”中公布。

第三章　秋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日，星期六

今天还是和昨天一样，这一个季度以来，都是如此。

出版社方面用十分婉转含蓄的措辞发来了一封警告信，我在溢满广告纸和各式账单的邮箱外面找到了它：就扔在地上，还被人从中间对折过——显然，现在连邮差都对我不遵守社区守则的行为颇有微词了。

关于提醒约稿违约这件事，出版社早已放弃了电话的方式，因为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拿起过话筒了。不止电话，我的整个家中都积了一层灰：现在这个家对我而言，就仅是一张床和一个浴缸而已。

这件事情上，除了自己，已经没有人靠得住了：警察不会管这件事，私家侦探我也不敢放心，那帮民俗学和神学教授们连最基本的“观点一致”都做不到——在对待不符合社会理性的事情上，人

是很难找到可以倾谈一番的朋友的，甚至都不能太常提起。否则，难保不会有那些看似好像全心为你着想，实则只是想看看热闹的家伙用满怀犹豫的语气给精神疗养院打电话。他们或许会说：

“我的那位朋友，最近老在说和巫术、魔法、召唤仪式相关的话，人也变得很古怪。我猜他是疯了，请派两位护理人员过来看看。我……我实在不愿看他一直这个样子。”

满怀好意、推心置腹，只因为我表现出来的集体记忆特征和他们的有所冲突，不再甘愿和他们同流合污、放弃思考能力。哈布瓦赫并没有很好理会恩师柏格森那高度个体主义的哲学，涂尔干学派后人们更企图将个体心理学的重要性完全抹杀。我受“个人隶属集体”思想的熏陶还不算严重，而且，反集体歇斯底里也是对独立作家们的客观要求。

我没有疯，这世上没有疯子，只有各式各样的人。

我能否弄清楚这件事呢？我相信这世上有包含黑弥撒的巫魔会吗？我能够亲眼见到群魔乱舞的画面吗？我能确定“次元镜子”和“反重力结界”的真实性吗？

如果我抓住了那个巫术师，有没有权力对他或她施神意裁判呢？让那诅咒我的人在火中不受灼伤，在水中不致溺死，用滚油浸烫也无恙，用利刃穿心也不流血死亡——用神迹本身来证明神迹存在，岂不是彻底的荒谬吗？

而且，抓住那家伙——这也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妄想。我没有疯，但他使我发狂！我想方设法地想要证明那五个自杀女人的存在，但她们的存在却越来越被证实只是一场虚妄梦境。我没有她们的一张照片，她们的名字从未被记录在案，她们的亲人全部消失，甚至她们的外貌也完全模糊，只剩下一些抽象的表征符号，比如：巴黎小姐、金发、丰满、法国腔、爱喝干味美思兑金酒[1]；匈牙利小姐、聪明、瘦削、轻微歇斯底里、讨厌热食、喜欢黑猫……我能记住很多这样的标签，但现在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也无法将所有这些整合成一个活生生的影像。

这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我开始怀疑我作为卡萨诺瓦式绅士的自豪。这就像是堂吉诃德放下了他的长矛和皮盾，卖掉了他的瘦马和猎兔犬一样——人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如果发生了改变，如果记忆中曾经确凿的事情和现实失去了联系——我曾写过一些这样的短篇小说，自认为可以理性面对如此的意外——但当这件事实实在在地

① 即流行的 Martini。

加诸我身时，我却感觉被强行隔离，从身边熟悉的世界中被抽出。我的身体正逐渐变得透明，和周围社会的维系越来越薄，好像意识和身体快要消失一般。

那种恐惧若未经历过，是绝无可能体会的。

我在无神论和神秘主义论调之间徘徊，但却无法采取不可知论者们的态度——太多的事实摆在眼前，是从形而上游走到超自然，还是到艰难无比、挫折重重的实证面，直到现在我都还没决定下来。

我漫无目的地泡在图书馆里，从七月到现在，打算由一个只知道一些可供炫耀的人名和词汇的伪黑魔法爱好者速成为至少对目前事态专精的入门研究者——我曾经读过一些通俗小说，诸如克雷顿·劳森的“大魔法师马里尼系列”中闹鬼凶案现场的天花板上出现的无法解释的足印，黑克·塔伯特那场发生在新英格兰荒野的降灵会和看似由亡灵造就的屠杀，被奎因兄弟中的表弟盛誉为“文艺复兴式作家”的安东尼·布彻给书中作家施展的“九九神咒”……这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诡异现象，限于小说类别，在最后都能给出合乎常理的解释。如果可能，我倒希望我所经历的也只是推理小说，这样结果必合常理；若不幸是恐怖悬疑，更大的恐惧、完全不可思议的骇人景象却似乎来得太慢——如果我的日记是一部小说，根据预告函和自杀女士们之间的联系，算上解答部分，应该还不到三分之一。但我现在迫切想知道结果，想了解凶手的动机和目的，还有他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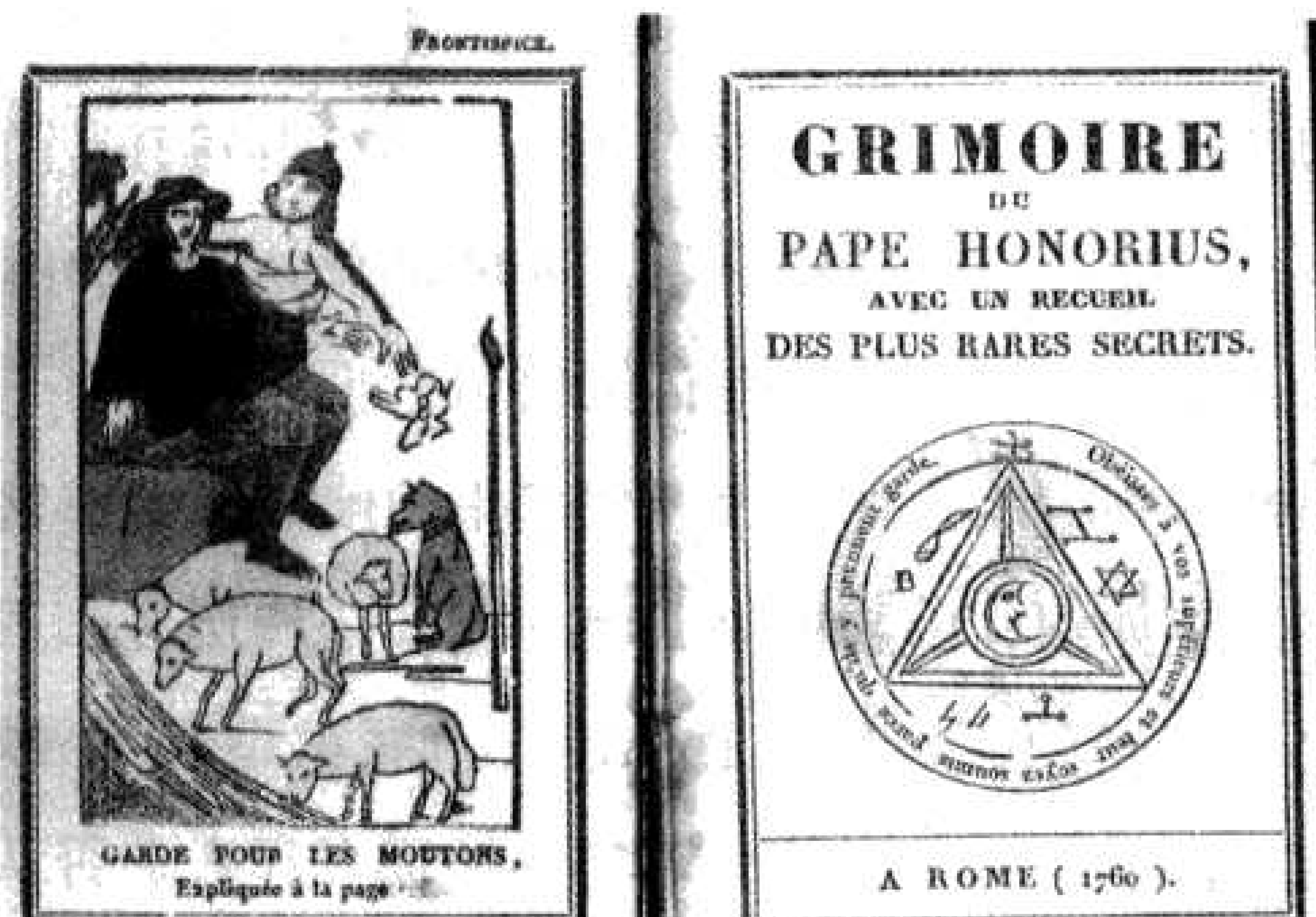
这一切不可能的手法。

虽然我的目的指向那边，但事实和阅读的书籍却将我无可挽回地拖向另一极端。我认真且耐心地阅读了洪诺留三世[1]教皇全部能够找得到的、与黑魔法相关的署名作（在此也感谢某几位或许别有用心的教授的帮助），包括《洪诺留三世的大魔法书》残卷、《洪诺留之魔导大全书》（重点是包含约翰·迪博士关于恶魔召唤手稿的那一册）及《反超黑暗大神咒》[2]——封面为正三角月亮，扉页为逆三角太阳；芒星序列和终极矩阵、地狱七十二大恶魔的名号及召唤方式……《反超黑暗大神咒》中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恰好与第一、二阶段仪式中的内容契合，但关于死灵钟和衔尾蛇的部分，却各自和死灵魔法及炼金秘术相关。对于前者，据传洪诺留三世教皇曾有一本对应的专著，其中牵涉到借由尸体与聚魂法术来召唤恶魔的秘法。但教廷似乎对此书讳莫如深，因为死灵召唤和尸体还魂已经彻底破坏了神仆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不再是通令建立直属教皇之“异端裁判所”时由洪诺留三世本人所主张的“否定及怀疑真理者、否认弥赛亚曾现世及将再临者，均由神之创造来消灭”之说法所能容忍的范畴。在十七世纪的死灵巫师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洪诺留三世醉心于召唤恶魔与亡灵的奇术，通令裁判所直辖的目的，乃是为了搜集有关“哈米吉多顿序列”的信息——文献中几乎就只能找到这个序列的名字，别的内容一概不详。只有《影子摩西之剑》中似是而非地提到。（见参考图 29 和 30）

---

① Honorius III，一二二〇年教廷直属宗教裁判所的建立者。与他相关的魔法书，实际均为托名伪作。

② *Conjurationes adversus principem tenebrarum*，恶魔召唤与守护结界法术的权威指南，书名本身亦为拉丁圣言。



参考图 29:《洪诺留三世的大魔法书》封面,
此书初本现已失传



参考图30：洪诺留三世教皇画像（右上居高位者）。因恶魔也是神之造物，其认为教会亦可利用对恶魔的召唤及保护结界的应用，来消灭异端

地狱降临，死人复活，精灵和巫师施展着魔法，骑士与刺客举起了武器：全能者、天使和义人，魔王、冥兽与亡灵，在哈米吉多顿决战。那结果分为两面，过程则需要七–七–七。

很难不将这则古怪的记载和我们亲眼所见的大魔法阵联系起来——木匠曾表示他在进行符号上的解读，并且坦言“仪式并不完整”。他对这些中世纪古籍究竟了解多少，我并不清楚。或许狂热的爱好者们会有一些正常方式下难以觅得的文献资料，并且，民族及语言、文化的不同对民间研究的影响也极为巨大。我有预感，即使木匠成功解读了全部的仪式内容，并且有幸找到了阻止其顺利完成的方式，他也会选择对我保密，让仪式继续进行下去。换句话说，即将施于我身及灵魂的痛苦，同对末世论的忠诚相比微不足道。我在数个月前便从和他的对话中看出——他是个末世论信徒，应该会十分喜爱“哈米吉多顿”这个词。

洪诺留三世被后世描绘成了一个温和派的反异端教宗，并有意在英诺森三世及格列高利九世镇压异端的“辉煌战绩”中使他显得黯淡、不引人注目。这样的处理并非毫无原因，因为格列高利九世接管并极大扩展了“神圣法庭”的权力——这位被认为是攻于心计的、在教会史上赫赫有名的教皇，《天主教百科全书》中记载他一一四五年出生于正在逐渐成为教廷陪都的阿南宜城，但那些或许是来自亡灵巫师们的杜撰却表明，他是出生于十一世纪末的梵蒂冈——换言之，到有记载的一二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于罗马逝世，他总共在世了将近一百五十年。

长寿一方面被诠释为后人对这位教皇所表现出的过人才智及出色谋略的解释，另一方面则被作为“带高压倾向的反异端决策不过是借一一七九年拉特朗大公会议所立法案为掩护，暗地里搜集整理

秘法以验证神迹”之证据。后者又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式推测——我无意在各种充满矛盾和不合理的文献中深究这些和我目前面临的困境并不相干的史料，但其中有一处文献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献中声称洪诺留三世曾找到过完整的“哈米吉多顿序列”，而年迈的格列高利九世曾委托一位信任的枢机主教将一项不知名的圣物秘密送给佩斯的某位总主教保管。

一二四一年蒙古帝国急速西征，拔都用火攻击溃西里西亚大公亨利集结的波兰大军及声名显赫的条顿骑士团，亨利战死，整块欧陆都被这群不知从何处杀出的“恶魔大军”所震慑。四月，速不台率军攻打佩斯城，战况极为惨烈——那位保管圣物的总主教困于城中，被火箭射死。当月城破，佩斯城被夷为平地。夏秋两季，蒙古军驻扎在匈牙利平原，按兵不动。

那则文献将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给出了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完整的“哈米吉多顿序列”召唤了来自地狱的“恶魔军团”，将欧陆变成了炼狱火海。教廷的反对者们不能原谅这则过失，便谋杀了格列高利九世。

另一种看法类似，但却认为是蒙军在休整期间无意发现了藏在佩斯城某处的圣物，并不慎将其中的某项布置破坏掉——而借由洪诺留三世所发掘之秘术、通过亡灵魔法维持活力的格列高利九世，便突然之间毫无征兆地逝世了。

第一种解释并不能因为第二种可能而被否定。换言之，结合这则资料来看，“哈米吉多顿序列”很可能是以大型亡灵召唤术为基础的一项秘术，除了能够使人不死[1]之外，还具备召唤“恶魔军团”的

① 魔法中“不死”和“永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能力。虽然蒙古人并非真正来自地狱的恶魔，但若序列中所包含的不死之术并非虚构，那么，地狱召唤可能也不是妄想——只是还没被真正执行而已。

以上当然不能确证木屋中进行的正是用来激活“哈米吉多顿序列”的仪式，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点——佩斯城乃是当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部分，而那里恰恰是匈牙利小姐的故乡！

而且那位在我耳边呢喃的、告诉我那首和我童年所遭遇的事情契合的五行诗的女人——我记起来了，就是她！就是匈牙利小姐！

哈，没错呢！如果是这样就好了：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臆想而已，或许也是那位古怪巫术师的臆想。这大概就是那家伙为我找到的、关于我和这个大魔法阵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为了一个虚构的、举枪自杀了的好女人。

那首五行诗，这段时间在我的脑海中回响不停。我已经无法肯定，那究竟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还是来自某本已被遗忘的诗集；是某个人告诉了我，还是我不小心告诉了别人，然后——记忆不负责任地将它们反复改装，让这段过往，不论模糊还是清晰，都与曾经的真实大相径庭，甚至面目全非。我的往事，因为那些无故消失的人——可能是法术，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已经不确定了。不知道那些究竟是发生过的，还是一些如小说般的幻想。膜拜神秘主义，或是堕入虚无主义，这些都是摆在我眼前的致命诱惑。我反复自我暗示“我没有疯”，但脑海中已经全都是荒诞不经的想法。记忆被打乱是最可怕的诅咒，请相信我——那比毫无知觉的死亡更让人难受！我读了云格尔的《死论》、舍勒的《死·永生·上帝》，伊利亚德的《不死与自由》。我查着书目索引，选择那些和生之目的、死后世界、前世记忆和永劫轮回相关的书来读……神秘主义慑人心魄

的力量，宗教抚慰心灵的魔力，已经让我那在哲学和科学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关于世界的理念彻底动摇了。

噢，请相信以上只是感叹。我自己也相信，其实并没有动摇到如此的地步：我还没放弃无神论者的坚持呢。就算那并不正确，在面临如此的困难时，一个人总也得坚持些什么。我已经许久没写日记了，甚至除了笔记，许久都没有写任何书稿了——因为那些都要用到想象，我现在害怕想象，怕有什么魔法能将它们转化成关于真实的记忆，反过来欺骗我。

不，说话的不是她——告诉我那首五行诗的，不是匈牙利小姐。

不是那五个自杀者中的任一个，是个过分熟悉、反倒想要忘却的女人。

她是谁呢?

但事实却指向那个来自布达佩斯的好女人，事实同时又指向“她不存在”。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诡异的事情——康德会勉强称其为“Antinomie[1]”，因为这项判断和否定是存在时限的，而非妄图探讨时空的开端——实际都是我的记忆在从中作祟。

那些想不起来的事情，记忆混乱的事情，如果不努力将它们想起，就是现在的不解之谜。一个互相容忍的解决之道，对于逻辑上的矛盾，只要还错误地存在于那里，就会使人万分难受。

如果能确证匈牙利小姐的家族有巫师渊源，或者直接认定她的家族中存在那样一位总主教，并且，那首恰巧包含我童年冒险中遇到的动物们的五行诗正好是出自和“哈米吉多顿序列”相关仪式的

① 德语，意指自相矛盾、二律背反。

某一部分——那样的话，出于巫术史的论证便可以算是完成了（这项成就也不影响无神论方向上可能存在的完善机会，在现阶段仍旧算是二律背反的情况，只是在感情倾向上会发生倾斜）。

为此我查阅了大量和匈牙利巫术史相关的资料，并用其他的理由请教了合适的教授，让他们为我推荐对应的古籍和文献。在论证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逐渐发掘出了一些尘封的记忆：我记起匈牙利小姐的家族姓氏，她曾说过自己出生贵族，是伯爵后裔，而我当时只当她是患了女人们常得的高贵血统妄想症。她说自己的族姓是巴托里，我却听成了帕托尼，而这似乎是出于一位研究蚊虫所引发疟疾之博士的意大利平民姓氏——现在我确定那是巴托里，匈牙利古特克雷德家族的一个显赫支系，而不是别的。她还笑称她其实就是那位伊丽莎白·巴托里伯爵夫人，说我是她的丈夫纳达斯蒂伯爵转世——她的生日是八月二十一日，那天恰好是伯爵夫人的祭日。她曾指着匈牙利宫廷画册中的伊丽莎白画像说"那就是我"。我当时看不出一丁点儿相似，但现在再从博物馆索引中翻找出来，却是越看越和记忆中的那张面孔吻合。白皙的皮肤、修长的脖颈、直挺的鼻梁、明亮的双眸、蜂蜜色的头发、故意修成左眼微微上扬的眉毛、即使紧闭也带着笑意的双唇、绝对女性化的骨骼结构和修长的五指——脑海中一切与她相关的符号，在这幅越看就越觉得妖气浓重的画像之中，陆陆续续地都找到了依傍。（见参考图 31）

这许多巧合是怎么回事呢？是否格列高利九世和巴托里夫人都用到了序列中的魔法？那位无情压迫异端的教宗或许单凭咒语和大魔法阵就实现了不死，自始自终都维持了神仆身份的纯洁无垢；但巴托里伯爵夫人却希望达成不朽，并且青春永驻——她使用的每种巫法都要用到处女的鲜血，这些残忍的妖术让她在被逮捕及漫长法庭审判的初



参考图31：夹在日记中的伊丽莎白·巴托里伯爵夫人之画像影印件，原本现藏于布达佩斯美术博物馆。

期“看上去就像是十八岁时一样（背叛她的表兄、巴拉汀伯爵图尔索的原话）”，而她当时的实际年龄已经有五十岁了。

但在随后的四年囚禁生涯中，她又以“令人感到恐惧的速度”迅速衰老——有不止一位传记作者声称巴托里夫人在死时只剩下一副骷髅。死灵法师派认为她已完全魔化，缺少鲜血滋润就会变成白骨。但正统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逮捕她的图尔索伯爵早在一六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便已将自己的表妹掉包，他的行动也并非自愿，只是迫于帝国未来的皇帝马蒂亚斯[1]同时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示好的方针，接受他的指派，去扫除登极可能存在的隐患而已。

第二种说法在关于哈普斯堡大公的一些史料中得到了十分古怪的印证。一七九六年，二十岁时的约瑟夫大公；一八四七年，三十岁时的史蒂芬大公，即约瑟夫大公的儿子——他们都宣称在继任巴拉汀伯爵爵位时见到过一个皮肤苍白的年轻匈牙利女人。关于史蒂芬大公受封经过中的一段描述最为诡异：

> 那个女人穿着整套红绸制的旧式舞会礼服，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纹章戒指，颈项上的绿宝石吊坠华丽夺目。一眼看去，显得和会场的气氛格格不入。她很美丽，皮肤白得毫无血色，目光摄人心魄。
>
> 我想过去和她搭个话，耳边却突然传来我那已死去多年妹妹[2]的喊声：
>
> “别靠近她，那是个活死人！”

---

① Matthias，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作为匈牙利国王一六〇八年至一六一九年在位。

② 即 Hermine Amalie Marie，一八四二年死于威尼斯。

如果那是巴托里夫人——不论是守护爵位的亡灵，还是肌肤冰冷的僵尸——那时她已经有二百八十七岁了。这是个恐怖的猜测：如果她一直活到今天，也就是在人间逗留了四个多世纪！

我反复回想匈牙利小姐和我在一起的时光，似乎又忆起一些奇怪的事情：她很不喜欢阳光，经常选择阴天出门；她那些曾被我辱骂过的家人，我虽然从她口中得知了他们的名字、长相和怪癖，但是——除了她的哥哥之外——这些人我谁都没亲眼见过。即使在她怀孕之后，也没有谁从匈牙利的小镇过来找我麻烦，甚至连个电话都不曾打来过；她总是在喝一种猩红色的匈牙利产瓶装饮料，我每次问她，她都只说那是特制的血橙汁——我从不知道她是从哪里买来这种怪异的饮品。

仔细想想，那个给她带了整整一箱这种奇怪饮料来的哥哥也很可疑：他表现出一种过分的谦卑，妹妹的态度又极其傲慢，和她平常表现出的样子全然不同。我想起那些鞭打她时的场景——她好像完全不知道疼，她完全没有疼痛的样子，就连打在背上的红痕，隔了夜也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我现在不可能去布达佩斯找她哥哥，或许他也被魔法从时空中抹去了——这其中还有个该死的巧合：她哥哥的名字叫伊比斯，恰好是伯爵夫人一个受了绞刑的仆人的绰号。

那么这就让她作为巴托里夫人化身的形象合理化了吗？

我十分想让结论偏向这个方向，让所有的事件被解释为一场酝酿了数百年的教廷和宫廷阴谋：或许这样我心中暗藏的负罪感会减轻些。或许这方向并没问题，但我的心中依旧响着那个反对的声音：“不，不是匈牙利小姐！”反对的理由我无法想到，没有记忆与其相关，也没办法去理解——这可能是一条正确、真实的

线索，也有可能是错觉。只是这种反对带来了一种不好的结果：它不能让我毫不犹豫地给出一个结论，即使我认为可供推理的证据已经足够。

至于炼金术和衔尾蛇之间的联系，按照欧多克斯对于炼金符号学的诠释，须得结合“蛇身上插有七支短箭”这点来分析——炼金术的咒文在很多时候都解释为文字游戏。回文和双关、同音异义、字母移位在大部头的炼金术论著中屡见不鲜。炼金术本就是通鬼神之召唤法术的变体，术士们喜欢称自己为“哲学家”——在类似《宇宙之核》或者《宇宙神灵》这样的基础理论书籍中确实能够让人如此联想。

我在深入阅读之初首先察觉到的一点是：每一本注解颇多、旁征博引的炼金术书籍中必定包含这样那样的魔法阵，七环以上的大魔法阵也屡见不鲜。但是，一涉及到解读——对于如何从“西洋幻镜”及“翼果”中，除却一看即得的、关于空间连接和恶魔之翼的联想后，怎样了解到更多有助于理解施法者用意和仪式效果的方法——却没有哪一本书，或者哪一位炼金术士说得清。就算是完全相同的条件，也经常会有截然相反的实验结果被记录在案。这也是混沌、庞杂又晦涩难解的炼金术逐渐被化学、基因工程这类系统化、分类明确并且易于掌握和交流的学科取代的原因。

我不知道在这个方向上探寻答案是否可行。能够确定的是，和炼金术相关的著作——哪怕是仅和召唤魔神的咒术有关系的著作，其数量及阅读的困难度也都达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就算《翠玉录》中曾似是而非地提到一些与“次元镜子”和空间连接（作为地狱和人间的连接、魔界瞬移术契约等说法的源头）相关的话语，如果我打算要切实验证这些说法，并且寄希望于从炼金术著作的海洋中找到破解终极矩阵的方式，就得需要大量的时间——那已经不是能够用星期或月份来衡量的时间，或许得要十几年。到那时候，地狱早就被召唤出来了。

或许我应该先找到自保的途径。不管对手使用的是魔法，还是复杂的机关设计，只要是由人来操控的过程，就总有破解的手段。我将在九月四号的凌晨到达小屋——如果我雇的那些人谁都没抓住(这是极有可能的)，我就只好亲自动手。

不需要谁与我同行——我压根就没完全相信那个村子里的人。这次我要首先确定，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外出：我可顾不上什么礼貌，也不怕被谁厌恶。我已兑换了很大数目的一笔钱，三号晚上我就会委托那个连一枚硬币都不愿放过的村长，和他一道将全部村民都集合起来。哪怕床位不够，也要让他们全部在宿屋过夜——谁都不能漏掉，在我回来之前也不可以被放出来。

就算请人在前台监视也靠不住，为求保险，所有人都得锁在宿屋里。我已经买好了一条极粗的防暴链条锁，并且将只带唯一的钥匙过去。为了安抚村子里的七十多位村民，我会给他们每个人的裤袋里都塞上整整一个月才能挣到的钞票：毫无疑问，对于这帮生活艰难的乡下人而言，只要我开出的价码足够高，就算让他们一直被锁在宿屋里，也不会有谁反对。

我不是没有想过我不幸在木屋罹难的情况。如果那情况发生了——也就是说，如果我在九月四日天黑透时还没有回来开锁的话，村里的铁匠就可以用我给他准备的焊割机将链锁毁掉，将村民们放出来；如果他提前使用，则恰好证明了村民们并非无辜。

猎枪一定要提前装好，子弹也得提早上好。靠近木屋时，我的食指一定会搭在扳机上——无论那家伙是亡灵还是凡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狐狸也好，再来只熊也好……我发誓，我只要看见了什么，只要是会动的东西，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八月三十一日

越来越近了，离那里越来越近了。

时间、距离、心脏跳动的速度、扼住我咽喉的恶魔之爪……这所有一切都在想象之中残酷无情地收紧了，连写日记的手都开始颤抖了。

我没有疯，但感觉已经快了。我按照自己的思路使用《圣赫特鲁迪斯之秘书》第二卷以及《圣衣会研究·撒旦篇》中关于封魔仪式的简要流程，结合《洪诺留三世的大魔法书》残卷中提到的七十二圣名，以及学界公认最权威的“所罗门王的两把钥匙[①]”中对应的召唤七十二深渊恶魔的各式魔法阵，参考巫师在仪式第一阶段所使用的大魔法序列，自创了一个解除诅咒的大魔法阵。

依旧是七乘七乘七的对应，严格依照死灵钟魔法阵的构造及《影子摩西之剑》的暗示，但填充的一切细节却全部相反：七十二圣名和七十二恶魔有严格的对应，这是毫无疑问的；死灵钟对应卡巴拉生命

① 指 *Clavis Salomonis*、*Clavicula Salomonis* 这两本托名伪作。

树，十个通常写入“原质”的节点，分别用希伯来语写上祈祷“(以色列)‘十个支系’回归，世界回到源头”的字母秘咒；外圈那些和巫师相关的名字，全用圣徒之名来取代。

芒星的顺序也颠倒过来——生命之树放入正七芒星中，第一阵列为六芒星，接着是正五芒星和三角形组成的外围序列：这样的安排意味着“能量的释放”。依据《圣衣会研究》中说到的夏努瓦纳·马卡尔所著《驱邪者与魔鬼附身症状》中提到的、对梵蒂冈禁术“大驱魔礼”的实用式改造，我用初生黑山羊的热血调和骨粉及圣油，在胸口正中绘制了这个大魔法阵。

我花了很多时间，但并没有画得多好——很多字都写得模糊不清。这场简陋的仪式流程，从整体上而言，没有任何书面上可供查证的内容，可以证明它可能会是行之有效的。在我脑海中用了大量的魔法及炼金术基础理论对其进行论证：我尽量让所有推证都讲得通。所罗门曾说：“在太阳之下，没有任何东西是新的。现在所有的，以前就已经有过了。”

我能找到的证据——至少我们现在确定没有生存在炼狱之中。那么，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只要那个终极召唤仪式是真实存在的，就必定曾有人阻止过它，必定有人掌握破解“哈米吉多顿序列”的方法。或许古人也用我的思路找到了解决之道，谁知道呢?

上帝对于不想念他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是无；对于坚信的人而言，则等同于一切——胸前的封印魔阵，即使全无依据可言，却能够使我那已接近崩溃的内心变得稍稍平静。做到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画这个魔法阵，我甚至怀疑——如果发现那位巫术师正透过木屋紧闭的窗户盯着我，在那时候，我是否还有胆量举起枪来，瞄准他，然后扣下扳机。

我极不愿意承认，但那个家伙，一直到现在为止，几乎都是如神一般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我深信仪式的戒律——那些主持大型诅咒及召唤仪式的巫师们，都必须承担仪式失败时加重七倍返还的逆报。就算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再怎样神通广大，这场仍在执行中的仪式也必定是他的死穴。只要能够当场破坏掉仪式，让巫术师前功尽弃，他就会被自己精心布置的法事反噬，堕入到永劫的地狱当中去。

这是我仅存的希望了。

九月五日

我休息了一夜才写了这则日记。宿屋主人说我有些发烧，让村中的大夫帮我准备了一些退烧用的草药。她会在中饭之前帮我熬制这种膏状的、据说是见效很快的口服药，并请我尽量多喝一些水，不要饮酒——遗落在木屋的猎枪，她已经拜托老猎人去帮我取回来；至于检查救生信号枪的委托，老猎人让她转告我，说他会将那两柄枪也一并拿来，给我自己检查：因为除了用惯的猎枪之外，他对其他的枪种都是一窍不通。

除此之外，这个老好人还答应帮我简单清扫一下屋内的碎玻璃和阁楼上的血迹，并且会从木匠那里取两块大小合适的木板堵在破掉的玻璃前；猎人值勤时为了换气而从挂钩上取下的、通风口和狩猎孔上用来遮堵防尘的布罩，他也会重新挂回去——因为我这次可能不再回木屋了，这都是为了防止在木匠有空过去修理之前，会有蚊虫或者讨厌的动物进到屋子里去，将我那已残破不堪的庇护所改建为丛林。

约定好的数额已经付给宿屋主人和村民，在这里住过一夜的人们也陆续离开了。虽然被禁锢了一夜，他们却还是满脸的欢喜。我的心情和他们截然相反：是作为失败者和受愚弄者的不甘，作为将亡者的痛苦，以及身体的透支和经济上的负累，还有对她的思念——是的，我不愿再在日记中扮演不同角色了。此刻的这种状态，我从未经历过。若说是生命中的考验，那么，就算还未完成，也已逐渐让我认识到完整人生的含义：畅销书作家、追求银行账户金额的奴隶、迎合大众的献媚者、严守社会需求及程式化人生的妥协者……我向来不愿承认的，却是我已经成为的；我在小说中唾弃的，却是我每日为之奔波的。一个人生于社会的矛盾，以及打算从中抽身的渴望，向来很难在书面化和符号化之外被人本身所理解。哲学家和艺术家们，也都只在思考、记录和创作时才完整，他们多半时候仍身处社会之中，并且为此深感苦恼，但也无可奈何。

唉，现在也不要提这些冠冕无用的东西了——这些从文字上看去明确简单的内容，离开了日记本没准就会开始变得困难。我现在几乎失去了一切，连和那位尊敬的巫师再纠缠下去的决心都快要丧失了。是的，我不忌讳将这些如实写下来：我就快向那位奇迹大师投降了，这些恐怖又不可思议的巫术，几乎都要将我给说服了。

但还差那么一点——事情还没有完，在对抗不可能的过程中遭遇到那么多挫折之后，总算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我找到那个在湖边画魔法阵的女孩了！

她就是宿屋主人的女儿，是个一生下来就不会说话的可怜孩子。

宿屋主人向我道歉，因为我上次询问的时候描述得并不清楚，她不知道我所说的那个“留着漂亮金色长发的、又瘦又高的小女孩”指的就是她的女儿。我在随口询问中隐瞒了在湖边画魔法阵的情节，

只是大略而主观地描述了女孩的特征。宿屋主人向来都认为自己的女儿是“个子不高又不够瘦”的，这是因为她拿了自己来做标准——这位女士骨骼粗大，但又极瘦，身上没有一块多余的肉，而且很高。她认为自己的女儿完全不像她，并且在言语中透露出来她时常为这个女儿感到苦恼。

“沉默寡言的坏处，就是会让人过分着迷于幻想与魔法。”

她用上面这句话作为开头，开始向我解释七月一日那天在湖边发生的事情。

其实那天她也去了湖边，是为了去钓湖鲟。在夏季，她差不多每半个月去一次，每次女儿都会跟去——她安心钓鱼，女儿就在附近玩耍。因为不能说话的缘故，这个女孩十分怕生，平时也很少和村里其他孩子一起玩。村民们都知道她有一个女儿，却很少有人清楚记得这孩子长什么样，高矮胖瘦如何。并且，她都是天还没亮就动身，太阳落山才回村子，别人也不知道她带了女儿同去。

这大概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和我一同去了湖边的木匠，也没有联想到我所说的是宿屋主人的女儿。

至于画了满地的魔法阵，宿屋主人说那既是“孩子的游戏”，又是“母亲的愿望”：她的女儿十分希望能像正常人那样开口说话，到了几近着魔的地步。宿屋主人的丈夫并不是村里人，这对夫妻原本生活在城镇里，丈夫继承了家中的小工厂，生活富裕，衣食无忧。直到出生的女儿不能说话，丈夫又因意外去世后，宿屋主人才变卖了城里的产业，带女儿回故乡开了宿屋。

宿屋实际上从未盈利，只是作为母女俩的一种生活方式。她喜欢这种简朴的生活，但女儿却迷上了魔法，希望能从巫术和咒语中找到重新开口说话的方法。

这件事原本也是由她引起：这位女士和城里的一个古书店老板是旧相识，每次宿屋主人去城里采购，都将女儿寄放在他的书店里，并且托他教女孩读写。但这位店主和我一样，是个业余黑魔法研究者。他用魔书作为孩子的识字教材，并且教她魔法阵的画法。

不幸的是，宿屋主人起初并不知道店主教给自己女儿的内容。因为宿屋在狩猎季节有很多客人，在她没办法照顾女儿的时候，为了不让她觉得无聊，又希望她能够多读点书，反复权衡之下，她便委托书店店主代为照顾她，并且请他教孩子一些和年龄相符的知识。

一直到店主在去年冬天因为心肌梗塞突然死去，她才明白这位可怜的先生都教了孩子些什么。她的女儿对唯一老师的死去感到十分伤心，并且央求母亲把古书店里那些将要被当做废纸处理掉的魔法书给她带回来。母亲拗不过孩子，而且看她确实难过，便雇了一辆卡车，将那里的近千本和巫术魔法相关的旧书运回了宿屋，作为女孩那段求学生涯的纪念。

对于女儿立志成为一名女巫，并且希望以魔法医治自己的先天缺陷这件事，宿屋主人起初是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但后来她无意看到女儿的笔记，发现她同时也希望借助死灵魔法来复活死去的父亲，这让她很受感动。在默许之后，她发现女儿自从研读魔书以来，变得沉静而好学，虽然依旧不会说话，却可以用纸笔同她交流各种有趣的见解。于是，她转而支持起这孩子的爱好来——毕竟，巫术和魔法支撑的世界、由神魔主宰的世界也并无不可，不过是人的观念问题而已。她帮女儿订购所需的魔法理论书，鼓励她去试着画大魔法阵。

为了避免清理上的麻烦，也为了节省纸张，宿屋主人选择用自制粉笔作为女儿练习画魔法阵的工具。她将滑石粉和石膏混合，添

加少许牛骨粉，然后加入湖水搅拌，最后放到烤箱里烘干。造出的粉笔硬度极佳，特别适合用来勾勒线条。除此之外，选用这些材料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碎裂后的细粉缺乏附着力，只要被强风一刮，或者用扫帚挥扫两下，就会消失得全无痕迹，完全不需要费神清理。

好了，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我只是过了半小时返回湖边，岩面上的痕迹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可能也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我当时太过紧张，没有仔细去看，甚至是弄错了位置……反正，这样就说得通了。

那天我离开后，女孩又折返回来，拿了掉在地上的粉笔，然后去找正在垂钓的宿屋主人——她当时并没有说遇见我的事，直到我向她的母亲询问之后，女孩才告诉母亲曾在湖边遇见过我。等到宿屋主人打算告诉我真相时，我已经离开村子了。

为了表示歉意，她将我带到女儿的房间，让她当面向我道歉。

女孩的房间，如果用比喻来形容的话，无疑就是“法师的塔楼”。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套小梳妆台和一个旧玩偶之外，全部都是古书。那些书一层一层地叠摞起来，中间用漆成黑色的木板隔开，木板钉在一起，几乎将四面墙完全占满。在这个房间的正中站着一位看起来相当害羞的女孩，她穿着干净的白布鞋和湖蓝色的纯色连衣裙，但是——并不是满头金发。她的头发是红色的，和宿屋主人一个颜色：头发很短，还不到肩膀，末端用皮筋束起来，全部放在脑后，显得相当精神。

这并非是我认错了人：金色长发的女孩和眼前的女孩其实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她在那天去湖畔时准备了假发，以便达成魔书中提到的“女巫的发长务必达到三只成年豹纹四脚蛇的长度”这项罕见要求。假发还在梳妆台里，是用尸发手制的：我确认过，那正是

七月一日我在湖边看到的长发。

这个安静的女孩坐在梳妆台前的椅子上，膝盖上垫着本厚书。她将手中的几张白纸在书面上展平，双脚踏在椅子的横衬木上，将临时写字台调整为方便书写的角度；然后，她用一根刚削的炭笔在最上面的那张上写字。写好之后，她就将那张纸立起来，展示给我看：

“那天实在抱歉！”

她的字很漂亮，这句话也让我备感宽慰——这至少证明我那天所见的并非幻觉。不过，真正的好消息是她在那句下面添上的：

“我知道您在找穿红色裙子的女人，我明天就带您去见她。”

上帝能形容我那时的心情：刚刚遭受又一个不可能的打击，却意外收获了一个如此震撼的消息。也不顾孩子的母亲在场，更忘记了眼前的孩子不会说话，我将双手搭在孩子的肩上，用力摇晃着，像是被施了魔咒一般地反复问道：

“她是谁？她是谁？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宿屋主人吓坏了，她显然没料到女儿会给出这样的消息，愣了一会儿才将我拉开。就在我翻开日记本之前，我还问过她关于那个红衣女人的事，这位母亲说她完全没听说过。我问她是否曾有个匈牙利女人过来留宿，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从未有过”。

确实如此，如果有一位巴托里伯爵夫人那样的女士来到村子，不惹人注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九月四号锁住全村人时也表明了这点：那个巫师根本没住在这个村子里。

按照宿屋主人的女儿所给出的信息，有这样一个穿红色裙子的女人，她就是我要找的巫师——她不住在村子里，但那位女孩却认识她。

我问她更多关于红衣女人的事情，并将巴托里夫人的画像影印件给她看。她却什么都不愿多说了——这也没办法，或许那个女巫给她下了禁言的咒语。反正，到了明天，这一切就都将揭晓：只要我能见到那个女人，向她询问做这一切的原因。不论她是匈牙利小姐或巴托里夫人，还是其他我想不起来的女人，只要能够见她一面，就表示所有事情都还可以商量，还有挽回的余地；就算不是，就算她仍旧打算让我遭受诅咒、生不如死，只要能够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够舍弃掉常理世界或者魔法世界中的一个，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徘徊，对现在的我而言，就已经足够了。

我得请宿屋主人再催促老猎人一下，让他马上帮我将猎枪取回来；或者请他借我一柄也行。甚至，找那个讨厌的万事通先生借一把十字弩都可以——明天，到了明天就能够派上用场。这次的对手可不再是那只魔狐，而是真真正正的法师本人了！

我刚刚停笔片刻，掀起衣服，看了眼身上曾经画过魔法阵的地方。那里什么都没有留下：在来回路上，在木屋外射击以及在屋中逗留的那短短十数分钟时间里，身体就像是被人用力拧动的毛巾，汗水流得人快要脱水。那些圣名、守护的符咒和生命之树，就这么轻易地被冲刷干净了。或许当时还残留了一些圣油和羊血，但现在是彻彻底底地干净了。

这些守护的方式完全没有效果，和不可能的奇迹相比，它们和它们的载体都太过脆弱了。那位红衣女巫，她的仪式有严格到可用“神圣”来形容的程式，每一步都经过严格计算、一丝不苟地执行。因此，每次在我面前呈现的效果也都令人心惊——就像我此刻手中正拿着那张由狐狸体内取出的预告函，上面写着和往常一样让人捉摸不清的自杀小姐警告，还有第四阶段的日期：

我化为狐狸守在窗前

卡托维兹的夜色和煤一样黑

十一月十一日，差一步就完成了

到现在为止，每一步都应验了：困在小屋里的棕熊，爬行在天花板上的极北蝰，还有昨天才刚刚见到的、守在窗前的狐狸。这次纪念的是波兰小姐，和我记忆中的印象一样——在卡托维兹发生的所有故事……那些都化作一些模糊的快进剪辑，在脑海中反复播放：那些是真实的吗？抑或是魔法作祟？又或者，我的调查指向“这些女人并不存在”才是女巫给我施下的魔法？常理失效的麻烦，就是遇事无从判断，用逻辑推理来分析线索是减少可能性的手段，但一面对超心理的领域就束手无策了。昨天的那件事，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但谁能保证，这些记忆不是被女巫操纵修改过了的呢？为了防止这件事在以后发生，尽管不愿意，我也必须费笔记录下来。日记本或者我的记忆，尽管寄希望于最坏的情况仅是：女巫只对其中之一施展妖术，让它和曾发生过的事实全然不同——但对于那位即将见面的红衣女士而言，这或许是徒劳的。如果她能用某种方法篡改我的记忆，更改已写下的字迹显然也毫无困难——但我仍旧得记录，明天和她会面所发生的一切，我也会如实记下来。希望我的日记不会被更改，我期待让人看到，在所有过去发生的都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希望那些读过我日记的人，能够记住我，同时证明我的存在。

我在昨天早晨五点前后抵达木屋，准确些说，当时离小屋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件事自那时起就已经显出怪异了——三号晚间的月亮仍算是新月，连这样的月亮，那时都已隐没在树梢，森林在这样的时间里，几乎就是“黑暗”的代名词。因此，如果林间有明亮之

处，隔极远都能够看见，比如篝火，或者露营灯的亮光，只要是放在开阔地上，甚至相隔数里都能找到有人留宿的位置。在黑得像墨一般的林夜里，站在高处眺望树海，那些光亮就像是从地底的裂缝中涌射出来的一样。如此的场景常让夜行的猎人产生错觉，仿佛人正像蝙蝠一般倒挂在巨大钟乳岩洞的天顶上。望不尽的落叶松轮廓便是长满岩顶的石钟乳，而那处光亮就是洞窟的裂缝，从那儿出去便能立即脱离黑暗、阴森与潮湿，瞬间到达如天堂般的另一世界。

对于疲劳的旅者而言，这样的比喻是很贴切的；但对昨天凌晨的我而言，却并非如此。我在高坡上眺望木屋，那里从窗口溢出的煤油灯光弥漫四处——在那样的黑夜中本来不可能看见的距离，甚至在白天也极难找到的位置，在夜间却因为这光亮变得格外显眼，就仿佛标记险滩的路标：这个比喻放在现在才算合适。

有人比我先到了。毫无疑问，那就是那个女巫，她正在那里举行着仪式，祭品显然应该是一只狐狸。而这一切，都是为要将我拖入地狱之中所做的准备。

我的手里一直攥着上膛的猎枪——自数小时前，我刚出村子时开始，就保持这样高度警惕的状态。这是夜行的常识：脚步得轻，最好是弯下腰。电筒的光不要向前直射，光要在能见度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调暗，光束末端指向稍偏左前方的地面。为了应付夜行的猛兽，尤其是习惯晨行的独狼，猎枪必须保持可以马上举枪射击的状态。指南针则绑在枪托上，以便随时调整方位。

但当看到木屋里的光时，我的理性便很难坚守了。其实当时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是最后一天值守的猎人在离开屋子前有事点燃了灯，临走又忘了拧灭：只要油上得足，整夜照明没有任何问题。我事后问过老猎人，他说他们在我嘱咐的那一周里，为了更好地完

成我所交待的任务，每天都会在木屋里消磨半天的时光。这当然也暗示，他们难免不去动木屋里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们什么都没有碰过，那盏煤油灯也是女巫用的，但我已不想再用蒙脱石粉去模仿鉴证人员取指纹了，那只能是浪费时间——小说中的那套放在现实中就是唬人、误导读者。我现在对这点了解得很清楚——现实中的精英罪犯们并不会那么轻易就在“登场人物表”中被指定，他们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对手！如果将这位以猛兽作为祭品、以诅咒仪式作为目的的巫师也当做罪犯，那么，这一系列案子所展现出的、一连串匪夷所思、超乎想象的作案过程和背景牵连，早已远远超出那群所谓“现代推理小说家”的贫乏想象力了。

我什么都没想，只记得脚步一下子变得很重很快——从高坡上下来，快步行走，几近奔跑，全然不顾可能引起狼或熊的注意。想要知道真相的决心战胜了一切，我在黑暗之中舍命狂奔，那感觉就像八岁时为了躲避熊的追杀一样。庇护所在召唤我，无论是提供避难，还是了结困惑——在两个时空奔跑时，我都相信答案能在某个特定地方找到：如果我现在写的依旧是我的自传的话，我会说这是“伟大存在的暗示”。

是的，我已经跑到木屋门前的空地上了：那三扇窗果然是光的来源。我一手紧握着猎枪，一手攥住胸口——我已不再年轻，如此剧烈的跑动让我的身体几近虚脱，我感觉到心脏在不停颤抖，几乎都要逃到胸腔外面。

这时我停住了脚步，不再向前。

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喘不上气来——隔着护栏，我看到有只狐狸正站在窗前，和自传中所写的、许多年前我在湖中逐渐失去意识时看到的画面一模一样！在那光线的源头，隔着玻璃，有一只高贵又

漂亮的赤狐蹲立在那里，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狼狈不堪的我。它的眼睛闪着淡绿色的荧光，即使背着光，也能一眼看出它的那身毛皮是皮货商们梦寐以求的上等货色——巫师拿它来做祭品，想必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

这是我现在边写边想到的，当时我可没考虑到这些。直觉告诉了我：只要我杀死了这只狐狸——失去这项不可或缺的祭品，正在木屋中准备仪式的巫师就会前功尽弃，持续了半年的噩梦就会苏醒。

于是我就这样干了——我举起猎枪，屏住呼吸，瞄准那对反射出奇幻光芒的狐狸眼睛，一连射了三枪。

伴随着格窗玻璃破碎的声音，那只赤狐一下子就从闪着忽明忽暗煤油灯光的窗户后方消失了。它应该是蹲在储物柜上的。那么，如果射中了的话，应该已经被子弹的冲力带到了木椅旁的地板上。另一侧相对的双层玻璃，单从声音来判断，大概是整块碎掉了——我所选用的猎枪子弹，是没办法在击穿格窗上的厚玻璃之后，穿透赤狐的身体，再击碎它身后的双层强化玻璃的，因此我至少射偏了一弹。

如果一枪未中，或者仅造成了轻微擦伤，那么，那只受了惊的狐狸，要么就是从身后碎掉的窗口窜了出去，要么就直接奔上了阁楼，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

我一步一步走近木屋，目光在窗口和房门之间来回移动。一直到我走到门口，这两处都是一点声响都没有，仿佛屋子里空无一物。当时的我十分紧张，我猜那巫师一定就躲在门后面，在简易壁炉前，拿着什么武器埋伏着，等着我将木门拉开——或许会是阁楼上的伐木斧，那可是相当顺手的自卫武器。

常理在此时占据了优势，因为魔法也有其使用限制。在第一次

猎巫运动的大规模缉拿中，英诺森八世的《至高的希望》谕令给了作为中世纪余党的没落骑士团成员们莫大的鼓励，开始协助宗教裁判官们疯狂地追捕民间的“撒旦同行者们”。巫师最害怕的就是骑士们的突然袭击：在敌人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情况下，既没时间咏唱咒语，也没机会马上创建魔阵或者结界，只能束手就擒，被绑上火刑柱烧死。

我愚蠢地以为那时的情况也一样，认为巫师因为被我打断仪式而慌了手脚，被迫回到了常理的世界，同作为猎人的我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我抱着可以生擒对手的想法，自信满满，耍了猎人们经常玩弄的小诡计——我没有拉开门，而是后退一步，一边保持对唯一出入口的注视，一边向狩猎孔下的窗户慢慢移动。我的耳朵也对屋内随时可能发出的响动保持着关注：一旦听到念诵咒语的声音，我就会马上改变计划，从正门进去，和那个家伙拼个你死我活。

这种混乱的局面并未出现，我逐步挪动到了靠窗一侧的那根支撑柱旁，视线已经可以覆盖大半个房间了：屋子里还是静悄悄的，我看到屋后的窗玻璃确实整块碎掉了。没有一个人进入我的视线，也没有古怪的人影映在地上或墙上。一切都静静的，感觉没有任何活着的东西藏在里面。

煤油灯的光线似乎比刚才暗了，火焰的摇动也逐渐频繁起来，大概是煤油快用尽了，虹吸作用不能再吸上来更多的燃料。我担心黑暗的突然降临，会让那个狡猾的巫师有机会动些手脚，便不再静候对方先动，直接快步走到护栏前。

猎枪的枪管随着我的视线移动——这柄五连发制式的半自动猎枪现在还剩下两枚子弹，只要巫师一出现在瞄准范围内，我就会像击杀

狐狸那样立即扣动扳机：这可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面对这位想要给我施下比死还恐怖百倍的地狱诅咒的邪恶巫师，我怎么可能会去天真地以为这竟不是一场只有两个人参加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呢?

什么都没有，房间里空无一人。

我无法接受这个场面，也顾不得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我将猎枪放下，一步跨过狩猎孔一侧的长护栏，走向中间的窗户。

为了确认，我几乎都要将脸贴在窗玻璃上。但是，除了满地的玻璃渣，房间里还是谁都没有。预想中狐狸的尸体也不存在——隔着窗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杉木书桌、椅子、储物柜，以及那一部分的地面。那里连点血迹都看不到，可见我的三枪都没击中，弹头们完成的全部任务，仅是击碎了木屋的玻璃。

狐狸应该是逃掉了，就是趁着打碎玻璃的瞬间跳了出去，隐入了黑漆漆的丛林。但巫师却不可能从这里出去——开枪之后根本就不可能有人逃离房子，因为我的眼睛一直都没离开过唯一可供人出入的地方。当然，这仅指凭借正常的方式离开。

那么，巫师应该还躲在阁楼里。

我得快些，因为阁楼离这里还有段距离，有什么动静都不能够听得太清——万一他在刚刚的对峙中悄无声息地画好了魔法阵，只要一念咒语，就可以从木屋消失，那就太糟糕了！

沿着屋外的小回廊，我快步从窗边走到门口，拉开门，进了木屋。

当时的门并没有锁，这证明确实是有人在猎人们离开后、通过某种方式进入了木屋。木屋的钥匙，在我到达的当晚，宿屋主人就已归还了我；据身兼锁匠的铁匠说，那套月牙钥匙在这附近极难复制，因此就可以排除有人偷配的可能性。

但我对这点并不太确定，因为我记得村长家用的就是月牙锁。

不过，他可能是专程请人捎带了一套这样的门锁过来。作为村中最富有又最吝啬的掌权者，总是需要一些东西来显示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身份差别的。

我并没有马上飞奔上楼。相反，在确定手电筒仍旧能够发光后，我将亮度调到最大，并用卡扣将它固定在枪管上。猎枪依旧是准备射击的持法，枪口和视线压下来，踏上两级台阶，借着煤油灯的余光检查楼梯尽头、通风口正对着的那个位置——那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转过身，一步一步倒退着上楼。枪口从前方上侧开始，逐渐下移，并略微偏向扶手所在的方向——假使是我躲在阁楼上，手中紧握着伐木斧，打算给正要上来的持枪入侵者致命一击，肯定只能躲在那些地方。一个最有可能的位置，是在楼梯扶手一侧、靠通风孔那端的一个煤油灯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如果我随随便便端着枪上去，这位潜伏者肯定会突然冲出来，对着我的脑门就来上一斧。

另一个位置是离扶手一两步远的、阁楼的中间部分。那家伙可以数我的脚步声，听到第四或者第五声时，上前一步将斧子用力往下楼的方向挥。由于攻击来得意外，持枪者多半会条件反射地举起枪来自卫——在这种距离极近和事先有预谋的情况下，往往还没来得及将枪举起，猎人就已经被利斧砍开了脑袋，当场一命呜呼了。

比较消极的情况则是，对方并没有反击的打算，而是像那些受了惊吓的动物们一样，蜷缩在屋子里最偏僻隐蔽的角落。如果是女巫的话，按照女人们处理紧急事态时的普遍作风，这该是很有可能的。虽然如此收场太过无聊，但实际上，当我倒退着向阁楼移动时，最希望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了。

十分可惜，这些预想的场景都没有出现——阁楼上空空如也。

我就站在楼梯上，还差一级，但整个阁楼却已一览无余。从楼梯扶手那侧看起，电筒光扫过右侧墙角装着伐木斧和八角锤的军用毡布包和毡布包旁放置着望远镜的木凳。狩猎孔现在与视线平行，可以看到少许白色的月光混合了从窗口渗透出的煤油灯光，调和成一种惨淡阴森、时明时暗的颜色。另一侧墙角处，白色的急救箱紧贴着斜顶下的小段墙壁，带红十字的正面向外，一部分嵌进狩猎孔下、木屋结构上稍凹进去的部分——这里还是我上次离开前打理好的样子，所有东西的位置都没有变，那些执勤了一周的猎人们应该也没碰过。

我又用电筒照了一遍：这阁楼上别说是人，连个藏狐狸的缝隙都找不到。右，左，前，后，木屋斜顶，还有地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上次巫师打制十字弩和短箭时留下的损伤外，地板上也相当干净。没有符咒，没有魔法阵，就像是几个月里都没人来过一样。

我正准备再上去仔细看看，楼下却发出了“砰”的一声响，好像是有什么重物撞击在木地板上的声音。

我赶紧跑下楼，正看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楼梯口斜对着的那扇窗飞走。由于内亮外暗导致的反射，那个映像看得并不太清——现在仔细回想，似乎是一位披着写满符咒斗篷的巫师，正背对着我飞身离去。

那应该是个女巫。就在那残像在我眼前闪现的一两秒钟里，我看到了她那长可及腰的黑色长发——或许是灰色的，因为在夜间一切颜色都变了调，这点并不能肯定。她戴着巫师们常戴的那种宽檐、圆底、尖顶的帽子，左手握着一把像是法杖的长棍，棍首向内倾，像是在施放什么魔法。

在影子快要消失的那一瞬间，那位身体已经悬空的巫师突然大

声念诵了一段咒文。现在回忆起来，那应该是一连串恶魔名字的组合。女巫所说的是：

BOTIS - FARAI - PRUSLAS - HURSAN，ELIGOR - LORAY- VALEFOR!!!

这些都是记载在达克·洛奇版[①]《大魔法书》中的撒旦仆人们的名字，但我并不知道，将这些名字按一定顺序连接起来，却会是一句威力强大的魔咒。而且，这应该是需要配合法器使用的咒语，因为我在写下上面的恶魔名字组合时，也试着念了几遍，却毫无反应。

那是中年女人的声音，声线很钝，甚至有些沙哑，配合当时的情境，听上去简直就是魔鬼的声音！

女巫马上就要逃掉了，情况紧急，也不容我多想——我举起猎枪，打算赶在她念完咒语之前将她从空中击落。

事实却是——我并没有开枪。那柄现在仍扔在木屋阁楼上的猎枪中，依旧还存着两发子弹。这并非是因为我临场胆怯，不敢对人开枪：那时发生了不可思议之事——女巫念完了咒语，魔杖的顶端突然迸射出了耀眼的光芒。那道光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在窗外形成了一道扁平的白色光弧，就像是夏夜焰火大会上所有礼花全部积在一处绽放一般。

现在我知道，当时目睹的正是上次讨论中提到过的“次元镜子”——女巫通过那处在瞬间被强行撕裂的时空，自半空中消失不

① Dark Lodge，即常说的“小黑屋版”。

见了。那团安静又耀眼的光，正如“赫尔墨斯之灯丛书”中那篇著名的、描写巫师施展瞬移魔法的短文中写到的那样：

> 白光亮如太阳，但巫师的眼睛却不会为它灼伤。
>
> 恶魔掌管的力量并不安分——这道出口转瞬即逝，得好好把握时间。

确实，白光瞬间就消失了。我的眼睛被突然改变强度的光线刺得几乎要失明：这证明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巫师。过了几秒，我的视觉回复，窗外却早已什么都看不到了。斗篷、法杖、女人长发和巫师帽，全都随着白光一同消失了。

这样的描述实际并不属实，因为窗外可能还有些什么，只是因为黑暗，使在相对光明中的我无法看到而已。

窗玻璃中映出煤油灯跳动着的火焰。书桌和地上玻璃碎片的反光也都投影到窗户上，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点点。目光所到之处，似乎还能辨别出我紧握着猎枪的淡淡轮廓，但却没办法照出我脸上那极难相信眼前所发生一切的神情。

其实这不过是个小惊讶，就像突然响起的雷声，或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人猛拍肩膀：这些都是一下子就能够找到解释的事情。那让人心脏狂跳的震撼，几乎会在起作用的同时失效——巫师浮在半空，并且在强光下消失，这是魔术表演中极为常见的一幕：绳索，黑幕，用闪光来实现的障眼法。当时我并不认为这真是“次元镜子”，因为场景的开放削弱了“不可能”情况出现的几率。虽然照旧是受了惊吓，但却没有前两次经历的那般离奇，到达“不可解释”的程度。

没错，我的态度转变并非毫无道理：这位女巫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就在我打算走出门去，到她从空中消失的地方看个究竟时，阁楼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怪响。

这是十分怪异的声音，似乎是某种动物的叫声——调子近似于狼嚎，但却远没有狼嚎悠扬宏亮，好像是有人拖长音说“噢——咿——”，大概持续了两三秒钟。

我忽然感到害怕了，握枪的手有些拿不住，连手腕都开始颤抖起来。这是很难描述的极端不祥的预感——就好像是有只食脑的妖怪，或者充满怨恨的死灵，受到刚刚那消失女巫的召唤，自地狱中的某处被传送到了木屋的阁楼上一样。

如果真有那样的怪物，子弹对它没有伤害力，我身上用黑山羊血书写的符咒也并不保险：对于来自地狱的妖魔，当时的我根本就是手无寸铁、毫无招架之力。那种面对未知危险时企图逃开的本能，和期望知道真相的好奇心，刚好在我脑中打个平手——是该转身上去看个究竟，还是丢下猎枪，赶紧从木屋里逃走？我的双脚在那时候，就像是被谁施了定身咒一般，半步都挪不动。

那些大无畏的电影主角，在面对未知时抱着舍弃生命的觉悟，毫不犹豫地推开门，或者打开箱子，或者服下作用不明的药水和颜色怪异的药丸——孩子们着迷于这种角色，我却深知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些，并且相信大多数成年人也不可能做到。即使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面对如此的情况时，也并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面临生命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刻，在思考中占据优势的永远是自保的本能；那些被无神论者们在优雅又安全的书面或口头辩论中作为锐利武器使用的常理和逻辑，在这时候必定首先被人抛到脑后——这并不可被当做是动物性中根深蒂固的愚蠢，因为上帝并不当我们是主角。在

我们自以为是、莽撞冒险时，宝贵的生命却已经站在生死相隔的悬崖边了。我可不愿成为英雄般的主角，只是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就算选择冒险，也只是好奇心作祟罢了。

就是这样，即使万事通先生认为这项仪式是在“召唤地狱本身”，我所做的也并非要拯救世界，而仅仅是让纠缠的心结平复下来。世界怎样与我全不相干，人类是毁灭还是存在，对那个特定时刻而言也是毫无意义——我只面对自己内心最质朴的感受，无论是选择胆怯抑或好奇，逃避还是接受，理性都必须退居次席。在面对危险和灾祸时，本能的抉择必定是优先利己的。我在这里唠叨这些话的意义，并非是惺惺作态，因为这本就是只给我一个人看的文字；我是要提醒自己——因为意识里有一个声音这样问我：真正的你是什么样的？它现在还在这样发问，并不因为时间地点的变换而发生改变——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曾响起过这样的声音。

终于，我当时的抉择还是偏向心中那杆天平上代表好奇的一边。我向前走一步，提起桌上放着的煤油灯，枪只是握在手中，便转身回了阁楼。

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放弃了一切警戒心，表现得完全像是个迫切想要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孩子——这些冲动的决定和魔法一样缺少常理型的解释，就像在煤油灯下照出的那个崭新的不可能，它像横在我和女巫之间的又一座高山，强硬地说明了我和她理解世界，以及与世界互动方式的天差地别。

在狩猎孔下方，原本是空无一物的凹槽里，刚刚蹲立在楼下窗口处的漂亮狐狸正躲在那里，摆出一副打算逃走的姿势。它的尾巴因为受惊而蓬起，一只前爪抬高，头却向着楼梯口的方向扭过来，一对反光的深绿色眼睛紧盯住我不放。

那家伙活像一尊雕像，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是用满是怨恨和恳求的目光和我交流。如果我在描述中提到我看到那家伙的瞳孔，就像高度警惕的猫那样放大缩小；它在注视我的同时还略带焦急地扫视左右，企图找到一处能够逃生的地方——如果是面对一只狩猎中巧遇的大耳朵赤狐，这样的观察结果就是可信的，但放在昨天的阁楼上，就只能被解释为错觉。这项关于那只可怜狐狸的事实，我现在当然是一清二楚。而对刚刚从楼梯口转身，手举着油灯，发现那身完全没可能在这里出现的漂亮皮毛，并且考虑到赤狐们一贯擅于突然蹿走的逃生作风，筹划着要举枪射击的那个我而言，连贯性带来的错觉和先入为主的顽习则向我展示了一只活灵活现的狐狸，这正说明人的双眼在巫师和魔物横行的世界里，有多么的不可靠。

我怕吓到它，想在不怎么改变姿势，也不转移视线的对视状态下悄悄举起枪来。可惜，经历了一连串慌乱事态的冲击，那时的我也没办法保持猎人的冷静——缓慢动作的过程中，我的手肘不慎撞到了楼梯扶手上。因为过度紧张，我竟误以为是不小心碰到了藏在身侧、打算伺机攻击的召唤恶魔。我吓得惊叫了一声，也顾不上那只狐狸了，转头一看，才发现只是虚惊一场。

但这样又反而奇怪了：弄出了这么大的响动，打算围捕猎杀的人也慌了阵脚，狐狸却并未如我预想的那般，从我脚间疾步逃走——我回头看它，它仍旧维持着刚才的姿态，举起前爪，一动不动。

我开始怀疑，是否是巫术师对它动了什么手脚，给这想逃跑的小家伙下了定身咒。我深吸一口气，举起油灯，放下猎枪，也不管这是不是巫师设下的陷阱，径直走了过去，想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由于莫名而生的胆怯，我甚至不敢将目光直接放在那只怪异狐

狸的身上。角落被照得越来越亮，我看到急救箱的盖子被人打开，里面的手术刀片和针线都被取出，各种药品也都乱成一团。右侧军用毡布的搭扣被人解开，从未用过的尼龙鱼线被人给扯了出来，装鱼钩的袋子也被掏了个空。

最让人感到惊愕的是，伴随着煤油灯光对黑暗的侵蚀，狩猎孔下凹进的那一处，褐色的木制地板上开始逐渐显现出血液般的猩红色来。

那些血仍在流动，血泊逐渐扩大。我将举高的煤油灯放平，光线已经可以照到那只完全不动的赤狐靠近木墙的一侧——我被惊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终于清楚看到，带着难闻兽类腥味的深红色黏稠血液，正是从那只中了咒语的漂亮狐狸腹下一滴一缕地滴落下来。

那场面有着说不出来的怪异，要不是煤油灯的火焰还在跳动，我真怀疑时间是否已经停止了。狐狸的一只前爪依旧抬起，它的眼睛还是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看，全然不顾腹部和蓬松尾巴上的长毛，已经浸没在自己流出的血里。

再仔细观察它那双墨绿色的眼睛，灯光在那双眼中被映得闪闪发亮，却看不出一丝含有水分的光泽——那双镶嵌在一圈黑色眼眶中的眼珠，就只有一团混沌的玻璃亮色，完全分辨不出瞳孔、呈土黄色的视网膜和原本应该略微包住眼角的眼睑来。

那就是一对玻璃眼球！

噢，我现在想起那时看到的情景，都还感到头皮发麻——那位巫师是怎样做到的呢？这恐怖的不可能魔咒，竟将一只活生生的狐狸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变成了一具栩栩如生的剥制标本！（见参考图 32）

好好回想一下这失踪狐狸再度出现的过程：我亲眼确认过阁楼上什么都没有，然后楼下的响动将我吸引过去，在目瞪口呆地欣赏完浮空的女巫在白色弧光中完成“次元镜子”魔法之后，楼上又传来奇怪的叫声。我转头折返楼上，就发现原本应该已经远远逃离小屋的狐狸，却活生生地在阁楼上被制成了标本——这显然不是普通的剥制，因为一般的动物标本的制作，都要在处死动物之后等待数小时，直到血液凝固方才开始着手剥制，但这只狐狸腹部的伤口却还在向外淌血，血泊也明显是刚刚形成。

最关键的一点是：在以上的整个过程之中，除了去取油灯的那短短时间之外，我差不多都是在楼梯上来回，这期间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或动物从楼梯上到阁楼而不被我发现——通风口和狩猎孔的大小，连让狐狸通过都不可能，更不必说让人进入；放满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急救箱，以及裹得紧紧的毡布包，藏下一只狐狸也毫无可能。况且，就算能够用某种障眼法蒙混过去，无论怎样也都没办法凑足完成这场惊骇血祭所需的时间！若执意用常理来思考，根本就是绝无可能！

当时的我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就像之前面对阁楼怪声时决定要选择逃离还是探险一样。地上的血泊扩大的速度越来越慢，浮起的一层血迹，看起来像是块红色的次元镜子。如果巫师在上面施了什么法术，让我的手指一触碰到镜面就会被拖入地狱，我是否还应该过去呢？在常理崩溃的情况下，这是很严肃的考量。狐狸已死，祭品的作用已经完成——因此可以说，第三阶段的仪式也已经完成了。

但这次的预告函在哪里呢？

其实我大可以先不去理会这里可能存在的危险，而选择从从容



参考图32：带底座的剥制狐狸标本

容地下楼，去查看一下速写本的那页是否又缺了一角——虽然这两件事之间未见得有确定的联系，起码也可以增加我用来作出判断的依据。

可我没有——这几近癫狂的场景让我快要不能正常思考，对与错已经无从判断。和之前两次一样，献祭的祭品摆在眼前，地点也还是木屋。从客观呈现的现场场景来讲，这次未见得就比棕熊与极北蝰作为祭品时更加怪异。要命的是作用在主观感受上的背景设定——前两次都是有人陪同，而且全在白天，这次却选在晚上，并且是孤身一人。村里所有可能帮得上忙的人都被我锁在宿屋了，连指望见到“紧要关头的援兵”的可能性都已经断绝。

还好，面对着滴血的赤狐标本，总算是还有件很容易想到的事实鼓励了我、帮助我做出了决定——前两次的预告函，都是在祭品的口中找到。棕熊的嘴中含着的、蝰蛇的毒牙上固定着的——这似乎也作为了仪式的某个具体要求。换句话说，如果能在狐狸的嘴中找到新的预告函，便可证明仪式确实已经完成——将狐狸变作标本的过程，则正是此次仪式进行的方式。

想法给了我勇气——我将油灯放到地上，用手抓住那只标本狐狸的颈项，将它从血泊中提起。我的靴子一半踩在血里，裤腿上也滴上了红色的印迹，不过我全不在意。虽然是一具剥制标本，已经去掉了肌肉、骨骼和内脏，却也并不轻，就好像一堆等大的废铁。狐狸身上有的地方极软，有的又很硬，随便拿捏几下，就完全变了形。由于用力过度，狐狸的头被我扭到了背上，耳朵和头盖骨贴着背，好像是被人拧断了脖子。我将鼻子下面干瘪的嘴掰开，这又让可怜家伙的嘴张得过大，下巴几乎要歪到抬起的前爪上。搭配上沾得到处都是的血，狐狸就好像是被我残酷虐待致死的一样——它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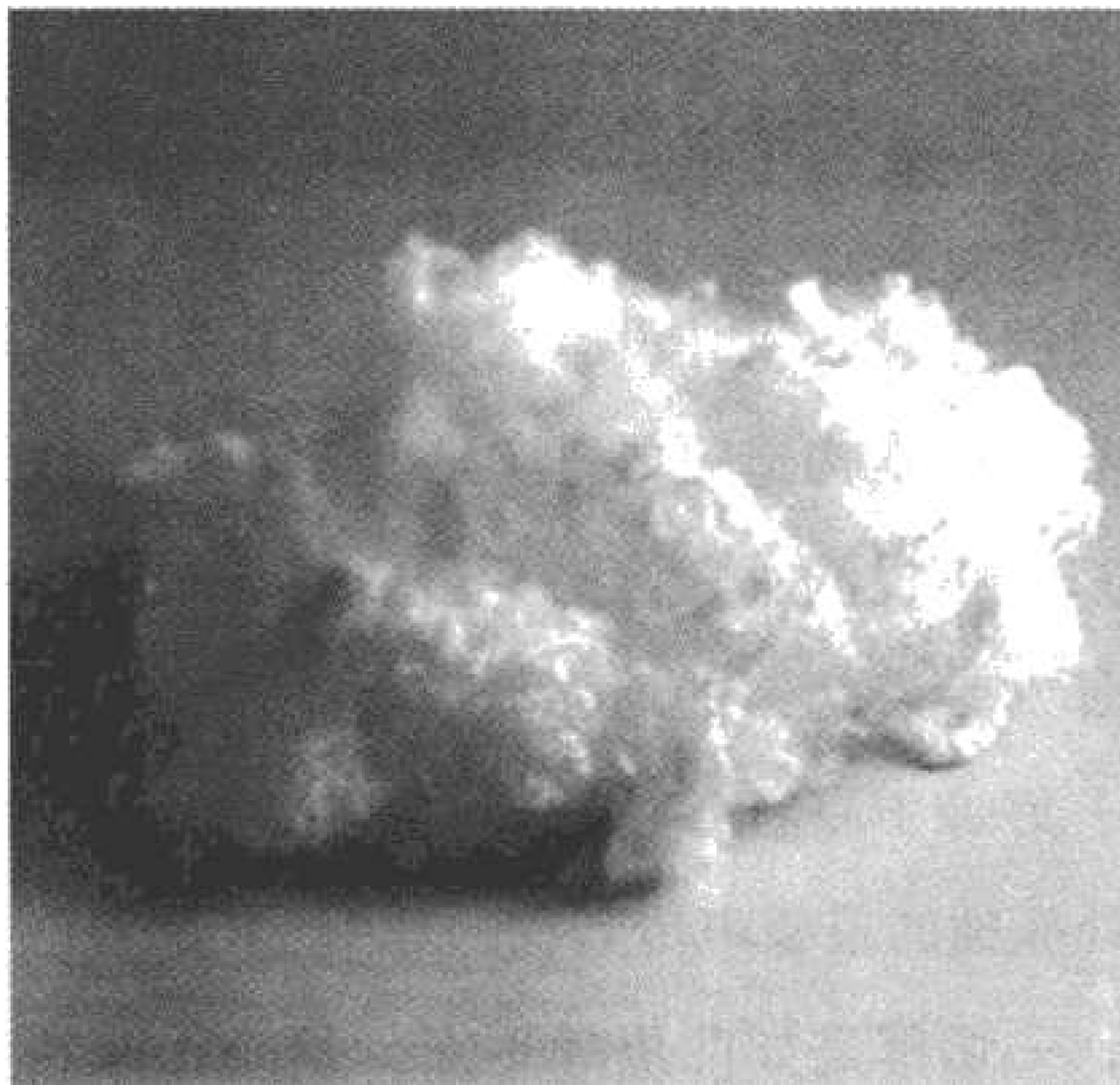
翻转过来、按在背上的玻璃眼珠依旧死盯着我，好似是来自亡灵的沉默凝视，看得我周身发寒，仿佛心脏中往来流动的血液也都冻成了带着毛刺的猩红色碎冰，将体内每一根血管都拉扯撕割到疼痛难忍的地步。

掰开嘴后，我并没有找到预告函，迎来的却是更令人感到惊愕的发现：标本骨架并非用粗铅丝制成，而是使用了楼下储物柜里放着的四套餐具！

嘴里完全是空的，固定挺拔鼻梁和下巴毛皮的，是两把锯齿餐刀的尖端。铮亮金属取代了森白的尖牙，周围填充用的、压缩紧实的絮状物，明显取自楼下军用棉被中的中空棉内胆。(见参考图 33)

关于狐狸的骨架，之后确认的是：头部用两柄叉子组合成交叉状，并用巧妙的方式和充当鼻梁的餐刀拼插在一起，使用鱼线反复缠绕固定。下巴的餐刀并未固定死，而是凭借颈部厚密的填充物来托住。颈部和脊柱部分使用了两把弯曲调整过的汤匙，胸部骨架则用另两只汤匙来充当。前爪是敲打改造过的叉子，后爪则是剩下的两柄刀——前后爪子固定到龙骨上的部分，由于餐具已用完，使用的是咖啡锅和野外锅的铝制握柄。所有的金属全部用尼龙鱼线和牵拉式止血带来固定，有些单靠丝线固定不住的地方，则使用拉直后再交叉旋紧的鱼钩来配合鱼线：一共八只，大概全部安装在主关节所在的位置了。

如果将皮毛卸掉，并且去除所有的填充物，呈现在眼前的应该会是一件创意十足的波普雕塑：和往常一样，所有材料均取自木屋。就连那对玻璃眼珠，也是取自望远镜上的易握防滑凸起：那并非完整的球体，而是一部分如隐形眼镜一般的黑色玻璃球面——巫师用某种方法松掉了内侧的螺母，将它们取了下来，用作标本狐狸闪亮



参考图 33：中空棉内胆，防腐耐潮，压缩处理方便，适合作为标本的填充物

夺目的双眼。

女巫似乎还是用了寻常的方法来制造这个标本，或者，是想让祭品尽量达到标本的状态。腹部皮肤上用来取出内脏和骨骼的开口是用手术线缝合。急救箱里的蒙脱石粉、漂白粉和高锰酸钾都已所剩无几，使用这些药品，恰恰也符合制造标本的基本步骤——在剥制中，可用蒙脱石粉和漂白粉撒在肌肉和皮肤之间，防止黏连，亦可避免血液和油脂溅出，污染到狐狸那身漂亮的皮毛；高锰酸钾则被用来涂抹内侧皮肤，用来消毒和短期防腐，可以取代通常制作标本时使用的砒霜膏。

在掰开狐狸的嘴后，我并没有如熊和蛇作为祭品时那样找到预告函，如此奇异的标本构造更是让人心生恐惧——血继续从腹部那缝合潦草的伤口里慢慢滴落；全身变形、好像是被人捏作了一团的狐狸，还在用那对带着螺钉的球面玻璃眼睛注视着我；煤油灯里的火焰飘忽不定，好像下一秒钟就要熄灭……这时候，透过窄小的狩猎孔，远方某处孤独的狼嚎声传到我的耳中。

天快亮了，一切都是如此焦躁不安。我的压抑到了极限，在听到狼嚎声时突然变得无法忍受——我声嘶力竭地狂叫了一声，双手抓住狐狸腹部两侧的毛皮，用尽全力地疯狂撕扯。

这套标本做得并不结实，才拉了两下，腹部的切口就脱了线，填充标本的中空棉从缝隙里漏了出来，残留的血也一下子流了出来——我这时才发现，原来狐狸肚子里还藏着一只断了柄的搪瓷水杯：那也是原本放在楼下的。所有流出的血刚才都盛在这个杯子里，而此刻杯子是倒放在狐狸肚子里的，里面的血已经流尽了。

所有固定不牢的餐具，全部从狐狸的肚子里漏了出来，一把接一把地落到地上，发出响亮清脆的声音；我再扯两下，原先的开口

就裂到了嘴角，然后便整个崩开了。腹内的填充物一下子全散开来，杯子也落地了，“哐当”的一声响，剩下的几把餐具也随之掉了出来，也包括作为龙骨的汤匙和楼下的锅柄；缠紧的鱼线也纷纷散开来，看上去乱七八糟的。

没有骨架的支撑，两只后爪倒翻进了体内，一只前爪缩进去了一半，头部也整个凹陷下去，鼻子歪到一边，完全没有了形状。唯独那只弯曲过的叉子，由于角度的关系，加上填充物塞得也特别严实，还是和一只前爪纠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标本的残骸就变得很诡异了。当我将手合拢，血污和毛皮就被揉成了一个圆团，连一直盯着我看的玻璃眼珠都掉到地上了。标本只剩一只尚有形状的前爪，还半吊在一团毛皮之外，左右摇动着，像是要向谁求救一样。

这倒提醒了手足无措、接近疯狂的我——我将那团毛皮放到地上，一手支住那只前爪的末端，然后用沾血的靴子用力踩压肘部弯曲的部分。可能是用力不当，前爪并没有变直，反而是爪子尖端被叉子的利齿给撑破了：白色的中空棉从爪尖四周露出来。而亮闪闪的叉首上、四根金属的中间，恰恰就卡着我要找的那张预告函。

我将掏空的狐狸毛皮丢回到血泊里，沾满血的双手颤抖着将预告函打开，读过。

煤油灯的火焰跳动得愈发厉害了，明和暗的反差和变换频率也越来越剧烈，狩猎孔外看到的天空却还是连一点点蒙蒙发亮的迹象都没有。如果是我居住的那个城市的清晨，天亮之前打开窗，就可以听到栖在枝头、刚刚醒来的芙蓉鸟、乌头翁、画眉和百灵，用此起彼伏的叫声组合成悦耳的合奏；这里，在这荒野中，同样的时间，却只能听到远处角鸮困倦的呜呜声，还有秃鼻鸦那可笑的怪叫，以

及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嚎——我半蹲在地上，手里攥着那张染了血的预告函，听着这些压抑的声音，眼睛里的光影随着火焰明暗急速变换。泡在血泊里的金属餐具和炊具柄、一团去了骨肉软软摊开的狐狸皮、缠绕散落得到处都是的打结鱼线……它们在明暗的节奏之中交替闪现，渐渐模糊、融合、跳动、呼吸在一处；那混杂了鸣叫、嚎叫、怪叫和脑中越来越刺耳的嗡嗡声的噪音，突然就带上了嘲笑的音调。

就在这时，火焰一下子变得格外明亮。血泊中的那对玻璃眼珠，它们仍在盯着我看。所有散落在地之物，还有作为背景的血泊，在我的视野中被瞬间组合到一起——

魔鬼！是魔鬼的脸！！

煤油灯灭了，恶魔巨大的狞笑声在我的脑中回响。我的精神崩溃了，不再能够像人那样思考。我发了狂，开始不停地吼叫，手抓头发，几乎要将自己的脑袋揪下来；我一边叫着一边逃跑，逃离那本是我精神的避难所，现在却变成魔鬼的寄居地的荒野小屋。我没有锁门，任窗户的破洞大开着，阁楼的血泊和地板上的玻璃渣也都无所谓，甚至连猎枪也不要了——我在密林之中夺路狂奔，期盼能够看到一个活人，证明自己不是身处地狱；我的四周尽是黑暗和狞笑，像是不停抽打着我的鞭子。我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远离，而身体试着要努力赶上——没有灯光，也不用指南针，我就这样跑回了村子。到达的时候天才刚蒙蒙亮，我听到宿屋里几个守在门口的人向着屋内大喊“回来了！”

也没想到要答应什么，我跑到宿屋的拉闸门前，取出钥匙，将链条锁打开。里面的人似乎已经发现我的不妥，一边叫着宿屋主人的名字，一边用力拉开了门。

梭动的铁门发出尖利的摩擦声，重重的链锁“哐当”一声掉落在地。就在这时，狞笑声突然间消失，我的意识模糊了，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同时听到林间悦耳的鸟叫声自四面八方响起……

堪称奇迹。

现在我已能清醒地认识到：我的成功就宣告了我的失败。得到预告函，也就确实表明——地狱和我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步。现在的我无法准确表达出当时的感受：结合了孤身一人、身处黑暗以及时间迫近、恐惧积累的情境，是一种被不可战胜、令人惧怕的力量击败之后，由心之深处真切涌生出的彻底绝望。亲眼目睹到的仪式过程击垮了我——巫术那不可思议、超出想象的强大力量，令人感到瞠目结舌。

我一直都是被那个女巫牵着鼻子走，每一步好像都是在她的设计之中。尽管这次看似对仪式造成了破坏，但细想想看——她或许早已料到我会提早到来，便预先准备好了在紧急事态下完成仪式的方法：也就正如我所经历过的那样。无论如何，这次我也该算是决定了仪式的走向，即便结果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我从来都不是很确定这项终极召唤仪式的流程，就像我同样不能确认自己身上的魔法阵是否能够守护自己一样——所有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的想法都仅是推论，如果能和明天女巫告诉我的大致相符倒也还好（甚至，这个想法也同样是推论），但万一不是——比如说，假设仪式在第三阶段就宣告完结，渡鸦并不登场，五行诗只用到第三句，自杀的小姐也只出现三位，而巫师对那只狐狸标本身下的血泊所施下的魔咒就是“只要有人碰到，就将他带入地狱，从而完成诅咒”——那样的话，我去检查那个狐狸标本就是十分不智的举动。但我依旧这样做了，并且用事实排除了这种情况。这也并不

能说明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木屋里等待着我的就一定是渡鸦——除非明天就从女巫那里得到事实，否则，一切就都还是未定的。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偏要反复强调这些——或许是因为女巫捎信与我见面，让我有些得意忘形，打算用一些文字来夸耀自己的思考并未丧失逻辑。如果是这样就奇怪了，实际上，我只是想将这样的可能写下来：我习惯用书写来调节心情，所有想到的内容都记下来，便觉得安心，这是多年从事的职业带来的恶习。我只是想同时平复两种激动的心情，一是女巫的事，一是昨天亲身经历的不可能事件——后者曾将我的心情打入谷底，前者又令我鼓起了希望。之前的数月都是沉闷压抑，新的不可能奇迹的打击和破解一切谜题的契机又都在一天之内给出——这难道不是命运之神巧妙无比的安排吗？我对女巫精心安排的情节感到由衷佩服，日记本已经翻过了这么多页，却好像还有千言万语要写。

暂且冷静下来，将毫无根据的乐观收敛起来。好好想想，既然预告函上已经留下了下一阶段仪式的日期，十一月十一日，那九月六日的会面又是要做什么呢？经过昨天的事，女巫应该很清楚——我是就算想尽办法也要破坏仪式的，毕竟这关系到我的生命。她委托宿屋女儿引我过去，势必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她又有什么理由将事情的真相告诉我呢？这次邀请必定怀着某种目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是仪式的流程因为我的干扰而改变，不再是预先计划好的十一月十一日，我可能会和一只渡鸦一道，作为召唤地狱仪式的祭品——女巫可能会有某种补救的方法，来让被扰乱过的仪式照例达到原先计划的效果。

也可能只是警告，通过昨天的例子告诫我——仪式是不可阻止的。她或许会友善地提醒我，让我不要再浪费时间去研究巫术史和

仪式、魔法理论，只需好好享受所剩不多、尚在人世的时间，等待大召唤仪式完成的日子来临即可。

当然，也可以不必如此悲观。或许换个角度想，大召唤仪式可能并非是要召唤地狱，或者对我进行诅咒，而是要阻止这些糟糕的事情发生——卡斯维诺夫在《下降二十三级台阶》中提到过女妖五朔节的“白女巫”：尼古拉二世沙皇的皇后亚莉珊德笃信巫术，曾听从妖僧拉斯普京的建议，雇用了一些懂得破解邪法的巫师和女巫来消除圣彼得堡两座行宫中受到的诅咒。有这样一个松散的巫师团体，他们研究和掌握巫术的目的，并非是出自对撒旦之力的崇拜，也非单纯满足炼金术士式的研究渴望，而是借对魔法的研习来阻止那些可能会对目前世界带来重大影响的邪恶仪式，诸如召唤地狱和深渊恶魔，改变季节、昼夜、天气和行星排列的妖术，大规模的魅惑术及招魂术等，都在他们的阻止范围之内——这个团体的存在，是符合魔法世界中“万态平衡”的核心思想的。这群巫师并不使用白魔法，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妖术的专家。正因为他们精通于邪恶巫师们所施行的法术，才有办法用相应的元素去破坏它们。这和我在身上涂写圣油和圣名的意义完全不同，他们使用的依旧是恶魔的名字和带有诅咒性质和死亡象征的祭品及符号——这是属于黑暗内部的斗争，与和光明及正义相关的魔法力量并不相关。

就像宿屋主人的女儿，她学习巫术的愿望就是来自好的动机——即使用魔法（而不是自信仰得救）让死者复生的手段在天主教徒们的眼中看来，全都是“不洁”的；但在巫师群体中去看这动机，割裂为不同的体系之后，又显然可以归纳到其中较好的那个方向上。

依照这种思路，那位可能是巴托里伯爵夫人的匈牙利女人竟是个白女巫的话，倒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推想和莽撞的行动妨碍了她。

可能正是因为我昨天的意外阻止，让她没办法完成破坏其他恐怖召唤的仪式。她会嘱咐那个专心学习巫术的女孩来邀请我，不正恰恰说明她的本心不坏吗？

我得恳请自己写得酸痛的右手原谅，因为我实在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去对明天将要得知的消息反反复复地预估和猜测。真相，我需要的就只是真相而已。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况属实，全部都错误也好，更加匪夷所思也好，甚至让我得知前因后果就死去都行，欺骗我也无所谓——只要能和她对话，只要从她口中给出一个理由，就足够了。我能接受极为糟糕的消息，但不能忍受一件事情在我背后发生——明知道有些什么，却连设法得知都困难重重。留下的痕迹使人诧异感叹，发生过的也肯定惊世骇俗：孩子常常会做出这样的推理，其实大人们也一样，只不过需要一些更大的刺激才能察觉。

好了，我已经不能再写下去了——宿屋主人将熬好的药端了过来，那种怪异的药草味道，似乎有让人停止思考的奇效。

九月五日夜间补注

老猎人取回了两柄救生枪，钥匙也归还了。

救生枪扳手上的封条没有拆，枪身看上去也不像是有人动过。为求保险，我取出了两柄枪中的照明弹，用小刀撬开封头的圆金属盖——里面的照明剂也都还是原样。

这样应该就可以排除女巫用点燃照明剂的方式来实现“召唤次元镜子”的障眼法了。木屋里唯一能够发出那种程度强光的，除了救生枪就没别的了。

期待明天早日到来。

九月六日

我曾去地狱一游

希望便是绝望

九月九日，星期二

上周六在那个神秘冰窟中的奇遇，如果不在日记里写下来，我担心什么时候就会忘却。阅读以上简短的两句话，显然不会有助于未来的回忆；想象的空间太大，或许会生出更恐怖的场景来。我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并不想在生命的最后，为了反思这件事而耗费更多的精力。

已经是极限了，我总算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违抗的——此次无言的相会，让我知道她是谁，也了解到仪式的意义。当然这些都还是我的推想，就好像游览地狱可能也仅是我的幻觉一样：这件事没人可以作证，魔法的力量广大无边。我询问宿屋主人那天她女儿在纸上告诉我的消息——关于那个“穿红色裙子的女人”——她却说女儿只在纸上写了“那天实在抱歉”，并且还找来了那天用炭笔写字的纸。那上面确实只有那一句话，而且字迹和我那天看到的完全不同——五号和昨天看到的、小女孩所写的字，和这张上完全是两种风格迥异的字体！我又说起自己用力摇晃她女儿的事情，她惊讶地摇着头，说这件事从未发生过！她这样说的时候，眼神中透露出怜

悯的意思，仿佛我是个说胡话的可怜疯子。

我不死心，打算将那天展示给她们的照片再拿给她看。但当我打开日记本，却发现连那照片也不翼而飞了。

或许真是我记错了，但我的日记里却明白地记录下了关于巴托里伯爵夫人的部分，而且我看到的也是……可是，梦境中看到的不正应该是平日里所见映像的组合吗？就像人们在濒死经历中会认为自己见到了已经死去的亲人们的鬼魂一样：那些都是错乱的大脑玩的小把戏。我看到的场景，还有在寒冰地狱中翻阅过的魔书——那本署名洪诺留三世的 *La necromanzia della Tabù*[①] 中记载着的法事内容，让我对整个事件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只是，这样的印象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幻呢？

就算我再去找宿屋主人的女儿问个清楚，她也什么都不会告诉我——因为她原本就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的起因，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动机、举行仪式的目的、地点和人物的选取，现在都能够串联起来了。

为了避免让以后的阅读陷入到讨厌的倒叙手法之中，有必要先将叙事部分完成。这部分已经在我的脑中经过了无数遍，为了不被想象和梦境里添加和删改的线索打乱，自然是越早记录下来越好。

九月六日我起得很早，准确些说，根本就没怎么睡着。五号受到的惊吓已经被这件事盖过，就算在短暂的梦境中，我也在忙着筹划数小时后的提问方式。

我刚刚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女孩就过来敲我的门——那时候天都还没亮，大概和五号到达木屋的时间差不多。她手里的纸上写着：

---

① 意大利语，即传说中的“控尸回魂奥义书”。

“请随我走。”

我当然就跟着她走。

由于早起和兴奋导致的疏忽，我竟然忘记了拿枪。直到过了整整三天，在写这篇日记时，我才想起这点来——当然，带不带猎枪其实根本就没有差别，对事件的流程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此这个失误在事后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

宿屋主人没和她一道，只有我们两人走在宿屋空荡荡的走廊里。我略微感到吃惊，因为她并没有把我带向前台，而是向着她的房间走去。

我忍住没问，直到她推开自己房间的门，才询问了一句：

“你还要准备些什么吗？”

她摇摇头，却还是走进了房间。我没办法，只好也跟了进去。房间里点了黑色蜡烛，厚厚的绒窗帘拉了一半，可以看到漆黑一片的天空。她从一堆书页发黄的魔书中拿出一只试管瓶，里面是淡黄色的透明液体，液体中泡着两枚尖牙、一段极粗的老鼠尾巴，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

她将瓶子递给我，然后拿起魔书中摊开着的一本，将上面一处的内容指给我看：

为尚未缔结巫约者，魔界通行之法：

白翼蝠，犬齿两枚

黄胸鼠尾一条，活取

黑母猫肾中结石、牙中结石、左耳中软骨，需来自同一只

黑色卵石：两端尖细、中部曲折、四面棱角、五星凸凹，其中寄住四相之力

暗室中，以黑狗热血冲洗，晨露浸泡于瓶中

存于阴暗潮湿处。若被阳光直射，立即失效

使用：

大声咏念“NEBIROS - SATANACHIA - FLEURETY”，摇动瓶子，深嗅之

即可开启魔界之门

——博丹，《巫师的魔鬼术》增注本，一六二一年，亚眠（见参考图 34）

简直荒谬！

即使经历目睹了如此之多的不可思议之事，我却还是对魔法世界抱持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看看，一个兴趣奇特的小女孩拿了一瓶古怪的液体，并且引经据典，声称即使是未和魔鬼立约的我，在念诵咒语并且闻过魔水之后，就能往来魔界——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让人轻易相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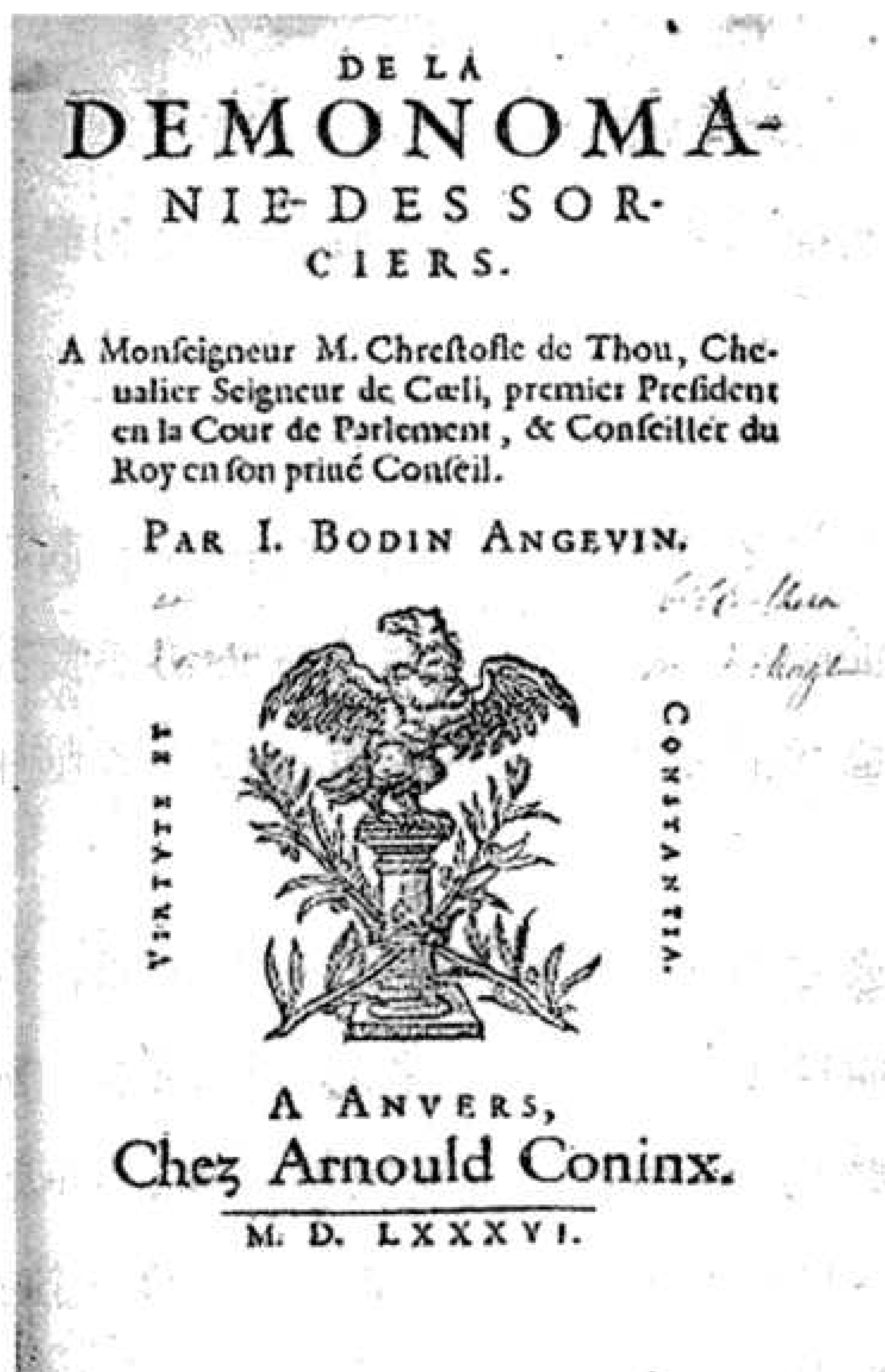
但女孩如果是在骗我，只是单纯想让我帮她实验新配制的魔药，却又不应该会知道我正在寻找“穿红色裙子的女人”。她的严肃神情，还有那孩子才有的、时时处处都显露出来的固执认真，让人觉得她完全没有撒谎。

“你试过吗？”在犹豫之间，我已经接过了那只试管瓶。里面泡着的东西互相挤压浮动——还好，并不需要将这种恶心东西喝下去。

她摇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嘴。

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她无法咏念咒语，自然就没办法亲自做实验。

然后，她又指了指开着的窗。



DE LA
DEMONOMA-
NIE DES SOR-
CIERS.

A Monſeigneur M. Chreſtofle de Thou, Chevalier Seigneur de Cœli, premier Preſident en la Cour de Parlement, & Conſeiller du Roy en ſon priué Conſeil.

PAR I. BODIN ANGEVIN.

A ANVERS,
Chez Arnould Coninx.
M. D. LXXXVI.

参考图34:《巫师的魔鬼术》，一五八六年版封面

那意思应该是在催促。因为天已经开始蒙蒙亮，再不执行仪式，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魔药就会失效了。

即使女孩是在骗我，只是嗅一下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在觉得这瓶液体多半会无效、对之前所抱的“能够见到女巫”的期望彻底失望后，为了不让眼前的孩子失望，我对她笑了笑，大声将那段咒语念了出来：

“NEBIROS - SATANACHIA - FLEURETY!”

然后我死命地摇动瓶子，将瓶盖旋开，放到鼻子下面，深深地吸气。

……

这是一种极为刺激的味道，好比是将薄荷、茴芹、樟脑、苦蒿菜和茴香放入桉油中煎制，气味苦涩辛辣得仿佛要将鼻腔切开，但又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异香，从鼻腔直接侵入到脑中，仿佛要将我的灵魂带走。

我闭上眼，感觉那味道好像凝成了一个光球，在我的身体里四处碰撞。随着碰撞速度的加快，迎来的是像溺水一般的感觉，似乎在上升，又像是要下沉。接着，心跳突然加速，呼吸也开始接不上，就好像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向着某个方向极速拉扯。

我觉得十分难受，便拼命想要再睁开眼睛——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够将眼皮再次抬起来。

眼前竟然已经不是女孩的房间了！

我似乎正身处于一条狭长的岩洞中，但并不是纯粹的天然洞穴，因为左右的岩壁上每隔一段都安置有长明灯。

这些灯的火焰呈淡蓝色。我走近一盏仔细观察，发现灯体都是用坚冰雕刻而成，而且样式古旧，火焰就漂浮在灯油上——就同古

罗马权贵们的墓穴中使用的、那种安抚亡者魂魄的灵灯一样。

岩道中异常寒冷，就连那火焰也是冰冷的，两侧和头顶的岩壁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火焰在这些冰体上被折射得支离破碎，让人觉得好像是身处幻境。

不是好像，这里应该就是魔界——这么说，女孩的仪式确实成功了！

那么，那个穿红色裙子的女人在哪儿？前后都是路，应该往哪边走呢？

我的身体冻得发抖，在一个位置站着考虑显然并不明智。就在这时，前方响起了断断续续的钢琴声，正当我要仔细听时，声音却又消失了。

就是这个方向了。

我对这样的暗示感到满意，循着长明灯的暗光，向着声音的来源走去。

路程并不长，大概只走了一两分钟，就抵达了一个穹窿形的冰室。

这个冰室的面积不大，但却很高，圆顶大概在十米左右。高处的岩壁上有一些窗形的开口，里面漆黑一片，无法得知其中藏着些什么，或者是不是前往其他冰室的通路——这里并没有放置钢琴，也就是说，琴声可能是从岩壁上的某个窗洞中传来的。

沿着墙壁，无数高高低低的冰制烛台围了一圈，烛台上点起数不清的细小淡蓝色火焰，就和在岩道中看到的一样，是那种极为罕见的冷火。较低的岩壁上整齐地悬挂着八九面巨幅黑色挂旗，材质极旧，有些地方已经破损，上面布满了晦涩难懂的仪式符号。依稀可以辨别的部分，和女孩在湖边画的魔法阵一样，全部都是和死灵

魔法相关的符咒。

冰室中间有一座石制祭坛，祭桌正对着我。祭桌是用整块黑色石料雕凿而成，表面刻有骷髅群画，四角则装饰上带角的恶魔头颅——因此仪式的内容也不言自明。

再走近些，我发现祭坛正中蒙着一大块黑色的纹章绸布，正中有一处隆起，不知道遮住的究竟是什么。有一本黑色封面的古书放在祭桌正中，按祭司站立的位置，左手侧放着一柄银制匕首，右侧则是一颗侏儒的头骨。书是合着的，但有一处夹着一张黑色的书签。我走过去，先看了眼那本黑色大书的封面。

书的名字是《控尸回魂奥义书》，意大利语。再看署名，竟是洪诺留三世教皇。

十分奇怪，我当时并未感到害怕，反而为这个发现舒了口气——这恰好成为了我之前查证和推断出的，将威力强大的“哈米吉多顿序列”、嗜血不死之巴托里伯爵夫人传说与洪诺留三世在魔法上的丰功伟绩捆绑到一处的有力证明。

很少有魔法史料提到这本书的名字，我所知的——只有在米修罗大教堂图书馆的古旧文献中记述了少许关于此书的传闻。根据一些不确定的留言，大部分和《控尸回魂奥义书》相关的内容、那些珍贵的手抄本和研究资料，都在第二次猎巫运动中被集体销毁了。光是以写作《魔鬼大书》闻名的洛林法官雷米吉乌斯，就在手记中声称“烧毁了十万本以上的各类妖书，其中多半是手抄本”，这在十六世纪末可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教廷和主流魔鬼学界从未承认过这本书的存在：这是十分古怪、毫无理由的一致决定，难免不令人浮想联翩。

我捏住书签，将书翻到上一位读者留下标记的那页。这本书也是手抄本，字迹十分潦草，但尚未到不能阅读的地步。

当选中的一年，那一年是大凶年，AGARES 和 FURFUR 肆虐整年

儒略历的第一天，作恶的异端被火烧灭

一月在东方，有冰雪之灾

二月、五月、八月，大地震动

三月有新的恶魔被命名

最大的灾难在狂喜的花月

四个月里有大鸟坠落，移动的怪兽，人们惨叫在火焰中

地狱降临，地狱降临，地狱降临！

当选中的一年，那一年是大凶年，裁判的结果未知

那一年

二月的最后一天是星期五

六月的最后一天是星期一

九月四日、十一月十一日，分别是周四和周二

在这些指定的日子祭上褐色的熊、带剑的蛇、不动的狐、永飞的鸦

一切仪式的礼仪，务必按前所述

最后剩的周三，便是知道结果的时间

控尸回魂！

控尸回魂！！

控尸回魂！！！

我尽量将文字写得符合书上的原文，即使个别用词有错误，还有翻译的不对等带来的少许偏差——我想，无论谁看到以上的文字，也很容易梳理出古书上的记载和我曾经历过的怪异事件之间的联系。

正当我想要将书往前翻，查看这页所说的“按前所述”的具体内容究竟如何时，冰室的入口方向突然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

当时我害怕极了，如果这里真是寒冰地狱的话，那些快步前来的当然就是恶魔。情急之中，我将书照原样合上，书签也摆放到和刚刚一样的位置。脚步声越来越近，那些高处的窗洞短时间里无法爬上去，挂旗后面也不可能藏人。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掀起祭坛正中那块巨大黑色绸布的一角，躲到了那个凸起之处旁边。

我趴在冰冷的岩石地上，双手掩住嘴，连呼吸都尽量放缓。陆陆续续进来了很多人，听脚步声，大概有十个人左右。他们谁都没有说话，慢慢地脚步声消失了，好像是大家都站定了。

好奇心总是难以抑制的——见外面的人好像并没有发现我，我便悄悄将绸布拱起了一角，左眼凑到缝隙上，偷窥外面的情形。

我现在下笔犹豫不决，因为那个场面实在太过诡异——冰室现在是一个小型会场，一位祭司背对着我，站在祭桌后面，似乎正在翻看那本魔书。

这位祭司穿着黑色祭司袍，袍子很长，一直拖到地上，宽大的袖边绣有一连串的白色符文。再往上看，本来应是人类头部所在的位置，却被巨大的弯角羊头所取代：到现在我也不清楚，那究竟真是恶魔的头颅，还仅仅只是为了参加巫魔会或者举行黑暗弥撒而佩戴的羊头面具。处在那诡异的环境下，我倾向于相信后者；写到这里我又开始怀疑是前者——无论真相是哪种，现在我将它们统一称做“羊头人”，因为这样对流畅叙述比较有利。

然后我将视线从祭司身上移开——我轻轻挪动了一下身体，将绸布的缝隙推挤到一个新的位置：这下我看到了一群羊头人。这些人的羊头和祭司的不同，全部是有着黑洞一般眼窍的羊首骨，而且

羊角比祭司的细小，也没有过分弯曲。羊头人教众的动作整齐划一，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眼前祭司的一举一动，双手执着粗大的黑色蜡烛，火焰照亮在胸前。

它们的身形并不统一，黑色修士袍下有高有矮、胖瘦分明（但其中并没有如宿屋主人女儿那样的孩子身材）——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一个人。连同祭司，在这冰室里一共看得到十二个羊头人。

这时我突然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它们打算举行仪式（这趋势已经很明显了），那块暂时掩护我的黑绸布迟早会被掀开，到时会发生什么不难想象。

快步跑向冰室的入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就必须突破那群羊头人组成的人墙；爬上高窗而不被它们发现，同样也不可能。

那么，或许在祭坛的中间会有秘道，就像那些描写异教集会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节；就算没有，确定一下那块凸起的部分是什么，可能也会有办法利用它来隐藏自己；最不济也要找些东西取暖——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冷了，再这样俯卧在冰冷的岩地上，等不到羊头人们来抓住我，我自己都要灵魂出窍了。

借着那块凸出物撑起的绸布缝隙，我十分小心地翻了个身——这是令我十分后悔的一件事；要我现在再来选择的话，我倒宁愿站起身来被羊头人们发现，也不想去了解这块凸起处的真面目。

那是一块青白色的、棱角切割得像上等水晶一般整齐的巨大冰块。祭坛的正中心有一处镶铜的凹槽，冰就被固定在那里。槽底似乎是经过了某种处理，虽然没看到有火焰，但也一样泛出淡蓝色的光线。这些来自地底的光线，被冰体折射之后，又从冰面的各处透射出柔和的光亮来。因此，就算被黑绸布遮挡，这狭小空间里也并不黑暗，足以看到冰中所藏之物。

那是一具穿着红色华服的尸体：一具颜色发青的、干瘪的女人干尸。从我的角度看去，她露出的整张脸和双手的青灰色皮肤已经和两栖类动物的表皮没什么两样，但就算是面对这样一具古尸，我仍旧可以分辨出那曾经直挺的鼻梁，像生锈铁丝一样毫无光泽的头发束在脑后，脖颈依旧修长——头骨和身体的比例，就和布达佩斯的那幅画像一模一样。

这是巴托里伯爵夫人！

一六一四年她并没有死在塔楼，没有变成白骨；但她的干尸，为什么会出现在魔界呢？

霎时间，我的脑海中又响起刚刚在书上看到的话语：

> 控尸回魂！
>
> 控尸回魂!!
>
> 控尸回魂!!!

一切都明白了。

虽然我可以在这里就急着将一切都串联起来，但故事不应被推断无礼干扰。如果现在有一个假设中的读者，他是我本身的分裂，并且顺着我的日记看到这里，也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是的，我知晓了一切，却依旧无法承受面对干尸时的恐惧感——不能闭眼，在周围散发出的冰冷寒气之中，眼睛闭上时出现的幻象：那个眼窝深陷，眼睑微张，能够看到像死鱼一般瘪下去的、带着碎裂纹眼珠的巴托里夫人正在慢慢苏醒。内陷的眼睛开始微微转动，头也略微抬起。乌紫发黑的嘴唇，嘴角上扬起来，发出无声的冷笑……

我用双手死命地捂住嘴，指甲嵌进两颊的皮肉里，想用疼痛来阻止胸腔中那声抑制不住的恐惧叫声，不让它从口中跑出来。不仅是怕吵醒死者，我也害怕自己会回不去——我在心中咒骂着，埋怨自己的愚蠢，埋怨自己当时并不相信宿屋主人的女儿，没有问她应该怎样从魔界脱身。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又慢慢翻回身，去观察那些羊头人们的仪式。

祭司好像正在作法。它的左手拿着银匕首，双手高高举起，那只巨大的羊头也仰起，似乎在大声咏读些什么，但我却一句都听不见。那些手拿蜡烛的教众，胸腔一起一伏，骷髅羊头也紧跟祭司掌控着的节奏——这种奇怪的无声教礼，让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已经聋了。我将一只手挪到耳旁，轻轻拍击，却还是听得见声响。

这时候，祭司突然挥起匕首，将自己的右手腕割破了——大量的血从那里流淌下来。如果我没看错，那血的颜色并非深红色，而是黑绿色，而且，特别黏稠，流速缓慢，就好像爬虫类身体中的黏液一样。

我怕极了。身后的巴托里夫人干尸，似乎突然开始大笑起来——这里的一切的言语都是无声的，似乎魔物并不依赖于振动来交流想法：凡人又怎能明白妖魔的话语呢？

我觉得它们都在笑：羊头人、祭司、巴托里夫人……它们其实早就发现了我，却故意将我引诱威逼到了祭坛上，要将我作为祭品，在熊、蛇、狐、鸦之后，用我的血来完成最终的召唤。

控尸回魂！

控尸回魂！！

控尸回魂！！！

它来了！我看到祭司正向着这边走过来，黑绿色的黏液从它的手腕处源源不断地流出，其他羊头人们的身体开始剧烈振动，蜡烛火焰摇摆不停，好像是在为了这个时刻而狂欢。我觉得自己肯定要死了——祭司手上的匕首银光闪耀，马上就要刺入我的喉咙了！

不过，我心中依旧抱着一丝侥幸，认为它只是过来执行仪式的一项要求，而非要这么快地取我性命。因此我没有动，并且将脸别过来，朝向上方，黑绸布遮在我的脸上，没盖上去——我看到上面层层叠叠闪亮的褶皱，好像是演出结束时放下的帷幕。

脚步声在我的身边停住了，透过绸布我看到巨大的恶魔影子斜映在眼前。它举起了手，将手腕中流出的黏液滴向巴托里夫人——那块巨大的帷幕因为受了负重，开始一段一段地坍塌。我脸上的幕布落下了，那些由恶魔体内流出的液体逐渐渗过绸布，并且和它一起贴到我的脸上。我的眼睛仍旧睁着，看到祭司的羊头不停地晃动，好像正在大声念着咒文。它左手上的匕首高高举起，似乎随时都要落下。我的灵魂几乎都要被吓得出窍了，身体终于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我甚至在心中恳求我的大脑，让我快些晕过去。我开始呼吸了，眼泪也遏制不住地流出来；我的鼻子和嘴，开始大口呼气，手臂和腿都弯曲过来，自行找寻稍微舒服些的姿势——绸布被弄得乱七八糟，十二个恶魔肯定都看见了。

但我已不在乎了。

我放弃了，我放弃自己的生命了！

我愿意屈服于恶魔，听从它所吩咐的一切！

我的生命是它的了。

我没有任何恳求和条件，拿去吧，都拿去吧！

尽管将我的灵魂和肉体全都取走。

我已经受够这些了!

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或许祭司也希望我这样想——我可能将这些话喊了出来，具体我却记得不清楚了——那样迷离错乱的场景，任谁都不可能清晰记得。我将这些话看成是自己的赌咒，向恶魔交出的契约，以灵魂作为交换的起誓。这并非浮士德博士自无聊的科学中觉出了生命本身的苦闷，也不是来自学者之身的恶魔梅菲斯特为了赌气而发出的诱惑，而是在一切道路都已封闭的绝望之中给出的彻底妥协。但立约的结果却和歌德作品一般充满戏剧性——我再次闻到那种难以言述的异香，辛辣，苦涩，迷幻癫狂，却又满怀着生的希望。我的灵魂好像出了窍——又或者，只是我那误闯魔界的灵魂离开了它本不应该待着的地方。在一眨眼之间，我又回到了女孩的房间，手中仍旧捏着那只瓶子。

我的头疼得厉害，靠着一堆魔书坐着，周身发沉，几乎都要斜倒下来。

女孩就站在我的身边。她的神色平静，看到我醒来，便俯身拿回瓶子，将盖子重新盖上。然后，他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纸，上面写着：

“您去过了吗?”

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那里很凉，身体也感到寒冷，好像那来自巴托里夫人冰棺的凉气还没有散去。我点点头，看了一眼窗外。天仍旧是蒙蒙亮，窗帘也还是只拉了半边。那根燃着的黑蜡烛，好像才只短了一小截。

“我去了多久?”我问道。

她拿起炭笔，在刚刚那张纸的反面简短划了几笔，然后又拿起来给我看。

“三分钟。”

虽然当时眼中看到的、女孩房中的所有场景都能够为这项回答作证，但我还是感到十分震惊。刚刚的危急时刻还历历在目——在那个冰室之中，虽然没有任何可供参照的时间标尺，但无论怎样以常识来推断，我在魔界待的时间，也不可能会少于半小时。

我还以为她是个体贴的孩子呢！她似乎是觉察出了我的诧异，回身取了之前那本摊开的、写有博丹那魔界通行法的魔书，向后翻过数页，并将那页某处的内容指给我看。

那里写着：

> 凡未缔结巫约者，以借宿之灵力通行魔界：
> 耳不可听，不可知魔之所言
> 魔界之时钟，快人间十三倍
> 其余一切无异。
> 唯不可触巴弗米特奴仆之血！
> 驱散借宿之灵，即可脱出。
>
> ——模糊不清的出处，一五七七年，巴塞尔

这段和博丹的那段遥相呼应，已经将我所遭遇的解说得一清二楚：我在魔界的冰室之中，即使那些羊头人们再大声说话，我也什么都听不见；在那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在人间却只过了三分钟——那瓶魔药中的借宿之灵，因为接触了羊头祭司的血液而被驱散，我也因此得救，可以重回人间。

巴弗米特，即羊头人身之大恶魔，撒旦之一。那十二个羊头人，显然就是它的奴仆！那么，我已经触犯了往返魔界的戒条，会有怎样的后果呢？（见参考图 35）



From Levi's *Transcendental Magic.*

BAPHOMET, THE GOAT OF MENDES.

参考图 35：十九世纪的巴弗米特画像，可清楚看到其特征为羊头、蛇杖、五芒星和女人的乳房。

我问道：

“如果我触碰了羊头人的血，会怎么样呢?”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宿屋主人的女儿，她仿佛没听见我刚说的话似的，双眼突然变得失神。然后，就好像屋子里不曾有我这个人一样——她将书合上，转身走到床边，和衣睡下了。

我那时当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去叫醒她，但又觉得事情实在诡异。于是，我就自己去拿了那本魔书，想要找出和这则戒条相关的内容。

太阳升起，蜡烛熄灭。我在女孩的房间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将书的最后一页翻完，然后将硬面合上。

这本书里再也没提关于巴弗米特奴仆之血的事情。

我感到异常焦躁，看着满屋的魔书，漫无目的地寻找显然不是什么明智的办法。于是，我拿了那本书，最后看了眼仍在沉睡的女孩，帮她将毯子盖好，就离开了这个房间。

对于快慢不同的时间这件事，我那时还存着疑惑——因为我疑心是有人让我昏睡了整整一天。我回了一趟房间，查看手表上的日期：上面明确无误地显示这天是九月六日。

这唯一的时间来源显然也不能够让人放心。因为没有信号，同时也为避免出版社的人打扰，我来这里向来都不带手机。现在我倒希望自己带了，即使没有信号遇事不能求援，至少也有个时间上的参考。

将书放在房里，我去前台找了一下宿屋主人。我问她今天几号，她看了一眼身后墙上的日历，有些无精打采地答道：“六号。”然后她又补了一句：“广播说下午有雨——作家先生，您要出去吗?”

没错，我要出去。对于魔法的事情，在这个村子中还是有两个

人可以问的，其中之一是万事通先生。但因为上次木屋中发生的不愉快事情，直到现在我都还没主动找他说过话，现在贸然前去求教，确实比较为难；另一个是木匠，他似乎没有万事通先生那么专业，但却为人随和。而且我还刚拜托他给木屋装上新的窗玻璃，首先去找他商量这件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感到累了，这之后繁琐的流程在这里就不再多写——反正，木匠和万事通先生在这件事上都尽力帮助了我。尤其是万事通先生，在木匠也不知道这则未标明出处的摘录究竟是来自哪本魔书的情况下，他只是看了一眼就指出，这是出自让·维耶医生的著作《论拉米伊斯》，这位十六世纪的法国作家本身是一个反巫术的研究者。

但他手头并没有那本书，不过，他却从同为维耶所写的《论诸魔之妖术》的节选中找到了破除妖血诅咒的方法——在挂满半成品弩的小加工车间里，由木匠请来书记官、“猎狐犬”和铁匠这三个人帮忙，共五个人为我举办了一场驱魔仪式。

《论诸魔之妖术》中提到的是所谓罗马“除魔教团”秘传仪式中的一个变种，和传统的“罗马仪式”区别较大——五个人都披上全白色的斗篷，手持《圣经》和银十字架，分列于白色五芒星的五个角上；我则被用白色绷带捆绑起来，头朝逆位，置于五芒星的中央。

万事通先生担任主持，他大声咏念安魂的咒语，并将家中收藏的圣水洒在我的头部和胸前；其他四人附和主持人的节奏，一边咏经，一边将由去年的棕枝焚烧成的圣灰一捧一捧地撒在我的脸上和双脚上——这是驱魔的要求，圣灰务必得将我的头和脚掩埋，圣水则负责保护我的心和肺。这样一来，和恶魔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彻底清除。

仪式的气氛由开始时的缓和，逐渐变得激烈，大家咏经的速度、洒圣水圣灰的频率也越来越频繁。就在那些呛鼻的灰尘快要遮盖住我的鼻孔时，我突然感到胸中和脑中有一股如水流一般的东西向着口中涌来，闭上的眼睛突然开始向黑暗沉没，经文的声音越来越远，最后和一段在紧闭双眼的虚空中死命挣扎的、如蛇一般的影像一同被捏得粉碎。我感觉在这短短时间里做了无数个梦，但到现在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反复咏念的经文将我吵醒，我忘了自己是从什么地方、遇见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又回到了这里。万事通先生曾向我解释这件事，说这正是仪式要达到的效果——他们五个人围着我，整整诵经一天一夜。和魔界之间的联系，已经从我的身体中被驱赶出去了——这期间可能有同恶魔交涉的内容，甚至，按照魔界时间来推算，我应该是在地狱中逗留了两周。但因为并未立约，所以一切过程都会被强行忘却掉。

他说的或许没错，但在前往魔界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我到现在却也还记得——这或许有它的理由，因此我并没有再跟他们说这件事。又有什么所谓呢？或许我已经立过约了，就算没有，我同恶魔，还有等待回魂的巴托里夫人之间，应该也存在有很深的羁绊，是借由那本神秘的《控尸回魂奥义书》，以及那段被抹去的、巫妖横行的历史捆绑在一起。

我现在可以给出我的推论了，关于整个事件始末的回想——数百年前的部分我无力得知，也不愿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胡乱猜度。我的立论是建立在妖灵附体的理论上，现在我承认巫术和超自然可以作为常理的拓展，毕竟，我也毫无否定的余地。这就像是尼古拉斯·喀山的那部《跌落》里所描绘的妖魔——或许这就是“哈米吉多

顿序列”能够实现的一种魔力。无论是巴托里伯爵夫人、匈牙利小姐还是前几天的小女孩，或许还有其他人：这些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这个神秘人可能不是巴托里夫人，因为传记中提到伯爵夫人在迷信巫术之后“性格大变”，但她（目前提到的都是女人，我便借此暂时断定“她”是女人）却迷恋巴托里夫人的身体，想要借她的身体在人间永存。可惜，由于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变故，巴托里夫人最终成为了魔界冰室中一具干瘪冰冷的尸体。

虽然那个身体被死亡封印住，但那神秘妖灵并未离开人间。她可能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人，或者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及符合仪式要求的地点——她可能用附体妖术侵占了无数人的身体，并借由这些身体寻找合适的人，同时也扮演各式各样的人：直到她化身为那位长得和巴托里十分相像的匈牙利女人，并且发现我——无论是降生之日、血统、出生地乃至经历——都完全符合《控尸回魂奥义书》上列出的条件。我正是她找寻了数百年的人间祭品。

不过，按照那带有极强仪式性质的要求，或许我的命运在出生之时就已经注定了——她根本不用去寻找，只需要等到合适时候，出现在我身边即可。

关于和我在一起的时光，究竟那些情感是真实的，抑或是在演戏，还是两者皆有，我不想在日记中评论。那么在我耳边说出五行诗的就是她，只是因为她那时显露了本来的性格，才让我觉得和她伪装的那个人格有所不同，并且在记忆中和潜意识中发生了误判，硬生生地将关于匈牙利小姐的部分拆解成两半。如果这五行诗是在数百年前就存在的，不就正好可以作为之前“我的经历也符合她挑选祭品的条件”之论据吗？

我突然记起，匈牙利小姐的哥哥伊比斯，他曾无意中提到妹妹曾信仰巫术这件事——如果他是附身巴托里夫人的恶魔的奴仆的话，谁知道他告诉我这些的动机是什么呢！但这项事实就又牵扯出了关于附体之人的共同特征：巴托里伯爵夫人、匈牙利小姐和宿屋主人的女儿都曾沉迷过巫术，或许她们都读过同一本魔书，念过同一段咒语，并且因此而暂时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难怪匈牙利小姐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最恐怖的自杀方式，因为她本就不害怕地狱——她正是从那边过来的，人间恰是她的客乡。小女孩的情况要好一些，或许是受到了某位神灵的庇佑，妖灵并未完全占据她的身心，而是只在合适的时间出来活动——比如熟睡之时——这样就可以解释六号早晨女孩突然失神，并且独自回床睡觉的怪事。

我认为还有一个人，按照目前已知的线索，可能同样是个女人，她在发现标本狐狸的那夜，在木屋充当了女巫的角色。即使那天所有的村民都被我锁在宿屋里，只要是通过移魂法术，控制一个来自其他村子，甚至其他国家的女人过来充当妖巫的傀儡，也并非难事；就算是选中村子中的人，只要附体成功，通过魔法离开密室，也并非不可能——实际上，这不正是这位神秘的恶魔经常干的事情吗？

木匠和万事通先生都曾提过，这场大型召唤仪式可能是在召唤地狱本身；而在大魔法阵正中的死灵钟又显示仪式和亡灵巫术有所关联。这并不难以理解——结合我在前往魔界时遇到的羊头人教团来看，或许那神秘的妖灵就是大恶魔巴弗米特本人！

巴弗米特是深渊恶魔中位居高位的代表，也是中世纪时突然崛起的魔神——根据艾利佛斯·李维的恶魔理论，巴弗米特位列“恶魔阶

层”中的最高阶，与路西法及比尔泽布等撒旦同列。巴弗米特的经典形象即羊头人身，盘腿而坐，背后生有黑翼，头顶亮有地狱的永火；他的怀中放有蛇杖，胸前长有特征明显的女人双乳，双手指向天地日月，左手写有“COAGULA[①]”，右手写有“SOLVE[②]”——合起来组成“Solve et coagula”，正是中世纪炼金术士们奉为经典的元素。它的双耳、双角和胡须连接起来，刚好能够组成完美的逆五芒星——这也正是这个经典符号的起源。

作为撒旦崇拜的图腾，巴弗米特的形象同时结合了善与恶、人与魔、光与暗、男与女……它和衔尾蛇一样，象征了炼金术的终极信仰：宇宙同生命的对立、调和与统一。在当代的勒维撒旦教会和少数共济会组织中，它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真神，整日接受着向往地狱者的崇拜。

以上当然是空泛的经院话语，提供给公众使用的历史。参考一些源自十四或十五世纪东欧巫魔会的谣传，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或许是洪诺留三世对巫术和魔法的研究在无意中召唤出了巴弗米特，这个魔神就是“哈米吉多顿序列”带来的灾难。它一直肆虐到巴托里伯爵夫人的年代，并且侵占了这位狂信者的身体。然后，有人封印了这位魔神，将它的力量同巴托里夫人的躯体一道封锁在了魔界，也就是我看到的冰棺之中。

而现在这套复杂的仪式，正是要复活那干瘪的肉体和魔神的妖灵。巴弗米特和它的奴仆们已经准备了几个世纪，企图达成这既要操控尸体，又要让恶魔在身体上附着、以便重临人世的要求。它们

① 拉丁语，“连接”之意。
② 拉丁语，“溶解幻灭”之意。

因此才使用了同为洪诺留三世所撰写的《控尸回魂奥义书》。

此刻这一切就都已经串联起来了。或者有些地方说得不清楚，要么就是太过简略。我想，下次我再翻看这本日记时，应该还是能够理解的。

被妖灵附体的小女孩，她之所以要让我前往魔界，正是打算传递给我上述的信息。这是来自巴弗米特的嘱咐，或者同时也是仪式的要求——所有恶魔的奴仆们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为了将撒旦和地狱带临人间，每一步都经过了严格的计算。而我，在这整个宏大的计划中，只是一项必要的祭品，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而已。

十一月十一日，我会再次回到这里。这不是低俗小说和三流的好莱坞剧集，对于来自教廷和职业驱魔人的协助，我不抱有任何天真的希望：前者会对我的求助置若罔闻，或许直到地狱降临才开始弥补；而后者即使找得到可以拨通的号码，也都是些巧舌如簧的江湖骗子。

况且，我还一直都处在恶魔的监视之下。我猜，如果我打算自杀，在最紧要的时刻，它大概会附身于我，将我从灾难中神奇地救回吧。从这大半年来的经历来看，想着那些不可能奇迹和我那些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回忆，我对此十分确定。

它甚至能控制我的想法，但它没这样做。

所能留给我支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十一月十一日和“最后的周三”来临之前，我不会再陷身于图书馆里那些带着霉味的古书之中。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和她待在一起——我要告诉她，我爱她。

这是最后的机会，作为我对她的亏欠的弥补，用我所剩无多的生命。

如果可能，如果您能听到我心之所想——尊敬又伟大的恶魔，请您在将地狱带临地面时，念及我此刻允诺的配合以及不再反抗命运的许诺，让我所爱着的她，远离您所热爱的灾难与永火吧！

挑战读者

以上内容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提示，请您据此破解“一分钟内变成标本的狐狸”、“失而复得的狐狸”及“瞬移魔界”这三个不可能诡计。

答案将在稍后的“第三部分”中公布。

第四章　冬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一九九九年，我曾去过一趟瑞士的施维茨州。在艾西德伦修道院的双塔前，长角白发的恶魔们伸出血红的长舌头，胸前套着屠夫们才穿的皮围裙，手里紧握着干草叉——他们在我面前放肆地高声怪笑着，一边摆动着头顶蛇一般弯曲的黑色尖角，一边扬起手中像野兽利爪般的叉子。

这就像是世界末日的恶魔狂欢：我看着他们一群群地从我面前走过，感觉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异类。那天下着大雪，有几个恶魔在雪中举起了火把，那燃烧着的玫瑰色火焰将还未落地的雪花化成了水，雪水像清晨的凝露一般聚在他们的长角上——尤其是在角尖处，那里的一小段红色配上黏附在上面的雨水，在火光的映衬之下，好似刚刚从颈项中喷出的、闪亮剔透的人血。我看着雪花飘舞，魔鬼

游行，视野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东西在乱糟糟地晃动；渐渐地，眼中那些恶魔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狰狞，他们头顶的长角尖端，似乎都膨胀生出了两只尚在滴血的人头——所有的头都张大了嘴，笑着，发出野狼尖啸时的声音。他们的脸全朝着前方，但却都斜过了眼来看我，这样一支斜着眼睛的游行队伍一刻不停地向前流动，让人感觉地狱的大门已经在这城市的某处敞开了，修道院的玛利亚圣像正放声哭泣。

我只在艾西德伦待过一天，而那天恰好就是狂欢节：因此，许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城市在我的印象中依旧是属于恶魔的城市。现在的我坐在木屋的杉木书桌前，煤油灯的火光一闪一闪，从格窗的破洞里吹进来十一月森林特有的、仿佛掺杂了细碎冰渣的冷风。我瞟了一眼右侧脚边的地板，那个由恶魔手制的、带着雕有华丽纹饰的固定底座的十字弩就摆在那里——虽然已面目全非，但还是可以看出造它的原料就是床底被卸下了的桑木和杉木。过了半年时间，魔鬼终于记得将它们归还给木屋了。

唯一的弩箭已经射出，我顺着弩首雕刻着的长角恶魔的目光，将视线移向屋门的左侧：那只刚刚还在地板上挣扎哀嚎的渡鸦，现在却已被钉死在了那面墙上。扳机是恶魔扣下的，毫无疑问，就像这弩机也是从魔界运送过来的一样。

手边那张染了血的预告函上写着：

> 渡鸦贴着墙取暖
>
> 明年的二月二十五日
>
> 最后的致意
>
> 安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这就齐全了。四张预告函，速写本上的那张纸终于被撕成了十字架的形状，恰好和这张上提到的公墓相契合。

第四位是法国小姐。巴黎、卡托维兹、伦敦、费城，唯独少了布达佩斯——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记起来，那个公墓我也曾和那位小姐一同去过：我坐在巴尔扎克的墓前，背靠围住墓碑的黑色栅栏；而她则在王尔德的巨大墓碑上留下了自己的红唇印。我想着那个墓碑的样子，那个在长诗《斯芬克斯》中描绘出的、带翅膀的太阳神阿蒙的映像——那身体的姿势活像是一支弩箭。这样想着，那意象慢慢就和刺穿渡鸦、深扎进墙里的那根短箭化成了一体。

那是支与钉住衔尾蛇的七根短箭一模一样的箭。我翻看了一下半年前的日记——三折锹的直柄，当时认为是因为制造损耗而短了一截；而现在知道实际的情况是，女巫，或者说是恶魔一共造了八支短箭，但却留了一支在今天使用。我在取预告函时，特地将遍体鳞伤的渡鸦尸体往削得扁平的箭杆尾端挤压。这样我就看得到箭杆上刻着的字母——那是“老英式”的字母“B”，也正是“巴弗米特”这个恶魔之名的首字母。

这时我又想起了在艾西德伦的恶魔狂欢，想着那满街戴着木制的羊头恶魔面具游行的异教徒们——或者他们也是巴弗米特的信徒？然后我的脑海中又出现玫瑰色的火焰，以及在世纪末的天空四处飞舞的雪花。我看着窗外，外面也在下雪，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因为格窗上有洞，雪花也从那里涌进来，却因为煤油灯的热度而迅速融化，在储物柜上展开成湿漉漉的一片，又让人联想起那些黑角上附着的雪水。对了，还有那些异教徒们举着的纹章，那个城市的纹章——那是红色盾底上的两只展翅渡鸦——不又正好和眼前钉死在墙上的祭品吻合了吗？

那时的经历和现在的场景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是匈牙利小姐，或者巴托里夫人，或者巴弗米特先生引领我去的吗？这一切符号之间的关联究竟又有什么蕴意呢？

我想着过去数十年间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事情——远的画面一片模糊，每一处闪现出来的片段，都好像重叠着许多不同的版本；最近的事情似乎是准确无误，却又件件都惹人心焦，其中几件就和那四位再也找不到的自杀小姐一样古怪。

既然想到这儿，那就将它们一一写出来吧。回忆让我头疼，将这些烦心事统统用文字倒空，兴许会好一点儿。

那位美丽的小姐不再搭理我了。从木屋回到大城市后，我去了她的宫殿三次，每次她都只让女佣转告我，说她不想见我。我问女佣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她也不清楚，但她又告诉我，小姐有快一个月都没有出门了，这次似乎是十分生气。

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太过关注于这场仪式，以至于在这一整年里，几乎都没有和她见过几次面。六月她过生日的时候，因为那件迟到的、她也并不喜欢的礼物，这位小姐就已经很不开心了——我却没有道歉，除了那个在加油站拨打的、没有人接听的电话外，也没有再跟她打任何电话。这样的行为，任哪个女人也都会生气的。女人们对年龄在意，因而也对生日投注了比男人多得多的注意力——这样的怨气积累了一整个夏日，等到天气转凉，我从标本狐狸和魔界幻境的噩梦中清醒过来，想要再同她和好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尽管自上次前往魔界的事件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对真相的探求，开始正视“这场仪式不可因个人之力而逆转”的事实，打算好好利用所余不多的时间，来做一些真正想做的事，可身边的人、事、

物却并不理睬我的转变。它们没有因为我那因消极事实而变得积极的态度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反，还要越来越糟。

出版社和报纸专栏的忍耐力已经到达了极限，他们效仿我曾经运用过的方法，直接将我告上了法庭——各种我亲笔签过名的合约上，我的责任被限定得非常详细、清楚，而我又什么都不愿意向法官和媒体公布，加上我在法庭上回答所有问题都心不在焉，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联合控告方不愿达成庭外和解，我的官司很快就判了下来——是我败诉，需要向控方支付巨额罚金，以抵消他们在信用、名誉、金钱方面因为我的违约而造成的损失。

起初我还并不担心，因为我还有一摞位于市中心的公寓房产，以及相应的地契：那些都是管家用变卖祖父遗产得来的钱买下的。我当时想着，将这些不动产廉价转售一些，就可以安然渡过此时的危机了。

但我却怎么样也找不到原来的房契和地契——我记得以前是将它们收在一个铁盒子里的，可这个记忆中的盒子，任我将家里给翻了个遍，也都没能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眼前。看着全都一团乱的一个个房间，我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了。还好，我这时想到，市中心的全部产业在市政厅的管理部门都有登记。如果法院强制执行要没收财产的话，这些房子还是能起作用的。

于是，我便打电话给负责产权登记的部门，希望他们能够给我开具一张在我名下所有不动产的清单。

可我才刚挂下电话，他们便回拨了：因为电脑登记的资料显示，我在本市仅有两处产业——就是我现在住的房子和那位赌气小姐的别墅。

我要求他们再查一下。但事实上我很清楚，这样的查询弄错的

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不止是自杀的小姐们从现实中消失不见，连那些不会动的房产也都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我安慰自己，将这些怪事都解释为恶魔临时玩的除忆诅咒。可之后无论间隔几天，无论打多少电话，他们的答复都没有改变：我确实只有两处房产，而且，除了这两处以外，也从未经手转让过其他任何房产——换言之，市中心的那些公寓，根本从未归入过我的名下。

已经不想再去寻找那位管家，那个祖父从前的公文秘书——不用费那个心思，我一定找不到他的。既然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恶魔的严密监视，鉴于他一贯表现出的、不可想象的、奇迹般的魔力，想要给出如此的小惊喜，根本就是易如反掌。

一直到这次动身，那位小姐也没和我说过话。等到她发现自己住的地方就要被法院收回时，她就更不会理我了……噢，请原谅我。我刚停了下笔，用手背擦掉了写着写着就流满了脸颊的眼泪。请别奇怪，别说任何安慰的话，也别理我——感情到达那个限界，虽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麻木，但这并不是一层在哪里都厚度相等的茧壳，偶尔被什么事情戳到了薄弱的地方，还是会从眼底挤出湿湿咸咸的液体来。

我疯了吧，在日记里都开始自言自语；不过，似乎疯了还好些，这些想不通的烦恼，只要精神陷入了癫狂，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不见了——可惜，我似乎连那样的权力也都没有。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已经是属于那位恶魔的了，财产、眼泪、记忆……一切都是由他来庇护管理，我连让自己发疯的资格都没有。

甚至连动笔时的灵感都由他在掌控。在城市的那几个月里，我的情绪低迷、意识恍惚，那么长时间的空闲，却连一个字都没写出来；抱着应付合同的想法，我曾经强迫自己坐到书桌前——但我只

是坐在那里，手里握着笔，脑中却一片混乱，连稍微动动笔尖的意愿都没有。可看看现在，一到了木屋，我的笔几乎都停不下来：这显然是只有恶魔才能具备的暗示魔力，因为他打算通过我的日记，将发生过的事情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以作为他的信徒们在膜拜敬仰时的证明和参照。

没错，还有今天的那个不可能奇迹。刚刚在木屋里发生的奇妙事件，正是命令我从床上爬起来，重新拿起笔来书写记录的动机——我这次终于亲眼见到了举行仪式的整个过程，也终于明白了上次在木屋里找不到巫师的原因：那位伟大的恶魔，他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了他的仪式代理人，或者就是他直接附体在巫师的身上，让他能够随意地往来人间和魔界，扭曲时间和空间。有了这样的能力，完成常理下根本毫无表现机会的、违背思考逻辑的不可能奇迹，并不存在多少困难。

今早大约十一点前后，我按时来到了木屋。村里的熟人们，尤其是上次为我举行过驱魔仪式的那五个人，他们都劝我今天不要过去，而是老老实实地在暖和的宿屋里待着。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森林连续三天都在下雪，前往木屋的道路变得十分难走。在这样的时节前往木屋，难保不会遇到危险。

但我非去不可。我谁的劝告也不听，早晨六点刚过，室外的温度还冷得可以让棉衣冻成块的时候，就早早地出了门。

雪天树林中的道路十分难走。凭借着指南针和厚实暖和的雪地靴，我花了整整五个钟头才到达木屋，路上还好几次差点遇险。

上次被我用猎枪射破的玻璃已经被木匠补好，地板也清理得很干净。至于楼上的狐狸血迹是否已清除掉了，我都懒得上去检查看看——我的棉衣、棉裤和鞋子，因为长时间在雪地和漫天雪花中跋

涉，差不多都被浸得透湿了，一进木屋，我就马上将火生了起来。

储备的干柴在简易壁炉里逐渐开始燃烧，火势越来越旺，整个屋子也渐渐暖和起来。我将身上打湿了的衣服脱掉，晾在书桌前的靠背椅上，再将椅子移近火炉；自己就只穿了内衣，用上次木匠新换的被子裹住身体，躺在已经修补好的床上。木柴在壁炉里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传入耳中，让我听得出神。

温暖带来了极度的困倦。没过多久，我的眼皮开始打架，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我斜过头去看了一眼窗外，还有全无动静的屋门——看起来，或许是因为下雪的缘故，巫师也并没有急着过来。

小憩一下，就小憩一下！

为了防止有人偷偷进来，我对抗着强烈的睡意，检查了反锁的两扇窗户，然后将门也从里面锁住，钥匙收在内衣兜里。为求保险，我还上了一趟阁楼，将那个装满工具的毡布包里的伐木斧和八角锤取了出来，带下楼，斜靠在锁住的门上。这样，只要有人撬开，或者直接用钥匙开了锁，并且拉开门打算进来——那两样工具失去支撑，便会快速滑落在地。锤子和斧子落地的声音，当时的我认为，要吵醒睡得不深、只是小憩的自己，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我就这样简单说服了自己。在做完这些保障安全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已经困得不行，几乎是仰面倒在了木床上……

倒下的我似乎马上跌入到梦境里（也或者这些梦只是我在醒后的想象）——我记得那些梦里有恶魔在游行，人头鸦身的怪鸟像乌云一样飞满天空，齐声叫着：

“Verflucht！Verflucht！[1] ……”

① 德语，意为“受诅咒的”。

那叫声沉重又沙哑，从四面八方刺进我的耳膜。声音不断重复，越来越大，怪鸟也越来越多。梦境的世界逐渐被它们吞没了，除了叫声和黑暗，就什么都不剩。

“Verflucht！Verflucht！……”

单调重复的声音继续增大，令人震耳欲聋，不能忍受。梦里的我被这噪声搅得快要发疯，也跟着它们一起声嘶力竭地怪叫，双手紧抓住耳朵，几乎要将它们扯掉——渐渐地，那声音开始走调，所有的六个音节都混杂在一起，变化成一种有节奏的、沉重的敲击声。

然后我就惊醒了，但在那回归现实的最初几秒钟里，我却还怀疑自己是否是由一个梦境跌入了另一个梦境——因为这两处不同的画面衔接得十分平滑：在这个暖和又黑暗的陌生地方，那种有节奏的、沉重的敲击声依旧在脚下的某个地方响着，仿佛正是那在身后远去的那个可怕梦境一般。

等到我的眼睛适应了，意识也清醒了些时，我就从床上一下子弹了起来。我竟然睡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不知道是几点——连窗外的天都已经黑透了！

那敲击声是从格窗那边传过来的，在昏暗的光线中，我似乎看到一团黑影正在捶打玻璃。那个随声音不停闪现的黑影，每一次出现在窗玻璃上，都以不同的姿势歪曲扭动，将玻璃和格窗的木梁弄出刺耳的刮擦声。我好像是看到了一只有着五根畸形手指的黑色巨爪，正在用力拍打着窗户；与此同时，窗外还发出和梦中怪鸟的声音十分相似的凄厉叫喊，像是在威胁我，要我赶快开门。

我感到全身战栗，身体不由自己控制。那只恶魔的巨爪，他拍打格窗的频率越来越快，也越来越重。窗户渐渐要经受不住了，我

甚至都已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

自救的本能控制了我，使我暂时放下之前做出的、愿意臣服于恶魔之力的许诺，拿起了斜靠在屋门上的伐木斧。

就在这时，格窗的防线终于崩溃了，伴随着玻璃破碎声，那一团黑色冲了进来。

我这时才发现，那只黑色巨爪后面并没有一只与他的大小相匹配的手臂——那就是腾空伸进来的一只爪子而已。

现在当然已经很清楚，我所说的“黑色巨爪”，其实就是钉在墙上的那只渡鸦，但当时我只看出那好像是一只奇怪的黑鸟。其实，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甚至连上前挥舞斧子的时间都没有——就看到那只冲破了玻璃的黑鸟扑腾着翅膀，大张着嘴尖叫着，因为俯冲的惯性而摔到了木屋的地板上。它落下的位置，突然间腾起了一大片烟雾。

这就像是无数本描写巫师法术的通俗小说中提到“变身中的恶魔”时惯用的场面：它们从一种形态变化到另一种形态，必要用烟雾围绕己身，不让人看到中间的过程。十九世纪中期，因为化学的兴起，一些新崛起的、对迅速凋败的炼金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们，曾故意曲解雪莱的诗作《世界之精灵》，借这位唯美主义先驱的妙句来解释这一属于恶魔的变化现象，并进而抨击炼金术本身的丑陋、可笑及缺乏逻辑。这种观点的大意是，一切不稳的、在凡世中并不存在的状态——譬如由山羊变化为黑狗的过程，这其中一切介乎这两个形象之间的形态——都是丑恶的，不应见人的，连恶魔都知晓造物的这点禁忌，因此会在变化时用浓稠的烟雾来遮掩。

我当时想到了这些在研究魔书时读过的内容。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猜，那个恶魔应该正在这团迷雾中变化成原形，或者变身

为可以将人一口吞噬的怪物。那团雾迅速散开——在雪夜的小屋里，只有壁炉门的缝隙间、差不多已要燃尽的木材透出的微光，还有些许窗外雪地的反光能够协助我勉强看清眼前发生的事情，烟雾却好似要淹没一切。窗口勾勒轮廓的光，随着烟气的扩散，很快就模糊成了一片。

迷雾转眼就占满了整个房间，那时的我已经变成了瞎子。我呼吸着混合了魔雾的空气，那味道就像是这年春天在屋外剖熊时，掺和了血腥味的熏醋味道一样，难闻又刺鼻。还有渡鸦那刺耳的怪叫，不间断地刺激着我的神经。

我发了狂，再也受不了这种状态。手上的斧子被我一把丢掉，壁炉前烘干衣物的椅子也被我推倒。我手忙脚乱地摸索出内衣兜里放着的木屋钥匙，右手摸到锁眼的位置，打算将反锁着的屋门打开。

怪鸟还在叫着，烟雾越来越刺鼻，我好像连气都快要呼不上来了——那情况实在是太过混乱，我慌张得要死，连架在门上的八角锤重重地斜倒在脚上都浑然不觉。就在钥匙转动，撞针轻响，房门将要打开的瞬间，我的左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怪异尖利的嚎叫，同时还伴有木头被强力挤碎的声音。

这已经是作为人类的忍耐极限了：我什么也没想，喉咙里发出本能的叫喊声，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光着脚，向着大雪纷飞的野外森林飞奔而去。

不经思索的愚行还能带来什么结果呢？我又停了下笔，抬起脚来，翻过生疼的脚底板来看了看：那里红红紫紫的，有些地方还被断枝擦破了皮。

只跑了几十步，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冬夜的寒风吹得我汗毛倒竖，因为短时间里的温度变化太大，我反倒觉得身上像是被开水灼

伤了一般痛涨难忍。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木屋，又觉得那正有雾气从门中散出的屋子才是应该待着的地方。

我呼吸着冰冷的空气，它们进入我的身体，将我那运转过度、几近失灵的心脏和大脑冷却下来。我清楚地认识到，在这雪地里继续待着的唯一结果就是被很快冻死。万般无奈之下，我又沿着刚踩下的足迹跑回了木屋。

屋里的雾气已经散了。我关上门，点着了煤油灯——所看到的场景就已经跟之前描述过的一样了。

此刻的我心存感激，这是恶魔的旨意：他只是过来通知我这个无知无能的仆人下一次前来的时间，还并没打算要取我的性命。

我的苟活是他的恩赐——这样想着时，我十分惬意地喝了口盛装在搪瓷杯里的波兰伏特加，那辛辣的味道让我又活了过来。

我俯下身，将魔鬼的另一件礼物——那架由这位值得敬爱的先生手制的十字弩拿了起来，像供奉神器般放在了煤油灯旁，打算借着光亮来仔细观察它。说不定，能从那些雕刻里找到一些膜拜恶魔的方式。

那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桑木弓身的前端，由左至右，镂刻了二十二副美杜莎的各式面孔，左右各十一个。每一副表情都是惟妙惟肖，由左至右，展示了这位身负悲情色彩的蛇发女妖骄傲、惊讶、懊恼、悲哀、愤怒、狂妄、胆怯、绝望，直至最后被英仙珀耳修斯斩杀的全过程。弩首的位置则雕出面带憎恶的长角恶魔，角首内弯——这个精巧的头像应该是作为瞄准之用。

底座的木板是魔鬼的自画像。事实上，那正是巴弗米特的浮雕：翅膀、蛇杖、羊角……最妙的是，巴弗米特头部的火焰从平面上喷射出来，弯转成钩子的形状——而那就是固定弩绳用的绳槽。

浮雕上，巴弗米特写着“SOLVE”的右手也和通常的巴弗米特肖像不同，并非用两指指天，而是雕刻成抓握的姿势。属于他的蛇杖就紧紧攥在手中——那其实就是一根被敲打成蛇状的粗横梁钉，大概是从木屋的某处不起眼的结构上卸下来的。而蛇杖倾斜的前端，正好搭在火焰之上、原本应该是紧紧绷住弩绳的地方。那团火焰和右手中的蛇杖一道组成了这柄精致弓弩的扳机，只要扣动蛇杖，让它符合底座里、魔鬼右手下方藏着的凹槽中削制倾斜的角度，弩绳就会被放开，箭座滑动，弩箭也被弹射出去。

底座的反面还刻有一道截面是梭子形的凹槽，一直通向木板的下端边缘，那个方向完全与正面巴弗米特指向右下方的左手平行。这道凹槽逐渐弯曲，经过魔鬼胸前的女人乳房，又转而向上，到达他握着蛇杖的右手，并且终止在那里。从凹槽结束的地方，可以看见蛇杖的尾端——那个位置是和正面相通的，有一个投币孔一般大的长形开口，并且还在下部倾斜的位置安有一个木制的活动搭扣。要再次上弦的话，只要将搭扣用力拉开，将蛇杖从下面抽出来，便可以不干扰到火焰形的绳槽了：这个搭扣就像是为弩枪专门配备的保险一样。

我用一只手执住弓身的一端，让它如博物馆馆藏的艺术品一样缓缓旋转。弩身和底板上所有原本可以留白的位置，全部都用复杂又华丽的纹饰填满；至于弩绳，用的应该是阁楼的尼龙鱼线——魔鬼命令数根鱼线交叉绞合在一起，以增加弩绳的强度。如此精妙又美丽的结构，所有材料又多是取自木屋，这真是只有恶魔才能设计得出来——那可比粗糙的弹弓式扳机要美观实用得多了。

写到这里，我又喝了一口伏特加。然后，在写这句话的同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现在就将它记录下来。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约定的日子，在匈牙利小姐、巴托里夫人、您的其他高贵的奴仆，或者您——我的主人——在您们过来拜访之前，我会一直逗留在我的小屋里，哪儿都不会再去了。

这不是打算要设下一个什么陷阱来捕捉您，亲爱的巴弗米特先生。虽然我也很清楚，您早就知道我没那个意思，我连想都不敢那样想！您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轻易查探我的想法，当然也能了解，我仅仅想在这座保有我一生中最重要回忆的木屋里享受您恩赐给我的、所剩不多的时光。

到了此刻，我似乎已经能够理解您打算引来地狱、让世人受苦的宏伟想法。那帮没有信仰的现代人，从小就被教育着要去毫无保留地接受书本和旁人灌输给他们的“正确理念”。等到他们发觉怀疑的精神、开拓的视野和想象力的真正重要性时，大量本应可以给他们去耐心理解这个世界的时间，却已经被他们自己给无情挥霍掉了。

这样的人不是完整的人，他们声称自己站在文明的顶峰，却做着比原始人还要粗鄙得多的事情——不完整的人和残缺社会的惯性，都应该由强有力的精神来纠正。宗教的狂信，能够提高人的道德；若不是真的狂信，却又不算是真的信仰这项宗教。因此信仰的选择是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去相信魔鬼、精灵、亡魂、巫师的存在，他们也会更加尊重他们自身的存在，这是显然的。我提前经过了一场洗礼，才得以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

就和我残存的生命一样，都是您的恩赐。

但是，我还是要请您原谅，向您忏悔。我永远都无法真正和过去的世界诀别。因为我还有不能割舍的东西，不能忘记的人，至少现在，不能毫无顾虑地随您前往地狱。我会给她写一封信，信里会

写满我对她的歉疚和思念。

我决心不再回城里见她了。那封信，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会放在这张书桌上——在此我恳求您，请您略微施展您那伟大的魔力，足以操控所有不可能之事的力量，替我将这封信送到她的手中。并且，如果您这样做了，也就同时表明您会饶过她。

不！连信都不用留——如果她看到信，一定会马上知道，我已经不在这人世了。不了，先生！还请您不要因为我反复无常的想法感到不耐烦——请允许我再重申一遍：我只有这唯一的一个愿望，求您不要伤害她！

我恳求您，希望您不要拒绝这将赴地狱者的唯一要求：我甘愿做您的仆人。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的一切，什么都属于您了！只求您不要伤害她。

您看看，写着写着，我的眼中就涌出泪水来了——您肯定也听到我心中反复呼喊着的话语。现在，您可以知道，我上面所记下的都是我的灵魂发出的声音。灵魂是不可能说谎话的，这就是您真正想要的东西，不是吗？

它是您的了。想要的话，随时拿去也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请您不要伤害她！

在停下笔的这段间隙里，我打开了门。

只有冷风才能够让我的头脑再次冷却下来。

我站在冰冷的夜风中，雪仍未停。我看到屋外那条由门口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的我的足印，正在风雪之中慢慢隐去……

挑 战 读 者

以上内容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提示，请您据此破解“被恶魔操纵的自杀鸦”、“被恶魔操纵的十字弩”及“不留足迹的恶魔”这三个不可能诡计。

答案将在稍后的“第三部分”中公布。

终 章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我坐在书桌前，疲惫不堪。

地狱没有如期而至，来的只是一张纸。

我拿着纸，看了又放下，重复很多次。

煤油灯的火焰摇曳摆动，像是跳动飞舞的林间妖精。影子映在木屋的窗玻璃上，将屋内昏暗的光明和屋外彻底的黑暗混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复杂诡谬的镜中世界——这世界的中心是反射的火焰，月亮才长出一弯新牙。在这样的月光下望向树林，能够分辨的仅是极深的灰色和彻底的漆黑。这些和白天眼见的记忆拼凑成各式各样的树的轮廓，目光稍不注意，便彻底融合在一起。颜色的世界除了油灯的火焰便再不可分，这样木屋就好像是悬浮在了深海之中，或者是在宇宙间漂浮。

我注视着那团虚幻中的火焰，它在并不存在的位置燃烧。虚假距离、虚空存在，但映像却如此真实地投射在脑海中——如果没有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常理，如一个初生的婴儿般去看这场景，他又怎能分辨什么是虚无，什么是实有呢？

自以为是的我们，又比婴儿强的了多少。

我就坐在这里，看着那火焰。它先是幻化成困在屋中的熊，又飘忽成衔尾的极北蝰，再转变为阁楼上狐狸的标本，最后那一瞬间又如展翅的渡鸦般定格。然后这火焰也模糊了，我看到反射在幻境中的自己——我也不知道谁才是我——他的表情和我一样迷惑。

但他的迷惑中还夹杂着不安，因为他清楚自己确是幻境——他知道，我待会儿拧灭油灯，他就会消失不见了。

在灯亮时曾带着初临这新奇世界的喜悦，然后又发现喜悦只是可悲的幻象。我也知道，这撕破幻境的不会是自己。就像梦境，我们总会嫌好梦太短、噩梦过长，总会抱怨身边的人将自己唤醒得不是时候——梦的快乐是欺骗吗？只有现实会斩钉截铁地这么说，这么认为。但谁又真能逃避现实呢？我想这样做，我这样做了，也只换来短暂的快乐。如果梦能取代现实，不仅是支离破碎的占领每一夜，还要能占据整个漫长的生命，这交换才算是没有遗憾。生命中满是期待唤醒你的人，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梦境，而不是独立在你的梦中，变成另一个人，或者竟会割裂成好几个人，甚至变成动物、植物，甚至山间的小溪、林边的野花、海滩的贝壳……世人都希望独享美梦，又都想在梦中重现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梦，而为什么梦会醒。

现在我将头偏向右边，我看到我的储物柜——我的自传样书放在里面，和那张代表魔鬼的弓弩摆在一起。自从这件事那样开始，

到现在这样结束为止，我动也没动过它，连一页都不曾翻看过。

不知不觉，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一年。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读过这本书，他们所共生的世界中，就这样诞生了无数个镜中的我——我的幻象是我的伟大存在，也是我本身。由缺憾再造的完美，由现实衍生的梦境，它们腐蚀了现实——谁知道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每个人。每个人都赞同幻境，那幻境也就是现实了；而现实被排挤到虚幻之中——这是无可奈何的。人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一瞬，其余都是靠着各式各样的口耳相传来维持。就算有人知道现实的全貌，唤醒了我，也只是两个疯子而已：世界已经不信他们了，世界存在于幻境之中。

我要烧了这本书，用煤油将它浸透，再放入到明亮的火中。

我知道我尊重记忆，再多的改造也毁不了源头。

我知道我生于现实，幻境就总赢不了它。

请原谅我的疯话，因为我的梦醒了，我拿起炭笔就写下这些。煤油灯的火光不停流动，或许我闭上眼再睁开，就发现现在这一切又都只是梦境了。

地狱没有如期而至，来的只是一张纸。

我拿着纸，看了又放下，重复很多次。

那几句简短的话，其实，也就等同于地狱了。

第三部分——

自另一人的日记摘录

由谜中之谜引出的推论即是，那些每日为其热望虔心祈求之人，是不应遭到拒绝的。

——《阿巴忒尔：远古之魔法》，七分之四节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动物生长于丛林，死者沉睡于荒野。

在放下那张纸后，五幕的演出都已结束。

从下月开始，新的演出将在另一处剧场上演。

而我正在赶赴那里的路上——只不过，这一次我不再是导演了。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大雪

今天本来应该由我亲自去的，但我却推说自己感冒，请弩匠代我去了。

不知道在写下这篇日记时，木屋里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天已经黑透了，按照计算好的时间，现在正应该是最关键的时刻。我实在是没办法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即使这种发自心底的古怪感觉，自第三幕起就反复提醒自己应该去克服，或者忘却掉。但人终

究不是机器，也不能像魔鬼那样思考。要是我真能随时读懂他的想法，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

我睡不着，也等不及那位派遣演员说不定要等到明天天亮时才能给出的现场汇报。为了平复心情，我选择现在就将剧本中编排的第四幕演出的情景记录下来。那一幕幕的画面，无论是在撰写剧本还是彩排时，都已在我脑海中回放过多遍。此刻，我就当是已经听过汇报了，也不用去考虑演出失败的微小可能——在所有提供动物祭品的四幕戏中，这一幕是最简单的，也是最不可能会演出失败的。

这场雪倒是在我的意料之外。而且，根据道具的安排，飞舞的白雪应该会让舞台效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不过，想象着那唯一一位观众将有的反应，似乎每一个画面都不太能够让人感觉愉悦。没错，我是在折磨他；虽是他应得的，但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这大概是因为多幕戏进行到了尾声阶段，天气又太过寒冷的缘故——最近我的情绪时常低落，也经常陷入到各种复杂又奇怪的回忆之中。

好了，我的心情并不重要。作为导演，演出的好坏和观众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我得开始记录了。

此次仍沿袭第三幕时的记录方式。以时间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可以降低情节结构对注意力的需求，将重点放在思考细节上。

这也符合我现在的状态。

昨晚到达宿屋之后，按照预先的安排，演员们先劝说他，让他不要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去野外冒险。考虑到下雪，剧本在此处进行了少许修改——原来是打算用第四幕诅咒的危险性作为理由。因为我们担心他会因在前几幕中遭遇的挫折过多，对面对巫师和恶魔这件事产生恐惧，进而胆怯，不愿去面对今天发生的那一幕。

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恐怖诡异又不可能用常理思考的事件，生

出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人之常情。因此，作为演员，便应该适时调动他习惯在众人面前爱护面子的脾气，反复尝试着帮他找回至少是表面上的、敢于付诸行动的勇气。

这项准备工作，现在是已经完成了的。作家先生今天天还没亮，就顶着大雪离开了村子：这次他连猎枪都没有带，可见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这自然就降低了剧场表演的难度，不会再出现像第三幕时那样的尴尬场景。

在他离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弩匠受了我的嘱托，追随着他那快要被新积的雪覆盖的脚印离开了村子。因为风雪的缘故，就算是乐观估计，这趟行程也需要大概四到五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会在今天中午先后抵达小屋。

木匠在前天已经去过一次。根据估算过的木屋容积，他带去了一罐在释放后能使屋内的平均浓度达到约千分之十五的一氧化碳，那些是弩匠在他的书房里，使用启普发生器制造和提纯过的。和市售的瓦斯气不同，这种自制的一氧化碳并没有任何示警味道，是完全无色无味的。

木匠曾提到过担心爆炸的事情，这让他遭到了弩匠的嘲笑。因为一氧化碳和空气混合的最低爆炸极限也要超过百分之十——那是人所皆知的常识。

这个剂量足够让人感到头晕嗜睡，但又不至于会危及生命。为了不让冬天的冷风吹进来，木屋的密封原本就做得很好：为求保险，木匠还特地带了封蜡过去，将所有可能的缝隙都堵得严严实实。屋顶的烟囱口堵死；楼上的通风口和狩猎孔的遮布后，还额外安装上了等大的塑料布，并且也都用蜡来封死——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按照常理，作家先生应该是不会想在阁楼里待着的。而且，在

昏昏欲睡的时候，他也肯定不会想到要去检查那两处开口。就算被他发现了，剧本也还设计有另一分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要用到上一幕中的某样道具——不过是稍微麻烦些，但是弩匠先生也已经准备好。

在将木屋变成密闭容器之后，一氧化碳就会被释放出来。木匠随身背了一大壶水，在将封住有毒气体的罐子打开后，他就憋住气，将水灌满那个盛气的罐子。这样，气体很快就被全部挤了出来，经过一夜的时间，会均匀扩散到木屋的每一个角落，不会出现局部过量的情况。

因为下雪和寒冷，作家先生到达木屋后的第一件事，必定是抖落外套上的雪花，生起壁炉，并且将稍许打湿的衣物放在椅子上，抬到炉前晾干。

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因为烟囱口已经被封死了，凭着烟道中的氧气余量，燃烧并不能支持太长时间。而且，烟排不出去，要不了多久就会被作家先生察觉。

另一方面，屋内的一氧化碳浓度，虽然因一夜的静置而略微降低，但烧柴也会产生一氧化碳——不同的浓度对产生嗜睡感的时间，以及加诸于人体的中毒效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弩匠的指导下，我们做了几次实地模拟，以求不会发生危及生命的意外。这或许也是我现在感到心神不宁的原因——因为意外总是无处不在的。

弩匠潜伏在木屋外，估算好时间，等到作家先生差不多应该睡着时，他就凑近到窗口的位置观察。确定他已经睡熟后，他就用第二幕中提到的那种进入木屋的方式，潜入到木屋中——这点是必要的，因为作家先生十分精明——为求保险，他很可能在屋门处设置了一些小而实用的机关。

进入木屋后，首先要排除睡着的人突然醒来的危险。弩匠首先用混有乙醚的医用异氟醚彻底迷晕作家先生，接着给他灌服指定剂量的三唑仑，以便让他能够一直睡到天黑。做完这些之后，需要先将所有蜡制的临时封堵回收——这其中有两处刚刚没有提到：在格窗某块横梁的边缘，留有一个小洞；门左侧的墙壁上，同样钻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洞。这两个洞眼是木匠上次修理窗户时故意留下的，并且预先就用蜡给封好了。

除了这些之外，上次木匠还取了狩猎孔下斜屋顶上的一枚粗钢钉——那也算是为上一幕演出留下的纪念。我们将这根十分结实的粗钉敲打成 W 形，但是两头都要留出一截备用（就像是“-W-”形）。尖的一端敲入我们计划让渡鸦逗留的那块木地板中，“W”中间的凸起部分指向门那侧的墙——为了不让痕迹明显，并且在回收时能够具有方向性，需要敲入两块地板之间的间隙里。这一步是整场演出成功的关键，需要反复确认粗钉在垂直于有门的那面墙的方向上，拥有足够的抗拉强度。

然后，取出这次唯一的道具，先将装了渡鸦和弓弩的笼子放在格窗那边的窗外，操纵用的尼龙鱼线从格窗横梁上的小洞中穿入。

这里又要再添加一项补充。和那一处横梁相连的那块玻璃，也故意安装成不甚牢靠的样子——之后渡鸦会撞击这块玻璃。它并不能够将那么一块厚玻璃撞碎，而是只能顺着横梁有洞那处预留的一丝裂缝让玻璃裂纹扩大一些。这块玻璃的破碎，按照剧本的设定，是应该在被渡鸦撞落到储物柜上之后，才会被摔得粉碎。不过，在观众看来，这两点间的区别应该不大。

接着，弩匠回到木屋，拿起穿进来的线头，将它绕过 W 形粗钉的凸起处，再由墙上的小洞牵引出去。

如此一来，就在屋中完成了一个"V"字形的运输索。只要拉动尼龙鱼线的两端，便能够轻易控制线上吊着的货物了。(见参考图36)

最后一项准备工作，是在粗钉的圆头处卡上一个小液袋，里面装的是拍电影用四氯化钛——这也是弩匠用氯化法现制的，纯度很高。这种液体一遇到空气就会剧烈反应，并且冒出大量白烟——这是因为它可以跟空气中微量的水反应。当一只翅膀上沾满雪水的渡鸦用力压挤这个液袋时，反应的剧烈程度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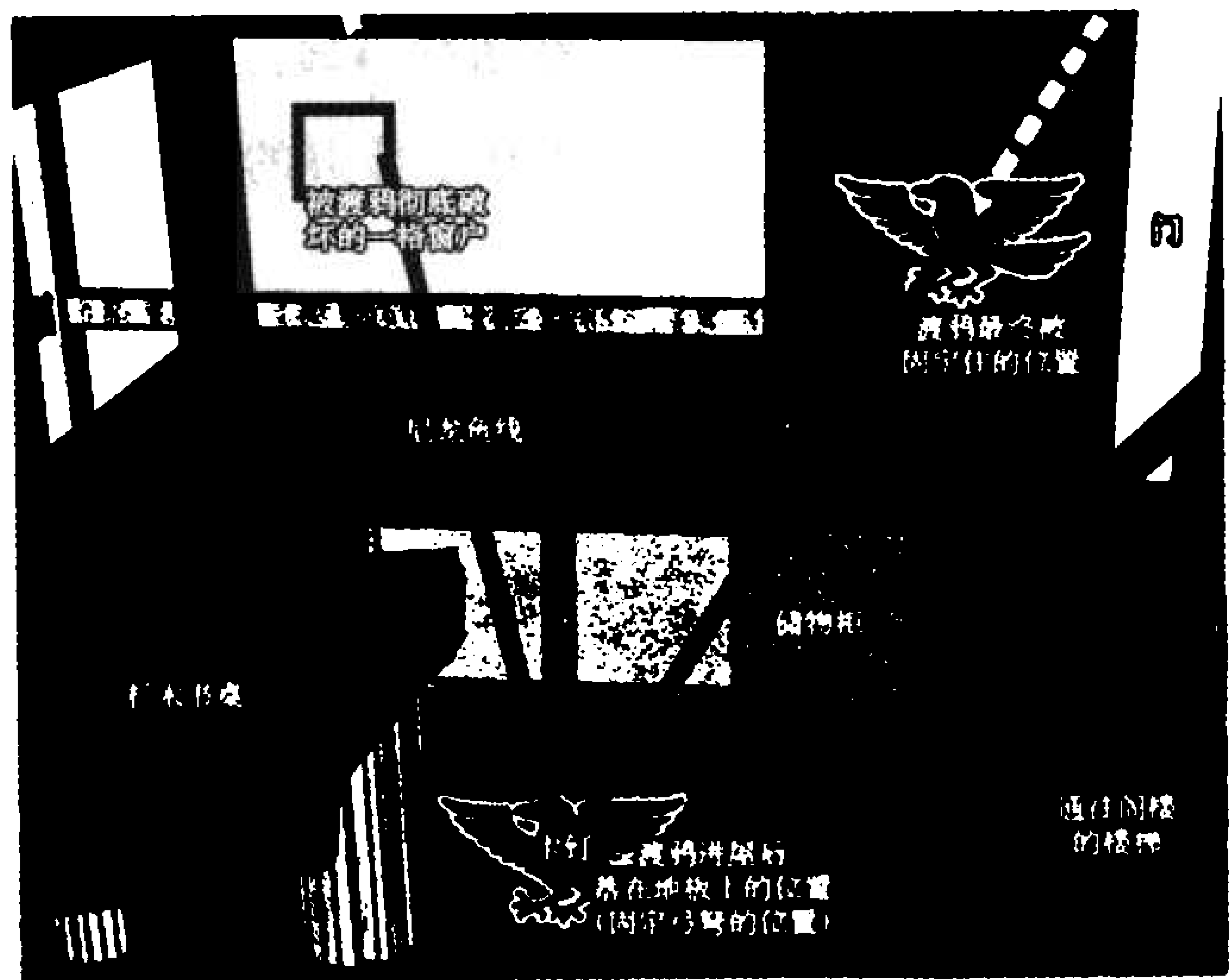
然后就是乏味的等待了。弩匠守在木屋里，一面烤火，一面观察作家先生的情况。到他差不多要醒过来的时间，计算好时间提前量，离开木屋，到一个可以尽可能兼顾操控绳索和监视观众这两件事的位置上。迷药的药效已经过去，睡足了的作家先生这时候应该正被浅睡期的噩梦滋扰——弩匠可以开始操纵渡鸦，去反复敲击那扇格窗了：在惊醒的作家先生眼里看来，那肯定就像是恶魔正在用爪子恼怒万分地敲门一样。

至于不留下足迹的方法，可以使用细跟高跷，可以收集屋瓦上的积雪倒退填坑，也可以一早就放弃舒适烤火的打算——在荒野上掩藏自己足迹的方式数不胜数，一个老猎手根本没必要让一个外行来教导他——他自己就可以发挥得很好了。

过程没什么值得再说的了，我的头现在晕得厉害，已经不能够再写多了。最后再提两点：

第一，绑住渡鸦身体的尼龙绳上，是有一根可以解开活结的开关线的——为了防止打结，这条线没有经过弯折的粗钉，而是直接从窗上的洞进屋，从墙上的洞出屋。一旦渡鸦被弓弩钉射到墙上，拉动机关绳就可以将渡鸦从运输索上解下来。

第二，弩匠所制的那张弩，所有华丽的装饰——虽然这样说有



参考图36：第四阶段仪式的“渡鸦木偶”解说图

些对不住他在制作上花费的心血——全部都是障眼法。真正重要的是底座上的凹槽和那个巴弗米特右手上的投币式孔洞。

渡鸦和弓弩绑在运输索上的距离是固定死了的，和墙洞到地面的距离吻合——窗洞到地面的距离，被设置得比墙洞到地面的距离略短。这样，当渡鸦已经落地时，弓弩还没被运到贴住窗户的位置，而这时烟雾已经腾起——这样一来，作家先生就不可能看到弓弩其实正等待在格窗外，打算从渡鸦撞破的那个缝隙里钻进来。格窗上有洞那一排的三块玻璃和横梁都已经动过手脚，在渡鸦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撞出了一个大开口，雕着美杜莎像群的弓身想要进来，根本是毫无困难。

当运输索将渡鸦拉到快到需要贴着墙挣扎的地步时，弓弩也被运到了弯曲的粗钉前。和渡鸦不一样，木头做的硬弩并没有躲避的能力。巴弗米特左手下的那个开口，在此时就像一个滑槽一样，将粗钉的圆头给套了进去。

然后，弩匠继续拉绳子。渡鸦离墙越来越近，最后几乎是被按到了墙上；相应地，粗钉的扁头顺着凹槽向前移动，经过魔鬼的乳房，再向上接近蛇杖，在这一过程中，弩身的位置也随着扁头的移动而慢慢改变——原本是箭朝格窗的方向，逐渐就切换到了瞄准渡鸦所在的那面墙了。

拉绳子的双手越来越用力，扁头终于到了巴弗米特的右手边上。就在这时，因为槽底的坡度陡然改变，粗钉迅速上移，十分精确地穿过长形开口，并且被强制着向火焰的方向倾斜；那个小液袋则被卡在了凹槽里，不仔细看根本就找不到。直到底板上的活动搭扣被“W”的第二个底脚绊住，因为重力作用，突然反搭上来，将粗钉一下子顶上去一截，而底板却压下去，整个被固定在地上——弩箭发

射，渡鸦在怪叫一声之后，就会马上死去，因为那支箭杆上写有字母“B”的短箭，发射出去之后，正好可以击穿它的心脏。箭头则会牢牢插在那个预先凿开的墙洞上（但这并不影响回收，因为这个空隙在插箭之后，仍留有可供绳索滑动的空间），造成“墙上的洞是由弩箭射击导致”的假象。

窗洞的位置、墙洞的位置、地上安插粗钉的位置、粗钉的形状和大小、扁头的样式、弩和渡鸦之间的距离，还有弩身和底座上的一切简单又有效的结构，都是在反复的尝试之后敲定的方案——这过程就像是“用手摁开关灯就会开”那么直白简单，只需要有人拉动绳子，便可以一步一步地完成。

听到那声怪叫之后，弩匠会先解开缠在渡鸦身上的结，抽走机关绳；这时候，因为钉子已经倾斜得不像话，只要将绳子用力猛拉一下，弓弩多半就会将粗钉从地板里斜拽出来。这时可以拉另一根机关绳了——就是将弓弩绑在运输索上的那根——完成之后，所有道具回收。

而那根粗钉就搭在木头火焰之上，搭扣也牢牢地卡住了它。那样子，就好像这个样子诡异的扳机，这根闪亮的蛇杖，跟巴弗米特的火焰、羊角、翅膀、文身以及手势一样，从未被人从弓弩的华丽底座上分离过。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晴

在今年的七月一日，星期二，作家先生在湖边巧遇的那位女孩——她是宿屋主人的女儿，也是我女儿未来的挚友。这个不会说

话的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我并不是十分清楚。因为这个故事有很多个版本，其中一个是——她的父亲是个家族工厂的主人，因为意外而丧生，为了躲避回忆，她们母女回到了故乡的村子生活，开了一间并不赚钱的宿屋。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女孩接触到了魔法，并以复活她死去的亲人为目标，孜孜不倦地钻研着那些远古的禁术。

这一版本的编剧是我——怎么看也都是一个庸俗的故事，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故意和我们及他之间的关系相对应——这番苦心显然没被他理解。或许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感叹了片刻，因为他的注意力全放在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上了，对幕后的故事全不在意。

故事外的事实则是：这孩子在湖边练习绘画的魔法阵，是她的女巫母亲教给她的——那些满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咒文，是传自古罗马的妖法基础。至于具体的作用，宿屋主人并没有对我明说——这应该是她们家族的禁忌。

女孩的头发原本是金色，而且是长发。为了解释为何众人在上一季都向作家先生表示"从未见过这个女孩"，宿屋主人狠心将女儿的漂亮长发剪短，并且将剩下的头发染成和她一样的红色——还好女孩也很喜欢这种和母亲相同的发色。剪下来的长发，由母亲做成了一顶假发，藏进了女儿的梳妆台里。

至于那满屋子的魔书，当然不是来自那位子虚乌有的古书店老板——那是全村人的魔书。为了应付作家先生可能的搜查，在请书记官登记了书名和归属者之后，将所有这些珍贵的魔法文献都转移到了女孩的房间里，让那里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大魔法师的藏书阁"。

关于那则好消息，那位"穿红色裙子的女人"，实际上是整个剧组对作家先生调查进度的试探——如果直接由木匠或者弩匠来询问他是否查到了巴托里夫人和《反超黑暗大神咒》等洪诺留三世的作

品在巫术野史上的联系，以及提示他关于前者同至今尚未在预告函中露面的匈牙利小姐之间的关联，就实在是太过突兀了。实际上，前两幕中的场景安排，很多部分都同洪诺留三世教皇署名魔书中的内容一致；钉住蛇身的七枚短箭、大魔法阵中所包含的七-七-七，也提示了《影子摩西之剑》中和哈米吉多顿序列相关的信息。基于这些显而易见的线索，只要作家先生有通过图书馆书籍来调查事件背景的意愿，合理的联想就必然牵引着他找到巴托里夫人，让他将她同那个匈牙利女人联系起来，并且顺理成章地想到回魂巫术，进一步将所有巫术背景通过想象力串联起来。

以上是辛勤演出的演员们对观众的期望，试探的结果也令我们感到满意：他表现得惊慌失措，甚至拿出巴托里伯爵夫人画像的影印件询问那个女孩和她母亲。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我们可以将精心准备的附加场景搬上舞台了。

当然，作为负责任的导演，我也安排了应对另一种可能性的剧情：女孩已经做好了回答“为什么是‘穿红色裙子的女人’”这个问题的准备。相应的魔书、可供考证的页码数、和作家先生手中那张影印件相同的画像……这些都放在房间里伸手可及的地方；木匠和弩匠也都背好了“诱导谈话”的内容。虽然这些情节并未用上，我也丝毫不觉得可惜——因为靠作家先生主观能动性推动的剧情才是上佳的。

九月六号一早，我们的小演员直接去他的客房找他，将他领到她的魔书图书馆里。为了烘托“前往魔界”的气氛，这一幕做足了准备工作。

首先是那瓶古怪的魔药，它看上去完全符合博丹先生那本《巫师的魔鬼术》中关于“魔界通行之法”的要求。实际上，尖牙是来

自弩匠饲养的鼓身蛇，尾巴就是常见的仓鼠尾巴，那些形状古怪的石头也全部都是在湖边挑拣出来的。真正起作用的是试管内的淡黄色液体：那是混有部分乙醚的医用异氟醚。为了不至于太容易分辨出那种独有的醚类的刺激性味道，我在液体中掺了少许苦艾酒，瓶盖也事先用酒泡过——作家先生在“深嗅”时，应该是先闻到异香，然后才会被迷倒。

这时就轮到主要演员们登场了。包括我、宿屋主人、四位猎人以及“末日天国”的所有成员，一共是十二个人，由两匹马分别驮着昏睡的作家先生和教服、羊头面具、成捆的黑蜡烛、纹章遮布等仪式道具，慢慢向着老猎人那永眠情人的墓穴前进。

那墓穴是一个深藏在山中的洞窟，洞里的温度极低，入洞不久就完完全全是冰窟了。它在和木屋正相反的方向，离村子并不远，但却只有那几个经常在附近狩猎的猎手才知道具体的位置。他们也清楚，那位受人尊敬的老猎人的旧情人，就长眠在冰窟中的密室里。为了不干扰死者和生者，所有知情者都自觉保守着这个秘密。

在过去猎巫运动全盛时，冰窟曾是隐居的亡灵法师们秘密集会的地方。洞穴里用长年不化的坚冰雕凿而成的长明灯到现在还亮着，亡灵巫师的纹章旗也从未从祭坛所在的冰室里卸下。过去用处女鲜血献魔的祭坛，现在被用来存放那位在年轻时就过早离世的小姐的尸体——她安眠在一整块巨大的冰块中，我不知道猎人是怎样做到的，出于礼貌，我也从未问过他这个问题。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种保存方式似乎并不能留住逝者的容颜：她的皮肤被冻得发青龟裂，身体也干瘪了，眼窝整个深陷下去，活像是一具僵尸。

但在老猎人的眼中她应该还是多年前的样子——还是穿着红色华服，长得很像画像中的巴托里伯爵夫人的美人——这点巧合是最

关键的。

当然，只有在现在看上去才是个巧合。在编写剧本时，为了将这宗进行中的传奇安插到故事当中去，我可是下足了考证的功夫——实际上，和洪诺留三世以及巴托里夫人相关的一切内容，都是由这具尸体的衣着和外貌展开联想所得到的结果。换句话说，老猎人情人的尸体，可以称得上是代表这整出戏剧的一尊重要图腾。

在作家先生依旧昏睡的当儿里，我们布置好了会场：为巴托里夫人替身的冰棺盖上了遮布，换上那套撒旦信仰者们集会时的装束，将祭桌擦得干干净净，并在上面摆放好银制匕首、死婴头骨和那本现在属于老猎人的《控尸回魂奥义书》——书中我们希望作家先生看到的那页，特地夹了一张书签。自然，那页的内容是由弩匠杜撰出来的。他修改了部分书中的原文，以便让那页文字能够以预言的方式和我们的演出内容及出演时间彼此照应。在征得了老猎人的同意之后，弩匠将原书拆掉，插入这伪造的一页后再重新装订好。尽管选纸、选墨、临摹、做旧的工作都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一页赝品夹在真品之中，还是很容易就能够发现差别。不过，在长明灯的异色灯光下，再加上翻开书后条件反射般的、对内容的优先关注，以及身处未知时空时的紧张心情，这些小差别几乎就可以被忽略掉了。

一切都准备好后，我们便停止了对作家先生的定时补药。他被安置在靠近祭坛密室的一侧，我们则堵在通往出口那侧的窄路上，暗中观察着他。在冰室高处的一个岩洞中（那里原本是放置干尸以及供亡灵巫师们过夜使用的），预先放入了一台可以遥控播放的录音机，里面收有一段帕格尼尼的旋律变奏——虽然是由钢琴来演绎，但却丝毫不损那号称“恶魔之演奏”的谱曲神韵。

如果他没有被断断续续的钢琴独奏声吸引，而是向着我们藏身

的方向走来，剧本就会走另一套模式。我们会像非洲部落的野蛮人那样，将刚刚从麻醉中醒来、走路像喝醉了酒的水手般的作家先生用结实的绳子捆绑起来。然后，我在前方领头，而另外十一人则将他高举过头——作为活祭的祭品，他同样也会被安置在冰棺的旁边；那块遮布由我来掀开，然后大家同时发出无声的呐喊……

那样的剧情发展，在我看来，不如已经演出的这个版本——即作家先生潜入到仪式现场躲在盖住的冰棺旁偷窥恶魔仪式。因为前者缺少了“随时会被发现”的紧张感，恐惧表现得太过直白和粗暴了。

在他读过了为他特意书写的文字之后，我们便将手中的黑蜡烛点上，故意发出沉重又急促的脚步声，让他知道有一大群人，或者其他什么正在向着冰室走来。

当然不能排除他就站在祭桌前，十分镇静地等待着一群羊头教徒将他包围的可能性；他可能还会在我们在他面前站定之后，面无表情地问上一句“你们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忍住笑，按照蛮族部落的流程完成后面的表演。现实情况是，他的表现又一次符合了我们的预期：他马上躲进了唯一能够藏人的地方——遮布的大小经过了精心计算，以盖上冰棺之后，能够在凸起的地方保留足够勉强躲藏的位置为准。

然后我们就开始举行仪式。为了表现真实，为祭司准备的树脂道具羊头很重，这就让我的第二次演出也格外费力。我们严格还原了一套血祭仪式的流程，但却故意不发出一点声响——这是为了符合《论拉米伊斯》中对凡人前往魔界所能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的描述。

这位先生躲藏在遮布下的轮廓和位置，实际上，通过祭坛底部火焰的映照，由我的角度看去根本就是一清二楚。我用匕首割破了右手腕上捆扎好的血袋，里面装的是和女孩所持的试管瓶中同样的

麻醉剂，只不过是混合在了上过色的道具黏液中。我屏住呼吸，将这些恶心的东西滴到他的脸上——那时他已经害怕得全身都在不停颤抖了，因此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他是否已经吸入了足够的剂量。

在作家先生再度昏迷之后，我们收拾好会场，原路返回村子。他被运回到宿屋主人女儿的房间——就安置在他嗅过魔药的位置上，由宿屋主人和老猎人轮流给他补药。

我则陪着两个女孩在另一个房间玩耍，给她们讲故事。可惜，这两个小大人显然已经过了听儿童故事的年龄——她们对我讲的老旧童话毫无兴趣。倒是女儿绘声绘色地讲解第三幕演出时的冒险经历，加入相当多崭新又富有创意的情节，将我和那个女孩都给牢牢吸引住了。看起来，她比我更适合当编剧呢。

到九月七号早晨，和前一天相同的时间，作家先生终于苏醒过来。

我们的童星早已准备就绪，她守在这位被愚弄了的先生身边，从他手里取回那只已经换装了无害液体的试管瓶子，盖上盖子收好，接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信息给他看。

而那些真正的迷药，则被弩匠小心地保管起来，留待下一幕中再次使用。

需要说明一下，在五号、六号和七号这三天，女孩所展示的纸上所写的文字，都是由我代写的——这是为了证明她确实是被恶灵附身而玩的小把戏。为了给作家先生一个先入为主的、“所有信息都是由女孩亲笔书写”的印象，我们还在五号那天让女孩当着他的面表演了一场小魔术。那天她一共拿了五张纸，最下面的两张上，是我已经提前用左手握着同一根炭笔写好的——

那天实在抱歉！

和

那天实在抱歉！

我知道您在找穿红色裙子的女人，我明天就带您去见她。

这两段话；其余的三张纸则都是白纸。在写那句致歉的话时，她将书面倾斜到作家先生只能勉强看到她在写字的角度，然后在白纸上一笔一划地写字；而在将纸立起来展示时，她就快速地将最下面的纸抽出来，让他看到我写好的内容。在添加下面一行字的时候，则是写在刚刚已展示过的、我所写的“那天实在抱歉！”的下面，然后再抽出下面准备好的第二张纸。准备的道具纸比较厚，也并不透光，朝上斜立起来就能完全遮住下面刚写的字。这个简单的骗术，多练习几次的话，一个站在表演者正前方的观众便很难看出其中的手法来——如果他并不知道这其实是场预先设计好的表演的话。

七号早晨也是使用了类似的手法，但那时她并没有真正写字，只是装装样子。

在展示过《论拉米伊斯》的摘录之后，他肯定仍旧会感到不可思议——毕竟，随意更改时间快慢这件事，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的眼里都是荒诞不经的科幻情节。可惜，村子里所有和他熟识的人，只要他问起日期，都会告诉他相同的答案：

“今天是六号。”

他的手表也被调过，日期停留在昨天。整个村子都是依靠月历来显示日期，无论他是到哪位认识的猎人，或者哪位“末日天国”的成员家中询问，结果也都一致。

为求保险，宿屋主人还录下了前一天的广播内容。在必要的时候，她也可以在前台打开“收音机”，让他听听六号的播音和新闻。

其实这一步还是比较冒险。万一他突然去问一个和演出无关的村民，或者有人（比如村长）想到要和他攀谈，这个诡计就会失败。因此，在他醒来之后，所有的演员都提高了警惕——从宿屋到木匠家的路上，大家已经准备妥当。如果他不是像剧本预想的那样，带着对魔书内容的疑惑去找木匠或者弩匠商量，我们就会采取些非常的措施。这里的背景设置，会以“得知宿屋主人的女儿用禁术让他前往了魔界”为理由。我们假设这件事是和村子的存亡密切相关的，甚至连来自魔书的考证都已准备好。一旦情况紧急，几位演员就会不由分说地将他抓起来，强行为他举行驱魔仪式，将从他那儿偷走的一天补回来。

可惜剧情还是顺着剧本主线乏味地进行了下去。作家先生去找了木匠。经过讨论和引经据典式的说服后，这位已经是受惊过度的可怜人接受了弩匠的建议，由铁匠、木匠、书记官、“猎狐犬”和他五个人来为其举行对应的驱魔仪式。

关于这场仪式，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那些将脸埋住的圣灰里掺有三唑仑，这种固体迷药一旦从鼻腔吸入，便会使人很快晕死过去。

在被捆住的作家先生被迷晕后，举行驱魔仪式的人们便停止咏经，将埋住头的“迷药圣灰”清除掉，换成真正的圣灰。预先估计好他将要苏醒的时间，在他差不多要睁开眼睛之前，五个人就重新站回到五芒星的角上，继续咏念经文。到他真正醒过来时，弩匠会向他说明发生过的事情。他会告诉作家先生，这场驱魔仪式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夜，那些在他体内建立的、和魔界之间的连接，已经成

功被去除掉了。

减少一天，再增加一天，时间很轻易就回复了原来的模样。

九月十八日

我在旅途中什么也没做。在所有空闲下来的时间里，每当我打算翻开日记本，我亲爱的女儿就开始抱怨我不陪她讲话，让她感到寂寞——这个鬼灵精！旅行让她兴奋过度，话匣子打开了就停不下来。

当然，我理应多陪陪她。等到我回了村子，她就又是孤身一人了。虽然我经常给她写信，但距离终究是会造成疏离感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演出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等到最后一幕结束了，我就可以天天陪着她了。我还记得，上次的家庭访问里，她的老师曾说她“很聪明，但不太合群”——虽然并未明说，但任谁也都可以看出，这是监护人不太负责的单亲家庭孩子最常得到的评语。

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正常、健康地成长呢？因此，这也都是那位作家先生的错——我不该还对他心存幻想，犯女人们最常犯的毛病。想想当年的那件事——那时不就和现在的情况一样吗？我怀了他的孩子，却拿枪对准了自己的脖颈：这简直是件蠢得不能再蠢的事情！我丢掉了所有的自尊和骄傲，跪下来央求他，求他和我结婚。可他却连头都没回。甚至，直到枪声响起，他也没表现出一点儿惊慌，而是头也不回地将我的尸体抛在了脑后，就那样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难道我在经历过那样的一件事之后，都还没能真正清醒吗？他本

就是无心的妖灵，我若还偏要自作多情，岂不是正合了他的意吗？

看着我的女儿，看着她对我微笑，那样的场景总让我感到内疚：如果多年以前的那一声枪响真的击穿了我的身体，带走了我的灵魂。我是否还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途中幻想着，期待他带着满脸的悔恨转过身来，由那条田间道奔回到我们这对可怜母女的身边，抱着我那泪水未干的尸体流下忏悔的眼泪呢？

哈！如此的妄想令人感到恶心：要不是我在开枪时犹豫了片刻，又怎么能看到那样令人心寒的一幕呢？那射空的一枪等于是杀死了我，那个相信美好爱情童话的我；而现在那具丑陋的、穿着公主服和水晶鞋的尸体竟又想要还魂了吗？

这真太可笑了！

何况，现在已经没有犹疑不决的余地了，戏目已经演过了一大半。从目前的进展和观众们的反应来看，最后两幕的顺利完成也只是时间问题：我所要做的显然并非浪费时间的假设，而是履行导演的义务，将余下的场景和演员分配协调到尽可能理想的程度。

就算是日记，感慨和回忆也不能太过，否则和那位矫情、煽情、滥情的糟糕家伙有什么区别？还是赶快回到正题。

以下将简要记录第三幕演出的整个流程。时间被拨回到两周前，我假设自己像个影子一般，紧跟在全身写满圣名的作家先生身后，使用在讲故事时最常见的、时间按照它原本方向匀速流淌的顺序进行讲述。如果遇到需要补充的地方，我会稍稍停下，将需要阐明方能使故事完整的部分交代清楚之后，再返回主线继续。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早已经估计到，这位害怕到极点的先生一定会使用某种愚蠢的方式，来排除全村人的嫌疑。我对这个妖灵附体一般的男人的性格相当了解，如果这是某位作家笔下的一个

人物，那么在相应的写作提纲中对他的性格概括大概就会是——对任何人都建立不起信任来，并且认为旁人受自我中心主义者（即他本人）的奴役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如果他还指望用常理来解释这件事——换句话说，维护常理作为唯一认识世界途径的方式，就是人为制造一个常理下的不可能情况，看看这情况是否会被破解掉——具体到第三幕剧中，也就是首先确认前提：村子是木屋附近唯一较近的聚居地。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巫师要么是借住在村中，要么本身就是村里的村民。转冷的荒山中是很难住人的，虽然这些结论经过了简化，但大致的思路总归是正确的。作家先生很早就来到了村子里，他花重金雇了村长和其他几位村民，亲自搜查了村中的每一间房子，并将所有人都押到宿屋里。在这里他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全村都跟他为敌的情况：一个人不可能掌控一切，只要有人趁他不注意放走了巫师，他能够得到的结论就会出错。幸好在我的剧本中并非是这种情况，其实也差不多：为求保险，在他要求猎人们巡逻的那一周里，我们母女俩一直都住在木屋里，为演出准备道具，并没有回过村子。猎人们每天都帮我们捎来宿屋主人准备的可口饭菜。有那么两三天，这位勤劳又称职的主要演员还特地亲自过来，带着她可爱的小女儿和装得满满的野餐篮子——那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美好生活。

是的，我现在可以说实话——他会禁锢全村人这件事只是我的直觉。此刻我当然可以说这是充满信心的判断，也能证明当初撰写剧本时的特意安排是正确无误的。不过，他真这样做了，又使人感到相当失望：将对他一直都很不错的村民们全都用粗链锁给隔离了起来，这实在是个令人讨厌的愚蠢主意。

这次的仪式恰巧和上次相反，被设计为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

成全部操作的形式。实际上，如果我愿意稍微冒险，在道具回收上再好好动一番脑筋的话，甚至可以设置为触发陷阱式的无人操作机关。但这样一来，我和女儿就会错过观赏一场好戏的机会——看看，连煤油灯都已预先打开了。这都是为了避免作家先生因为太过慌乱而忘了开灯，使我们没办法看到屋子里发生的每一个精彩镜头。

九月三号，我们计划睡一整天——这是为了积蓄精力，以便在四号凌晨迎接那场开场时间不定的戏目。虽然可能性不大，为了避免他在三号就提前来到小屋，我们在狩猎孔正对的那个方向的大片云杉和灌木丛后面搭好了帐篷。那个位置是老猎人挑选的，既隐蔽又便于观察，尤其是通往阁楼的楼梯口——在那个舞台聚光灯关注的焦点上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而且，帐篷选用了土灰色，即使他在白天从村子的方向走过来，也不可能会看到。那天女儿倒是睡得很好，我却在睡袋里翻来覆去，不时地观察一下从村子过来的那条通路，怎么也睡不着。虽然前两幕演出都相当成功，但那时我却都不在现场：因此，这次才是我的真正初演——想着等会儿他会出现，并且要一个人负责稍不小心就会露馅儿的魔术操作，我怎么可能会毫不紧张呢？

他在大概凌晨五点前后，慌慌张张地来到了木屋前。他的动作很大，表情慌乱，应该是从高坡那边一路不停地跑过来的——这一幕让我的女儿感到十分高兴，她几乎都要笑出声来。但他紧紧攥着猎枪这点，是我们没有预计到的：我们当时也没想到他会将村民全部关了起来。这表明作家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加脆弱——毕竟那种背负谎言的人生，是时常会令人感到担惊受怕的。

走得更近些，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只漂亮的狐狸了——作为第三幕中的祭品，这只用硬纸板打印出的等身大小的狐狸照片，还有

生日卡彩灯组合而成的纸狐狸是我女儿的杰作。在凌晨的黑暗和背向屋内光线的条件下，隔着窗户从不远处看去，它和真的狐狸没什么区别。关于这点，在纸板狐狸做好的当天，我们就曾向“猎狐犬”确认过——他认为这就是只真的狐狸。为了证明这并非恭维我女儿的套话，他还特地为那两只二极管眼睛的做了两片圆形的亚光塑料片遮罩。调整过后的眼睛的反光效果，用女儿的原话来形容——“就好像那后面当真住着灵魂一样”。

几位值得信赖的演员将一个固定缆绳用的三角形吊环安在了离狩猎孔最近的一处结实的杉树树枝上：那个位置离地面有十多米高，吊环和木屋之间的垂直距离约是八米。因为实在太高，第二幕中（或许）使用过的折梯完全无用，只好让书记官爬上去架设，其他人在下面负责鼓气和掌控安全绳。那吊环是铁匠按着一个旧衣架的形状改制的，为了防止缆绳绞到一起，上面焊了两截铁栅，将围住的空间分成了三个部分——因为演出正好也要用到三套绳索。

准确点说，牵引纸板狐狸的应该是一根编织电线：因为我们需要控制狐狸的眼睛，让它只在需要的时候发光。所有的缆绳都经过吊环，其中两根——包括纸板狐狸占用的那根——是从狩猎孔那里伸进木屋内：为了方便演出，通风和狩猎孔都已经提前敞开。关于这点，获得准许的猎人们会将“方便换气”这个理由告诉作家先生——这是使用山间小屋的规矩，不可能惹人怀疑。

另一根则被用来完成华丽的手法，这点等轮到它登场的时候再详述。

原本的剧情安排是：一等到作家先生走近，第一根主绳就要赶紧回收，以便让他以为狐狸是受了惊吓，转身逃走了。为了不因道具复杂而在后一段剧情中增加发生意外的可能性，这只纸板狐狸上

连一个额外的支架都没有——它确实就像是一张常见的生日卡（这点稍后还会给出进一步的证据）——前后两张纸板搭成极陡的尖塔，只有底部有细长的一窄条纸板作为支撑。作为供能部分，一节五号电池被固定在底部——这对重心的保持也相当有帮助。

电线的出口在狐狸的脑后，那种线比漆皮电线要软上不少，只比普通的缆绳稍硬一些。我们试着操作了几次，通过煤油灯的光线投影，在拉线的时候，如果速度过快，从窗外靠左些的角度，有时会看到线绷紧瞬间的运动轨迹，就像是一个一晃而过的鬼影——这都取决于拉线的速度。

当初的决定是先猛一拽线，将狐狸拉倒。等猎人慢慢走近到死角，再快速拉线进行第一步回收——过程中发出的声响，正好可以被理解为“狐狸还躲藏在木屋内”。在那种情况下——三扇窗户紧闭，门是由目击证人打开，阁楼两个孔洞的尺寸也不足以让一只真正的狐狸逃跑——在这些条件作用下达成的密室消失，如果是不知道机关的人，除了用巫术来解释就别无他法了。

但作家先生却打乱了剧情：他竟然对着那只纸偶开了三枪！我对这意外毫无防备，也顾不上先快后慢的原则，一边按下关灯的开关，一边飞快地将道具回收到了阁楼里——在那个位置，纸板狐狸待会儿还要完成另一项表演任务。

还好，因为过度紧张的缘故，他的子弹只有一颗射中了狐狸，也并没有打中头部，只是射在了胸口偏上的位置——由此可见，他的枪法并没有他在文章中，以及向媒体吹嘘得那么好。子弹击穿了格窗的厚玻璃，还有屋子后侧的那扇窗户。玻璃破碎的声音很刺耳，女儿吓得差一点尖叫出来，我赶紧捂住了她的嘴。幸运的是，这位蹩脚猎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开枪上，既没有留意灌木丛这边的

响动，也没注意到拉绳瞬间的鬼影。虽然现在密室被强行开放了，预定的消失情节有了可供常理解释的途径，但却又让随后标本狐狸的出现有了更平滑自然的衔接。因此，玻璃破碎的半开放密室——因为我们在第四幕中仍要用到这个概念——我反而觉得在第三幕中做一次铺垫，对全剧的整体性还更有帮助些：这点得感谢我们的作家先生。

他当时肯定以为这枪声不仅吓跑了狐狸，还将木屋中正在准备仪式的巫师给吓得不轻。为了能稳妥地逮住或者杀死这个捉弄了他整整两幕戏的可恶家伙，开枪之后，他没有直接过去推门进入——这时他又从刚刚的冒失中重拾了戒备心——因为巫师很可能正躲在门口，准备突然袭击。

猎人接下来的举动也使我们捏了把汗，这点怪我在撰写剧本时考虑不周，并未想到那种很自然就会发生的情况。为了避免遭到暗算，他先去了窗口那边，以确认屋内的状况。由于窗子都在狩猎孔那端，这显然就增加了他发现那套以绳索为主的机关的可能性。在他跨过护栏之前，恰好就站在那些像彩带一样横挂在木屋和树丛间的绳索的正下方！只要他想到要抬头看看，这整场剧目就不得不宣告失败了。

幸好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了木屋里。从支撑柱那边，以极偏的角度观察屋内，已经可以看到大部分位置了——但这些位置中并不包括门后安置壁炉处的墙角，而那处正是巫师很有可能藏匿的地方。因为子弹击碎了正对着的双层玻璃，而狩猎孔下的玻璃在此刻的角度也不对，想要利用反光来检视墙角也很困难。这时煤油灯的光线忽然变得黯淡了些，可能是破窗带入的对流冷风影响了向上吸油的效率；但这个事实从作家先生的角度看来，却应该是油灯快燃尽了的信号——为了避免黑暗带来的混乱，他的行动马上就变得快速起

来。他不再注意掩饰脚步声，而是两步跨过了横栏，直接从狩猎孔下的窗户去看他怀疑藏着人的位置。绳子终于脱了险，这当然也使我们松了口气。

他什么都没看到，便认为巫师本来就在、或者已经悄悄躲到了阁楼上：这就使我们安排的剧情回归了正轨。他拉开门，同时发现门并没有锁——这里也照应了之前的一项剧本设置。他在楼梯口待了一会儿，背对着我们，好像是在检查猎枪；根据去木屋替他取枪的老猎人的报告，枪管上还卡着小型手电筒。因此，他当时应该是在摆弄手电——因为阁楼里十分暗，直接摸黑上去的话，猎枪几乎就没有用了。

这是徒劳，因为这时的阁楼上，根据表演的要求，不会给他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人或动物的机会。我看着手表上的时间，估计他刚刚走到楼梯口，转身，并且先用电筒扫了一遍四周所需要的秒数，手中紧紧攥着第二根主绳。这个时间我请老猎人事先确认过，他模拟了那样的场景，从慢慢上楼梯，转身，直到粗略查看完一遍阁楼的每个角落——对于一位熟练的猎手而言，大概需要二十秒左右的时间。由于对伪装充满自信，再加上给业余猎手的时间修正，我将此处的时间限定为半分钟。或许是在作家先生刚刚向狩猎孔方向迈出第一步时，我放开手里的绳子，启动了第二项机关。

那就是那位握着法杖的女巫——她原本是住在狩猎孔那侧的斜屋顶上的。这位用拆散了的橱窗模特装扮而成的巫师，特地选配了很长的假发，足以将那个塑料头整个遮住。漂亮的巫师尖帽和写满符咒的斗篷长衣，都是由宿屋主人精心缝制而成，还有那塑料手上的假袖子。主体部分，木匠选择用椭圆形的木盘来支撑，手臂安装在盘子的两侧，头部钉在盘底，其余部分都是空的。只有吊起来的

时候，斗篷和长衣被撑起来，看上去才像是个人的背影。

至于那根法杖，其实就是一段木匠用剩的长条橡木，被削制成了尾细头粗的棍状。为了符合演出要求，沿法杖的一侧，从中部开始，一直到杖头的位置，挖出了一条细长笔直的凹槽。杖头的中间部分挖空大概一食指大小的圆洞，洞的底部和凹槽之间再钻一个洞，将两部分连接起来。

木匠要负责的准备工作并不少。除了以上这些，他还得在斜屋顶的下端边缘处安一只木钩，钩子的位置配合狩猎孔下的窗户，设置在窗户中线稍偏右的位置，这自然是要照顾观看者的视角，以便让我们唯一的观众在走下楼梯时，能够看到最完整和清晰的女巫表演。

靠着帐篷这端施加给绳索的拉力和钩子的固定，女巫像是绞到头的船锚，被紧紧卡在钩子旁边。我们将那根法杖像杆秤一样架在钩子上，木盘和女巫的头部摆在秤的右侧，双手的重量则尽量往靠近狩猎孔那侧转移：这是个反复尝试的过程，因为这套装置用到的绳子不止一根，双手的动作是通过一根末端被分作两股的鱼线来操作的。要做到精确调整各条绳子施加的力，让这根杆秤在有外力支持时恰好保持平衡。一旦失力人偶就会从屋顶上掉落下来，而且头发、衣服和斗篷的大块布料，还有经常不肯受人摆布的女巫的双手——要使这所有部件不会从屋顶的边缘漏下来，也不能被作家先生在木屋门前一眼就留意到——道具设置的难度显然相当高。比如手臂的姿势，就需要配合人可能停下观察的视点，摆放得像一团树枝一样；头部不能正放，而是需要斜侧着摆；帽子在一开始是选用了现成的万圣节巫师帽，但那个太硬，而且高，放在屋顶上实在太过明显。考虑到吊绳是通过帽顶伸出来，最后使用的是宿屋主人自制的绸布帽子：那顶巫师帽只有边缘是硬的，整个尖顶只有在绳子

向上拉的时候才能够立起来——当然，绳子有拉力的时候，看起来是很不错的，会给人以“帽子的材质很硬实”的错觉。总之，这一堆东西在作家先生举枪射杀纸板狐狸的那一段里，是绝对不能被他注意到的。借助那木屋后侧高大的树群背景，在月光稀疏的暗夜里，我们勉强完成了要求。

虽然作家先生的行为，最后还是屈从于我为他设计好的剧本，但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备用的方案。如果在九月四日天亮之后他还没有出现，我就会直接将所有现场表演用的道具回收，只留下肚子里装有预告函的狐狸标本——那样就和前两幕一样，缺乏亲临仪式现场的真实感。假设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就像是垂钓一天却空手而归，虽然我和女儿都会觉得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这场特别安排的木偶剧，受到条件所限，只能够在黑暗中完成。

我松开绳子，那由法杖和木钩组成的杆秤便失去了平衡，所有东西都从斜屋顶上滑落了下来。本来计划让他听到劈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好像是有人在窗外慌不择路地走过。但这次掉落的运气不够好，只有连着脑袋的木盘打在了窗外的木制阳台上——要知道，前几次实验时，塑料手臂和法杖可是每次都会敲击地板的。

但他还是听到了声音，并且马上跑下了楼。这时我已经将那个戴假发的女巫脑袋拉到了差不多和常人等高的位置。为了保持背对木屋的姿势，控制女巫双手的鱼线也必须同时紧拉住，这样女巫的身体才不会左右乱摆。我将鱼线绕在了一个很方便手握的木扶手上——这项工作交给我的小女儿来完成。

请原谅我在叙述中耍了个小诡计：其实这第二根主绳依旧是一根编织电线——它的一端连着木碗里固定住的一台小录音机，开关则掌握在我的手里。这一步需要配合——我和女儿同时收线，当女

儿的动作比我快时，女巫的手就会向内收拢——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要和女巫升天的动作协调一致，尽量强调出巫术在施放时所表达出的、那种如恶魔渐渐在黑暗中露出微笑一般的韵律。

这个默契经过了数次彩排才能做得令人满意。我们观察着楼梯口。作家先生的脚刚踩在楼梯的最后两级台阶上，我便按下录音机的开关——那卷答录机用微型磁带里只有一句话：那句组合恶魔之名的咒语，是出自约翰·迪博士那本《象形之单子》中的一句难解、但似乎包含着戏谑意味的话语。众所周知，虽然这本魔书名义下的语言及符号学启蒙作品在当时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但时至今日，这本差不多是五个世纪前的论文已经掺入了数不尽的神秘学元素，变得比当年迪对字体、符号、词组及语言的解说还要更晦涩艰深。这虽然是有出处的咒语，但就算作家先生查到来源，因为各种版本和注解出入甚大，他也只会陷入到更深的不解谜团中去——这也是我在演出中选择这段咒语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短促有力，不会给那位已经是目瞪口呆了的观察者太多考虑行动的机会。我给女儿下达了指令——一旦看到作家先生放下的枪管稍稍抬起，就快速拉绳，做出女巫正在借法杖和咒语之力施放召唤魔法的样子。她做得很好，在法杖举起之时，我按下了另一个开关，那是用来控制一支袖珍电子点火枪的。电线经过模特的头部和左手，然后由法杖上的凹槽引到杖头位置，从预先钻好的小孔里探进法杖顶部的洞中，再和改装好的野营点火枪接驳在一起，点火枪则固定在杖头处。

关于那道白色的光弧，我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的方案。利用上述的简易点火杖，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是：先用热风卸下储物柜里那柄救生枪的封条，取出照明弹，将里面的照明剂全倒出来，取大概

五分之一的剂量（再多的话，可怜的女巫就会被处以火刑了）。将不用的部分按原样封装回去，少了的体积，则用铅粉和锯末压底来补充。这样，就算在检查时拆开了子弹，如果不将照明剂全部倒出来，也无法得知有人曾借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作家先生想到的就是这点。前两幕严格履行《西弗·罗杰艾尔天使之魔书》中的要求这件事，给了他思考的暗示——虽然请老猎人来帮他取回救生枪十分失策，因为这就表示我们几乎可以在事后动任何的手脚，来避免被他怀疑。老猎人可以说两柄枪在过桥时不小心掉进了溪流里（这当然是蠢笨的借口），因此添加了新的照明剂，甚至更换了新的照明弹——鉴于这种方案如此没有挑战性，我和弩匠先生商量过之后，敲定了另外一种较为复杂的方式。

参考照明弹的原理，无非是让金属可燃物在接近纯氧的氛围中燃烧，并用缓燃剂控制燃烧速度，让它在点燃后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明亮。常用的金属是铝、镁及特制的燃烧用合金[①]。单质镁虽不易得，但铝却可以从木屋里原有的炊具上轻易得到。咖啡锅和野外锅的握柄，在用到狐狸标本上时，都经过了工具的敲打改造。从这些材料中取下一部分来作为燃烧物，不存在任何问题。也可以故意制造出似乎为拆卸锅柄而将炊具严重破坏的假象——比如使用伐木斧来劈碎纯铝制的咖啡锅，取其中的铝片，先将表面的涂层磨掉，然后用石磨将铝片小心磨成极细的铝粉，便可直接作为照明剂成分使用了。

生成氧气则需使用消毒用高锰酸钾和漂白粉。这两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用品。高锰酸钾加热能够生成氧气，这是连我女儿都知道

① 含镁量大于百分之十。

的化学常识；至于市售漂白粉，则是氯化次氯酸钙的结晶水合物——这种白色干粉若和燃料油混合则会快速分解，同时也能够被轻易点燃。木屋里漂白粉的储量相对较多，用煤油引燃，正好可以同高锰酸钾合作制氧，取代照明弹里硝酸钡和硝酸钠的地位。

将这数种粉末用一只普通无弹性塑料纸制成的小气袋包住，捆扎在法杖的头部。少许煤油用塑胶袋密封，为了防止渗出，开口用铁条烫实。煤油作为引燃剂，放在点火枪的出火口上。一旦引火，高温几乎同时将里外两层塑料薄膜熔化掉，油被点燃，漂白粉受热分解燃烧，高锰酸钾燃烧生成氧气，进一步促进燃烧。所有的粉末都发光发热，尤其是铝粉，会发出耀眼白光，就像是用魔法开启了传送之门。

由于缺乏缓燃剂，这包粉末虽然拥有如照明弹那样的亮度，但却无法持久，即使添加少量的蒙脱石粉作为缓冲，也会在数秒中的时间里被燃烧殆尽——像是使用了闪光弹一样。

没错，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之前说到作家先生怀疑有人使用了照明弹的那个假设，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误解。除非能去掉照明剂中的松香、紫胶和桐油等黏合剂，否则根本无法达到他在两周前曾经看到那种的效果。因此之前提到的、看似简单实则愚蠢的第一种方案，在这里需要被直接抛弃掉——如果作家先生有机会读到这本日记的话，我愿意为在段落之间屡次捉弄他致歉。在日记中，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就和上一幕中我所玩的文字游戏类似。

趁着法杖闪光而让他几乎失明的时机，女儿松开手，而我则全力拉动手中的绳子——那个固定在屋顶上的木钩并不结实，只需用力一拉，它就会脱离屋顶，和女巫一道被绳索拖到杉树的高枝上。这一部分的机关便已完成了任务。

窗外此刻弥漫着燃烧带来的刺激性气味，为了让我们亲爱又困惑的作家先生的鼻子在寻找失踪女巫时不会受到这种古怪味道的困扰，我将不得不再次将控制权切换回第一根主绳。我刚刚少说了一样组装纸板狐狸的部件——除了生日卡彩灯之外，我还使用了生日卡里的小留声机。这当然是戏谑的说法——我们取用了一张万圣节卡里的八位录音集成块，里面收有一段狼人的嚎叫声（当然，这古怪声音实际是来自哪种生物，我们并不清楚）。为了让声音能够更嘹亮些，弩匠还给这部分集成块添加了一套放大电路，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总之，这声音突然在阁楼里响了起来，自然会让作家先生感到迷惑：因为他刚刚已检查过阁楼——上面应该是什么都没有的。

实际上，当他去阁楼检查时，纸板狐狸和标本狐狸就在那儿——我们使用了一种简单的障眼法，让这位观众在检查魔术师的箱子时，认为其中好像是空无一物。有这样一种白鸽魔术——箱子可以展开，魔术师还从箱后的洞里向着观众伸出手，左探右探，展示箱中其实是空无一物；然后关箱再打开，里面却飞出两只鸽子来。这实际是利用了箱后的夹层，其中左右两侧都藏有鸽子。关箱之后，魔术师启动机关，原本作为箱背的有洞隔板倒下来成为了箱底，再开箱子就完成了魔术。

我们的方法大同小异：城市里有一种褐色灰底的迷彩帐篷布出售，将那种布样摊平之后，和阁楼所使用木材的纹路十分相近，用它来代替狩猎孔那一侧的墙面，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几乎看不出任何分别来。

为了表现出狩猎孔那端、木屋结构上稍凹进去的一部分，在裁剪好的布料中段略靠下的部分，需要用硬纸做一个台阶形的衬子。

纸不能太硬，否则在回收的时候会遇到麻烦；也不能太重，否则贴在斜屋顶上的胶带将无法支撑它的重量。相应的伪狩猎孔，也用从内侧缝上的一块纸板来保持形状，否则两侧受力的时候上下长边会向内凹，第一次回收纸板狐狸时也可能会挂住。作为固定木纹布帘的方式，考虑到可能会在屋顶留下黏合的痕迹，胶带要尽可能少用。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比较，我们选择在左右两侧斜顶，以及稍靠下的垂直木墙部分使用胶带。四条胶带和布帘相连接的部分，全部使用针线缝合牢固，以避免胶带脱落，遗留下线索。黏好的布帘经过调整，就像是紧扯住的横幅一样平整。

所需要制造的隔间，不需要也不能够过大。我所选择的、布帘到狩猎孔侧木墙的距离，大约等于我的上臂长——能够容纳两只狐狸，并且不会挤得让绳索打结就可以了。

作家先生上楼检查时看到的、摆放整齐的布包和急救箱也是来自我们的布置。包括“紧贴墙根”的急救箱、“挨着右侧墙角”的毡布包和那个上面摆放着望远镜的木凳，它们同样是用胶布黏在了木纹布帘上，所使用的胶带也缝在了布上。因此，在这一幕戏的这一段落中，绝对不能让观众靠近观察——哪怕是用手碰一碰“墙”，或者伸手拉拉木凳，用脚踢下布包都会使伪装露馅儿。

关于纸板狐狸第一阶段的回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实际是收到了这个隔间里。之所以不将它直接从狩猎孔收走，是因为它在这里还要发挥一项作用——用它眼睛里的发光二极管模拟月光。

和很多特效卡片类似，纸板狐狸上不止使用了一组二极管：除了绿色以外，还有一组乳白色的可供切换。为了让模拟逼真，以让作家先生能够欣赏到月光掺杂上少许煤油灯光后所营造出的忽明忽暗效果，我们还在这组灯上加了一个能够随机调节明暗度的集成块。

这些其实也都还是那张“狼人”卡片上包含的组件——那个展开卡片就能看到的、恶灵古堡时刻变幻着的幽灵灯，现在却成为了荒野木屋里奇妙的魔法光线，这也应该还算是一个理想的归宿。

没错，虽然那天晚上的月光很淡，但从阁楼透过狩猎孔向外看，如果中间有隔断的话，即使假墙和真墙之间相隔再近，还是会一眼就看出问题来：这处临时拼凑的纵深错觉欺骗不了无处不在的光线。为了掩饰这点，效仿屋外房顶上的木钩，在隔间的屋顶上也装有一个用胶带固定的钩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让纸板狐狸悬挂在隔间里，挡住真正的狩猎孔，用二极管的光线营造出远景错觉。纸板狐狸的高度经过仔细的调整，务求让作家先生从楼梯一步步走上来时，从刚看到狩猎孔到视线和孔洞平行，都不会有机会直视狐狸的眼睛。原本我们预计他会拿着煤油灯上楼，这样，和煤油灯的光亮比起来，二极管的光亮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但他竟然在公演时用了卡在猎枪上的手电筒——不过还好，结果总算一样：他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

其实这个画面倒可以用第二幕中的 DIORAMAS 来描述。可能我就是通过这个词展开联想，设计了这一幕场景——谁知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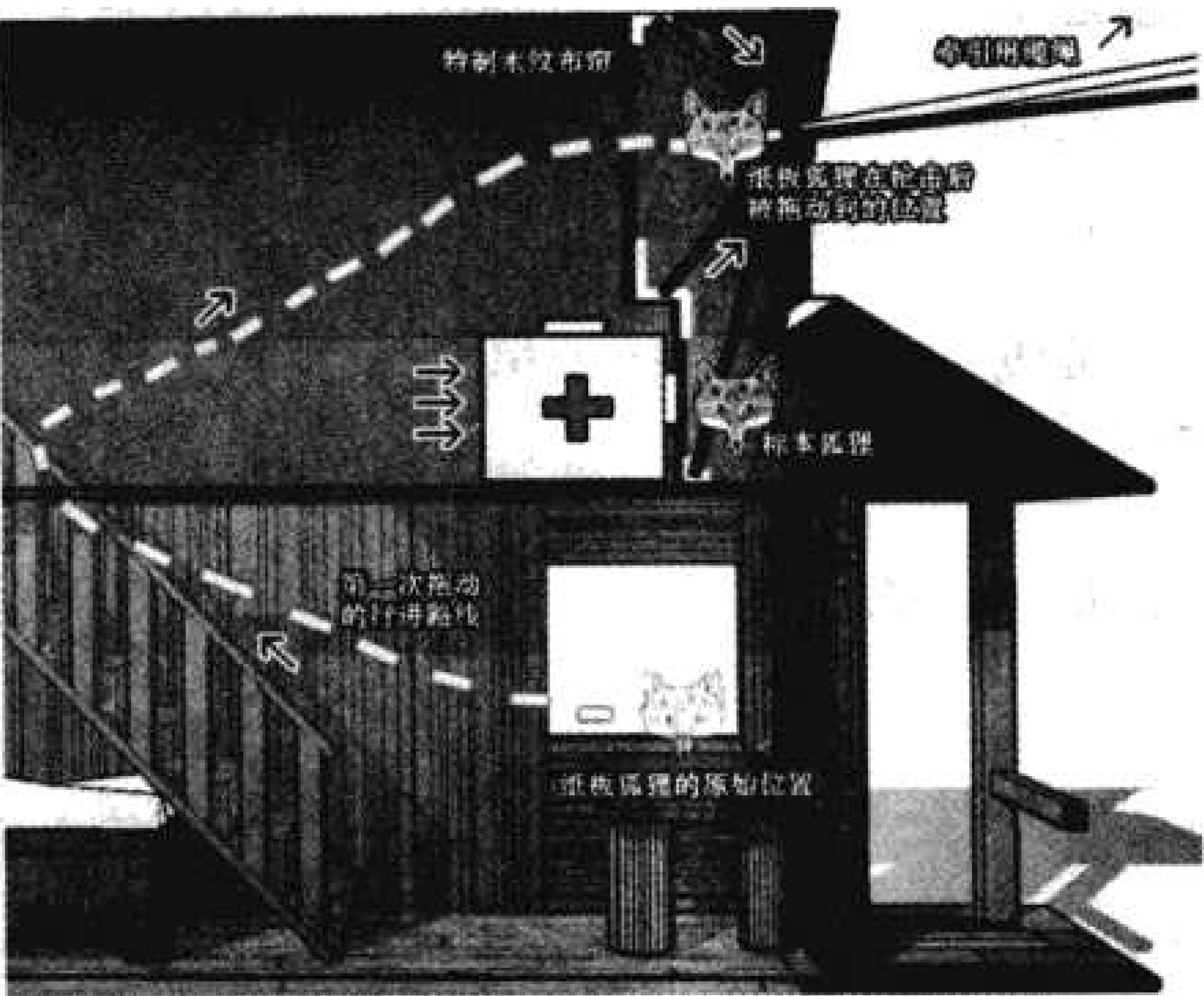
纸板狐狸的嚎叫，在那样的环境下很难不使人感到恐惧——按照作家先生的思路，或许会认为是巫师在阁楼里召唤了魔物。他肯定不敢马上跑到楼上看个究竟，于是我和女儿就有机会慢慢用力，将布帘假墙和纸板狐狸回收。

狐狸的部分我交给女儿负责。这过程和回收那个戴假发的巫师时很相似：猛然一用力，那个黏在阁楼屋顶上的钩子就会被扯下来，纸板狐狸落在标本狐狸的背上，还有木钩子。或许会发出一些响动，这就更给了作家先生“楼上藏着什么东西”的印象。

而我却必须很慢地拉动绳索，以让急救箱、布包和板凳跟着布帘一起，向着它们原本的位置移动。控制布帘的线在末端像八爪章鱼一样伸出很多触手，一共是七条，其中四条和固定用的胶带缝合在一起，另外两条则系紧在纸板衬子的左右两侧。使用这么多绳索来拉这块布帘，一是能够应付万一有绳子断掉的情况；二是可以让所施加的拉力分布更均匀，以让那些要拖动还原的物件不至于在标本狐狸的面前集中。

如果情况紧急，我也可以拉快一些——这样作家先生可能就会看到一团正在从狩猎孔中逃逸的鬼影。直到纸板狐狸成功逃出木屋，那些杂物也快要返回到原本位置时，我才开始猛拉绳子——纸板做的衬子和孔框都只能用一次，这些东西又是封在布上的，不可能做很多套来反复练习。在彩排的时候，我只单独拉出过那两种纸板；而在真正演出时，由于要拉的东西太多，到了最后，所有的纸板都和布帘缠裹在了一起，结果变得十分费力。最后还是已经回收好狐狸的女儿过来帮了我一把，才将这最后的道具组合顺利回收。(见参考图 37)

在最初编写的剧本当中，我是打算用一只真正的狐狸来完成时空转移魔法的。我还为此专门设计了一种特殊又准确的射杀方式(还好这些在第四幕中用得上)。但当“猎狐犬”真为剧组捉来了一只漂亮优雅的赤狐之后，看着它那双明亮的眼睛，我又觉得不忍心了。权衡之后，我选择了这个丝毫不会减弱表现力的手法。我请老猎人为我买来了一只教学用的剥制狐狸标本。然后，我将底座移除，把肚皮上的缝线卸掉，又将原本的填充物和铅丝骨架全部翻出来扔掉，标配的玻璃眼珠也不要，只剩下一张皮；再使用储物柜里的全套餐具和炊具柄拼成骨架，用鱼线、鱼钩和止血带来固定关节，眼珠用望远镜上的零件代替，填充物则使用楼下床上被子里的中空棉。



参考图 37：第三阶段仪式的“狐狸诡计”解说图

预告函当然还是使用速写本中用惯了的那张纸，以恪守那看上去是“一贯遵守”的、只使用木屋中资源来完成仪式的准则。

“猎狐犬”和弩匠将那些玩具摆弄了一整天，才做出一只惟妙惟肖的、举起了前爪，似乎是正在转头张望的狐狸。那玩意儿的骨架并不太结实，摆放在那里之后，我们就都不敢再动它了。只让书记官用纸板狐狸试着压了一下它，又用那张木凳往狩猎孔的方向挤了挤它。还好，这点力度它还是能够经受住的。

我并没有忘记第三根主绳上分出的第七条章鱼触手——那根绳子并不是像其他六根那样被用于牵引，而是用来完成当场放血的现场视觉效果。老猎人取了一只楼下的搪瓷水杯，手柄敲掉，再将第七根触手缠在杯子上，做成一个活套。杯子里盛上大半杯从刚打的野猪身上放出的血，在填充标本时十分小心地被固定在骨架的下方。底部垫好棉花之后，老猎人一面托住杯子，一面小心将肚子沿着原先的针孔重新缝合。

为了顺利让那只触手离开，最上面的几针只是沿着边缘象征性地缝上；狐狸那三只原本是黏在底座上的爪子，为了防止抽线时将身体带倒，也需要稍微黏到地上，使用木工胶的量，以抓住脖子拎起来时不易被察觉为准——鉴于标本本身的脆弱，这点只能凭估计了。

考虑到那杯冒充的狐狸血要在标本肚子里待上一天，为了防止凝固，在缝进狐狸肚子之前，老猎人还额外在这杯血里加了两粒肝素抗凝血药——那是他的一个儿子在大城市里为他买来预防血管栓塞用的，他觉得自己相当健康，这药完全没用过。

除了这好似是刚刚流出的鲜血，为了使假冒的标本制作现场更为逼真，我们还利用鱼线设置了一些机关。急救箱的盖子、箱中的手术刀片和针线、毡布包的搭扣，还有其中的各种工具——这些全

部用鱼线和布帘连接起来。在将这面假墙拉出木屋的过程中，因为鱼线的拉力，急救箱的盖子会被打开，刀片什么的都被拖出来，露出箱中故意被弄得乱七八糟的药品，还有用光了的高锰酸钾、漂白粉瓶罐，以及空的蒙脱石粉冲剂袋；布包的搭扣拉开，斧子和锤子也都拖出来一些，剩下的鱼线则要整个拽出来。

所有的鱼线活结，在机关回收的过程中都随着布帘从狩猎孔溜走。事后老猎人去清扫了阁楼上的血迹，他说那个标本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可见我们的作家先生在那时受到了多么大的惊吓。

那场面我们也亲眼见到了：他像发了狂一样从阁楼跑下来，什么也不拿，野人般怪叫着逃离了木屋，消失在仍旧漆黑的树海之中。当时我们还很担心，怕他就这样死在丛林里；直到那天下午返回村子，得知他没事，只是受了惊吓和着了凉，有些发烧而已，才松了口气。

但他应该也不至于太过沮丧——有一位颇具天分的小演员，会在尝试解答上一幕中遗留问题的同时，为他送上一则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啊！不知不觉又写了这么多。第二幕中剩下的内容，还是留到明天再继续吧——我已经很困了。

晚安，我最爱的女儿。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

我为什么要写日记，是否像那些小说一样，有谜题部分就一定要有解答篇呢？其实，我自己也很清楚，我选择将发生的事情一一

记下，只是想要让他去读而已；所用的那些口气和故作镇定的方式，不过是潜意识和自我意愿的唆使罢了。

起初，我是打算要给他惩罚，让他后悔当年对我所做过的一切。当戏码真正上演，我却又胆怯了——原来我并不能够真正硬下心肠。夏天的时候我买了他的自传，但那时候正忙着第二幕剧的彩排和上演，并没有时间将这本讲他的书翻开来，认真去读。我在买这本书时，就希望能够一字一句地读它，因为我很想真正了解他，知道我所了解的他和他自己心目中的，按照他的表达方式来看，究竟有何不同。就算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也很想找到当年那段感情产生裂缝，直到最后破裂的症结所在。这其中，可能也有希望能够补救的想法藏在里面。

这次我选择将女儿带到村子里来，却不让他们见面——我只是想让她看着他，看看他在我所设置的舞台上表演得是多么滑稽；但我没带她去冰窟那一幕，而只是让她待在宿屋里，和宿屋主人的女儿一块玩耍。孩子有孩子的世界，当我搂着深爱的女儿，和她一同看着他离去时，她喊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见，只看到她水汪汪的双眼盯着我看，满脸那个年纪独有的纯洁和愚蠢——那种愚蠢是值得珍藏的。我看着这一幕，看着帷幕落下，突然就泣不成声了。

难道没有更好些的方法了吗？折磨他也是折磨我，这场戏我快要演不下去了——我尝试着将思考换位，放到他的角度上。每一幕开始前，我都在心中上演一遍他的角色；谢幕之后，我又要将他演出的过程细细回味。我这样说，并非是想要说服自己，让我能够在自我责备中将剧本进行下去——其实，打开闸门水就会流动，刮起了风蜡烛便快熄灭，这出剧目一旦上演，就失去了停下来的理由。无论戏子心中怎样哭泣，在舞台上都得陪着笑脸。

是的，我读了那本书。那是本矫情的书，同我和他一道完成的第一部小说完全不同，但同样感染了我。发表的作品和理想的作品是不同的，我猜他为了职业改变了自己——他已经改变了。

关于爱与时间，是无法理解的话题，或许突然之间想起，但换了情境就又忘记。我极爱他所写的第十六节，那就是我和他的故事，他将内容改头换面，却掩饰不了情感。

我刚刚停了笔，翻看了一下上一次的日记——才相隔几个月，为什么我心境的变化竟会如此之大呢？大概是阅读改变了我，季节的变化可能也有关系。最重要的，应该是我的女儿，她跟我讲的那些充满欢快笑容的故事，以及赌气时的场景，还有那些累积起来的不满——那些画面让我感觉亲近——温馨慵懒的家庭氛围最容易让人软化，对于我所筹划进行的计划而言，可是件要不得的事情。为了得到一样东西，却因这样东西逐渐被你所有而改变了初衷。在过程中迷惑，是最常见的愚蠢。

应该是阅读的缘故，看来我今天不适合接着写下去了。那么，就将喜爱的第十六节抄录在下面——关于第三幕流程的记录，因为所涉及的细节较多，预计会在明天的旅途中开始。

我亲爱的女儿，她其实很喜欢旅游呢！

16

（作者注：正式出版的版本，或许经过了自传编辑的修改）

星星使天空绚烂，却无法为太阳增彩；爱情与理性，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无论何时，两者只得其一；生者哭泣，逝者长眠，爱人之心即是人的本性，不可轻移。

我遭遇了一种超越的情感，它改变了我根深蒂固的、对女人们的看法——这样一个女人，她可以不完美，但必然会打动你心；即使受到众人诋毁，甚至动摇了自己原本的志愿，专注的爱意也不会消退。一切的苦恼和哀愁皆源自于此，人作为人所立下的约，或迟或早，总有天会到了兑现的时刻。

在一个可能的地点遇见她，可能是在阴天的咖啡馆、早晨的面包店、嘈杂喧闹的公车站、鸽子们企盼筹食的公园长椅、黄昏时点缀斜阳的码头桥墩……在以上的某一处，或者其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中，相逢邂逅。那一时刻，像是在静籁午夜用手指拨动了琴弦，人生的方向改变，未来的画面开始在脑

中浮动，世界焕然一新。

两个全然陌生的人，却仿佛相识了多年；不同于单恋的恍惚胆怯，只一个眼神就超脱了语言、身份、人种、年龄的障碍。即使，碍于俗世的陋习，在第一秒的初遇之后，尚还缺乏紧拥相吻的勇气。这就要依赖之后的决心和毅力，可能在一周之间，也可能要数年，甚至一生也办不到——其中有些是命运的安排，但真爱对人的驱使不分强弱，归根到底是方法同性格的问题。因此有人注定孑然一身，有人就能相伴相守。可绝大多数的，还是在半途失掉了那份情感：或许是有个人变了，或许只是不肯放下骄傲去诚心道歉。一句话的距离也是隔膜，相隔的惯性，慢慢就离得越来越远。待到察觉的时候，却早已无可挽回。

这和我曾经许诺过的不同。作为整本书中的“我”，并没有在这一节里讲出一个具体的故事——没有提到我如何爱上一个年轻女人，甚至到了愿意和她交换戒指的地步。抽象的处理在惯常所见的那些自传中是不易被接受的，因为这越过了因为文体而购买书的读者们的底线。

没错，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的，一切优秀、独特、历练和经典的东西！

那么我宁愿这本书一本都卖不出去——我只忠于我挑选的模式，来合理组织我的文字。在此需要强调文艺伪装的必要性：首先，使用通顺而有韵味的文字，来回避叙述的乏味，字与词的组合产生的韵律本身，便可创造阅读的快感；并非单纯地写实，而是选择去将感觉抽离出来，再还原到一个由写实场景组成的集合上。其中的每个要素都仅突出少数的要点，但却要倾注全部的感情。结合符号化的表述，能够强迫用心的读者们主

动思考，进而增加代入感。在这样的写作设定下，作者所经历的，还有他的本意并不显得有多重要。相反，擅于玩弄文字者还经常刻意给它们套上几层壳——因为概念在理解中不是单独的存在，它总需要和其他的概念交互，才能接近自身的完整。一个写作者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将合适的相关概念统合起来，从而引导阅读者们想象力的流向。这件事从理论上来解释复杂无比，在实践中却只需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愿——因为你所写下的，原本就是你自身的反映。若是要将作家同另一个概念作类比，那显然就只能是“炼金术士”。

批评家们永远都不能够理解。既然他们认为一个人已经疯了，那他们就应该知道：对于疯子应当容忍他，而不是试着去纠正他；如果对他不屑一顾，那么，抵制他的最好方式，则是不在意他；如果硬要咬住不放，那就必然别有用心。曾经有这么一个蠢货，反复说我的文字“像长了刺”——我倒宁愿相信这是恭维，而并非“须得拔除，方能见人”。批评家的职业本身，就是件可悲的事情，在意他们的言行便会让作家在未下笔之前就变得战战兢兢。如果有位评论家看到这里，我希望他不要将这些文字理解为冒犯，因为我只针对那一小撮——要么指望别人的认同，要么指望别人的谦逊，剩下来的就都是争吵了。对于以此为生的一群，爱说什么都可以，请当我的文字只是在对着你们弹琴——纵使看到时会是如何不满，这个故事也还是得如此抽象地进行下去。

两个相爱的人究竟为何分离，是否是在埋怨最开始时不够坦率？人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些如果不能为爱而让步，就都蜕变为争吵的起源。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讲话了呢？又

是在什么时候怀抱敌意、处处冷嘲热讽呢？那些经由努力共同建筑的回忆，再用回忆去将它拆毁；一堆值得纪念的日子，不过一次两次的忽视便转而被痛苦填满。事情的开端往往只是小事，毕竟这世上找不到这样的一对爱人，他们的性格能够完全融合，心有灵犀，从不争吵——是不是我们应对的态度有问题呢？假如当初是遵循另一种可能：假如我曾开口道歉，对她说"我说错话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然后她回答"没关系，我都了解"。如果生活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继续，她或许就不会转身离去。

扪心自问，这是否是出于我们由父辈祖辈身上继承下来的、社会烙在我们灵魂上的古板成见呢？阿波罗式的想法太多，狄奥尼索斯却被压抑得太久——谁又不是这样呢？我们不应该如此坦率吗？

我羡慕八岁时的我，那时候，伟大存在曾像天父一般加护着我，世界广阔无边，正义立场分明。然后，逐渐地，纯真就随着年岁的增长远去了，我们开始对人对事处处提防，一切的守则和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难道表达爱意需要掩饰吗？谁规定生气之后必须走一个规定的流程呢？看看，我们争吵的开端都是些什么：堵塞的水管是谁的责任，金枪鱼罐头的最后一口应该给谁，是否能够瞒着房东收养街头流浪的小猫，洗碗和清洁灶台的顺序由谁来决定……最后我们会忘掉这些小事，而去专注于争吵本身：这是明显的圈套，因为争吵被定义为以"原谅"或者"不原谅"作为结束的过程。可是，很多时候明明在心里原谅了对方，却不知应该如何给出信号、坦承心事。相爱的人们，起初可以凭借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将讯息及时表达

出来。随着争吵的次数的增加，男人和女人，或许就会慢慢发现：争吵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记忆中如此清晰地累加起来。之后每次进行着的争吵中的某个画面，都能激起关于过去的不快共鸣，又都引出一段美好的回忆——糟糕的越积越多，美好的被反复摧毁，“原谅”讯息的表达也开始高不可攀了。

我总在想，或许是永远无法达成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就在争吵过后，只要积怨还没累积到毁灭的地步，就可以试着去抛弃社会赋予的特定程序：不给理由地原谅彼此，藐视那个不知所谓的流程，让情绪从一个地点游荡到另一个地点。再看一次爱人的双眼，从那里读出共通的信号。不管之前那些歇斯底里、怒骂哭泣，也无需再为得失斤斤计较——连“原谅”也不必说了，就像多年前那样紧紧相拥，凭借体温和怀中的实在感来彼此交流，体会越过世俗的不同感受。

如果这一切现在还能做到的话，如果时间还停留在那一刻，让我用这么多年的时间明确了我的决定，再开始转动……可惜世事不允许“如果”，针对过去的另一种可能而提出来的假设，永远都无法成真。我们为了逃避而离开，刻意疏远那段不堪忍受的过去，情愿在想象中重建一段理想的过往；但居住在空中楼阁上时，心里总会满溢不安全感，如同在高空中行走于钢索上一般的惶恐——事情再回不去，我也知道，但就是不愿甘心接受。

我还记得一个清晰的画面，这是在那一年冬天，我们刚到那个城市的第一个冬天。那是圣诞前夜，你等着我，而我却为了那件毫无希望却又必须完成的事情，始终都没有回到家来。外面下着大雪，屋里却连暖气都停了……如果从这画面中抽离

出来的情绪是真的，它这么清晰，应该就是破裂的开始。

那个家我没有再回去过了。因此，在我印象中，你一直还在那里等我。冬归夏至、春去秋来……你就在那里，面带温暖又期待的笑容，坐在彩虹之上的某处，活在永远的童话里。我认为，或者仅仅是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夺走你的一切——我在改头换面中获得了新生，生活从另一个故事中开始继续。

但我让你失望了，编造出的崭新故事、伪装扮演的人物再怎样逼真，这则真相却不可隐瞒。因此，这另一个故事中的一切，其实都毫无意义。伟大存在无可挽回地远离了我，不再眷顾于我了。一切眼前的幻境依旧美丽，但内里却都变了味道，好像是湖面上看似平静却又并不安定的水，时不时会因回忆而掀起波澜。我反复欺骗到连自己都开始信以为真，相信能将虚妄幻象当做伟大存在来膜拜，但真正的伟大存在却停留在了那一刻——他在那一刻就已经转身了。

有什么办法，甚至魔法也好，能逃脱失去之后才觉察得到的、漫长无边的苦闷，让一切都再回到从前呢？

二〇〇八年七月九日，星期三，晴

作家先生的智慧令人佩服，在第二幕中，他几乎完全揭穿了反重力魔法的奥妙：全赖舞台上一群演员的倾力演出，才让他的思维重新回到巫术的道路上。

毕竟是静止封闭的舞台设计，场景狭小，使用的道具又极端有限——如果不是用关于仪式的预设来进行了限定，只要认真思考可能性——在纸上排列各种关系，并且穷举现场的可能性：即使忽略掉一些依照目前推断显得并不现实的可能，应该也很容易推出正确的结论来。

如果我站在他的角度会怎样想呢？

我知道这很难，作为导演，我事先已知整场演出中并无超自然的部分——恶魔和上帝都不存在，只有人。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极其有限，因此我能从容不迫地思考谜题，给出假设，并找到符合题设的答案。相反，作家先生很容易就会被诅咒、不可思议场景和封锁记忆带来的痛苦压垮。那时候，心理上选择放弃合理思考，是对自

己的一种反射性的保护——只要忽视常规就能舒缓压力、感到轻松，这正是宗教慰藉人类的方式。鉴于他当时的情绪，奇迹和不可能反而比理性思考更容易被接受——人在无助的情况下，只要身边众人推上一把，依赖心理便会主动向不可知的方向倾斜了。

我无法否认预知谜底在推理时给我带来的优势，也因此，我理应给出比那个热爱幻想的男权至上主义者完善得多的解答（我不知道他此刻已经想到哪一步了——当然，就算他能够正确解答那些动物谜题，对剧本终章能够造成的惊讶度也只会产生微小的影响）。

首先解答相对简单的“反重力”问题。

条件：

一、天花板没有损伤，也不可能被翻转；

二、蛇的体表和食道壁都没有任何伤痕；

三、腹鳞的痕迹自门左侧无窗且离右侧三扇窗较远的地方开始，经过简易壁炉烟囱之后斜向上，直到蛇被钉死处。起始端和拐角处的腹鳞痕迹较多——腹鳞痕迹确实是蛇爬行过后留下，不可能是人为添加。

由一和三可推知，极北蝰确实在墙壁上移动过。二给出的信息是，使用绳索及支撑架一类硬物固定均无可能。实际上，作家先生口述的磁铁理论和实施过程已经相当说得过去——结合以上事实，那原本就不难想到。遗憾的是，我预先估计到了解剖这点，而选择了一个应付的对策。在很可能出现的上述简单构思出现之后，我请在场的演员们用“强有力的证据”迅速阻止他按照正确的思路深入下去，并用一套关于瞬移的巫术理论转移——箭杆上的刻字和“衔

尾蛇”的蕴意在此处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木匠在他来后立即用《西弗·罗杰艾尔天使之魔书》中的权威理论来解释第一幕中“只使用屋内物品”的原因，也起到相同的作用。

现在回想一下那个初步的磁铁理论被否定的原因，主要是依照弩匠提出的决定性证据——蛇胃中的睡鼠体内并没有磁铁。

按照作家先生提出的逻辑，饿极的蛇咬住磁铁睡鼠不放，进而被磁铁拖到天花板上，在此过程中食物逐渐吞入（其实，在移动中被磁铁缓慢推入亦可）。通过在阁楼使用磁铁调整极北蝰的位置，并在楼下用自制十字弩射箭以达到需要的效果。

这样一来，要证实理论，磁铁睡鼠最终就必须留在蛇尾内；而现实并非如此。另一个不好解决的困难是，在抵达天花板上预定的位置后，睡鼠在蛇腹中的位置并不绝对，要将它上移到靠近蛇头的位置才能提高准度——但实际操作过便知，若不借助外力稍微固定住蛇，这点极难做到。

实际上，这幕戏确实是用了他当时想到的方法。只是，我们总共给极北蝰喂了两只睡鼠，而不是一只。先喂的那只不过是烟雾弹，三分钟后再喂的才被塞了磁铁。

为了确保磁铁不乱移动，需要等到食物进入胃中才开始操纵它——胃的结构易进难出，小心操作就可以保证磁铁睡鼠一直到固定在天花板上时，也都停留在极北蝰的中段——即胃部所在的位置。

这时可以射第一箭。注意，并不需要将睡鼠挪到极北蝰头部，而是直接射脾脏所在的位置——短箭进去后就刚好越过胃的底部，也不至于会将后吞入的磁铁睡鼠的某只脚给钉住。为了避免意外，弩匠找来的这只睡鼠是没有尾巴的。在短暂的笼养期中，和蛇一样，都是完全按照野外可能的食谱供给——为了它们，那几位猎人可没

少忙活。

因为中部已经被固定住，跟着就可以将磁铁往前挪动——调整、射箭；再调整、再射箭……等到七枚箭矢按需要的位置布置好后，磁铁睡鼠也再次回到了极北蝰的口中。用系在睡鼠体内磁铁上的棉线将道具拉出回收（这时磁力已经取消，具体见以下关于磁铁的说明），同时放入预告函。

不直接用磁铁拖出再取下，是为了避免在天花板上留下痕迹。使用棉线这点，在之后关于“进入全封闭密室”问题的解答中亦会提及。写到这里，若有读者的话，也会明白必须使用两只睡鼠的原因——若是胃中一只老鼠都没有，但解剖后却在蛇的食道壁上发现被黏液黏落的睡鼠毛发，诡计的路数也就在瞬间一览无余了。

至于磁铁，是使用了上一季回那个大城市时购买的电磁铁。最大号的马蹄形电磁铁，能够通过调整电流强度来改变磁力大小——磁力预先调整到经过离壁炉烟囱最近处时也不会吸走铸铁烟囱管的程度。因为弩匠表现出来的博学姿态，作家先生对他给出的估算结果表达了盲信的态度。实际上，直接动笔计算即可知道，需要的磁力并没有那么夸张。还好，这项计算在换算和查找常数方面比较困难，作家先生对理工科也并不在行——他应该会简单采信这个结果，而不会再去验算一次。

因为第一幕中已经用过蓄电池，功率转换器也是现成的，此次就无需另行购买了——这些道具在下一幕中仍旧有能够用到的地方。

接下来思考“进入全封闭密室”这个问题。

条件：

一、因为蜡封，由正门进入的可能性渺茫；

二、一楼的三扇窗户全部反锁，且均未被开启过；

三、阁楼通风口、狩猎孔、烟囱口不可能进人；

四、根据木屋建筑结构及木匠检查结果，拆卸墙壁或者天花板进入亦不可能；

五、通风口的铁栅栏上有被硬物擦伤过的痕迹。

根据以上四项条件，木屋对人类而言是完全密室。但是，对一条蛇而言，却并非如此——按照如此的思路，在基本不违背以上四点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假设蛇进入了而人未进入。

能够使用的缝隙仅有通风口、狩猎孔和壁炉通道这三个。壁炉门在主人走前必定会锁好——除非让木匠在第一幕末尾找机会悄悄开启，然后在第二幕刚刚上演、作家先生拂去蜡丘进屋之后再悄悄关上，否则几乎无法利用。虽然通风口和狩猎孔也都被遮堵住，但从外部打开和还原却并非难事。

也就是说，实际能够使用的仅有通风口和狩猎孔这两处。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找出一种方式，能够让所需的道具经由阁楼两处空间上并不宽裕的孔洞，到达密封正门前的舞台。

需要进入的道具有：十字弩、七支短箭、吞下两只睡鼠的极北蝰、在天花板反面用来固定蝰蛇身体的第二块电磁铁。

需要取出或在木屋内使用的道具有：三只午餐肉罐头、速写本、一支炭笔、伐木斧、八角锤、军用三折锹、刀石。

其中午餐肉罐头、速写本、刀石和炭笔的部分，如刚刚提到壁炉门时所说的，可以请木匠先生取出——作家先生只清点过一次物资。虽然在搬运过程中盯得很紧，但在木匠维修储物柜柜门的过程中，却有很多机会做这件事。他将原本的小号刀石替换成同型号的、

但却磨损严重的一块；柜中的两柄多用途小刀也故意用刀石制造出些许划痕，以便之后让屋主误以为是有人反复打磨过；午餐肉罐头取走三罐，藏进他的工具箱中——剩下的摆放成合理的、难以被一眼看出的排列方式。

那捆炭笔根本无需再动，第一幕折断笔头时，那支被折断了笔头的炭笔笔芯的中段已经被整个取走，并且保留了下来。小心使用的话，完成全部的预告函都不成问题。

至于已被撕掉了两角的速写本，为了防止次日（即三月二日）在小屋的密会中可能会需要书写一些内容，或者在讨论中绘制草图，木匠已准备好了红标记笔和报废了的大幅设计图纸（即使一个身处边远小镇的木匠实际很少会用到这些东西）。实际上，为了让针对仪式的解说部分令人信服，他那天确实带了不少东西，虽然有些并未用上。

动过手脚的速写本和炭笔都放在储物柜近门那端的下层（罐头也放在那处），而封门用的蜡烛和火柴则放在近书桌端的上层——这并不是幸运的巧合。很遗憾，因为使用蜡来封住屋门本来就是由第一幕延伸而来的灵感。我叮嘱木匠用合理且巧妙的方式暗示并说服作家先生在收走钥匙的同时如此断绝门被以任何途径开启的可能。这是很麻烦的任务，太刻意的话，难免会引起屋主的怀疑，太谨慎隐晦又是在做无用功。我提供的方法是，在讨论中反复提到画有魔法阵的那“七张纸条”，并记得在前面加上“用屋中石蜡封住的”这则定语；另外也着重强调“巫术师曾进入过木屋”这项事实。事后证明如此的暗示是相当有效的——作家先生用剩下的蜡烛封了门，并且还刻下了那些挑衅的文字。

用来制作短箭的三折锹，在屋主走后不久就被从通风孔的铁栅

间取出来，柄取下后，铁锹部分又放了回去。这里要感谢铁匠先生，除了提供一些现成的工具之外，他还改造了一些长柄又实用的演出道具：比如加长柄的锤子、轻斧和钩子——锤头上还特别包上午餐肉罐头的铁皮，铜制的活动扣环，能够自由张开和收拢的平面帆布伞也是由他监督制作。最值得称道的一项功勋是，他设计并打制了固定十字弩用的铜底座。这个长方形底座的一端嵌铁，似乎是打算借助屋外电磁铁的磁力来加强固定。表面上则遍布棋盘状的细小坐标格——这样，只需用四根棉线便可以远距离调整十字弩的位置。实际上使用的是六根棉线：卡住弩身的部分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铜齿轮环，通过它还能调整发射的倾角，避免因为没入天花板的短箭过于整齐而使人觉察它们是用机械性的装置射入。

借助这些工具，站在折梯上的木匠，首先用特别加长的铁钩从通风孔那侧探入，钩首挂上十二股船用锦纶缆绳。钩子需要一直前伸到狩猎孔处，并且伸出去，以让对面接应的书记官取下缆绳——这样就在木屋的阁楼架构了一条结实牢固的固定索，大量的后继工作均以此为基础。

接着便可以将铁钩回退，顺势挂住收藏有伐木斧、八角锤和三折锹的军用毡布——那包东西原本是在狩猎孔的右侧，直接在那个位置处理太过麻烦，需要将它们用钩子拖到合适的位置上，再完成随后的步骤。

尽管听上去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递出绳头和钩过布包的步骤是整个过程中最为困难的，因为阁楼的长边达到五米，符合这个长度的长柄钩极难操纵。特别是从狭小的狩猎孔伸出去这步，即使书记官预先从外侧垫入了保护周围木板用的毛巾（通风孔的铁栅栏上同样遮盖上了保护用的数层帆布，作为支点的地方也额外放置了

布垫），一时不慎仍会在墙壁上留下显眼的划痕。凭借多年因职业练就的腕力，木匠先生算是出色完成了这项任务。

布包拖到稍后预计要钉住极北蝰的那处天花板的上方（之后的很多操作都要在此处完成，因此必须是最便于在屋外操控的位置），换一个短些的长柄钩打开布包的搭扣，将三折锹钩出并将木柄卸掉，但铁锹部分并不急着放回。

这时木匠需要将手头的工具换成包有罐头铁皮的长柄锤子，用它多次敲打布包中的伐木斧刃和八角锤头，让罐头钢皮的碎屑留在这些地方，以制造出巫师是使用了这些工具制作短箭的假象，然后将铁锹放回，搭扣还原，再换回长钩将它推回到原来位置。

跟着就用各式长柄工具以不同的力度和角度敲击阁楼的地板——这些看似“有人努力在此制造十字弩和箭矢”的痕迹不必急于完成，可以分数次进行，以达到更为真实的舞台效果。

短箭和箭头的制作都是在村中完成的，其中箭杆部分由弩匠和木匠合力完成，箭头则在弩匠的指导下由铁匠敲制。箭杆顶端的字是我亲手雕刻的，选用了美加合印的馆藏版《大魔法书》[1]封面上大量使用的“老英式”哥特字体，以加强作为仪式道具的效果。这样的短箭一共造了八支，其中一支刻了字母“B”的，并不会在这一幕中使用，而是作为在第四幕戏中承接前两幕场景的暗线，暂时由弩匠收藏了起来。

如此合力完成的箭矢便可以将各位演员的嫌疑分散掉，因为对阁楼地板的敲击和既成的密室表象已经暗示制造者仅有一人了。事实证明这是很有效的：我那糟糕的雕工，在让弩匠有机会向作家先

---

① *The Grand Grimoire*，文中所提的重印版本并不昂贵，订购价约在一百二十美元上下。

生展现他的木雕技巧的同时，也排除了他“可能就是巫师，或者至少受巫师的委托制造了十字弩和箭矢”的嫌疑。

此处需要预先澄清一个事实：此幕中使用的十字弩确实是弩匠亲手制造的，但并非是用了木屋中的木材。这个诡计完全是为了配合“全部材料均是出自木屋”这点而设置——通风口铁栅栏上的痕迹是故意留下的，配合阁楼地板上假造的制作痕迹，其中一重目的就是为了让作家先生发现，并且愿意在阁楼上花时间向大家发表一番演说。之前弩匠会在言论上表现出一种针锋相对的态势，他那小个子、秃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却旁征博引、言语带刺的傲慢形象足以挑动起屋主的反驳欲望，这正好为弩匠在楼下多“犹豫片刻”争取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骄傲的作家先生认为他的短期对手正考虑着是否应该上楼来经受挫败，而那位演员却正将床垫掀起，取下两根桑木横梁和一整块杉木板，藏进身上那套不合衬的西服里。这些上好的材料，在第四幕时便会派上用场。

我为之后发生的一桩暴力事件感到难堪——事实上，那件事也令在场所有人难堪。谁曾料到作家先生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恼羞成怒、扬起拳头呢？这完全是在计划之外的情节。他甚至都扯住了弩匠的衣领，要是再稍稍多用点力，衣服里藏着的秘密就会掉出来。那样的话，整场戏也就全完蛋了！

在这关键时候，“猎狐犬”可真比狐狸还聪明——他佯装要躲避猛冲过来的作家先生，故意向后退一步，用力倒坐在木床预定卸下木材的中间位置。

其他三位演员也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老猎人和木匠赶紧过去扶他，弩匠则适时收起了惊慌的表情。这一套配合顺利稳定了作家

先生的情绪，将剧情再度拉回了正轨。

这才是真正值得惊叹和喝彩的戏剧！

本来我们认为应该是万分精彩的、发现床下秘密的安排，和首演的这段比起来，简直是彻彻底底的平淡无奇。

从逻辑上看，以上的推论带着明显的先验因素。实际的安排是，就算并未达成如此的效果，弩匠也会找机会完成这件事——因为猎人们和木匠找机会坐下的时间是机动安排的。那天在木屋场景的戏码很足，有很多机会可以完成如此的演出要求。不过，应该很难再有别的可能，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七月一日确实发生的那个版本了。

很好，完成了以上的铺垫，接下来要开始解说重点了。

在六月二十九日下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

为了完成我脑中设想出的、这项宏大异常的不可能诡计，我们一共需要七位演员——

木匠、铁匠、弩匠、老猎人、"猎狐犬"、宿屋主人和我。

这是最值得信赖的演员集合。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包括这六人之外的其他演员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为今日的齐聚铺陈理由：大家共同谋划了一个由纷繁复杂的不在场证明构成的网络。即使作家先生在村中每一户都进行询问，由"可能其中一两人说了谎话"这种通常的观点，也完全不足以推出六位演员中的任一位曾在他到达的前一日出过村子的结论。"十多人说的全是半真半假的谎言"这点，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点子，和破解密室也没有直接联系，此处就略去不写了。

三位猎人，由于需要凭借他们在瞄准上的经验来指导射击，我安排他们站在木屋的三扇窗前——弩匠在用弩上有绝对优势，他理应站在狩猎孔下、那个最利于观察的位置上；其他两位则站在两侧

窗户靠近弩匠的一侧，以左右相对中心各偏十八度的观察角度对弩匠给出的瞄准结果予以修正。

剩下四人中体重最轻的书记官，负责在狩猎孔外侧协调固定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那一侧建筑结构上的斜坡设计，折梯需要和一个置空固定的脚手架配合使用。脚手架一端由铁匠固定在折梯上，另一端紧贴狩猎孔一侧三角形墙板和屋檐间的隔缝。为了防止压伤木材，和木屋相连那端的压接处还垫上了两层粗麻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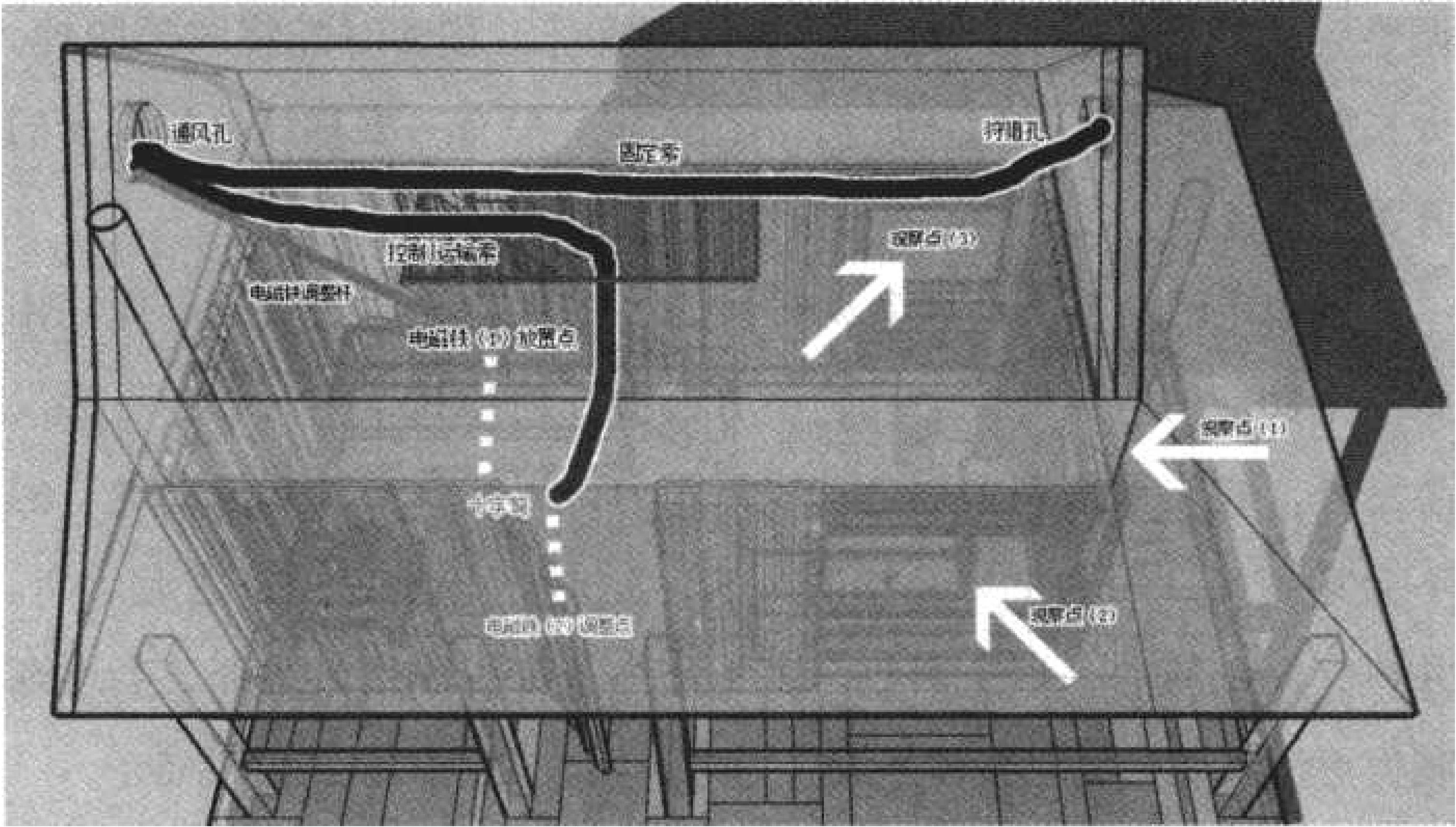
木匠则掌管通风口一侧——那里实际上是完成一切魔法的关键所在，具体放在流程中再说。

宿屋主人向来行事细心，因此安排她来控制楼下的那块电磁铁。与那块磁铁相关的操作恰好在离作家先生浇筑的蜡丘十分接近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做事细心有条理的人，便很有可能在操作过程中不小心踩到蜡丘，让所有准备功亏一篑。

我则作为整个现场的指挥和调度人员，同时也负责应对在预先设计和彩排中未曾预料到的意外情况。（见参考图 38）

固定索早在取三折锹柄时就已架设完毕。木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造成存在“次元镜子”的错觉——他需要在“猎狐犬”手中磁铁的协助之下，将极北蝰运输到墙壁上腹鳞痕迹的起始点处。

这同时也是架设十字弩专用运输索的过程。弩匠首先将刚刚饱食了两只睡鼠的极北蝰装进一只一米长的厚塑胶袋里，其他两位猎人隔着袋子、小心掌住蛇的中段和尾段，以保持蛇身笔直的状态。然后将袋子装进一个原本是装设计图纸用的窄硬纸筒内——纸筒的底部垫了大约三十厘米厚的废纸，以让蛇头能够保持在纸筒的开口位置。窄纸筒的直径只比蛇体最粗部分的直径稍大一点，避免运输中蛇的位置改变造成麻烦。塑胶袋袋口则用胶带固定在纸筒外侧。



参考图38：仅使用通风孔和狩猎孔完成第二阶段仪式的解说图

为了做出最终的衔尾蛇状态，弩匠在蛇吃掉第二只睡鼠之后，在它身体上安上了一套小机关。首先需在蛇牙上嵌好预告函，然后再装上训蛇时常用的、用橡皮筋固定的牙套：这结构上类似手铐的牙套被改装过，前端遮住牙尖的部分去掉，只留下箍住牙根的部分。用针在蛇尾上穿出两个和蛇牙之间距离相等的洞，位置需要谨慎选择，不能或仅能够流少量的血。用针引细线穿过这两个洞，线头分别穿过牙套护住的左右牙，各绕一个半圈，将连接尾部的两根线长调整到比蛇身体稍长（这样可避免在墙壁上移动时蛇将线挣脱掉，太长则容易纠缠），然后用一个活结固定。另有一根棉线拴住牙套的开关，保证用力拉扯能够打开牙套并且拴紧回收。

当固定活结打开，收紧两根线时，蛇尾就会向蛇头处靠拢。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蝰蛇已死，不会再做任何挣扎，因而基本不会发生意外。蛇尾被拖到上颚上，线再用力，尾部就会被牙齿穿透，但不会穿到底，因为下来还垫着牙套。这时打开牙套开关拖走牙套，并拉穿尾细线的一端来回收。由于重力及牵引作用，尾部还会逐渐刺得更深入些，嘴也会再张大，为之后回收磁铁睡鼠做好准备。

这时蛇并非完全被放入到纸筒中，弩匠依旧掌住它的头部，其他人需要再在纸筒外套一只特别缝制的长麻布袋。"猎狐犬"将布袋慢慢套上，老猎人则双手捏住能够收拢袋口的棉线。等到袋口快到蛇的头部时，弩匠突然将蛇头压入筒内，手抽出的同时，老猎人迅速拉线将袋口收紧，只有牵引磁铁睡鼠用的硅胶编织电线还留在外面。

没错，在此纠正一下：拴住没尾巴磁铁睡鼠的并非棉线，而是电线；在那小家伙肚子里装的是包了橡胶外套的电磁铁，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开启。

收紧袋口的棉线打上一只精巧又牢固的活结，解开的一端再连

上一根长线——在较远的地方稍用力拉绳就可以开启袋口。靠近布袋口位置还需要缝上一只小布袋，里面是另一块橡胶电磁铁，电线顺着布袋缝住，一直到布袋底部才露出来——这是为了防止和蛇头处的电线及其他长线距离太近可能会意外纠缠住，进而影响到之后的流程。

布袋底部还缝有一只结实的橡胶圆环，为了保险，圆环外同样套了一块麻布，一条十四米长的、较细的登山缆绳从环中穿过，首尾缝合制成环状——这样就制成了所需的运输索。

从通风口将处理好的纸筒和运输索一道放进阁楼里，用卡扣将运输索的尾端固定在固定索上。然后，由狩猎孔端将固定索向外拉两米半左右，直到悬挂在半空的纸筒被运到阁楼的中间部分为止。通风孔这边再放入一些运输索，直到纸筒缝有磁铁的那端几乎要碰到阁楼地面。

接下来的步骤需要反复尝试——木匠和书记官同时用力，让固定索摆动。开始时纸筒部分的摆动很难协调，在反复调整之后便可以让纸筒带有磁铁的末端周期性经过楼梯口处。此时缓缓放入少许固定索，同时继续摆动，尝试让纸筒的尾端搭在天花板的开口处。成功之后，再放入一些运输索，并将固定索收回原状。现在木匠和书记官可以将固定索缠绕固定，以减少手头需要应付的线头数量。

继续放入运输索，让纸筒末端落在楼梯扶手上——此时的竖立状态是不稳的，除了运输索的牵拉之外，只有天花板边缘和扶手这两个支点。站在窗前的观测员们有了第一项任务：指挥高处的两位微调固定索的位置，并且继续放入运输索——目标是让纸筒从楼梯外侧滑下去，而非落在楼梯上。

当纸筒成功从楼梯外侧滑下后，大量放下运输索，一直到纸筒

竖立在木屋地板上为止。接下来一边扭动运输索，一边继续慢放绳索——其目的是让纸筒末端缓缓向前摩擦滑动，最终让整条纸筒尽量垂直于木屋大门倒下。

如此一来，纸筒离正门仅有不到半米的距离；或许运输索可以再向前推挤一下，让纸筒末端缝着的磁铁更靠近门些。观测员们确定了纸筒末端磁铁的位置，通知木匠和宿屋主人先后打开电磁铁的开关。

这是预先隔着厚松木板测试过的距离，事实也证明场景和条件应用的普适性：纸筒毫无问题地被磁力牵引，先慢后快，最后几乎是冲撞到了门上。宿屋主人万分小心，让手中的电磁铁和蜡丘靠得不能再近，但又丝毫没有接触；一听到门那边纸筒碰撞的声音，便马上将磁铁向着左上方移动，脱离危险区域，来到预定让极北蝰出发的位置。

由于磁铁是缝在袋子上，而非固定在纸筒顶端，所以此时纸筒就像是挂在了那面墙壁上一样。

木匠需要完成换闸工作。他关掉纸筒上电磁铁的开关，同时打开磁铁睡鼠的开关。虽然受力有少许波动，但毕竟宿屋主人手中的磁铁一直开着，纸筒并未倒地，反而向上移动，直到两块此刻开着的磁铁位置重合。

很好，现在木匠拉动长绳松开袋口的活结，同时拽住运输索，不让它随蛇一起运动。经过我们已听作家先生陈述过的一番过程之后，蝰蛇便从墙壁爬行到了天花板上，并且留下了我们需要的腹鳞痕迹。

阁楼用来固定蝰蛇的电磁铁，为了做到精确操控，是由一根木制的调整杆来控制的。调整杆和磁铁紧密相连，两块磁铁间的磁力

又提供了足够的抓地力。通过三位观测员的指挥，能够实现较高的位置精度。

宿屋主人在将极北蝰交接给木匠之后，暂时关闭磁铁，折回刚刚放出蛇的位置。然后，再次根据观测员们的提示，开启磁铁将纸筒吸住——这一次要加大磁铁功率，因为纸筒作为固定运输索的尾端，千万不能在运送十字弩的时候松动。

这样一来，一条简易的临时运输带就完工了——缆绳穿过通风孔，先沿固定索移动，到达阁楼中段再转折向下，经过楼梯口，借助天花板边缘转折，然后十分牢固地接在壁炉一侧的墙壁上。墙壁端的固定位置，亦可通过宿屋主人手中的磁铁进行调整。下端通过橡胶圈来完成转向的环状运输索，由木匠手动转动。十四米长的流程，手力匀速拖动的话，只需要不到三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圈。

就算有办法通过阁楼的两个孔洞取得床底的木料，也没办法仅用那些东西完成弩匠的那柄改装弩。我无法很好描述制造上的精妙，只能在此略微概括一下它的外形和功能：由长方形底座、弩身本体、防血平伞和四块防护板拼接而成。因为整体体积较大，只能由木匠透过通风孔将部件运入再组装完成。七支弩箭一次便可上完，七个箭槽相对底座成斜线排布，木匠需要用一根特制的铁棍在阁楼地板上加固本体，然后使用一个特制工具，用类似上发条的方式依次拧紧弩绳——这些恰好可在故意留下痕迹的部分完成，就算再添上些痕迹也不甚要紧。扳机部分经过巧妙的设计，上弩绳时就算工具滑脱，也不会误将短箭射到天花板上。其中一块防护板的一端开有出线口。控制扳机的七根线用不同的颜色标记，调整位置和角度需要六根线，平伞的开关也需要两根线——总共是十五根长线要从此处引出来。这些线由木匠负责掌控，就像是在遥控一套复杂的电动玩

具一般。

将这个大家伙用两枚铜扣环固定在运输索上，转动绳索将它搬运下去，直到安稳放在天花板蛇的身体下方——弩的位置和由磁铁控制的蛇的位置可能需要反复调整。实用方面，是为了取得最理想的射击及观测效果；观赏方面，则是要让推掉蜡丘走进门来的作家先生最大限度地感到匪夷所思。

如果有人觉得用了这么个反常规的道具不太公平，那么我也要申诉：这都是为了完成那个反常规的“衔尾蛇”造型而设。实际上，主要还是为节省时间考虑，毕竟运输索可以自由将道具运抵和收回——使用普通的十字弩，做到相同的事情也毫无困难。只不过，每次运送、调整位置、打开平伞、发射弩箭、收起伞、运回通风孔、再上弩箭……这样的过程重复七次，大概会令木匠先生双手无比疲累，同时感到心情沮丧。

感谢铁匠的杰作，用它来实施的步骤则是：开伞、调整、发射、再调整、再发射……收伞并使用运输索回收到阁楼，拆散后从通风口原样取出木屋即可。

当然，如果感觉调整用的复杂底座并不公平，也可以用两根橡皮筋和四根棉线控制的简单平板底座来进行（角度调整功能的缺失或许可以通过精度的降低来弥补）；或者将运输索的固定点安置在通风孔所在的那面墙上、接近天花板的位置，每一次射击都用阁楼的电磁铁做导向，只需在制造短箭时在箭头里安置磁铁即可——那样或许能得到比此处提到的方法更有效且保险的造型效果。实际上，可行的方法确有很多。我的意思是，将弩和蛇成功送到需要的位置，让看似不可能的射击与固定变为可能的步骤是最主要的。相反，怎样射击与固定就看人心情而定了。关于工具及方法美感的确认上，

我认为铁匠的道具是兼具效率、丰富想象力和切实可行性的——这就很足够了。

射完短箭、完成衔尾蛇造型后便可撤走阁楼的电磁铁和调整杆（还需将睡鼠拖移到蛇的嘴部、被毒牙及嵌刺住的尾部挡住的地方），宿屋主人也可以先行休息了。等到蛇血滴得差不多，再在有人观测指挥的情况下，收走空纸筒和运输索。固定索也可以跟着卸下。至于磁铁睡鼠，一直等到折梯、脚手架和所有工具都一一收好，晾在蛇口中它身上原有的消化液也差不多干了时，才能借助编织电线从蛇口中抽出，并通过通风口回收。

如果有人会阅读我的日记，并且读到这里，那他肯定会举手抗议，说我不仅是强词夺理，而且还走题严重——我只是列出了条件，并且草草推论出“能用的仅有阁楼的两个小孔”这点，便走上了泄底的不归路。

请先别给出如此肯定的结论，且往下耐心看完——要知道，现场遗留的证据有：

一、通风孔铁栅栏上有擦痕；

二、天花板上已经证实是通过磁铁法被弩箭射杀的极北蝰，弩箭并不都是垂直射入；

三、阁楼地板上有看上去像是曾用工具敲打制作某物的痕迹；

四、狩猎孔右侧角落的布包内，三折锹的木柄被卸下制作成短箭的箭杆，八角锤和伐木斧上留有似乎是敲打午餐肉罐头铁皮后残留的金属屑；

五、储物柜中的刀石磨损严重，午餐肉罐头丢失三只，多用途小刀有磨伤；

如果不能补充诸如各个窗外的木地板上都有很多不同人留下的脚印，布包内工具仅有向上一侧发现敲击损耗，狩猎孔一侧的屋顶边缘发现重物压痕，楼梯扶手及阁楼地板上各找到一处带着少许血和动物消化液的古怪痕迹……这样的线索的话，我所完成的大段推理，就纯粹是在少量已知证据上随意搭建的空中楼阁，除了较佳的画面感之外，既不严谨也不合理，对演员们的精确操控及达成相应情节的成功率看上去也很牵强。这对作家先生和其他可能的阅读者来说，都是十分不公平的推设假说。

产生如此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只是，从我所得知的、四位演员在七月一日当天和木屋屋主之间的讨论内容来看，以上有助于我所给出推理成立的线索并不存在。这其中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我最初就考虑到了这些瑕疵——让木匠在伪造布包内工具损耗时记得将八角锤和伐木斧翻面；狩猎孔一侧的脚手架请铁匠造成悬空的样式，以另一侧悬挂重物的起重机结构来避免可能对房顶造成的压伤；回收全部道具之后再处理固定索和运输索，改变纸筒的固定位置，用运输索在睡鼠的正下方安置一只小巧的棺材，拉动电线，让湿漉漉的可怜睡鼠落到其中后再安全回收；况且，在屋外，不留下任何脚印，或者事后处理遗留的脚印也极易做到。

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将现场的证据限定在上述五点或者更少，谁又能对我的推论给出有力的反驳呢？凭借阶段性推理再去有针对性地寻找证据的小说模式，一旦失效，不是恰恰会让正统读者们陷入恐慌，或让变格作者们去尝试异想天开吗？只有诡计，没有推理，这是可笑的——况且这是日记，并非小说，也不需要特别去照顾读者们的情绪了。

哈！在这里就可以打住了，因为以上的数段都是唬人的，这也

是日记特有的随意。想想看，我什么时候郑重确认过——我所说的就是在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发生的事实呢？通俗推理本就是在吻合现实所有遗留痕迹的情况下，为过程寻找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如果连对前提的审视都忽略掉了，在想象中炫耀复杂场景和过分挑剔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要说的第二种可能性是：我之前所列的“全封闭密室”的条件有误。

这应该算是屋主的疏忽——粗心大意的作家先生，只是听了修窗木匠的提醒，以为那封了边的格窗是不能开的，就跳过了仔细检查的步骤，将那扇窗户和原先的两扇窗户一道标记为“已反锁”。

这难道不是自以为是的态度造成的密室吗？事实上，那套格窗的外框和内框并不包含一套通常可见的、带长方形凿口的卡合结构，而是简单地用木工胶黏合，并且上胶量和外框固定螺丝的布置也故意只到能够勉强经受风雨的程度。先小心卸下总共八枚螺钉，然后捏住四乘四方格的左上和右下两角的十字横梁，稍微用力地前后摇动窗格，不一会儿就能将内框拆卸下来。利用这扇预设的后门，无需麻烦阁楼上的孔洞，不仅蝰蛇，人也能毫无问题地进入。

我不喜欢这个设计，因为实在无趣：谁都能够想象得出，使用这种途径完成“天花板上的衔尾蛇”这出魔术有多么乏味；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其实是最具效率和成功率的设计。我不想在日记中过多讨论公平不公平、效率不效率、可行不可行之间的调剂与平衡，对于目的已经达到的事实而言，那些统统毫无意义——我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还需要过多挑剔吗？

是的，我在这里不会坦诚真正的过程：可能是华丽复杂又有趣的那个，也可能是刚刚的乏味主意，甚至可能是符合五项遗留证据的其他可能。我本来想老实写下，可现在又反悔了——或许我此刻

内心正深切期盼作家先生能够认真阅读这本日记，让他难堪，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我那些精心设计且巧妙执行的魔术所欺骗、愚弄；可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向他完全坦白真相后的无趣。这是今天的想法，“熊魔”的那次还不曾想到这么多，或许之后也不会再这样写——甚至什么都不写。天知道！

好了，好了。要是没有女巫，哪个恶魔愿把魔鬼当呢[①]？写到这里，我发现日记叙述的方式也是魔法——只有我知道伏笔在哪儿，只有我知道真相究竟为何。多年之前我自以为曾从他那里理解到这点：他为什么想当作家、想写故事。现在写到手疼，觉得自己能够体会得更深些。或许这并非他的真实想法——但是，我开始觉得书写可能是一种享受，虽然疲累，但却能够经历未曾经历过的，并且美化已经在记忆中的。发生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视角，类似的过程换个外壳便又可发掘新的美妙。被时间和苦短人生压抑后的放肆，被现实和残酷回忆欺虐后的反弹。文字的门槛不高，但能读和能写带来的享受却是无穷无尽，使人着魔……

我又开始想他了。这在最近，是过去记忆的锁链被迫打开之后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买了他的自传，但却只翻开看了眼扉页。导读之前有他的一张近照，微笑古怪——因为匆匆翻到那里就猛地合上，同时心跳加速、头脑混乱。后来就只记得照片的轮廓和那个微笑了。

这才是真正的魔咒，让我不敢再将那本书打开。明天早上，我会请宿屋主人帮我将那页撕去，并确认文中没有其他照片，然后才试着开始阅读。

似乎文字带给人的冲击没有那么突如其来。逐字逐段阅读的话，

---

① 《浮士德》中孟菲斯托的一句台词。

记忆最多不过承受如浪头冲刷海崖似的反复击打，只要没到瞬间击垮的程度，我想，应该都还能够接受。四年前我曾在宿屋见过熟睡的他，当时除了久别重逢后对岁月与往事的感慨，并没有其他感情掺杂其间。但是，随着华丽布置的戏剧在木屋逐幕上演，一旦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却再谈不上记恨，反而开始在离开村子时对他挂念。

这是种怎样奇怪的感情！我猜，该算是女人与生俱来的贪心吧——得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偏移了书写这出台本的最初目的。

对了，说到台本——因为宿屋主人女儿的意外登场，下一幕的附加场景可能将会进行少许修改。不过，不得不承认，因为这意外而带来的灵感——想想那种仅凭药水便能够往来魔界的奇妙画面，还有那些借一位不会说话的小小女巫展示给唯一观众的魔书考证——其中似乎包含着一种意料之外的、不容辩驳的说服力。

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阴天

已经坚持了四年，到现在还犹豫也太迟了，这项计划必须这样继续下去。

它很可爱，除了味道不好以外，和其他家养的宠物也没什么区别。可人终究不会为一种不够牢固的羁绊失去主见——就好像文学这东西，美丽又善骗，却永不会为你所有——只接受膜拜，不容纳占有，破除对它的迷信之后，也不会不能生活。

说我现在还恨那个人，其实也不过是形式罢了。人对自己是无需欺骗的——时间不会停留在过去。我组织这一切，显然不是为了

那段无法改变的过往。此刻能够把握的事情，夺取过来便能改变未来的力量：这才是真正值得为之努力和期待的东西。

他现在应该在来这儿的路上，带着他最宝贝的枪盒。大城市的忙碌是不适合狩猎真正动物的，他在这四年里大概从未将那柄猎枪再次组合起来。或许偶尔擦擦枪身，要么就委托专业的枪械护理员——反正，肯定不会有人特意去留意枪管上的编号：谁都不会想到，早在四年前他来小屋时，我就已经将枪管给偷换掉了。

我却正在回去的路上，一切都托付给那群值得信赖的演员们。我整整七年辛苦工作积攒下来的钱，如果要在大城市里进行一个类似的华丽计划，根本连雇一个可靠的帮手都不够，舞台道具更是无从谈起，但在这荒野里却绰绰有余。和这个国家首都的高昂物价相比，这自给自足的乡下地方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王国：那家伙的'伟大存在'一直都藏身在此，从湖底到原先小屋的所在地——我听他说过那个故事，是他津津乐道的童年往事，像童话一样曲折美丽。那些棕熊、大尾巴赤狐、蛇一样的河流、夜晚的狼嚎声、成群的渡鸦和从头顶掠过的大鸟……这些美好画面支撑着他的生命，是他四年一次的生命轮回必须实地补充的营养。

哪怕有那些他百说不厌的谎言——也可以说，他就是为谎言而生的人。他想要别人相信他的故事，塑造一段令他满意的过去，便努力成为了作家，想方设法地增加自己的公信力。他做到了，同时催眠了自己，创造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伟大存在'，背弃了真正的故乡……

此刻火车颠簸，窗外的夜色流动，好似无光的深海中涌动着的波涛，时刻不停。记忆从脑海中倾洒出来，让我想到那可爱故事中严苛的祖父，还有作为政治犯光荣献身的父母，一个从未见过的、

在湖面上漂浮着的白色水翼艇，以及那关于奇怪屋子的童谣……想着这些虚构形象的原型，就让我忍不住想要偷笑。当年的我那么天真，竟会真去相信这些荒谬的故事。而现在他的自传摆上书架，又不知道会哄骗到多少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的人们，去相信属于他的传奇。

捏造的传奇。

但我也有我的传奇——我现在创造着的就是。除了那些职业猎人和木匠，这世上所有的不知情者，只要是听说过这故事的，就一定会对那把玩着古老符咒和大魔法阵的、神秘又强大的巫妖所创下的奇迹深表叹服，说那幕后主宰者窃取了上帝的权杖也不为过。当然，这样的奇迹对那位名义上的木屋主人带来的震撼必定最为强烈，因为我的法术乃是从他记忆中抽取——刻意制造的巧合，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要将这盘计划好的棋走到最后一步的基本策略就是：利用那家伙心目中的庇护所崩坏之际产生的、不可磨灭的致命好奇心。

哈，这也真奇怪——即使知道这本日记的读者本来就只有自己，我在书写时却投入了如此的热情，仿佛迫不及待地要向随便什么人炫耀自己的功绩。都还是没发生过的事情呢！

不过，如此一来，我倒能明白他在努力构建一个有“伟大存在”出没的虚幻世界时所持的心情了：美好的回忆、经过设计的事件流程、充满战栗感的细节、想象中的神奇世界——就像那出将在本周五首演的四幕舞台剧。决定基调的第一幕：那些镜头在我的脑海中，已经重复演出过无数次了。噢，不妨假设我是端坐在特约席上、预先读过了全部剧本的影评家，那样的话，就算离开场还早，我也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掏出随身带着的记事本和笔来，趁着记忆清晰，赶紧写个包含所有关键情节的剧情梗概了。

是的，第一幕发生在四年前——我已经说过，那时候我就已经到了这里。我比他早来一周，给了宿屋主人不多不少的一笔钱，买下了宿屋里一个房间五年的任意使用权，以及一个关于保密的承诺。实际上，购买这个承诺并非单凭金钱：我运用了一些巫术师独有的手腕。那天我故意穿上一袭绣有维多利亚式宫廷花纹的黑色长裙，十指戴满镂刻有巫师符文和浮雕兽头的粗大银戒，脖子上则用挂着正统撒旦教倒三角封印标志的细银链装饰——这些本来就是祖母留给我的遗物，她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女巫！

当然，我自己也清楚——我本来就是女巫家族的继承人。如果不是十月事件[1]让我的祖母被迫逃离布达佩斯，我也不会丢弃这传承了数百年的行当。

我的故乡和他的故乡，在新秩序建立之前，本来就是恶魔横行之地。巫术之火，就算经过了猎巫运动的摧残迫害，也依旧旺盛燃烧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无论是被看做魔法还是异端，神之力量的分享者抑或魔鬼在尘世的代言人，在那起源自法国，波及到全欧的宗教大审判中，我们的祖先逃到乡间，遁入山林。在整个十六世纪，还有十七世纪初，诞生了很多如此背景的偏远村庄。原来的女巫和死灵法师，化身为村姑和农夫。他们对神秘仪式、魔法和炼金术的执着，直到高速公路横越了他们的领土，税务征收员敲开了他们的家门，孩子们丢弃刻着纹章的魔法阵和符咒解说书，前往大城市追求属于现代的生活之后，才逐渐随风飘逝。(见参考图 39)

但仍有一些流淌着巫师之血的孩子，将这些知识继承下来，并且面临下一代越来越不愿接受的尴尬局面。但至少我不——我是不

①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匈牙利发起的反抗苏俄统治的运动。



参考图 39：一五八七年，猎巫的狂潮之中，
大批女巫被集体处以火刑

愿妥协的传统派，即使需要被迫去适应仅将科学及规整的社会制度作为真神来顶礼膜拜的现代人生活，我也不会放弃这能令日显乏味的世界重新焕发光彩的神授之责。

而某些人就不同了……

反正，为了争取到一些值得信赖的巫师后裔，我在去那个村子之前，通过一些祖母遗留下来的关系，针对目的地做了一番极为详尽的民俗学书面考察——现代巫术师们的优势便在于此。虽然我早知道那是个因为猎巫运动而产生的死灵师小镇，但不清楚源流也无法取得当地人的信服。我了解到村中猎人们的信仰、村长祖辈引以为豪的魔法阵、木匠家族和瓦勒度派[①]之间的牵连、宿屋创办者在罗马妖法上的造诣……

这些努力在此可以统统忽略，查证过的内容，若不借助原来的记录本，我此刻也无法一一重述。现在还记得的是，初次和宿屋主人见面时，我微低着头，神情肃穆，一言不发。她首先从衣着上察觉到这位客人的不寻常，还没来得及调动自己的防备心时，我已经从长裙的侧袋里取出四枚罗马古币，在她面前摆出了一个三角阵列。(见参考图 40)

是全正结构的三角形阵列，示好的姿态，但不至于过分盲目。表示己方张开双臂，在交涉中会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

顶角是坐姿的冥神普鲁托[②]，膝下卧着他的爱犬赛普洛斯；底边左侧为火神伏尔肯，在古罗马钱币中极为罕见；底边右侧是执杖的地下之神塞拉皮斯，原本是古埃及神祇；居中的自然是夜之女神赫

---

① Waldenses，也称“里昂赤贫派”，是猎巫运动的导引之一。

② Pluto，即希腊神祇中的冥王哈得斯。古罗马神祇和古希腊神祇除了名称不同，其余基本对应，以下不再额外加注。



参考图 40：古币阵列——希腊、罗马众神

卡忒——这象征着宇宙间一切黑暗面的希腊古神，掌管着世间所有的鬼魂、魔法和咒语，正是死灵法师们的守护神。

一句话也不用说，阵列已经表明了我的来意：我是自远方而来的死灵法师，我希望能潜伏于此，手刃仇人。为此，我需要您的协助。

我那时确实担心这位女主人并不知晓这些钱币中蕴藏的奥妙，将我简简单单地当做装神弄鬼的占卜女郎，挥一挥手就要赶我离开；又或者，出一些极难的、关于召唤亡灵的理论或者实践题目——实际上，我会的只是一些小把戏：主要是仪式和魔法阵的对象及作用、法器和符咒元素的含义、巫术的发展变化简史和一些琐碎的小道消息；流程和禁忌方面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不过还好，她只看了一眼那个古币阵列，就将四枚钱币按照从上至下依次为赫卡忒、伏尔肯、塞拉皮斯、普鲁托的顺序叠起来。然后，翻过我刚刚摆放过古币、手心朝下的左手，将它们放在我手心正中。

这种回复方式，表示交谈的双方心灵相通。换句话说，她愿意帮助我。

于是，我在那里拥有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我首先拜访了村里的木匠和铁匠。我让木匠和我一道去了趟闲置的木屋，测量了几扇窗户的大小，考察了床脚的位置、楼梯的倾角、简易壁炉的摆放——就是在那时，我由那些支撑点的位置联想到了那在最隐秘的巫术文献记载中也讳莫如深的“逆阿格里帕终极矩阵”：那是唯一能将整个地狱都召唤到地面上来的复杂仪式。我若能将这个传说和他那半真半假的童年经历结合起来，就肯定能触碰到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慌和绝望，用无比强烈的好奇心扼住他的咽喉，让他将所有其他事情，重要的不重要的，在仪式降临的日子统统抛到脑后，接受我的指示，来到他的荒野小屋——也就是恶魔的祭坛，

以阻止仪式继续进行的决心，将我的计划十分顺利地一步一步推进下去。

我对这个突发的灵感十分满意，顺口就跟木匠提到了大魔法阵和死灵钟的传说。哪里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手艺人竟然是个狂热的左倾末世论者——他认为只有人间先成为地狱，弥赛亚才会再临，并救助人类脱离痛苦，进入永恒的极乐世界。

我不想过多阐释我的空头理论是如何将这位狂信者给彻底说服的。反正，在一番关于“终极矩阵”实践可行性的讨论（这当中有相当多虚构的内容）之后，他表示不会为我向他要求做的任何事情收取金钱，并且愿意无限度地协助我完成“由地狱中唤醒天国”的仪式。他甚至恳求我收他为徒，以便能够系统学到终极召唤巫术的各种理论知识——他同时也向我透露了关于村中“末日天国”集会的一些秘密：包括三位农夫、铁匠、木匠和当时的新任书记官都是这个小型团体的成员。他们会定期举行一种被称为“迈锡尼秘仪”的神秘仪式。我从未听说过这种秘仪，但大致也能猜到他们的用意。

木匠是这个秘教的领袖和发起者，他和不多的几个同伴一道制定了一些简略的教义，划定了领袖的权威和应负的责任。他们恪守规则、坚持仪式、虔诚祈祷，然而天堂和地狱都未如愿降临。虽然成员们表面上并没抱怨什么，作为领袖，木匠却感到心存愧疚——他在请求我教授他巫术的同时，也要求我来接替这领袖的位置。

相较于接受一位忠诚又盲目的学生，成为小型教团领袖这件事更使我感到高兴：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能够得到一群绝对信任的手下——宗教的奇妙之处便在这里。

我并非没考虑过独自一人完成全部计划的可能性，但这个想法在最开始便被我否定了——一个人的能力实在有限，需要在小屋完

成的事情，如果缺少一个合适的帮手，会让失败的几率瞬间增大几倍。而且，在登场人数一定的情况下，参与者越少，有可能发现秘密的人的数量就越多。那家伙步入第一幕的场景之后，一定会回到村子寻求帮助：不论是找木匠来对付小屋的木窗，让书记官来估算损失、商量对策，还是让猎人和农夫们过来搬运熊尸、就地分解——保守估计，他至少得邀请六到八个人到木屋做客，各尽其用，才能将第一幕首演中属于他的戏份儿给应付过去。但若是照着如此的编排，经验丰富的猎人有可能质疑木屋内熊的来源，水平高超的木匠说不定会看出人为破坏木窗的痕迹，甚至某个多嘴的农夫会当场将前段时间“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神秘人物在小屋附近出没”的消息义务转告给他……重申一次——计划中一切不可思议的场景，都是以想要调动这位重要观众最大的好奇心、让他按时出现在属于他的预约席上为目的。一旦他发现这场神奇的演出不过是装神弄鬼的把戏，便不会再关心这场演出。因此，在他欣赏演出的时候，坐在他身旁的观众们的态度，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与其为那些不受控制的观众很可能会一不小心脱口而出的砸台评论提心吊胆，何不将这些危险在戏剧还没开始之前就统统杜绝掉呢？

抱着这样的打算，我又在宿屋办公室里接待了村里的几位猎人。这其中有两位是不相信世间有巫术的——这两个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村子是由流亡法师建造的。对于他们，只有给出足够的利益来驱使——我选择成为他们长期的委托人，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买下他们每月全部的猎获，并请他们按时送到小屋；另一位被委托的，却是回魂巫术的崇拜者。在我为他解读了令他困惑多年的一套符咒文字之后，这位擅长猎熊的老人有些忐忑地告诉我，他将数十年前冻死在山林间的恋人尸体秘藏在深山里的冰窟中。许多年过去，就算是

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孩子生了好几个，也一直孜孜不倦地在找寻着真正的还魂术。

我为他对真爱的长年坚持所打动，许诺将家族珍藏的、那本据传由洪诺留三世亲笔撰写的《控尸回魂奥义书》手抄本赠送给他——他十分高兴，很干脆地答应协助我。我将木窗的大小告诉了他，请他帮忙寻找合适的熊，并同他大略谈了谈射杀棕熊和偷换枪管的细节。

铁匠为我打造了一把木屋的备用钥匙，并将我提供的枪管上的原始编号磨掉，刻上那家伙买的那套猎枪配套枪管的编号：号码固然一样，字体也和磨掉的字体相同。但毕竟原有的是机器蚀刻的序号，现在却是磨掉后由人工手刻，除了那个突兀的长方形凹坑之外，还有很多细看之后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在这个细节上，只能祈求这四年里可能的枪械保养过程中别出什么意外了。

钥匙方面，我也特别叮嘱过铁匠，如果哪天作家先生询问他关于配备用钥匙的事，他就以“木屋的月牙锁在村中和附近的城市里都没有办法配出备用钥匙”来答复他。这就再次增加了破解各幕演出中密室的难度。

我另外请他准备好原材料，按照我提供的图纸造一个拼接式的兽笼——就和马戏团里常常用来关押猛兽的那种类似。我设计的兽笼由二十块板状的部件组成。组装完成之后，底部和侧壁是封闭式的，用钢梁支撑，笼底有七个脚，不对称的一侧使用了额外的十字交叉横梁，以确保整个结构能够负荷较大的重量。封闭的部件一共是十块，兽笼正面的两块钢板可以像门一样整块打开，其上设有可开合的监视孔和喂食孔。后侧下部的钢板右侧有一个符合标准规格的圆孔，稍后会和一台抽气泵连接。

衔接处（尤其是下部的衔接处）做成咬合式的齿轮状切面，并且额外再添上一块和笼底一般大的隔板，这是为了防止食物残渣、野兽的排泄物或者毛发渗漏到木屋的地板上。笼子上部收拢的部分造成开放式，正面右侧倾斜的角度迁就一旁楼梯的倾度，另一侧则稍平一些。顶端的洞口拼接成正方形，和一个小型屠宰场使用的换气扇相连。

作家先生到来的第一天，必定会将车停在村子里，徒步前往木屋。他停车的地方只能是宿屋后面三个车位的停车场——我让宿屋主人以当晚林区会下暴雨为借口，请他留宿一夜。这部分是允许失败的，因为枪管部分只是加强戏剧震撼力的一个小特效而已；实际上，如果让宿屋主人在后天留他过夜，当晚偷换枪管，然后尽可能拖住他，给老猎人挪出足够时间去射杀棕熊并且清理现场，当然也是可以的。但这样就显得太仓促，缺乏应对不确定因素的弹性。

以上是同老猎人和宿屋主人商量时所用的借口。实际上，我还有一个不想说出的理由：按照计划，四年前的二月二十九日前后，我是无需离开村子的——这样，如果我亲自去他的房间偷换枪管，就能再见他一面：虽然六年前，也就是二〇〇二年他托人购买新猎枪时，我曾有机会通过枪械商人的关系和他碰面。但最后还是放弃了——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时刻关注着那个残缺家庭里的一切消息，失去一切的我，当时也没有勇气……

那一天他听从劝告，留了下来。宿屋主人在为他准备的晚饭里下了药。面对一个不会被惊醒的人，我就有足够的勇气了。

在那一年的二月二十九日，是我们分别八年之后的再次相会。我将猎枪盒里的枪管更换掉之后，打开了卧床边的落地灯，灯罩侧过来，光线全打在他的脸上——我记得，和在报纸电视上接受采访

时的照片不同，他明显变得苍老了。我俯下身，对他说了一些话，但现在已全忘光了。唯一确定的是，那晚之后，过去的他就在我的记忆中完全定格，较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那逐渐模糊的美好时光彻底割裂，不再有值得难过的事情了……

那年的二月底到三月中，我几乎都待在我的办公室里，足不出户。木匠经常过来询问有关教义改动和地狱召唤的细节，铁匠则陶醉于制作巧妙兽笼的成就感当中。老猎人没有捕到合适的小熊，便托城里马戏团的领班弄到了一头大小刚刚好的第三代笼养熊。他说这家伙虽然一看就知道不是野生的——但如果是死熊，就很难留意了。我同意他的主张，付钱买下了这头熊（老猎人执意要自己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足够的钱）。书记官帮我筹备了运送的事情，并以最低廉的价格从邻村收购了一套二手换气扇、蓄电池和抽气泵。

这些准备工作，都在作家先生悠闲打猎的那大半个月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间也没发生什么意外事情。作为一位业余的好手，他打了两只长着蝴蝶翅膀般掌角的驼鹿，一只正在咬食红头松鸡的长尾巴狼獾，一只走神的狐狸和一堆慵懒的野兔——这是一位替我进行侦查的年轻猎人告诉我的。他对猎获感到心满意足。在约定好的日子，宿屋主人按照他的要求，让一个农夫牵了两匹运输马去木屋。回来后，他将驼鹿肉和野兔分给了村里，狐狸和狼獾留下皮，并请“猎狐犬”帮他将两个驼鹿头处理成简易标本，以便回去之后再找专人处理。这一切做完之后，他就开车离开了村子。

兽笼恰好在他离开的隔天后完工，木屋的改造工作也同时开始。

兽笼造好的当天，我和“末日天国”的全部成员一道，将木屋里的简易壁炉和木床从窗口搬运出来——这些会放到宿屋里暂时寄存。笼子制作得很完美，搬运和安装上完全没有遇到困难。笼后的

圆孔接上长钢皮管子，由窗户伸出来，和改造过的抽气泵与盛装排泄物的带盖汽油桶相连。排气扇用粗塑料管和原本附属于壁炉的铁皮烟囱连接起来，再接上蓄电池进行测试，一切正常。

我那在城里寄住了一周的小熊也被运过来——因为是人工饲养来用表演的熊，它的脾气十分好，而且样子可爱，惹人怜爱。我们将它转移到专门为它打造的宫殿里，它对新环境并不埋怨，还显得很开心。

棕熊的体重随年龄增长。初生熊只有不到一公斤重，但在走向成年期的短短几年里，熊的身体会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眼前的例子就是——两岁多时被送进小屋，那时它才刚刚断奶，四个男人合力，将他从窗子弄进屋内并没遇到多大困难；而到后天他生命终结时，四肢摊开应该能占满半个房子，拆开窗子，二十个壮汉都不见得能将他抬出去——这件事是老猎人下手，他特地将一柄老猎枪改成了能用那个枪管的制式。不过还好，等到他在假装检查作家先生的枪管、实际是将四年前我亲手调包的那个从未用过的枪管换回之后，这柄枪还是可以使用的。设法同去处理熊尸的书记官、木匠还有农夫们会尽力协助他的。

四年前，作家先生离开之后，我们就开始精心饲养这只没有放风时间的可怜家伙——几个年轻猎人定期将猎获交给老猎人，他在每周二和周五将收集起来的食物一次送去，并且帮熊灌满饮用水，打开抽气泵和排风扇换气，更换蓄电池组（换下来的一套由他带回来，在宿屋充电）。为了更好地收集排泄物，铁匠效仿熊胆工厂中抽取熊胆的装置，专门打制了一个撮箕形的收集器，一端用六根可调节的皮带绑牢在熊身上，另一端和抽气泵相连。这样，每次收集器集聚起的排泄物，开一次气泵便可以清理干净，省了猎人不少麻烦。

我本来是打算和老猎人轮换负责棕熊饲养的，但他执意要一个人来。他说女人很容易对宠物产生感情，到处死时难免会伤心；而他从来就是猎熊人，无论饲养这东西多少年也不会在该来的时候心慈手软。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只好同意。

老人后天的戏份儿很重——他对外宣称要去搬修筑花园栅栏的铁料，宿屋主人会给他提供两匹马。他牵着负有原本属于小屋的木床和简易壁炉的马来到木屋，取出储物柜中的蜡烛和两三根火柴，再将他的老朋友给放出来。然后，他爬几级楼梯，向下瞄准。他将熊最爱吃的肥冻鹅放在杉木书桌上靠近窗的位置，这头故意被饿了三天的可怜家伙，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奔过去。

就在这时，猎人会给熊一个小暗示——很可能是吹口哨——接着，熊转头的瞬间，他就会扣动扳机，将这头喂养了四年的庞大宠物亲手射杀。

为了制造“猎人从很远处开枪”的假象，他使用的子弹是自制的——弹头针对作家先生的猎枪型号做了改动；火药只填上不到四分之一，其余用锯末代替，这意味着只在极近距离上才有杀伤力，如果是面对野生棕熊，根本就不可能和它对抗。

接下来，他走下去，绕过熊尸，将笼子拆掉。就在今天和明天，另两位猎人会提前去做好准备：今天过去的认真清理掉排泄物，并且给小屋长时间换气；明天“猎狐犬”会再检查是否有排泄物，尽量保持笼内干净，并再次给小屋换气。他走的时候会将蓄电池、汽油桶、抽气泵及其他和原本小屋无关的东西全部转移，并在屋内留下老猎人改装过的枪和子弹，为后天“老猎人出门时并未带枪”这条线索提供铺垫。

笼子拆掉之后，他将我事先用小屋速写本上撕下的纸画好、裁

好并折叠好的七张符咒纸按照我吩咐的顺序——放人固定兽笼脚用的七个浅木洞之中：为了节省时间，也避免在熊尸身上留下不必要的痕迹，纸上已预先滴好了之前从他家猎犬身上抽取的血液。就算拿那些纸条去做法医检测，熊血和狗血是种属相近的动物血，做环状沉淀反应的结果也基本相同[①]，只要不做进一步的区分检测，没有人会去在意两者之间的微小差别。

火柴用随身带的糙牛皮划着，点燃蜡烛，再用热蜡将木洞封好，并将溢出的蜡用小铲和亚麻布抚平。我是按照两根条形蜡烛的体积之和来限定那七个固定用的嵌入口尺寸的，连略微溢出的量都已考虑到。为防意外情况，我还请老猎人多带了两条一样尺寸的白石蜡蜡烛——其实我原本更倾向于使用黑色蜡烛，但作家先生的小屋里存有各种各样的物资。依据我的木匠徒弟从《西弗·罗杰艾尔天使之魔书》波兰手抄本中的查证：

> 召唤仪式所用之一切素材，于符合仪式要求的前提下，皆以就近取得者为佳，如此则更利于自然与黑暗魔力之联结。

为了确保漫长又繁复的“地狱召唤仪式”的效果，我接受了这项建议——虽然召唤仪式根据我的实际需要做了较大的改动，但在细节上却依旧是严格遵照古老召唤法术的守则。“末日天国”的所有成员都对这次仪式的成功抱着很大的期待，老猎人和宿屋主人虽没明说，也想看看一整套仪式完成后会有怎样的效果。

这些都做完后，便从屋外用兽笼底部的大块部件（上面有方便

① 考证参见《法医鉴定实用全书》第一千三百一十页至第一千三百一十三页。

手握的十字横梁）猛击朝向东边的那扇窗户，将它击碎，做出好像是棕熊侵入的假象。再次进入小屋，将熊尸上散落的玻璃碎片和木屑清理一下，熊头和熊后脚也要摆放成好像是刚从窗外爬进来时的状态，顺便将预告函放进熊嘴里。最后将兽笼打包捆好，弹壳和没来得及吃的冻肥鹅诱饵也小心回收，然后锁门离开。

用过的猎枪，将枪管卸下，其余部分藏在半路的小补给点——另一个猎人隔天会顺路过去回收的。

二月二十九日，作家先生到达木屋之后，发现这令人备感意外的布景，必定得折回宿屋过夜。第二天，在发现熊的体积过大，无法不改变房屋结构就将尸体运出来之后，木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场了。

这位重要角色有相当多的机会单独待在木屋里，无论是将窗口改造成运熊通道，还是在大家忙着处理熊尸时进屋去修理木窗和其他可能的损坏——我原定的计划是，在老猎人从熊嘴里“发现”预告函，并且招呼作家先生过去看时，木匠便可以挖出床底处的那张符咒纸。其他位置的——特别是靠近门的那个显眼位置埋下的符咒，鉴于可能到来的人员并不能全数确定（比如那个贪财又糊涂的村长，就很有可能随书记官一同过来；前来帮忙的农夫，为了不至于过分显眼，也不能全是“末日天国”的成员——否则，这样的刻意很可能会招来其他村民和村长的怀疑），非但不能破坏它们，反而还要让木匠留意一下。如果填充的蜡出现了少许损毁，务必尽快修整一番。因为在熊尸搬出之后，损坏的地方又一一得到修复，木屋内就不再显得杂乱无章——木洞口的封蜡被破坏，可能会变得相当刺眼。

还好，老猎人可以见机行事，将“发现预告函”同“质疑（偷换）枪管”这两个情节衔接起来，给木匠做这些事情提供充裕的时间。

关于预告函的内容、限定的日期，我很想知道他看了后会怎么想——这正是他的想象所刻画的世界，一切等同于他的愿望。虚构的死人复活，来拆穿现实中的谎言，这是否能够一举击穿他的自我催眠呢？又或者，他还真认为有这么一位“费城小姐”死而复生——那就意味着，之后的预告函都是有必要的了。

事实上，作家先生看到那些文字时的心情如何，我也并不会太过在意。我的目的仅有一个，就是让他在指定的日子回到这里——这是使他的优势耗散，我的优势积累的唯一方式。

在这一带的村落中恰好流传着一个关于“熊魔”的传说，书记官或者农夫可以在发现“棕熊不可能进入”和“熊嘴中的神秘留言”这两点事实时稍微煽动一下现场的气氛，应该会让作家先生更为好奇。在一切铺垫都顺利完成之后，木匠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一个低调又渊博的黑魔法研究者的身份，主动向那个充满疑惑的家伙提出纯粹以满足对神秘事件好奇心为目的的协助意向——在这种心生恐惧，又孤立无援的时候，很少会有人拒绝他的好意。

好了，这就算是第一幕的阶段性总结了。旅途实在是太过无聊，连写日记都变成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不知不觉就一字不停地写了快二十页了。我已经感到手酸了，车厢颠簸，字也写得不好看，那么就在这里结束吧。

即使那家伙对故乡的秘术抱持彻底不信的态度，人类的理性也总会在特定场合无可避免地为非理性所渗透。为了久未见面的他，我已将整个计划化作了一场仪式——如果现在有一位神明可以祷告的话，我祈求这全知全能的存在，能让我在再见到他的那天，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吧。

这可比目前一切具体的计划都要难得多呢！

（一页撕掉的日记）

二〇〇四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五

这就是那个村子，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应该是悄悄热爱着巫术的吧？

他们肯定是，就算不是，他们也应当是。

演出需要的演员们，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准确地诠释角色，他们的真实身份如何、真实想法如何，一点都不重要——导演应该将演员们看成是他希望他们成为的人，并且也以此来调配自己的想法。在舞台剧上演之前，我就已经清楚：因为我也是演出的一份子，是最主要的演员之一。关于我的背景设定、心理活动、角色安排，都务必以使演出顺利进行为前提。具体说来便是，我是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女巫后裔，来到一个在猎巫运动中由亡命巫师们建成的村落里，期待得到并未忘却古老传统的村民们的协助，帮我完成一个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对愿意合作的村民们的好处是：首先，我愿意根据演出的要求支付经过多年在城市的辛苦底层工作中积攒下来的钱财——这是并非决定性的、能让演员们尽力演出这部大型剧目的条件；最主要的一点是，我可以凭借我的家族所掌握的、我曾被迫学习过的、那些系统化和专精的巫术知识，来协助这些身处异国的、因为消息闭塞而缺乏某些关键资料的巫师后人们，让他们耗尽毕生精力钻研的巫术课题，尤其是——关于亡灵、召唤、魔法阵与仪式这些我的家族曾经引以为傲的方向——能够在我和我所提供的珍贵文献的帮助之下得到完善。这是我打算施行报复的名作家先生

所不能提供的，尽管他也是一个业余的黑魔法研究者。

我现在当然清楚，这其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虚假的，少数甚至和事实完全相反。但到四年之后，我还会这样想吗？就像他的离去，不也是通过某种虚假的经历来伪装自己，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吗？

生命中消失的两个重要的人，我相信其中一个已经死了——那位崭露头角的作家，看看关于他的访谈吧！他就像是占据了我曾经深爱的那个人的躯壳——那只从虚构的文字之中催生的妖灵，在创造它时谁曾想到，那些在放肆的想象中经历过太多次的事情，竟会将真实取代了呢？

就是这样单凭想象来催眠和取代，相信我也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因为世界本就是意志作用下的产物。为了生命中那些关乎自我的崇高要求，记忆里世界曾经的模样也都可以经由努力来逐渐改变。到时候，无关紧要的真实被遗忘了，我就只会对所有与我要做的事相关的假设坚信不疑。关于这场筹备漫长的演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另一个重要的人。她的世界尚未真正形成，也就谈不上被人改变。

我在意他怎样在她面前提及我，但他很可能至今什么都没提——就像他对媒体提及自己时笑着坦诚的那段：“我憎恶婚姻，也讨厌孩子”。我恨这样的一个角色，相信他的女儿也不会喜欢他，那无情的爱人的躯壳——那也是我心爱的孩子啊！

现在我只要她回来，我想她想得快要疯了。我知道，她一定也在想我——我可怜的女儿，她的脑海中缺乏一个真正母亲的形象。她肯定跟那妖灵附体的作家先生提到过这个，但他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最可恶的是，因为这从隐瞒到发现的过程长达七年，即使他只是在物质上尽力满足女儿的一切要求，实际却对她缺乏足

够的关心——就算这样也无法改变抚养关系的既成事实。我为此专门咨询过律师：相比一个看起来不算尽职的父亲，尤其是——在物质上能够完全满足、在精神上能够基本满足子女需要的情况下——也总比一个突然出现的母亲在法律上占据更大的优势。

如果现状如此维持下去，就算我能够不顾及自己的颜面，去拜访那曾经抛弃了我的人，请求他让我和女儿团聚——且不提这听上去有多么不可能，甚至就是主动让他来嘲笑我的幼稚；如果只是按照法律上的程序，他也可以参考律师的建议，以我多年来的失职和有可能“诱拐女儿”为借口，向法院申请暂时取消本应属于我的探视权。因为他在“和女儿单独相处以及抚育照料女儿的时间”这点上积累有绝对的优势，就算这期间他做得并不算好，只要没有太过明显的过失，借助合适的法庭举证，他的要求多半也会顺利达成。

如果就这样在争取一项极为有限的权力上虚耗时间，反而会让他提高警惕。即使是做做样子，也会在法庭的眼皮底下将对待女儿的行为不着痕迹地粉饰到令法律满意的程度。我的律师告诉我，这样的争夺探视权及抚养权官司，因为情况复杂，往往旷日持久。想想看，要是我和她唯一能够经常相见的地点，竟是在毫无感情可言的法庭上，那会给她留下一个怎样的印象呢？一个自私、凶狠、容易激动甚至癫狂的陌生女人？事情真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就算有幸打赢了官司，女儿对我的成见已经播下，要改变又谈何容易呢？

因此这样简单地交战并不明智。不过，若是为目的先做些铺垫，收到的效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律师提到与女方改变抚养关系有关的条文是：

一、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客观原因所限（如伤残疾

病、经济严重困难等)，无力继续抚养子女；

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

三、年满十二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有权自愿选择有抚养能力的某一方；

四、其他可被法庭接受的正当理由。

根据实例来分析，可供我利用的优势及可能能够创造的条件是：

一、母亲在抚养权官司上具有先天优势；

二、能够让目前的抚养方陷入经济困难、舆论窘境，或者罹患精神疾病；

三、能够让孩子在十二周岁后，在法庭上主动请愿，愿与母亲共同生活；

四、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出具抚养方对子女不尽责的多项证据。

除了以上第一点外，其他的三点便是这场演出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按照作家先生的职业要求，只要能让他被这场精心策划的演出束缚住就可以了：我会在剧本中安排大量诡诘有趣的情节，让他对剧情的发展投注极大的关注；至于台本背景的设定，务必要将唯一的观众压迫到崩溃的边缘——作为角色安排中最重要的布达佩斯女人，我会选择一些很有意思的传闻，比如吸血伯爵夫人，以及传闻颇多的教宗和禁忌巫术、神秘法阵之间的关系等等。为求了解到他

在观赏剧目后的感受，以对剧情安排及时作出合理调整，务必要安插一位最专业的演员在他身边。这位演员所担任的角色，最好是同每一幕场景后需要进行的善后工作密切相关——因为每一幕的演出，或多或少都会对木屋造成破坏，这个职业安排为木匠便是最为理想；但他不能太过完美和精明，知道太多他不应知道的事情。虽然可以将这位演员安插到某个巫术团体之中，但他最好是平庸之辈：只有给人这种印象才容易建立信任。因此还需要一个性格上咄咄逼人，却又对细节无所不知之人：他最好被设置成一个并无任何企图，只是对争论本身感兴趣的学究式隐者，可以提供信息，但不会招来怀疑。剩下的主要配角们，需要给人以乡村民众特有的淳朴感觉。一个技艺精湛、年龄偏大的猎人是很好的选择，他最好还要有几个孩子，这样就更值得信赖些。一位宿屋经营者，外冷内热的母亲形象应该不错，她的女儿可以和我的女儿年龄相仿。这样，如果女儿有可能来剧场玩耍，也可以让她多一个玩伴——我希望让她看到这些安排，因此，应该可以在剧本草稿中安排些有可能完成这项要求的场景。

还需要一个冒失的年轻人，和一两个稳重又守信的人，他们可以在需要特定人数的场景中凑数，还可以充当某些重要机关的开启者、某些敏感话题的引出者，以及某些重要线索及不在场证明的提供者——这样就可以保证重要角色们，当然还有我这个导演的安全。一群愿意为钱效力、不会有丝毫抱怨的穷苦村民也是必要的——这些人可以是村子里原来就有的村民，只是要经过适当的筛选和培训，以求达到最佳的出场效果。

没有问题，因为这些村民本来就在这里——这幕戏已经准备了很多年了：就像作家先生建造小屋的计划，以及他前往荒野狩猎寻

求心灵安慰的经历，也没有他以为的（至少是在访谈中提到的）那么年代久远。就像我也并非真的努力寻找了七年，努力工作了七年一样。我现在很清楚，但那是现在，几年以后事情就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或许现在这些才是我的臆想也说不定——因为两种假设都安排了矛盾。这些都是篡改命运带来的惩罚。

那么就是“或许”。

或许这里的一切在他初次造访村子时便已经准备好，一切的人和物都已安排就绪。长达八年的跨度，足以让他在剧本正式上演时，对那群演员的身份深信不疑——至多以为他们不过是被短暂收买，并且误认为出高价可以换得信任。

或许作家先生儿时并没有那段被他的读者们称道的传奇经历，但他却谋杀了他的祖父——因为他是一个自消息封闭的国度逃离到那个大城市的、一个背井离乡的作家，他过去曾做过的事，在那里并没有一个证人。这就正适合他来随意篡改：他欺骗了数不尽的人，也包括他自己和我。

或许是他向我读了那首他创作出的五行诗，因为我对它印象深刻，便当做是我对他念过的了。那些在诗中描写过的、在他曾讲述的故事中显得活灵活现的动物们，原本就只是出自捏造；而捏造的原型，正是在他内心里关于自己过去经历与潜在性格的评断！

或许他自己就是棕熊、毒蛇、狐狸和渡鸦——这些动物让人想到哪些形容词呢？残暴、恶毒、狡猾、冷酷：他自己在潜意识中也这样评判了自己吗？现在他将自己伪装为感受真实、书写真实的伟大人物，骨子里却是一只完完全全的妖灵。

或许在多年之前就不曾有过一个我印象中认为是“值得怀念的他”，那些要么是出于我渴望达成的愿望，要么是出自妖灵的精心伪

装；或许是我打算杀死我的祖父，我叛逃了我的祖国，也是我继承了一大笔变卖得来的遗产——而他只是引用修改了我的故事，就套用到了自己身上。那笔遗产或许是在他背叛了我之后才意外得到的，这也恰好就成为了导演这出庞大剧本的经费来源。

对“或许”进行合理的安排，可以出现无穷无尽又合情合理的背景假设——这件毫无难度的事情对于剧本的撰写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我的动机是唯一的，就是夺回我的女儿。想想看，这五幕的情景剧是多么的让人期待啊——在开始的三幕中，作家先生因为着迷于村子中发生的不可思议魔法以及每次留下的似是而非线索，逐渐沉迷于对魔书和史料的考证之中，对女儿和工作都不闻不问。这样的戏目和随之而来的研究行为带来的恶果，首先是迫害了他的精神，让他从一个以合理性、逻辑、科学占据主导的时代被迫回到崇尚神秘、妄想和精神狂欢的妖巫纪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严重的：根据我对他的了解，至少是会令他感到混乱，并且会为了捍卫原先的世界观而独自耗费时间——他是一个不擅于请求其他人帮助的、性格稍有些孤傲的人，这就会导致他在独立调查之中，稍许尝试请人帮忙却遭遇挫折之后，便陷入到孤独的、单凭个人寻找解决之道的牛角尖中去。书稿违约、专栏停写，而且回复编辑的态度也不可能会好，甚至干脆就对这些事情不予理睬了。律师整理了一些因为合同违约而被要求支付高额罚金的例子。如果出版社和杂志社同他签立了类似的、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违背的条约，而他却因为这场演出而违约，并且得罪光了合作者们，让出版方蒙受损失——这样的话，只要相关的索赔官司陆续打起来，就可以让争夺抚养权官司的条件二得到满足。

至于抚养权官司本身，因为牵涉到作家先生不承认自己曾有家

庭及子女这项事实，以及捏造自己过去经历的欺骗行为，一旦开庭受审，受到媒体关注，加之他已预先得罪了出版界，也必同时引来舆论对他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这也同时达成了条件二。

这持续一整年的仪式所挑选的日期，自然也是经过了精心安排：每年的二月底是高年级学生接受家庭访问的时间，那位粗心的父亲为了完成每四年一次的祭典，肯定会将四年后的这件事给忽略掉。趁着他去村子消磨时光，我正好能够和女儿会面。我会预先买通孩子的保姆：那并不需要支出太多。然后，我将代替那会令孩子感到尴尬的用人，协助她完成一次出色的家庭访问，给她和她的老师留下最好的印象。

取得孩子的信任是这一幕中最重要的事情：对此我无法作出判断，因为我完全不敢去想象那个场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我推开了某扇门，看到离别多年的女儿就坐在我面前玩耍时，肯定没有办法止住泪水。我不知道那时我还能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但我相信，只要她看到我，就会知道我是谁了——表达母爱的真诚是无从伪装的，她看到我就一定会记起我来；就算不会，在相处的那几天里，我也会努力让孩子喜欢上我。这一步里千万不能因为过分的激动而丧失理智。记住，千万不要将孩子搂得太紧，那样会吓到她的！

虽然在疲累的作家先生回来之前我就得离开，但只要寓所里有人肯接受我的雇用，我和女儿就能在漫长的休演期里通过频繁的书信联系加深感情，距离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

六月二十七日，女儿的生日——预告函上的时间当然不能定得相同，那样难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导演需要预先将约定的时间提前或延后两到三日，以旅途需要的天数作为缓冲。第二幕开演之际，正是这位先生的求胜心理最为膨胀的时候，因此务必得给他最沉重

的打击。这样才能像抽饵诱鱼那样，牢牢地锁定猎物。

八月底到九月初，是孩子们的暑假中理应过得最愉快的一段时间。经过第二幕的挫败，作家先生将处于极不安定状态。在这期间他或许谁都不信任，甚至会将村民们都锁起来。虽然剧情并不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但第三幕最好设计成只需一个人操控即可的机关组合——我猜孩子也会喜欢看她那位平时都摆出满脸严肃表情的作家父亲狼狈的样子。

另外，在这个季节里，或许还可以完成一场附加的剧目：这只是一个最初的设想，具体还需要在剧本草稿里再做详细的策划。最好能让他在这一年里唯一气温较高的时节去一个寒冷的地方；另外，也可以考虑“压缩时间的咒语”——这或许可以借鉴一些现有的、关于魔界地理的文献。如果找不到，就主动捏造一些。最关键的，是让他在八九月份的热度中感受到不寒而栗的恐惧，从而彻底放弃对剧目的过分审视跟挑剔，安心等待第四幕开演时间的到来。

为了让借用的历史人物显得更为逼真，或许我还需要额外准备一具巴托里夫人的干尸蜡像——在书写第三幕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些，或许可以安排一个招魂仪式和与之对应的驱魔会。只要设置得合理，任何一个人同“理智”紧紧拴在一起的思考防线，都可以被轻易击溃。

如果一切顺利，因为第三幕带来的一连串刺激，会让这位可怜的观众觉察出对抗导演和剧本纯粹是自不量力——在如此的情况之下，他或许会感到悲观和懈怠，以逆来顺受的姿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因为之前太过关注于演出，这期间有很多长期积累下来的麻烦需要他来处理，不少在顺境中掩藏得很好的矛盾均将在这一季度展现：这是件很好的事，可以帮助他稍稍摆脱那只生存在幻想中的妖灵。他或许也会试着在亲情中寻找慰藉，因此我需要预先跟女儿

商量好，让她故意不要搭理他——虽然这在孩子的眼里看去，可能会有些残酷。我大概会用类似“这只是在和爸爸玩游戏”这样的、罗伯托·贝尼尼式童话的借口来说服她。对于一个刚过十三岁生日的小大人，这招如果用得好，是会十分管用的。

第四幕和第五幕就得收尾了，整体上大概不会再有多大的起伏波动。这部分将会是比较平淡的过渡，最终的结局当然还是要有意料之外的转折。我会学习戈达尔大师的手法，用一个画面上极为平淡、甚至单调的转折来结尾——我可能会递上一张要求前往法院出庭的邀请函。当然，并不是由我来书写，而是打印出来的、格式千篇一律的公文。相信那位喜欢卖弄文字的作家先生，在获悉事情真相时是没有耐心去阅读太繁复累赘的句式的；况且——由来自法院的传单来告诉他这整场大型演出的真实目的——本来和场景并无关联的社会机器，突然就俯身下来展现了片刻它的冷漠，全世界的机器螺丝们好像都在嘲笑他。如此的讽刺在收篇中带来的效果，自然也是十分美妙的。

在这一整年里和女儿的亲近，通过毫无保留的关心来和她融洽交流，让她那因为母亲位置的长年空缺和忙碌父亲的不尽职导致的孤立、空虚、担忧、恐惧——让这些寄住在她心中、悄然生长着的可怕恶魔被彻底地驱逐出去。我希望她能够通过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一切，看我们各自的努力都用在了哪个方向上。选择和我共同生活当然好，但无论怎样，也都是属于她自己的选择：我尊重她。

以上说明了关于抚养权官司的另外两个条件如何满足。

这所有的五幕表演，就像那首曾在他耳边念过的五行诗一般，都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我像一个占星术士那样给出了以上的臆测，但又并非模棱两可的预言。那些演员们的忙碌、场景的诡异和他脸

上的惊诧，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便纷纷在我脑中浮现。我曾听说一个人能够看到未来是将死的征兆，这句话我现在能够大致了解：或许那所指的并非身体的凋亡，而是灵魂的叛离。想着那位背弃过去的作家先生，再联想到将要在随后的几年里逐渐从虚构画面中浮出的、那个并不存在的我，我就觉得这个自我时日无多——好像疯子在自己将疯之前、对现实世界还存着无限的怀念一般。

在我还认得清事实长什么模样时，该记录的都已经记下。这样不停书写时给自我印象带来的最深的一点感触即是：人的记忆就好比日记本上写满字的纸，撕掉了或者改动了的话——因为这个本子是和过去唯一的联系，也就等于是改变了自己的过去。如此则发生过的事情并不唯一，向前向后看去都有无限的可能，却只有“现在”将人紧紧束缚起来。我怎能确定“我深爱自己女儿”这件事并非是出自我的捏造呢？就像作家先生也不可能了解他那在记忆中尚存的模糊爱意究竟是曾给予过我，还是其他虚构的人物，甚或本就不存在——我们放纵了自己的回忆，却不经意地在不确定的氛围之中失去了更多：这就是虚无的本质。

我害怕了。为了不让稍后写下的某些文字在无意间切断我同目前自以为确定的真实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得搁笔了。我似乎觉得在遥远过去还有些冷冰冰的回忆还有待唤醒，它们或许是真的，也或许只是最近的虚构。

人是很容易就会在虚构中迷失的。

第四部分——

某个孩子的第一篇日记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晴

十四岁的生日，第二次和妈妈一同度过。

爸爸原本也要来，他在两周前就给妈妈挂了电话。两人说话时一直带着笑，气氛祥和、温馨——好像是这对夫妻原本就没有分居，只是丈夫正在出差，刚下飞机就急着给家人报平安的甜蜜感觉。

可惜他还是来不了。法庭的第六次听证会，因为要配合出版社安排的记者见面会而提前了——他答应我，下周六还会过来，礼物也到时候再送。我追问礼物的内容，他却坚持不说；我问妈妈，她也只是笑而不答——唉，这两个人可真是够孩子气的！

可不是嘛，赌气的孩子：一个将自己伪装成卡萨诺瓦先生，一个将自己想象成大巫师家族后裔——根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较量。十四岁的我，绝对不会为了这些无谓的事情浪费时间……不过，也说不定。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按这两个人的例子来看，或许爱情就是愚钝、破坏、谎言、泪水、长久的赌气、两败俱伤的较量、无法割断的纠缠……

噢，只是稍微想象一下这些糟糕词语的组合，就会觉得爱情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很佩服妈妈的坚持，或许初衷并非那么单纯，但在那一整年都在小屋中进行着的、仅属于他们两人的战争中，通过如此激烈的记忆与现实的冲撞，反而让她逐渐弄明白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爸爸又何尝不是呢？那在自传出版时被删去了的第十六节，满是对女性的挑衅和蔑视的第十六节，说到底也只是他费心设下的伪装而已。他用文字来欺骗自己，将这些故事告诉别人，形成别人印象中的他，同时反过来对他自身产生影响。

没错——冰岛少妇、匈牙利巫婆、管家先生、严苛的祖父、自杀的小姐们……他们全都是爸爸虚构的人物。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和妈妈一同完成了那部小说，但那并不是一个具有畅销书吸引力的故事。那个来自远方的孩子的转变，一个异乡人的发迹史，再添加上传奇一般的、和数不清的女人们厮混的经历——这样的故事和吉亚科莫·卡萨诺瓦从威尼斯到波希米亚的奇迹人生类似，因为太过荒诞离奇，加上又是新人作品，根本没有哪个编辑将那厚厚的一摞书稿当回事。

那时候的爸爸还抱着很重的学究气，而且，那部现在已经遗失了的作品，据妈妈介绍，是一篇无论从文字、小说结构还是蕴意上都堪称经典的美妙文字——她曾为他逐字逐句地修改过初稿；完成的全稿，又是她亲手誊抄了数十份。那时候的出租屋里连暖气都停了，她没日没夜地抄写，手几乎都要失去知觉。为了能够提高效率，她甚至学会了用左手写字！

她回忆当时的情况：爸爸每出门一趟，就拿两三份用便宜硬纸信封装好的手稿。这些手稿被递到城市里不同的出版社，有些还邮

到别的城市。完稿后的那几个月里，爸爸几乎天天出门，妈妈则每天都在抄写——他们脸上的神情，从最开始时的满怀期待，逐渐变成一种备感疲惫和绝望的焦虑。所有的稿件都像是石沉大海：那些口口声声答应要仔细过目的编辑们，即使爸爸去找他们再多次，也都只会用“还在读”、“还要再和主编详细讨论”来回答。似乎有那么几位，还直接将翻都没翻过的手稿甩到了爸爸的脸上——有那么几天，爸爸回家时都是铁青着脸，一言不发。过了好几周，他才又开口跟妈妈讲话，带着并不快乐的笑容逗我开心。

“或许就是在那几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糟得不能再糟了。”

确实，糟得不能再糟了。直到数十份书稿递得差不多——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里曾经出版过小说的出版社，爸爸差不多全递了一遍。

毫无结果：幸运之神并不能说服出版界的功利心，只好满脸羞愧地离我们而去了。

妈妈说，当时他们几乎每天都吵架，因为家里快要连水都喝不上了。爸爸虽然沮丧，但看上去还是在强撑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天他出门回来之后，却满脸都是激动兴奋的神情。据说是有一位这样的朋友，是爸爸很要好的朋友，现在是一家出版社的选题编辑，愿意向主编推荐爸爸的书稿，因为他看了觉得很满意。他想请爸爸过去和主编当面谈谈。

这在这个时代听起来是多么幼稚的故事啊！当我听妈妈说到这一段时，就已经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了——但当时的他们却不这么想，因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全部的希望。爸爸拿了最后的一份书稿，还特地买了一个最贵的道林纸信封，并且租了一套高级西服。

好像是因为那天我特别吵闹，还是爸爸编了一个什么理由——

他说想让我见证他成功的时刻，将我从妈妈的身边借走了。

我问过爸爸这件事，他却故意将话题岔开。凭着直觉来看，他当时应该是故意的：或者事情并没有他描述的那么好，又或许这样的一家出版社和那个朋友根本就不存在。具体发生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小，现在已经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猜，爸爸当时是抱定了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决心。当然，后来他也成功了——他具体是怎样做到的，我不想在日记里多提，反正不会是些说出来觉得光彩的事情。那些在电视转播的两次听证会上已经说得够多了，有些话甚至一听就知道是诽谤：如果爸爸有机会看到我的日记，我可不愿让他心情不好。

妈妈说他成为了他们那篇小说中的主角，借用了他的性格，并且在想象中继承了那个主角的经历——其实无论妈妈，还是爸爸，他们都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根本就不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匈牙利语和那个村子里人们所说的语言，不过是他们在中学阶段抛弃了拉丁语和法语的收获。这些是某家报纸上披露的头条，我对它的真实性不抱太大希望。

不过妈妈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这件事，好像确是事实——如果她真是因为想要和爸爸在一起，才同家族闹翻；而之后却又在亲人去世之前彼此原谅并且继承了遗产——那这样的情节就太老套了。妈妈对此什么都没说，一切仍然都是小道消息。我希望那些为报纸编故事的人能够琢磨出一些精彩的情节来，这样我幻想起那一段属于父母的往事时，也会更有趣些。

要是那部丢失了的小说能够再被找到就好了——不过，当年投出去的许多份原稿应该是早就不在了。否则，那群销量至上的出版商们，看到当下的各界媒体对这起官司的炒作势头，怎么可能不抢

着出版那篇署了爸爸真名的小说呢?

但说实话，知道了我原来的名字，还真是不习惯呢……

等到这场风波平息，爸爸如果还有计划要写一部小说，我猜一定就是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如果他不愿意写，或者没有时间，那就只好由我来为他代笔：这应该不是件太难的事，因为关于这次的事情，他们都各自写有日记，我也悄悄读过——那些写得已经很好了，虽然都比较主观，却也足够将整个事件衔接起来了。我要做的大概就是将这些日记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一页页地复印，然后粘贴起来……对了，或许还可以参考一下那本自传上的内容：以自传的前几节作为开头，因为它们和发生的事件关系最大，文字的代入感也很强——但到引用五行诗的地方就可以停止了，否则便会显得冗长；接下来的部分是爸爸的日记，需要按照时间顺序好好筛选一番，再依次粘贴到剪贴册上；至于妈妈的日记，就作为对爸爸日记中留下的全部悬念的解答，紧跟在今年二月二十五号的日记后面。

但那样好像衔接得不太好，因为单篇的日记就已经很长了。时间跳转过大的话，会让读者们感到很不适应。

那就将妈妈的日记反过来粘贴——先是和二月二十五号距离最近的那篇，然后越来越远，直到数年前……对了，不知道妈妈最开始到村子时，有没有写下一些什么呢？如果将那些作为第一手资料加到剪贴册中，肯定也很有意思。

我的这篇日记可以放在小说的末尾，因为还需要有人将日记中没有解释清楚的部分说个明白——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所写的这一部分了吧……

希望这本尚在襁褓中的小说，能够作为由我们三个人共同组成的家庭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契机。大众是否会给予爸爸足够的宽容，

就像那归在我和妈妈名下的“同情姿态”一样，直到现在也都还是个未知数；其实那也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全家终于又能在一起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所犯的错误，因为彼此之间终究无法切断的爱意，就算用怎样极端的行为去欺骗和掩饰，最终也能够被对方容忍，进而忽视，安全地收藏在时间的皱褶里。这本由共同的记忆粘贴而成的小说，我会尽我所能好好守护它。只要这些记录过去的文字还留存着，三个人共有的记忆便不会轻易磨灭。

时间和记忆的存在和维系，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魔咒。

我问妈妈，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爸爸的心意并没有改变的。她告诉我，是在看那本自传上的第十六节时。妈妈从那段中读出了爱意，我却什么都没读出来——或许那段中藏着些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够解读的暗号。我读完了这本书，可又好像一点儿都没读懂：关于“伟大存在”，那是否是单指爱情，还是一种概括一切的、“超越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在冲击心灵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我觉得那是无法用文字准确描述、但又能肯定它存在的一种触感——这样的印象十分奇怪，就好像是初夏的微风和暖暖阳光，我们处在那种氛围之下会觉得很舒服；如果失去了，便会十分怀念那种感觉。可是无论怎样怀念，感觉却并不能只凭想象回来——必须处在一个对应的状态之下，才能再次感受到它们的美好。

嗯，这样比较一番之后，我又好像有一点点懂了。

最后说一下日记本。它的封面上有一只拱起背脊的巨大棕熊，这是来自旧俄国的、一位我记不住名字的画家的作品。那幅画上的熊，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它的眼里似乎一片茫然，鼻子却故意抽象成了心的形状。

没错，这就是我十四岁生日的礼物，是妈妈特地为我准备的。

这也是我要从现在开始学写日记的原因——当然，只是原因之一。等到我们一家团聚，气温又合适的时候，我还会再去一趟村子。这是已经和爸爸妈妈约好的。因为，我在那里还有一个单凭眼睛就可以说话的好朋友。说不定，我可以同她交换日记看呢！

好了，已经写了不少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又及：

作为我的第一篇日记，也作为预想中小说可能的结尾，为了不让它显得太平淡，也为了同我刚刚所列提纲里的内容呼应，在这里也引用一节爸爸自传中的文字。

我不像妈妈那样愿意一字一句认真地誊抄下来——事实上，虽然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但我的字写得还不够好看。因此，不妨学习爸爸在日记中摘录自己文稿的方式，直接将自传中的章节影印之后，收藏在日记本当中吧。

我要收藏的是第五节，也就是紧跟在五行诗后的那一节。

就夹在日记的下一页里。我会用淡绿色的硬纸和胶水在那页里做个袖珍活页夹，那样翻开来应该会很好看，也方便阅读。

5

八岁的孩子清楚什么是死亡吗？在孩子们的眼中灵与肉有分离过吗——面对死亡，肉体很难不去指责灵魂的自我放弃。我们总误以为前者是后者的奴隶，好比吸血鬼与人狼之间的主仆关系。灵魂只要觉得生命是充满烦恼和忧愁的存在，就可以履行将身体推入火坑的权力；肉体做的事情相较灵魂却要积极得多——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双手扼死自己，不可能自行憋气自杀。当你在水中挣扎时会迅速沉底，而失去意识之后又会很快浮上来。本能并不寄住在理智当中，与其说它是在阻止意识的永离，倒不如说是在保护自己——就像父母教导那些智商低下的孩子，必须会说的话语，首先得是自家的地址一样。

那时我正待在命运赐予我的庇护所里，思考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我无法确知我是否已死，因为眼前世界在闯进来时就是全然陌生，这些和当时脑中极其有限的关于"生"的经验完全背离。比起那些持有认为死后和在世时全无区别理论的恋

世者们，我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现在我想到那些拥有濒死经验的人们写的自传，但那些毕竟不是死亡——能在生者们聚居的地方讲述的故事、努力回想重现的经历，即便再接近死亡，也还是生者们的体认，和真正的死者毫无关系。死亡是不可知的边界，想探求它必须得越过生的底线，也就没办法再折返回来。人不能了解人所感受到的，以及借由感受总结而出的思考之外的东西，感受到的也不过是一种忽略大部分、扭曲小部分的可笑近似。无论是强调经验或理性，我们也无法超越我们自身，充其量只拥有已超越的错觉——不可能的概念该是怎样的呢？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宇宙的一切细节，因为他只是其中极微小的一部分；甚至，他连自己都无法了解，因为他所能包容的不可能达到他自身的容量。我们不愿屈从于自己仅作为过程的卑微。伟大存在实际是这样的一种抽象，身在其间便能和更广博的超越相连接。我们可以认为有一种东西创造了无限，比宇宙本身伟大得多，而它对人类是博爱的。它是主宰一切不可能的奇迹，能够让一个人了解而不消亡、存在而不毁灭、穷尽而不局限。伟大存在之存在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能让人通过简单的相信跨越事实上的不可能——逻辑、推理、实证、公理在它面前都并非牢不可破：宇宙可以被装入脑中，人可以洞察自身以及限界之外的事物，历史可被改造，生命可以不朽。

当时的我或许在朦胧之中想到了这些，也可能是其他类似的想法。但这些空泛的理论很快就被我遗忘了，因为我首先得弄清我是活着，还是死去。在点燃了这简陋木屋中存放着的全部两打蜡烛，把打湿的衣服摊开在角落，身体整个裹在屋内带着霉味的厚毛毯里取暖时——这应该是活着时的感觉，但仅有

这些却不够。我喝了一口屋中木箱里存着的酒，那股辣味一下子涌上来，好像要将我的灵魂从头顶猛地拔出去——这应该证明我的灵肉没有分离，可却还是不够。

我注视着屋中的二十四枚烛光，开始思考起让我到达这里的一切前因后果。

时间如此向前回溯，是仅有人的想象才能突破的约束：在那里，酒和毯子离开了我的身体，湿漉漉的衣服重又穿上，蜡烛一根根熄灭，小屋由亮转暗。燃尽的火柴亮起，火光又很快聚回一处，倒转划燃时那"哧"的一声响，在黑暗中摸到的火柴归了原位。

我倒退着出了屋门，脚步往后，两旁的树木向前飞驰，情绪由欣喜若狂还原为失魂落魄。滴落在地的水滴纷纷收拢，一滴滴地回到衣服上，让它们越来越沉重和收紧。在雾蒙蒙的满是古怪叫声的森林里我正在逆向行走，一共有四五次，我俯下身来趴在地上，然后再如摁下的不倒翁娃娃一样突然弹起来——每这样来一次，地上就有些磕碰下来的血和皮回到我的身上，手肘上的淤青突然消失，我也变得更有力气些。心中怀抱的不是希望，而是意识失去又回来之后的强力驱使，越倒退越强烈，但总体上而言，衰减得并不太多。时间就这样一直回溯，越来越快，快得让人想起来心脏就会莫名悸动，右手不自觉地捏住左边胸口。

直到一个有必要让时间回归正常方向的位置。我看到我曾经见到的那些最后画面，看到水中的自己，背向着蕴含一切期冀的重生之所、安息之地。那里点亮了过去未来的全部光线，在无声中奏起魅惑的靡音。我看到我的身体飘摇在死亡的边缘，

意识早已离去，肉体也已屈服——这时我却开始向上升了，速度不合常理，仿佛有一条大鱼托起了我。但我看得见：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自己在向上飞升。身后涌起无数细小的气泡，将我层层包围。我似乎在那片刻睁开了眼睛，感觉回来了一些，看到混沌深蓝中气泡的起伏破灭，有身在云中的错觉。那时身体就像没有一样，只剩一个抽象到不能再抽象的视点，灵魂透过那点注视着此处的时空，无需说明便了解到这是死亡到来的瞬间、告别的时刻。

但我却在飞升，因为奇迹是超越死亡的——它藐视一切由固有属性区分的领域，拥有能令时间逆转、火焰结冰、蜗牛奔跑、逝者复生的力量。这就是奇迹，是坚信伟大存在的孩子才能收获的奖励。生命将生命带给了我，陈旧灵魂被带去了死亡的寂地，一整个新鲜的“自己”却从无尽的未知中浮了上来。

我重生了。这或许不再是我的世界——这样想着时，我就回到了小屋：那里是一种沟通的形式。生与死如果只是场景、时间和心境的转变，那样的话，弄明白自己是生是死也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里让我感觉舒适，是我的幸运之地。

自溺亡中逃生的我在木屋里点燃二十四支蜡烛的那一天，恰巧是人类时间计算中多出来的日子，我用这额外的一天思考和一年一年周而复始的生活无关的问题，并且毫不介意自己实际上可能正生活在一个溺亡者的世界里。这是享受，是无处不在的约束给出的些许宽裕——就像过去的小屋，以及现在的小屋。它们赐给我一个独立的时空，让我能够暂时放下这些在文章和现实中的虚构，正视一个真实的存在——那同时也是伟大的存在。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始终没有放弃对伟大存在的向往，即使这概念随时间的流逝有了各式各样的指代，其象征存在着的超越力量这点，也永远停留在简要的字面含义之上，至少在我的心中，从未被篡改过。我们对伟大存在的认识，正是对我们本身的期待——它的具体形式是我们存活于世的精神基石。伟大存在非善非恶，非生非死，是个人受施于群体，再还报于个人的可选捷径。对个人而言，它永远是相伴身边的正义，此种立场超越常规、成见、约束和惯性，代表了自我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未来的某一天中，我或许能够真正被伟大存在所接纳，因此我习惯按主观的构思给出纷繁复杂的假设，去揣摩那美妙时刻到来的方式。我相信这过程代表了自我认识自身的愿望，和坦率、大度、超然与平和的态度密切相关——毕竟尚未发生过的事情没人会知道，但尚未发生也同时代表了无限大的可能。人的灵魂无质无形，无依无傍，这让我们很容易就忽视掉它真正的感受。如果将伟大存在看成是一种态度，这态度由我们定义，又反过来改变我们——我们终其一生对伟大存在的寻找，如果用类比来形容，那大概就是：

成为一个猎人，行走在荒野上。

后　记

起初，奈特并没有想到可能会死，因为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他既不考虑未来，也不追忆过去。他只是眼睁睁看着大自然企图消灭他，而他则竭力反抗。

——《一双蓝眼睛》

托马斯·哈代

《荒野猎人》所尝试的，是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因为全文完全是日记式的内心独白，我的主观整个嵌入到角色的主观当中——这就表示，所有的叙事和描写，也都是经过角色主观改造过的。在整个故事铺开，甚至直到故事完结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之处，但却无法去数落它们的不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跨度中，并且还要经历一连串对情绪影响甚大的事件，每一阶段的想法都不可能相同，回忆、思考及逻辑上也都会有遗忘、大意和疏漏之处。在写作提纲时，这关于每个季度、每个日期在相同角色上的影响，我曾经特别留意过，为此我还重新浏览了四本日记体的书：《拉贝日记》、《安妮日记》、《长腿叔叔》[①]和《爱的教育》，其中的前两者并非小说。无一例外的，这四部作品选用的体裁在描写事件时都十分明确且方便，因为日期的切换统一和直白，这就省去了在时间过渡上需要费力完成的、效果也不见得会好的其他方式。只是这些和我所想要写的尚有不同，因为我需要的是一群需要写很长

① 实际是十分特别的、没有回信的书信体。在此将其看成不署日期的日记。

日记的角色，而这些日记却多半短小，也不包含太多和叙事无关的成分。

很多游记散文也使用了日记体来记录旅途见闻，但各个篇目之间的联系却太不紧密，也不符合我所期待的格式。

有位朋友建议我使用《紫阳花日记》的方式，让女儿通过一篇一篇地阅读日记来展开剧情，同时慢慢发掘父母藏着的秘密：那家伙是渡边淳一爱好者，但我却是自《失乐园》开始就不太喜欢这个人的。发掘模式用得好的，比如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倒也可以算是宽泛的日记体——虽然是以第三人称来讲述故事，但若按照章节来改编成日记体，也丝毫没有困难。尤其是那关于仲夏节的无限期待，用日期的推进来诠释，说不定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因此，这样就离我所想要的文体更接近了些：我需要一个通篇都是日记和摘录的例子，而且行文的脉络是凭借或长或短的日记自身来实现。挖掘真相的过程，需要在日期逐渐增加或减少的过程之中，由读者们自己去感悟和完成。如此的要求类似于马克·吐温的晚期作品《亚当夏娃日记》，那样的繁复交错之格式，我差一点就直接拿来使用了：因为我担心谜题和解答部分相隔太远，会让阅读者们感觉不适——但这样一来却损坏了文章的整体性，就像是对四个发生在不同季节的密室故事分别进行解答，悬念架构也遭到了破坏。读者一旦过早知道了局部的答案，罪犯的自白太早出现，暗藏在后的布局格调便会下降数个档次。当然，这只是我阅读类似小说时的要求，可能并不适合所有读者的口味。反正，我是那种习惯被不可能谜题压得喘不过气，然后一次接受一连串解答的类型——读那样的书，会让我的心情十分舒畅。我猜，抱有此种阅读偏好的，肯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

最后我想到了久违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重读了六月十六日和绿蒂小姐在舞会共舞的那一段之后，我得到了想要的行文韵律。

关于小说的名字，最开始的来源是出自《荣格全集》中那篇《论死后的生活》。这篇文章用大段的引例讲述了关于回忆、愿望、恐惧和死亡之间的种种现象，并以荣格惯用的推理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这篇文章中的很多内容，包括其中为濒死经历、梦境和幻景所举的例子及与之相对应的、言之有物的讨论，对本文的背景设定和情感、心理线索安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荒野猎人”这个词的出处，源自其中：

> “我已看到这头猛兽，浑身上下顿时都凉了。它从我身边掠过，我突然明白了，是荒野猎人命令它去摘走某一个人的灵魂。”

这是来自荣格在母亲死前所做的一个梦，“荒野猎人”在此处所指的是日耳曼神话中的一位神明，正作为驱使狼群和猛兽的狩猎者化身，将逝者的灵魂带往安息之所。神话、巫术、中世纪、炼金术士和女巫等等元素，在基督体系中是十分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荒野猎人”这个名字的妙处，在于能够同时结合场景、人物和历史背景的要素，进行最精炼的概括——这显然符合为小说选名的全部要求。

关于作家这个主体形象，正如我在后记开头所引用的、哈代的文句描写的那样：他对谜题中出现的不可能是有着天生的反抗精神的。其实这个形象，抛开他身上的固有属性不提，应该会成为全文中读者们尝试代入的最重要形象——作为侦探小说，他代表了侦探们努力探索真相的过程。这位可怜的男主角既然已身兼侦探、连续

案件线索人物和死亡诅咒威胁的承受人等多重身份，便完全不必背负侦探们通常所持的、各种各样的道义需求，而是自始自终都坚持着设法自救的明确目的——从轻敌到受挫，再到自我放弃和依靠本能行事，最后折服于真相，并且能够在自我被整个击碎的废墟上看到一切重新开始的迹象——他完全忠实于他自身所提出的愿望，即使是自我欺骗，也不过是心理防卫机制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作家的行为中分辨出仿同、隔离和幻想这些自卫机制来。

因此全文的基调还是向上的，结局的思考也没有选择放在一个残忍阴暗的场景中展开；虽然在中途显得岌岌可危，但最终也还是没有偏向黑暗一侧。这并非是出于捍卫道德的无聊考量，而是在权衡了两个方向之后，选择了认为在闭卷回味时能够更有韵味的收尾。这当然表示——或许就是在下一篇小说里———旦我认为有需要，去唆使通篇的温暖阳光在收尾时突然化作倾盆大雨，并以电闪雷鸣的恐惧姿态结束，似乎也未尝不可。

让动物祭品的离奇死亡和逐渐逼近的神秘诅咒作为催促读者们一页页读下去的鞭子，应该还算是个不错的主意。由动物们来作为被害人，可以实现以乏味单一的裸猿们作为死者时所不可能实现、或者限于道德约束而难于实现的凶案场景：比如极北蝰和赤狐的那两幕场景，如果换成由人来承受那样的仪式处理，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那会是一个怎样恐怖的场景。

另外，因为不同的动物具备不同的体形体表特征，以及差别显著的生活习性、爱好、运动方式等，这就给不可能犯罪的写作开辟了一些崭新的方向。这并非要求写作者们都去尝试一下在文字中虐待动物，而是让思维能够借助那些形象有趣的生物特点得到拓展，从而创作出更富想象力的密室及不可能犯罪小说来。

完成这部小说的过程是愉快却又满布波折的。在这长达一年的漫长连载之中，我的《大众侦探》专栏收到了数不清的读者来信——赞扬的部分不必细说，批评也占了很大的分量。还有一些自认为是评论家的家伙，在他们的报刊阵地上对我的连载进行了十分不留情面的批判，几乎将每一个段落都描述得一无是处。我对这些自我意识过剩的躁狂症患者们的行为深表反感，便借了主角的作家身份，在正式出版的自传的第十六节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对批评和赞扬根本毫不在意，因为我对文字的运用有自己的理解——我享受那个过程，不愿在无谓的解释和无理纠缠中浪费哪怕一秒钟时间。

就在上周六，阿伏罗狄提制片厂的杨·拉金·杜马拉导演——这位加拿大籍的波兰人——找到我，希望能买下《荒野猎人》的影视改编权，将这篇小说里的故事拍成电影。我十分相信他的能力，因此选择将这件事记录在全书的末尾——那些流动的画面现在就已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希望他能够找到合适的演员和拍摄地点，并且不要当真去虐待动物。

夏哀·哈特巴尔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五日于自由意志市

真正的后记

文学怎么说也只是一场显得高尚的流行，比如一段时间流行现实主义和描绘底层生活的戏剧，一段又流行解构主义和意识流。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以上的层层嵌套会不会觉得有趣——如果我在哪天不幸罹患失忆症，再拿了这本书来读，或许会认为这样的后记安排方式，也是一种悄然兴起的流行。

“是的，《荒野猎人》就这么完结了。”——我这样告诉自己。

粗略读过一遍，发现全文完成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这或许是因为我跟它太过亲近的缘故。数天前，从台北市寄出的数十本《冷钢》繁体版样书终于整齐漂亮地摞在了我的书桌上；在大约半个月前，我曾经花了三天的时间审校繁体的《特奎拉日升》——这两本多年以前的作品，现在再拿起来读，感觉却和脑中原有的印象完全不同。人的记忆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让我们对过去发生过的坚信不疑，以为那些在回忆时出现的画面就是不会退色的真实。实际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都在不停流动，那些从我们眼前涌过的信息，它们在每一刻的隐喻都不尽相同。我想要通过自己的文字表达

些什么，读者们想要从这些故事中读到什么，不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只是大致地掌握了一个方向，并且将自己的情绪牵引过去——这些您在读到这里时还是清晰无比的印象，再过几个月，甚至就只等过了今晚，它们就已经变成另一个样子了。

希望不会有人将上面这段话理解为迷茫的态度，或者认为文泽尔本人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并认为在文中提到所谓“文艺伪装的必要性”，只是在用反讽的手法为自己在行文时的过度自我中心主义狡辩。一个正面向上的观点是：写作并不是将自己的迷茫展示给别人看，而是要教会他们更多——没有人希望自己读一本书是毫无收获的，起码也想要学到些什么，或者感到有趣才是。

这正是我在序言中提到的、小说应尽的功用。“有趣、好看”——对于迫切需要这些的读者们，《荒野猎人》可能正合他们的意，也可能不够合格，甚至会被责备为“杂乱，运用元素过多，不知所云”。我不知道这些对我而言最为糟糕的评价会不会出现，按理说，无论好坏，它们迟早都会来。那么，干脆就先在后记里将我对本文的批评也列出来吧——这应该算是硬币的两面。反正，同时作为读者和作者，我已经失去了客观性，因此批评也就只能到这个程度。

写作方面，拟定提纲和选用诡计，相较资料考证而言，其实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在正式动笔之前，根据所需的专业内容，我列出了一张十分详尽的参考书书目。在大学和学会的图书馆泡了两个多月后，“《荒野猎人》参考”这个文件夹已经积累了大量十分有用的信息——得益于作为马克思·普朗克学会一员

的身份，我得以接触到部分只有在研究所才能够交换浏览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后面书目中的十一、十二、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九等。这些魔书和古文字研究的内容，如果是凭借寻常的渠道，应该是极难查阅到的。

巫术界有所谓“八大魔书”、“十大魔书”、“二十四大魔书”的说法——这些书中的一部分（主要是英文和拉丁文版本）能够由公共网络获得（比如十三、十八），但相当一部分只能通过购买或者租借来阅读，而且也没有（短期也不可能会有）中译本，这对国内打算写作魔法和巫术题材的写手们而言，是一件十分无奈的事情。我常常见到一种有趣的引用方式：写手们直接将最常见的（也是唯一能够找到的）魔书书名和简短介绍照搬到文中，然后将此书描绘为一本搜集了很多神奇咒语的百科全书，或者是书本身具有魔力，甚至其中藏有神魔——严格来讲，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考证，不过是借了个书名而已。很多写作过神鬼魔法题材的推理作家，比如美国的卡尔和劳森、日本的岛田庄司、台湾的既晴，限于时代和国别背景，他们本身也不具备查阅魔书的条件，至多是借用了些二手资料。如此的巫术、炼金术和神秘学简介类书籍，国内翻译出版得并不少，比如书目中的二十、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五等。这些书有一些十分致命的通病，首先是内容不够翔实，只能给人一个笼统的印象和一长串无从查考的书目，仅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见解；再者就是翻译质量普遍不高。上世纪和本世纪初出版的一些译作，有时候连译名都不能够统一，也不标注原文，不附带译名对照表，这就给延伸阅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最近出版的书虽然有所改进，但在校对纠错上却又跟不上。

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身处这个时代所具备的最大优势，便是信息的廉价易得——这固然降低了以写作作为职业的门槛，但同时也造成了垃圾信息的泛滥。虽然目前的阅读主流依旧倾向于快餐化，却仍有不少读者是愿意读认真考证过背景知识、用心把握了行文结构和逐字逐段雕凿文字的作品的——我就是其中之一。越不轻松的阅读，收获便越多，乐趣也更大。

下一部独立于自由意志市的文泽尔侦探系列长篇是《吸血馆与穿刺公》，是一部探究吸血鬼历史的小说。关于这本书的资料收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目前已知的是，这本书中会有更有趣的密室和解答，更翔实丰富的考证（这是自然——未完成的一本永远是更好些的），结构上则会采取今古穿插的模式，或许会用年份来分段。

最后以材料表面处理的一句名言收尾（这句话和本文有何关联，且作为全书给读者们的最后一次挑战吧）：

上帝创造了万物，恶魔则让它们有表里之分。

文泽尔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五日于德国斯图加特

附　录

关于“限定条件的不可能”这项设定

我在七八岁时最喜欢看求生类的传记和新闻，这其中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整艘轮船上唯一的幸存者(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和国籍)，他幸运地成为一艘救生筏的唯一主人。救生筏上有巧克力球、压缩饼干、牛肉干、丰富的淡水、鱼钩鱼线和一些啤酒之类物资——数量是一定的，在传记的开始部分就写得很详细。

他得到筏子的时候并不太急，开了啤酒，愉快地吃着巧克力球，乐观地等待救援。

然后，他一点点地消耗掉这些让他高兴的东西：淡水没有了，又不下雨。巧克力球吃完，压缩饼干难以下咽……

万般无奈之下，他将偶尔捉到的飞鱼晾干，做成鱼饵开始钓鱼；船上一切可以展开的帆布都被他支起来，以躲避毒辣的阳光并预备收集雨水；他在狭小的筏子上来回移动以避免自己的肌肉萎缩……在最艰难的一段光景里，他甚至将自己的皮带

咬食殆尽，还喝掉带着浓烈海水腥味的尿液。就是这样，有限的资源、毅力、信心一点点地被消磨掉。他屡次死里逃生，直到六个月之后，才被邮船发现并获救——他当时已经躺在甲板上，奄奄一息了。

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强调信念的力量，而是打算用繁复的方式来说明我童年时的恶趣味：大海上的救生筏、希望渺茫的漫长等待、极为苛刻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无比真实的限时密室。开门必须等待的时间，参赛者无权得知；残酷挑战个体各方面的极限，存活则是游戏进行的唯一目的。

接下来，这项说明能够提炼出两个命题——其一是人对于梦想之追求过程的影射，意思很明显，便不再多加解释；其二是严格限定条件的有趣——那正是这篇小说十分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本文在同一个密室中完成了四次不可能犯罪诡计。除了较容易进行的、使用外界工具达成的方式以外，还特别强调了这种“限定条件的不可能”(虽然这并非必须)：能够使用的道具在一开始就被规定死了——它们基本都能用到，差不多也只能用到它们。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在写任何一个段落的时候，我都得牢记我拥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作弊……当然，取消那些假设也并不影响行文脉络，只不过减少一重解答而已。只是这么一来，乐趣就会减半，大家估计也不会有耐心读到这里了。

写作的真正乐趣可以是启发读者想象力的适当隐瞒——我在《千岁兰》的后记里曾这样表示过，但这“真正乐趣”显然不止这么一个定义。在《荒野猎人》的密室解答中，“真正乐趣”

则可被定义为“在被严重束缚的情况下展现想象力”、“戴着镣铐跳舞”——这是符合密室及不可能犯罪文章的撰文宗旨的。

我在履行如此武断自私之行为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因此，也在此真诚希望您在阅读中享受到的乐趣，不会少于我在写作中所得到的。

警告读者

本书所引征的全部内容，除了极少数为符合剧情需要而进行了少量修改之外，其余所有包含年代、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及词语溯源的文字尽皆属实；文中提到的书名，除《影子摩西之剑》及《控尸回魂奥义书》未经学界证实外，全部可供查考。

卷末附带一个参考书目，力求完整，以供有兴趣的读者辅助阅读。

请珍惜您的时间，切勿陷入到考证之中。

参考书目（仅列书名以及部分作者，版本略）：

一、*Bildenzyklop die-Die Natur Europas*

二、*BLV Handbuch B ume und Str ucher: Der zuverl ssige Naturführer*

三、*BLV Handbuch V gel: Der zuverl ssige Naturführer*

四、法医鉴定实用全书，郭景元

五、*Totem und Tabu*，Sigmund Freud

六、环球国家地理（欧洲）

七、怀斯曼生存手册，John Lofty Wiseman

八、*Polymer- The Chameleon Clay*，Victoria Hughes

九、熊的真相：阿拉斯加棕熊五年写真

十、猎人笔记，屠格涅夫

十一、阿巴忒尔：远古之魔法（马普社会学研究所文献）

十二、古埃及文词典（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文献）

十三、*Testamentum Salomonis*, translated by F. C. Conybeare

十四、反超黑暗大神咒（马普社会学研究所文献）

十五、洪诺留三世的大魔法书（马普社会学研究所文献）

十六、*Merseburger Zaubersprüche*（马普社会学研究所文献）

十七、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

十八、大魔法书

十九、*Das Geheimnis der heiligen Gertrudis*

二十、巫术的兴衰，基思 托马斯

二十一、*Discoveries: Alchemy: The Great Secret (Discoveries)*，Andrea Aromatico

二十二、文明与缺憾，弗洛伊德

二十三、*How to Build and Furnish a Log Cabin*，W. Ben Hunt und Janie Yungblut L. Hunt

二十四、催眠圣经：启动你的内在潜能

二十五、*A Concise History of Hungary*

二十六、女巫：撒旦的情人，Jean Michel Sallmann

二十七、巫术奇观，雅克·洛维希

二十八、形形色色的巫术，Григоренко,А.Ю

二十九、*Sepher Raziel HaMalakh* 残卷（马普社会学研究所

文献）

三十、*Kultur und Allta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Richard van Dülmen

三十一、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三十二、*Symbol And The Symbolic*

三十三、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

三十四、*Fausts H llenzw nge*（马普社会学研究所文献）

三十五、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克劳德列维 斯特劳斯

三十六、北京聚元号弓箭制作方法调查（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文献）

三十七、未发现的自我，荣格

三十八、*Papst Honorius III.（1216–1227）*，Johannes Clausen

三十九、*Hexen. Magie, Mythen und die Wahrheit*, Rainer Decker

四十、论集体记忆，哈布瓦赫

四十一、存在与虚无，萨特

四十二、*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Savagery*

四十三、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

四十四、*Die Blutgr fin Elisabeth Bathory*, R. von Elsberg

四十五、论幸福，罗素

四十六、*Das Geheimnis der Báthory*, Andreas Varesi

四十七、广西巴马县东山瑶族制弩方法调查（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文献）